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眉廬叢話 · 餐櫻廡隨筆 沈蕙風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

眉廬叢話

蕙風

舉止安詳。故園福澤。常戴翁文端未達時。家貧鄉居。偶與二三父老爲葉子戲。遼南著釘綸。竟夕坐博。驗其履印。曾不一移。病友張文襄督江鄂日。士有呈贈詩文者。當時未即閱看。俟其人來謁。寒暄畢。輒命侍者取出。卽於座閱。從容展讀。自首至末。一字不遺。遇有佳處。一一獎許。稍涉稍頹。必致

諫詞。雖文係長篇。詩至百韻。亦然。因畢。仍交侍者。並以存貯某處。母忽。卽此二事。致之。如文端者。所謂安也。如文襄者。所謂詳也。二公皆富貴壽者。極遇合之隆。是其驗也。

以鵝絛爲冠飾。自明時已有之。江彬等承日紅笠(遮陽帽)之上。植綉染天鵝絛爲貴飾。貴者三鵝。次二鵝。兵部尚書王璽。

得賜一韻。自謂殊遇。是韻之名始於明。但植立於笠上。與曳
於冠後者。其式異耳。

道光朝。曹太傅(振鏞)當國。陶文毅(澍)督兩江。兼鹽政。
時以商人藉引販私。國課日虧。私銷日暢。至有根窟之名。謀
盡去之。而太傅世業謐。根窟殊移。文毅又出太傅門下。投鼠
之忌。甚費躊躇。因先奉書取進止。太傅覆書。略曰。苟利於
國。決計行之。無以塞家爲念。世寧有餓死宰相乎。文毅遂奏

請改革。盡革前弊。其廉滯有足多者。惟其生平游歷要津。一
以恭謹爲宗指。深惡後生躁妄之風。門生後輩。有入諫垣者。
往見。輒諭之曰。毋多言。臺意興。由是西臺務循默守位。浸
成風氣矣。晚年恩禮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
無他。但多磕頭。少開口耳。道咸以還。仕途波靡。風骨銷沈。
濫觴於此。有無名氏賦一頌梅詞云。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
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
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
議也無庸。其二云。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
大家襄贊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無災無難到三公。妻
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論文忠。便論文恭。
損剛益柔。每下愈况。孰爲之前。未始非太傅盛德之累矣。

牛奇章鎮雜揚。每冬。令衙卒衛杜書記(牧之)夜遊。報帖盈
筐。尚書靈巖公撫陝。孫淵如居幕府。淵如好治遊。節署地
嚴。漏三更必下健。公自督眠之。淵如則夜踰垣出。翌晨歸。

以爲常。或詢以告公。弗問也。二公相距半餘年。晚節蹉跎。
後先一轍。論者惜之。然其雅意憤才。則固有未容湮沒者。

道州何蛾叟(紹基)書名重海內。達官殷賈。齎重金求之。弗可
得。一日。之永州。訪楊息柯(翰)。距城數里。忽飢疲。因憩
食村店。食已。主人索值。時資裝已先入城。乏屢糧。無以應。
請作書爲價。主人弗許。竟典衣而後行。息柯聞之。笑曰。何
先生法書。亦有時不博一飽耶。

清之初年。洪文襄以勝朝魁碩。翊贊新猷。幕府超珣。極一
時之選。泊薨於位。行述之作。諸名士各殫所長。於其仕明仕
清。前後勤績。咸能稱述爛然。惟於中間去故就新。措詞極難得
體。商略再三。莫衷一是。爰酌重金爲瀟潤。募有能圓其說者。
某名士落拓京師。聞之。裹然往。約字一。直金百。先索金而
後秉筆。略云。歲甲申。國賊陷京師。烈皇帝殉國。北廷徇平
西王之請。爰舉義旗。入關破賊。元凶授首。公於是投袂而起
曰殺吾君者吾讎也。誅吾讎者吾君也。下卽接敍是年拜某官之
命云云。諸名士爲之闡筆。稿遂定。按公羊昭公三十一年傳曰。
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
吾爲其妻。叔縮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是某之說之所本也。
宋陳藏一。名郁。字仲文。所著語腴。醉雅可誦。中有一則
云。今言命者有曰。丑爲破田。戌爲負戈。丙丁爲平頭。辛卯
甲申爲懸針。管以牒強恕命致之。丙戌丙申。丙戌丙申。平頭
矣。官至侍從而無子。以金輝命致之。甲午辛卯。甲午辛卯。

懸針矣。故初爲海寇。三還決配。後爲都統制。贈武義大夫。按子平家言。以五行生剋。決人生休咎。未聞以字形爲說者。此說絕新。亟記之。

杜鵑。一名杜宇。一名子規。一名諶鶲。自唐已後。多入詩詞。曰嗜血曰勸春歸。曰紅鵠綠鵠。與紫燕黃鸝並用。殆禽類中之絕張絕怨者也。乃宋車若水云。杜鵑趙屬。鳥之徒也。飛入烏巢。鳥見而去。因生子於其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爲育之。既長乃欲噉母。誠如所云。距非甚不宜稱耶。抑同名而異物耶。

石林燕語云。及第必有賜詩。惟莫儔一榜不賜。政和末。御史李彥章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詔送教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爲提舉官。遂定命官習詩賦杖一百。故是榜官家不賜詩而賜箋。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喜雪御筵進詩。稱口號。是後上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或問何立法之意。何無以對。乃曰。非謂今詩。乃舊科場詩耳。作詩獲罪。乃至於杖。誠事之絕可笑者。梁吳均吳城賦。不見春荷夏槿。惟聞秋蟬冬蝶。荷非春花。未知叔庠何所本也。

俗謂事勢舛離而決裂者曰精。精謂甚古。大戴禮記。少間弟七十六云。精者猶精。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諭惡。實以諭善。玉者諭善人。血憂色也。酒以諭樂。猶憂其可愛。而樂其所樂。

烏程張秋水。(鑑)冬青館詩。山塘感舊句云。東風西月燈船散。愁絕空江李相人。李相吳語。今譌爲白相也。

富陽董文恪(邦達)少時。以優貢留滯京師。寓武林會館。資蓋。無以給饔飧。館人蔬之甚。不復可忍。乃徙於逆旅。益復不見容。窘迫無所歸。有劉嫗者。自號精風鑑。奇其貌。謂必不長貧賤也。廄假館餘屋。善視之。俾俟京兆試。董日夕孟晉。冀博一第自振拔。且副嫗厚期。榜發。仍落第。恚甚。恥復結姻。妻樞衡市。飢且疲。道左一高門。惘然倚而立。不知時之久暫也。俄有人啟門。問爲誰。董以實告。其人色然喜。延入。少憩。出紅箋。屬書謝柬。署名則侍郎某也。書畢。持以入。須臾出。殷勤具雞黍。食次通款曲。則侍郎司閣僕。以薦初至。適書謝柬。主人亟獎許。因請留董代筆。薄酬資斧。董方失路。欣然諾之。

自是一切書牘。悉出董手。往往當意。僕輒掠美以自固。日見信任。不與他僕伍。居頃之。侍郎有密事。召僕至書室。命擬稿。僕惶怖。良久。不能成一字。侍郎窮詰。得實。大駁。亟自衣冠出廳事。延董入見。且謝曰。辱高賓久溷廝養。某之罪也。因請爲記室。相得甚歡。侍郎夫人有細直婢。性慧敏。略通詞翰。及笄矣。將嫁之。婢不可。強之。則曰。身雖賤。匹與隸。非所堪。乃所願。必如董先生。又安可得。事終侍夫人耳。侍郎聞之。听然曰。廢婢。董先生齋雲驪縣。指顧膝上。願作小紅之贍。勸納爲簉室。董慨然曰。鍛生落魄。盡京師。不獲一青蚨。見拔於明公。殊非望。彼弱女子能憐才。甚非嫁女。焉敢娶之。正位也可。侍郎益重之。謀於夫人。女婢而

瑞畫焉。踰年。董連捷成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生子即富陽相國。

相國登席時。太夫人猶健在。知其事者。傳爲形容美談云。

湘陰郭筠仙侍郎。(嵩齋)學問賅博。明於古今治亂升降之故。

尤詳究海外各國形勢。咸豐朝。隨郡王僧格林沁。籌防津沽。

王於兩岸築礮台。距數里。博數丈。礮噸三千具以填之。大者

踰萬斤。小者亦二三千斤。又伐巨木。列柵海口。沈以鐵錐。

絡以鐵綆。無何。敵艦至。遂奮爲燔。王不許。嵩齋曰。戰未

必勝。不如姑與之和。徐圖自強。王不聽。嵩齋知邊禍且亟。

言之再四。至於涕洟。王執不聽。越日。敵以書來曰。亟撤爾

柵。我將以某日時至。屆期。王率將佐登台望之。敵以三艦來。

距柵里許。自相旋繞。頃之。柵皆浮起。王大驚。急發巨礮。

彈如雨雹。海水沸騰。竟沈其艦。敵引去。明年復來。遂有北

塘之敗。嵩齋家居時。好危言激論。教縣龍汝霖。作聞蟬詩規

之曰。商氣滿天地。金颺生汝涼。撩人秋意話。忤夢怨聲長。

長淮愁霧露。知時熟稻梁。隱情良自信。莫忘有蟬聲。嵩齋和

曰。飽諸蟬意味。坐對日蒼涼。天地一聲肅。樓台萬柳長。杳

冥通碧落。懷涼夢黃梁。吟嘯耽高深。無勞引憇蟬。又樹木千

章暑。山河一雨涼。陰濃桂影清。風急咽聲長。秋氣苦微物。

天心飫早榮。居高空自遠。塵世轉蠟燭。後十餘年。邊事日棘。

嵩齋以禮部侍郎。出使英吉利國。至倫敦。上書李文忠。論列

中外得失利病。舉時度勢。洞見窺結。凡所謀畫。皆簡而易行。

其論當時洋務。謂夙熟相國。(寶齋)能見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次之。亦稍能盡其實。又自言平生學問。皆在虛處。

無致實之功。其距幼丹尚遠。皆克知灼見。閱歷有得之言。全

書四千二百餘言。茲不具錄。

揚子江中冷水。世所稱第一泉。其質輕清。非他水所及。然或遠致遠方。舟車顛頓。則色味不免稍變。可以他處泉水洗之。

其法以大器貯水。鑄誌分寸。而入他水攪之。攪定。則汙濁皆下沈。而上浮之水。色味復故矣。其沈與浮也。其重與輕爲之也。挹而注之。不差累黍。以水洗水之法。世訛知之。

和坤當國時。京朝官望風承指。趨踰恐後。循帷所至。俊彩

星馳。織文鳥章。夾道鶴立。此補子胡同所由名也。無名氏詠

補子胡同云。繡衣成巷接公衙。曲曲轂轔路不差。真笑此間街

星馳。織文鳥章。夾道鶴立。此補子胡同所由名也。無名氏詠

補子胡同云。繡衣成巷接公衙。曲曲轂轔路不差。真笑此間街

道窄。有門能達相公家。

道光壬寅。粵海戒嚴。果勇侯楊芳爲參贊。僕敵艦破利。下

令收斂插及諸械物。爲厭勝計。和議成。不果用。有無名氏作

詩嘲之曰。楊枝無力愛南風。參贊如何用此公。叢桶當年施妙

計。橫聲長播粵城中。

咸豐庚申。車駕幸熱河。發起倉卒。警衛不周。從官宮人。

極流離困瘁之狀。詔天下勤王。訖無應者。漢陽黃文琛秋鶴詩

云。秋鶴唳疾景斜。盤空驚道莽風沙。檀車好馬護王宅。翠

櫛圓龍上相家。牒有殘燒流懷血。寂然哀泪落高牙。玉珂聲斷

城西路。槐柳荒涼怨暮鴉。此時聲情激起。骨幹堅蒼。證之老

杜集中。駿騁不復可辨。

宋談建吳興志。菱湖。在歸安縣東南四十五里。唐崔元亮開。

卽浚波塘也。又據清縣水和鄉管。有難詞里。地名並額絕。

魏明帝樂府詩。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蓮垣。與君新爲婚。瓜

葛相結連。世謂戚館較疏者爲瓜葛。與詩意不甚合。(未完)

眉廬叢話（續前號）

蕙風

乾隆朝。高文恪（士奇）由詹事賜同博學鴻儒科。文恪得君最深。當出特賜。未審他人。有詞受此賜者否。

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某說所謂是平屬中丞詩句。爲卿憐作。余疑非是。上句尤不稱。特卿憐命名。本此下句耳。相傳某太史。得京察一等。當衙道員。顧高尚不屑就。旋擢郎官。空之不能自給。友人某戲爲詩贈之。有句云。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語殊工巧。

崑山顧亭林先生。本明季諸生。國變後。聞關樸被。謁南北兩京舊陵。所遇訪山川險要。郡國利病。納交其魁桀。時或留止耕牧。致富鉅萬。輒復棄去。人莫測其用意。按此與陶朱公已事略同。理財爲百度之根本。亭林固留心經濟者。亦爲是牛刀小試。自致驗耳。

清之季年。某相國總制閩粵。政體開通。人才樂爲之用。刷新滌舊。百廢具興。相國以龍馬之精神。備鷺鷥之福祿。雖憂勞於國是。公爾忘私。而頤豫其天和。典復不淺。相國勤民如始。經武如陶公。力矯大僚簡重之習。不數日必駕出。迫其歸也。破聲砰訇於轎。鼓聲淵墳於堂。節署各色人等。無崇卑疏戚外內。故事必班而迎。二堂東班。則文案委員。內而京督。外而監司已次。咸鶴立。必補服數珠。西班稍前。則內文案委

員。洋務委員。電報房學生等。稍後則衛官。材官。戎裝劍佩。仡仡之勇夫。咸出一轍。去地不能以寸。相國拾級蓋。略竚立。與東班首員周旋數語。略回顧。西班首員。仍目注東班。若爲告額之者。徐行而入。一十三四齡童子。前策之。二堂東班。及西班牙班。稍前者。唯朝望謁辭則然。其西班牙班。及在三堂四堂者。則每出皆然。然而當時冀恃承顏之聲。往往不以爲優異而以爲疏遠。因而不自憚者有之。三堂則司閣典纂。紀綱之僕。而必田。義必擇。一眠題。屏氣息。或炳燭呈敬恭。或矜作表幹練。倍其靈涼。時其冠服。部領其次。奔走給使令者如干人。各以其職司。升而立。皆拂履至地。相國夷然入。目不屬。然設有遲誤不到者必知之。以故無敢或睽疏。四堂則粉白脂綠者。珥瑣碧。曳綺羅。爲數達數十。肥者環。瘦者燕。簪者敬。襯者抹。南洲翡翠。北地燕脂。如掌膚之成行。若梁鸞之點翼。莫不繹袖低鬟。楚立遠視。相國及階。萼婷立。簪者童子肅退休。首班者。亭亭捧杖進。左掖之。右拄杖。步益徐。自茲已還。燕寢深閨。如何如何。外聞慶得之傳聞。未必能歷歷如繪矣。於斯時也。相國之風度。莊者和。肅者溫。敬者舒。進退。立。於咫者隨之。進尺。立於尺者馳之。魚貫而進。花團而備簇。聲影如霧。衣香成風。履整則前者卻。巾墮而後者取。裏屏乍

轉。廡幕微聞。有精室焉。俗稱內藏押房。相國之所憩也。相國之杖。未至精室數武。即已授之隨而右者。則左披者若爲進。隨。相國固豐牒。無須杖。並無須被。而必杖必被。亦故奉也。入室。則自脫其冠。授被者。置之架。展紅巾廡覆之。由是面數珠。而桂。而鑲佩。而帶。而領。而袍。皆解者。接者各一人。或一人攝二事。唯承侍日深體便手數者爲能。往往新進持慎。弗敢兼也。其以更服進者。人之數。既衣服之重數。同時巾者。茗者。淡巴菰者。尤爭先恐後。以有事爲榮。則就養和坐。脫鞋者。左右各一人。又一人。以烏進。而巾者。茗者。淡巴菰者。荑其手。蘭其息。亦盈盈而前。相國或先巾。或先茗。本無所爲厚薄。而先茗者若爲色然喜。則從容就榻坐。榻設阿芙蓉。相國夙不嗜此。而具乃經精。不嗜而必設之。亦故事也。相國自齋出至是。或逾一二時矣。當是時。自四堂來者。咸集此精室。立者。坐者。所事已畢而如劇者。宜身至前而乍卻者。若喜而淺笑。捲而輕聲者。同聲相應而唧唧私語者。面窓而徘徊。近案而徒倚者。位置筆硯。拂拭書牘。爲殷勤者。弄姿而掠鬢絲。選事而橫鍼灰者。非霧非花。溫磨四塞。相國若欠伸。微呼某名。指煙具謂之曰。曷整理此。又呼某名謂之曰。曷相助整理此。則二人者獨留。其餘皆出。精室之窗。皆嵌白鷗。鷗。淺色綢爲衣。迨相助整理煙具者亦出。則窗衣之弛者張。疏者密矣。時則愔愔午夢。簾垂柳絮風前。隱隱春聲。門掩梨花雨外。燕欲歸而距待。香未散而仍留。後出者祇伺於窗外。

久之。又久之。見窗衣散者。約一方頸繫之半。則款步入。拂匣沃盥。進爇窯湯。先是相國駕出時。傳諭庖人。善備者。湯凡三進。相助整理煙具者。亦在榮顧之列。蓋此人。即下次整理煙具者。若舊制。簡授差缺。此次擬陪者。下次必擬正。亦故事也。已上各節。或目驗所經。或耳郵所得。不必皆擬爲事實。而又無祕辛焚椒之筆。足以傳之。首之無文。負此雅故已。

遂事張船山太守。(詞譜)移疾去官。僑寓吳園。別營金屋聚燐。夫人不知也。一日。猶遊虎邱。而夫人適至。事遂敗露。太守戲作一詩云。秋菊春蘭不是萼。故教相遇可中亨。明修蜀道連秦關。暗畫蛾眉闖尹邢。梅子含酸都有趣。金庚嫉妒恐無靈。天孫應被黃姑笑。一角銀河露小星。(見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此詩近人傳爲謠事。或謂院本以張之。不知船山夫人林氏乃奇妒。相傳船山納姬後。其夫人索諸查小山家。不得。適船山之弟旂山。攜婦歸視兄嫂。旂山婦見林盛怒。因叱之曰。如此男子。謂之已死可耳。因而一室大鬧。故船山有句云。貢飯自擾池中水。抵菴兼傷樹上枝。旂山婦見林盛怒。因叱之曰。如周旋緣似續。更無遺行致讒彈。皆爲此事而發。船山有二月二日。預作生子詩云。三十生兒樂有餘。精神彷彿拜官初。嬌年望眼情何急。他日甘心我不如。爪細難勝班管重。髮稀輕倩小鬟扶。繞牀大笑呼奇絕。似讀生平未見書。(見船山詩補遺)其後船山卒無嗣。則亦家庭數劫。幸戾之氣。有以致之。才人風

味。詎悍煩所能領略。可中享之詩。略同粉飾太平之具。倉庚療姑恐無靈。行間句裏。流露於不自覺矣。

江都汪容甫。(中)嘗江行。與洪北江同舟論學。北江婢紫馬鄭。容甫兼涉程朱。辯爭良久。容甫口舌便捷。不逮北江。妻爲所屈。憤甚。掉北江隨水。舟人救之。庶乃得免。吳縣張商言。(損)碧簫詞自序云。故人蔣舍人心餘。乞假還。遇吳門。飲于舟中。喜讀予詞。納於袖。以醉墮江。寒星密霧。鬻工挽救。翠眸如沸鼎。既得無恙。而此卷亦不就漂沒。明日心餘詞。所謂一十三行真本在。衍波紋皴了桃花紙也。洪蔣二公。一則意氣忿爭。一則興會泰甚。其不與波臣爲伍幾希。然至今思之。殊饒有風味也。汪洪爭之烈。視黃蘋園顧千里世經掌用武。尤爲奇特。

道光間。有侍郎平恕者。蒙古人。督學江蘇。賄賂公行。貪聲廢於士論。當時或編雜劇。付梨園以刺之。託姓名曰干如。其上場科白云。忘八與心。下官于如是也。拆字諧合。甚見匠心。乾隆季年。朱文正督學浙江。以古學見賞拔者。臨海洪地齋。(坤塏)蕭山王曉馨。(紹闡)東陽樓更一。(上層)齊名。稱爲浙東三傑。樓君姓名及字。就唐人詩一句。錯綜爲之。求之載籍中。不能有二。

無錫錢礎曰。(肅潤)別號十峯主人。明諸生。甲申後棄去。縣令以事杖其足脛至折。礎曰笑曰。變一足。庸何傷。遂爲跛足生。自號東林遺老。年八十三卒。(見濂洋感舊集小傳)艾

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以險事怵之。

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藏膈。置喉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尚可活。況四藏乎。(見明謝肇淵五雜俎)唐三藏尚可活。變一足庸何傷。觸對工絕。

名人有潔癖者夥矣。亦有以不潔爲高者。錢塘陸瘦京。(折)文采昭爛。吐屬閑雅。客有詣之者。塵羹衲飯。挹糞而試。亦不覺其穢也。羽琕山民。(記定盦先生自號)垢面而談詩書。不屑盥漱。嘗作竹西之遊。下榻魏氏絜園(默深先生別業。在揚州鈔關門內倉巷)之秋實軒。默深先生。拾兩走紙伺之。一日晨興。呼主人急。出則怒甚。曰。若僕騙我。吾不習臘沐。嘵則不知。迺以匜水數潤我。是輕我也。賢主人乃用此僕乎。默翁笑謝之。比聞吳郡某方伯。自其太夫人三朝洗兒以還。未嘗試槃浴。其裏衣。自新製乃至於朽敝。未或經滌濯。方伯嗜書。尤嗜宋元本。其觀書也。少以案。多以榻。尋常之書。經摩拂篤覽者。如覆蕪頸。代繢火灰。趾之等者。角之榜者。境。《音完、以石磨平之也》字之銀鉤鐵畫者。如霧花雲月。無復分明朗晰。唯宋元本不可知。容或信有而皆秘之。不可得而見也。

嚮來劬學妮吉之士。其心力有所傳。朝斯夕斯。往往不暇自潔治。然而若是其甚者亦僅。其諸以告者過歟。

林文忠撫蘇時。有績立人者。官蘇州同知。兼廁幕僚。頗見信任。或忌之。點聯語於其門云。尊姓本來窮不足。大名倒轉

豕而啼。續憲憤。白文忠。講究。文忠笑曰。蘇州設同知久矣。官此者。寧無勝流佳士。顧姓名就傳焉。君託此聯。庶幾不朽。且屬對工巧。不失爲雅謔。何憤爲。續默然退。今事隔數十年。苟無此聯。世孰知讀立人者。文忠之言。有至理存焉。何止釋紛之佳妙而已。

同縣王半唐(鷗蓮)徵尚清遠。博學多通。生平酷嗜倚聲。所著袖墨味梨蠅知等集。及晚年自定詞。均經刻行。其他著述。身後乏人收拾。殆不復可問。蓋見其四印齋筆記。斐然巨帙。詳於同光兩朝軼聞故事。稍涉憤世嫉俗之言。偶憶一則。略云。「翰林院衙門。在翰門內迤東。世所稱木天冰署也。大門外有墨塔。高不踰尋。相傳中有土彈。能自爲增減。適符閻署史公之數。或有損耗其一。則必有一史公。赴天上修文者。是說流傳已久。至於土彈之有無。有之究作何狀。要亦未經目驗。惟是環鄉以術之。置據以守之。則固慎之又慎也。某年伏陰。大雨破山。竟有數土彈。被衝決而出。余詢之。往觀者。其形蓋如卵云。」道咸間。京朝士夫。太半好名。猶善俗也。或有科目進身。以不治古文爲耻。乃据無帖括浮詞。難以案牘中語。翠合成篇。當時目爲京報古文。曾文正督兩江時。開闢延賓。舉才雲涌。清奇浪漫。莫名一格。有同鄉某太史。記問極博。倚馬高書。惟矜才使氣。自放於繩尺之外。文正戲以土匪名士稱之。同光以還。樸學彌謝。小慧之士。粗諳叶韻。輒高談風雅。自謂名流。間或占一絕句。填一小令。書畫一扇頭。快然自足。不知

井外有天。於是乎有斗方名士之目。出於輕薄者之品題。要亦如其分以相償也。土匪名士。斗方名士。皆可與京報古文作對。(十兆曰京、十升曰斗。皆計數之名。屬對尤工。)

梁灝宏有錢癖。百萬一黃榜。千萬一紫標。當時有錢愚之目。然以厚封殖。非以供貲鑿也。光緒季年。剛毅南下。調查江鄂等省財政。怙勢贖貨。賄賂公行。剛尤酷嗜紙幣。盈千累萬。裝潢成冊。暇輒展翫。若吾人對於法書名畫者然。往往省局銀數皆同之幣。亦務累牘連篇。以多爲貴。蓋其貪鄙之性。與生俱來。有未可以常情衡論者。相傳。剛爲刑部尚書。初蒞任。接見諸司員。談次。稱舉陶爲舜王。纂寫前刑部尚書舉大人舉陶。(國讀若桃)又提牢廳每報獄囚瘦餓之稿件。輒提筆改瘦爲瘦。而司員且以不禮字受申斥。蓋入於彼必出於此。二者無一。不成其爲剛毅矣。

相思病三字。元人製曲。有用之者。以曲之爲體。不妨近俗也。按周易疏。損卦六四。損其疾。使過有喜。正義曰。疾者。相思之疾也。元曲中語。乃與經疏暗合。當然雅訓。何止非俗。

王夢樓有五雲。曰素雲。寶雲。輕雲。綠雲。鮮雲。年皆十三四。垂髫弓足。善歌舞。越數年。輕綠鮮三雲各適嫁。自選素寶二雲至鄂。以贈雲巖舉公。歸審則美男耳。爲選初服。署爲小史。絕譽慧解人意。

閩縣王可莊(仁堪)文勤之孫。丁丑狀元。造科名之極峯。兼勸舊之嫡裔。傳聞玉音褒美。指顧大用可期。會館課。賦題輔

人無苟。中有一聯云。危不持。廢不扶。焉用彼相。進以禮。退以義。我思古人。則固有之矣。以竟鹽工屬。得置一等末。王固知名士。下月課題。名士如畫餅賦。則爲王而發也。未竟。外放蘇州遠缺知府。終讓江府知府。論者以未竟其用惜之。

織業盛於蘇杭。皆有機神廟。蘇州祀張平子。廟在祥符寺巷。杭州祀褚登善。廟在張御史巷。相傳登善子某（按新唐書、登善二子、袁甫、袁沖）遷居錢塘。始教民織紗。後遂奉爲機神。並其父祀之。今猶有褚姓者。爲奉祀生。即居廟側。阮文達譏褚公廟碑記。詳載此事。當必有本。惟蘇州祀張平子。不知其由。

史稱平子善機巧。嘗作渾天儀。候風地動儀等。崔琰爲譏碑文。稱其制作侔造化。又云。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意者。機杼之制。當時或有所發明。而載籍弗詳。未可知耳。按唐詩以七月七日祭機杼。奉織女爲機神。則尤名詎尤叶。所謂禮亦宜之也。

長洲沈文慤（德齋）少時。家貧。無僮僕。每晨必攜一筐。自向市中購物。售者索值若干。悉照付。無稍爭執。久之。市人知其寬厚。亦無復敢欺者。吳縣某鉅公。未達時。每晨沽米於市。輒脫破帽。如孟仰而戴之。持持以歸。衣敝而貌整。襯襯如病鶴也。未幾。廷對首選。官至大學士。晉翰林學士。其貴盛視文慤有加。乃至世易物殊。猶安富尊榮如故。聞門父老。多有能言其軼然曰。彼貌吾官已甚。觀察者。捕役之別名也。衆皆不解。則檢本辭傳板。使臣何觀察云云爲證。衆亦不能非之。蓋元明之際。極有此譖也。按世俗稱謂。一經研究。舛數良多。如中

丞爲唐女官之名。（唐文宗朝。內人鄭中丞。善彈小忽笛。巡撫稱中丞。與古官制不合。全諭山曾辨其誤。）宗伯非禮部尚書。（見漢書平帝紀註。）司空非工部尚書。（見漢書陳咸傳註。）沿用皆爲未合。至大帥尤賊渠之稱。（吳志周飭傳。錢唐大帥彭式等。蠻聚爲寇。又云。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矯作亂。攻沒屬城。綺事別見魏志劉放傳註。）而可屬之羣盜長吏乎。又小姐二字。古者以稱宮人侍姬。（玉堂逢辰錄。有宮人韓小姐。程史。洪恭順有妾曰小姐。陶朱新錄。陳彥修有侍姬曰小姐。）下至於樂妓。（東堅志。有散樂林小姐。）今時爲宦女之美稱。失之甚矣。

咸豐朝。變起金田。東南鼎沸。練兵籌餉。日不暇給。羣臣節紳。握手求賢。燭辨先生。咸出而相助爲理。向所謂養望林泉者。亦復手版脚轉。隨班聽鼓。大約爲鄉閭計者十之二三。爲身家計者十之七八。或作字雙曲嘲之曰。花韻紅頂氣虛飄。闌老打恭作揖認同僚。司道。釐金軍務。一包糟。胡鬧。果然有事怎開交。完了。

劉蕙石屬校刊敘記。見一字絕新。左從骨。右從上皮下川。在第二十九詩。敍孫交濟曲文中叶韻處。此字各字書所無。蓋齊博洽。（列敍記。明寧獻王樞譜。王別號雲齋。）必有所本。

宋有神弩弓。亦曰克敵弓。立於地而踏其機。可三百步外貫鐵甲。元滅宋。得其式。曾用以取勝。至明乃失傳。永樂大典。載其圖說。又紀文達筆記。載前明萬曆時。浙江錢某。有巧思。好與西洋人爭勝。嘗造一鳥銃。形若琵琶。凡火藥鉛丸。皆貯於銃管。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衝如牝牡。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第二機隨之並動。石激火出。而銃發矣。（此與後世毛瑟略同。）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據此。則

製造槍礮之法。吾中國舊亦有之。特道德之蓄念。仁厚之善俗。

深入人心。由來已久。或尼以好生惡殺因果報施之說。遂不復精覃擴充之。尤不肯傳之子孫。其人往。其半生精力所寄。乃與之俱往。爲可惜耳。戴某曾官欽天監。以忤南懷仁坐徒。

齊浦王述庵侍郎(祖)少時。家恭貧。體貌不適中人。瘦削而慘長。玉樓峻聳。鄉人無親疏。以寒乞相目之。遭白眼者數矣。未幾。撟南宮。入詞林。謁假錦旋。則曰。王公鶴形。故應貴也。二十年前舊板橋。薄俗炎涼。又奚資焉。其後游歷清華。

益復敷抑。某年省親河里。肩輿過外館肆。適值某典史到任。興衝儼然。鉅鏗鏗而蓋飛揚也。亟命停輿讓道。而驅從或囁之出。重譙呵之。公於是跔躡路隔。而珊瑚孔翠。與青金練雀相招映也。典史駭絕。亟降輿。蒲伏泥涂。俟公登輿去遠。而後敢起。吾謂典史或過矣。典史雖末秩。地方命官也。述庵誠鉅公。在籍薦紳也。停輿讓道。卽謂禮亦宜之。可也。爲典史者。當坦然乘輿行。抵署。而懲責此冒昧之從者。以謝王公。庶不失卑亢之宜焉。述庵通人。爲里閭計。得如是風力之典史。方契責之不暇。而顧有意督過之乎。吾知述庵必不然矣。

有致書何秋菴者。誤書策爲號。書中用研究字。又誤究爲宄。秋菴友人某君。戲譏聯語云。篆籀同車。夫夫竟作非非想。究究各蓋。九九還將八八除。又某君爲之改定云。篆籀同車。人蓋知非矣。究宄各蓋。君其忘八乎。改聯尤雋妙。然而虐矣。癸卯日俄之戰。戰地屬中國領土。而中國乃以中立國自居。誠千古五洲。未有之奇局也。明年。有俄國兵艦三艘。一名阿斯哥。一名奧斯科。一名滿洲。爲日本春日艦所迫。駛入吳淞。

口。當道嚴守中立。盡收其器械軍火。及艦中行駛緊要機器。

存製造局。而任保護其艦隊。是時南洋大臣爲周玉山。(護)蘇松太道。爲蔡和甫。(黎)洋務律法官。爲紀威伯。(貞意)一日。洋務局得俄領事公牒。略謂該艦兵士等。離家日久。歸國尚未有期。

比以陰陽失調。多生疾病。非醫藥所能奏功。敵國向章。凡海軍士卒。每月准其上岸游戲運動數次。所以便衛生。示體恤也。夙仰貴國。尚武恤兵。凡可以加惠赤籍者。無微不至。王道不

外人情。區區法外之意。用敢爲兵請命。查萬國國際公法。彼國一切人等。居留此國。營業之暇。出入街衢。例所弗禁。從前貴國廣東省濱海地方。聞有一種土妓。名曰蠻戶。頗能熟習外情。外國商民。子身旅寄者。常有與之往還。現在上海地方。有無前項蠻妓。能否設法暫時招集。以應急需。貴國昔在姬周時代。娶妻相齊。設女閨七百。以招徠遠人。今推而仿之。至於交通中外。僅範圍加關耳。於政體無傷也。敵領事爲優待軍人。慎重衛生起見。事雖瑣屑。情實迫切。爲此商請貴洋務局。查照辦理。實爲公便。立候惠覆施行。贊文到局。自法律官已下。咸駭笑。聽思之。亦屬實情。不得已商同滬道。具稟兩洋大臣。並錄原牘黏附。未

幾。奉准兩洋批飭。遵於東清碼頭迤南。覓隙地一區。圈拓廣場。爲該兵士練習之所。並搭蓋蘆棚。俾資憩息。惟不許越界他往。以免日人噴有煩言。建設甫畢。一時蠻妓寓滬者。聞風脣集。不待洋務局之羅致也。彼于思葉甲者流。不得爲跋浪之鱉。差幸爲得水之魚。凡爲留髡而來者。莫不裸頭而去。絕無嗔鬚叱燕持牋拗連之舉。殆勢結情見使然耶。是誠海邦師律之異聞。而亦震旦外交之趣史矣。

(未完)

眉廬叢話

(續前號)

蕙風

某名士游寓日本有年。近市歸國。據云。曩在彼都。會見秦

火已前古本孟子。與今世所傳七篇之本。多有不同。因舉其首
章云。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仁義之說。
可得聞乎。孟子對曰。王。何必仁義。亦有富強而已矣。

中國以跪拜爲禮。禮無重於跪者。跪亦有可傳者。松陵吳漢
槎兆葬。以事成寧古塔。其友錫山顧梁汾貞觀。極力營救。嘗
賦金樓曲二闋寄之。詞意惋至。納蘭容若成德者。相國明珠公
子。亦善漢槎。見顧詞。殊感動。顧因力求容若。爲言於相國。
而漢槎遂於五年內得賜環。旣入關。遇容若所。見齋達大書顧
梁汾爲吳漢槎屈膝處。不禁大慟。此跪之故聞風義者也。句吳
錢梅溪冰。麻漢楊輝二字銅印。欲汪初庵啓淑欲得之。錢不許。

汪遂長跪不起。錢不得已。笑而贈之。此跪之儀有風趣者也。

鄉先生林貞伯。(癸元)官貴州臬使時。有卽用知縣某。到省
未久。詣撫軍衙參。誤入兩司官廳。值藩司先在。質然一揖。
時丁國制。彼此著青袍鞋屨異。而於其頂珊瑚。則未遑措意
也。旋促坐。問姓名。藩司以實對。某亦不甚了了。唯曰。兄
乃與藩臺同姓乎。又問貴班。藩司艴然曰。余布政司也。某驕
絕。亟超出。適貞伯至。甫及門。某力阻之。曰。老兄切不可
入。藩臺在內。弟頭冒昧獲重咎。決非欺兄。貞伯曰。吾正欲
見藩臺。吾入。無妨也。某仍力挽之。再申前說。意若甚誠懇
者。伯貞不得已。實告之。某益惶駭。釋手。大奔。貞伯亟呼
之。欲稍加慰藉。不復聞。此事余聞之貞伯之公子。當時能舉

其姓名。非杜撰也。寒士甫膺一命。來自田間。末節少疏。抑又奚責。其人天良未斬。本色猶存。得賢長官因材造就之。深之以閱歷。而後就之以事。以視工穀妍笑。輕身便體者。宜若可待焉。勿以其僥倖而遽棄之如遺也。

乾隆丙戌。甘肅高臺縣民。胡煥楊洪得等。於武威縣山中。掘得金山一座。經山西民任天喜。引驗繳官。此即金牛也。當時風氣未開。幾詫爲祥異矣。宋彭百川太平治政統類云。北漢鴻臚卿劉融。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鐵烹銀。以輸契丹。歲千斤。因卽其治。建寶興軍。此卽銀牛也。至銀二字絕新。吾中國廿政舊矣。曩誤植風華二筆。蓋謂曠若干上下草木鳥獸。上下是二字誤寫合橫。又誤分兩字。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瘥。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與對言。不覺其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至數十里。其聲有資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賓讓。懼以禍福。之後。世之精研電學者。必能推究其故矣。

中外交通之初。西國某文學士。游寓北京。於廠肆購新科狀元策。譯而讀之。佩仰甚至。謂中國狀元。誠曠世鴻才也。及次科又曉之。則大同小異焉。次科又曉之。亦大同小異焉。於是詫疑。謂三科狀元策。何如出一手也。同治癸亥殿試。南皮

張之洞策。蓋意敷奏。不依常格。先是江蘇貢生吳大澂。應詔上書。言殿試對策。或有偏論。試官匿不以聞。請申聖教之罰。及見張策。讀卷官頗疑怪。久之。乃擬第十進呈。及贊唱。則拔置弟三人。蓋特達之知也。

葉鴻銘部郎。(湯生)居張文襄幕府久。嚮知其精通西國語言文字。及見所作尊王篇。及葉成忠傳。則於國文亦復擅長。其葉傳之作。以諷世爲宗信。尤卓然可傳。傳曰。自中國弛海禁。沿海編氓。因與外人通市。而舉起致貨財者。不一而足。然或攻剽椎脰。弄法竄盜。宗強比周。欺凌孤弱。類皆鄙瑣齷齷不足道。獨渥上富人葉氏。初赤手掉扁舟。而卒起致巨萬。又慷慨好義。清刻若已諾。猶是古之任俠。隱於商且隱於富者也。

葉氏名成忠。字澄東。先世居浙之慈谿。後遷鎮海沈郎橋。遂家焉。父志禹。世爲社之邱氓。後因成忠。三代皆贈榮祿大夫。成忠六歲失怙。母洪氏。撫諸孤。刻苦廬以自給。成忠九歲始就學。未幾。以貧故。仍從母兄耕。年十一。受傭隣里。居三年。主婦遇之酷。成忠慨然曰。我以母故。忍此辱。丈夫寧餓死溝壑耶。遂辭去。欲從鄉人往上海。臨行。無資斧。母指田中秋禾爲抵。始成行。時海禁大開。帆船輪船。駛集滬浦。成忠自黎明至暮。棹扁舟往來浦江。就番舶貿有無。外人見其誠篤。樂與交易。故常獲利獨厚。同治元年。始設肆虹口。迎母就養。肆規益微。然節飲食。忍奢欲。與傭婦共操作。又能擇人任事。越數年。肆業益擴充。乃推廣分肆。徧通商各步。

又在堤北漢鎮。創設織絲火柴諸廠。以興工業。且養無數無業游民。既饑於貨。自奉一若寒素。絕無豪侈氣象。若構洋樓集珍玩之類。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必誠。與鉅公大人言。闇闇如也。絕無詭訐意。又好引重後輩。善體人情。各如其意之所欲。故人樂爲用。性好施予。無倦容。無德色。客外雖久。戚
鄉有緩急。罔不佽助。待族人尤篤。捐金置祠田。建義莊。以資貧乏。附以義塾牛痘局。歲事。則曰。是吾母之志也。凡里中善舉必力任其成。購大地灘北。立蒙學堂。教貧窮子弟。撥十萬金充經費。又倡捐二萬金。建懷德堂。凡肆業中執事。身後或有孤苦無告者。必歲時存問。俾免飢寒。各省有水旱偏災。必出鉅資助振款。臺吏高其義。請於朝。屢邀寵錫。光緒己亥十月。在灘病篤。召其子七人曰。吾昔日受惠者。各號友端誠。助吾任事者。汝曹皆當厚待勿替。以繼吾志。卒年六十。先是

由國子監生。加捐候選同知。賞戴花翎。淳升候選道。加二品頂帶。余謂王者取貴取富之權。操之自上。日漸陵夷。則不如至一商賈之天下而已。悲乎。然世之賢豪。不能立功名。布德澤於蒼生。若富而好行其德者。此猶其次耳。故司馬遷曰。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云云。趙風曰。據余所聞。葉氏起家販果蔬。其致富之由。無寧傳殆猶有未盡。若如葉氏所云。則亦唯是勤奮敦篤。積累而底於成。無甚異聞奇節也。

駱文忠撫湖南。左文襄居幕府。言聽計從。將吏憚而忌之。曾文忠嚴効總兵榮獎。發疑出自文襄主持。訴之京師。復擣之督部。事竟上聞。幾陷文襄於罪。賴南書房翰林郭嵩焘。大理

寺卿潘祖蔭。幹旋之力。蘆乃得免。其後曾文正力薦之。授太常卿。督兵浙江。初。文忠疏辨文襄無罪。奉有劣幕把持之諭。不逞者或署左門曰。欽加劣幕銜。幫辦湖南巡撫。左公館。及閩浙紓平。文襄髮駁大用。聲譽日隆。昔之謗之者。羣起而趨承恐後矣。

左文襄體貌魁梧。豐於肌。肢氣頗重。某年遞職入都。兩宮召對。文襄陳奏西北軍務情形。及善後方略。縷析條分。爲時過久。值庚辰景炎。兼衣冠束縛。汗出如瀧。僅隔垂簾。殊蒸屢不可耐。語次。玉音謂左大臣。殊勞苦。宜稍憇息。未盡之意。可告軍機王大臣。隨命內監扶掖之。文襄不得已。退出。意極憤懣。謂身爲大臣。乃不見容傾吐胸臆。而不知其別有所爲也。

道光時。疆圻大更。猶知宏獎風流。有湖南廣文某。博學工詩。選湘沅耆舊集。文名藉甚。交遊綦廣。無名氏嘲之以詩曰。藩司昨日拜區區。頭接中丞片紙書。南省無如卑職者。東齋敢說憲綱乎。(蓋訓導也)一聯春海(程恩澤)傳家寶。兩字如山(冠九旗人)鎮宅符。惟有新來麟太守。揭開手本罵糊塗。光緒初元。以曾惠敏言。選派部員植雲龍經祐孫等。出洋游歷。丁丑歸國。雲龍祐孫。各署有日記。可資攷鏡。祐孫階主事。游歷俄國。甫抵俄境。謁謀總督。已出見矣。忽返身入。遣侍者語羅譯曰。此人戴白頂。官太小。我見之何爲。曩吾在中國。見金將軍順執木於第之侍者。亦皆戴白頂矣。羅譯爲辨明。此人之白頂。係由考試得來。與金將軍之侍者之白頂。迥乎不同。乃復出見。語次。猶屢以屈在下位。爲祐孫惜。蓋

當時交通未久。吾中華制度文爲。外人猶未深知也。

張文襄督鄂時。提倡學堂。不遺餘力。某年。某學堂行畢業禮。閱者官僚。各學堂教員學生畢集。某舊院監督。舉人太史某。特製長篇訖詞。道敷盛美。令畢業學生劉某朗誦之。眾而肅然者數百人。雖喉嚨弗聞也。誦甫畢。忽有狂生某。應聲續曰。嗚呼哀哉。尚疊。聞者莫不驟笑。羣集於發聲之一隅。頃之。兩數笑收視。肅立如初。某監督則茫然變色者久之。唯文襄夷然自若。若充耳不聞者。亦未嘗旁瞬也。

常熟翁叔平和國。少時。由監生應鄉試。某年。同潘文勤典試陝西。內簾正副考官。分住東西房。每日同在堂上閱卷。至第三日。叔平曰。吾明日在房閱卷。不到堂上矣。文勤問其故。叔平曰。君閱卷。見不佳者。則曰。此監生卷也。棄之。又見不佳者。則又曰。此監生卷也。棄之。吾亦監生也。豈監生而皆不佳者乎。相與一笑而散。明日。仍同在堂上閱卷。不時許。文勤見不佳者。又如昨者之言矣。老輩真率。不斤斤於世故。風趣可掬。

咸豐軍興。鮑忠壯超。本湖文忠部曲。其鄉人李申甫。曾文正門人也。薦之於文正。未幾。由文忠給者。率所部。詣文正大營。初進見。文正以兩營相屬。鮑少之。退而言於李曰。曩胡帥之遇我。也。推心置腹。視諸將佐有加。兵若干。餉若干。凡吾陳乞。不吾稍靳也。吾兵有功。則賞賚隨別。有疾。則醫藥立至。吾乏衣甲。帥解衣衣我。吾騎鞍馬。帥易騎騎我。以是感激。遂許吾帥以馳驅。而所向亦往往克捷。今吾觀曾帥。未若胡帥之待人以誠也。且兩營何能爲役。君愛我。速爲我辦。

咨文。願仍歸胡帥。李溫語慰勉之。爲言於文正。文正曰。鮑某未有橫草之勞。何遽嫌兵少。姑先帶兩營。儻稍著成效。到十倍之甚何者。李再三言之。乃得加一營。我欲論。且語之曰。

吾師待人。未遠不如胡公。公獨初至。未嘗不喜。始少安。繼其後。鮑璽不言去。意殊未慊也。……次日。文正召鮑飲。文正蒼壯臉。(俗呼豬牌曰壯)。讓客則設肚臉。在以家常雞黍而已。席間。鮑首座。屢以兵少爲言。文正輒曰。今日但鬯飲。勿言兵。且食肚臉。於是舉杯相屬。殷勤勸進。鮑竟不得復言。退而又謂李曰。曩胡帥謫我。皆盛饌。列珍羞。寧爲口腹之欲。禱意重也。吾非孟嘗食客。彈鋏歌無魚者。而顧以肚臉屢勸進。殆所謂大烹養賢者非歟。幸賜晤對。又不令布胸臆。僕武夫。性抗爽。安能鬱鬱久居此。君愛我。速爲我辦咨文。願仍歸胡帥。李又慰勉之。至於舌敝唇焦。而去住之間。鮑猶徘徊歧路也。

俄警報至。賊攻撲某城急。文正檄鮑赴援。竟獲全勝以歸。文正亟獎藉之。立加數營。禮貌優異。自是始絕口不言去。而文正亦倚之如左右手矣。其後。文正克復金陵。論功行賞。鮑忠壯與彭剛直。未得膺五等之榮。(鮑封子爵在後)後人滋遺議焉。謂夫當日者。苟無剛直水師。及忠壯游擊之師。則金陵之克復。見其夫爲文學侍從之臣。雖死何恨。側聞人言於父母兄弟無聞。其賢可知。語莊而意貶。斯爲合作。

(未完)

眉廬叢話（續前號）

蕙風

道光壬寅。海氣不靖。奔山以靖逆將軍駐廣東。奔經以揚威將軍駐浙江。擁兵自衛。久而無功。二奔兄弟也。時浙撫劉韻珂。竭蹶籌防。舉殲心力。與論翕然。浙人某製聯云。逆不靖。威不揚。兩

將軍難兄難弟。波未寧。海未定。（寧波、定海。）一中丞憂國憂民。

友人某君告余。某年。謁某太府。同見者六人。有知縣饒某與焉。昔爲太府幕僚。今選安徽池州府屬某縣者也。坐間。各問對數語。次及饒。問何日赴任。則鞠躬對曰。（對語不更易字面。）以存其真。卑職情願伺候大帥。不願到任。專候大帥分示。求大帥栽培。不作赴任之想。故尚未有期也。（既不願到任。何必請假到京投供。其爲矛盾。不自覺也。）頃之。六人者。皆辭畢。已畢茶送客矣。饒忽作而言曰。卑職尚有要話回大帥。則又皆坐。饒乃繼續言曰。卑職此次投供在京。見日本小田公使。渠佩仰大帥甚至。大府輒曰。渠佩仰我者何也。饒於是歷舉與學練兵理財各大政。洋洋灑灑。舌本翻翻。其辭不能殞述。

大府爲之歎聲笑樂。歎慨而散。某君出而詫驗者久之。謂夫某大府。信非不學無據者。而顧可罔非其道若是。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非耶。好脾惡直。賢者不免。而況其下焉者耶。唐人飲酒。貴新不貴陳。白居易詩。綠蟻新醅酒。備光義詩。新豐主人新酒熟。張籍詩。下藥遠求新熟酒。皆以新酒爲言。

杜甫詩。尊酒家貧只舊醅。且於酒非新醅。深致歉仄。李白詩。吳姬壓酒勸客嘗。白以飲中仙稱。而嘗吳姬新壓之酒。尤爲酒不貴陳之確證。白又有句云。白酒新熟山中歸。

康熙朝。舉行鴻博特科。一時俊彩星馳。得人稱盛。乃鄭塞郵集云。時新任臺省者。俱補牘績薦。內多勢要子弟。聞有鴻儒一名。價値二十四兩。遂作告求舉博學鴻儒二詩云。博學鴻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比周休得尤臺省。門第還須怨父兄。補牘因何也動心。紛紛求薦竟如林。雖然博得虛名色。袖裏應持廿四金。按鄭寒邨。名梁。字禹湄。慈谿人。黃梨洲弟子。所著見黃集。爲受業梨洲已後作。有曉行詩最佳。稱爲鄭曉行。此二詩難諷切時事。難免打油釘鉗之謂。

校勘之學。近儒列爲博門。非博極羣書。而性復沈滯能伏案者不辦。故遐稽嚴鑄。以武人而多藏書者有之。以武人而能校書者未之聞焉。余舊藏百川書志二十卷。明古承高儒子醇譏。其自序作於嘉靖庚子。有云。叨承祖蔭。致身武弁。此武人多藏書者也。其武人能校書者。唯康熙朝武進士楊愷。儀徵人。以文學受特達之知。召入南書房。同蔣文恪何妃贊諸名輩。校讎書史。時論榮之。慢後提督荆湖。許登瀛作聯贈之云。天祿校書名進士。岳陽持節老將軍。

某學使喜割裂試題。某場試兩局。以牛未（見牛未見羊也。句中之二字。）馬皆（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之馬皆二字。）爲題。一卷牛未題。破云。物有生於丑者。可以觀其所沖矣。一卷馬皆題。破云。午與戌合。純乎火局矣。並用子平家言。（丑屬牛、丑未相冲。午屬馬、皮屬狗、寅午戌三合、爲火局、上句帶補上文犬字。）新穎殊絕。某場以籲生薦爲題。一卷破云。以籲考生。生異不測矣。（補上文及其不測。）此場蓋試生員者。破題語涉機鋒。亦出題者有以自取矣。又咸豐朝。某學使以試題割裂被職。其最觸忌諱者。嘗試某屬。以實聖之君六爲題。其他題雖割裂。罪猶不至被職也。

南陽姪部。劉鑑樣擇闈筆。首列異書三種。曰素女經。曰玉房祕訣。附玉房指要。曰洞玄子。皆絕贊奇麗之文。求之古人。非庾鮑以次克辨。而至理所寓。尤玄之又玄。通乎天人性命之故。合大易微言。黃庭內景。而一以貫之。其殆庶幾乎。

劉成。以贈某尚書。尚書語人曰。南陽之才倍美。獨惜其不莊耳。南陽之友聞之曰。不莊者見之謂之不莊。曩余得見是書於十難齋。求之南陽。至於再三。弗可得也。

董問各說部。見百文數類漢賦事三則。其二云。總制江南時。閱兵江西。胡果泉中丞初與之寘。百廢厲威震。竟日無言。自中丞以下。莫不震懼。次日再宴演劇。有優伶荷官者。舊在京師。色藝冠倫。爲百所昵。是日承值。百見之色動。顧問汝非荷官耶。何以至是。年稍長矣。無怪老夫之愛歸也。荷官因跪進至翁。作揖其體狀。曰。太師不老。蓋依院本貂蟬語。百大喜。爲之引滿三爵。曰。爾可謂荷老尙餘聲雨蓋。老夫可謂菊殘猶有傲霜枝矣。荷官叩謝。是日四座盡歡。核閱營政。少所推動。其二云。有女拾來江寧。在莫愁湖亭演劇。聞者若狂。皆走相告。公飭縣令驅之出境。並占一絕示僚屬云。宛轉歌喉一串珠。好風吹出莫愁湖。誰教打槳匆匆去。素鶴焚琴笑老夫。其三云。乾隆五十八年。公陳臬浙江。李曉園河帥。知杭州府。兩公皆漢軍。甚相得也。忽以事離詰。李大悵。至一月不更見。告病文書已具矣。時届伏暑。公遺以扇。並書一詩。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須畏。君似清風不肯來。李見詩釋然。遂相得如初。閒嘗繙而論之。其第二事。若與第一事相反。其實無足異也。一則春明夢華。偶然之根觸。一則憲司風紀。當然之維持。而且禁令之具。即寓風雅之貽。其於道德齊禮。庶乎近焉。其第三事。尤爲溫厚和平。非輓近鉅公所及。書謂薄俗二字相連。厚雅二字亦相連。不雅不能厚也。文敏之爲人。要不失爲賢者。風趣亦復爾爾。

滇黔蜀粵各土官。娶妻以五色環珞盛印爲聘。過門時懸之項下。謂之挂印夫人。娶後印卽掌於其妻。呼爲護印夫人。築高樓以居之。曰印樓。民間稅契。例價千錢外。折錢百五十。名印色錢。護印夫人之花粉錢也。光緒朝。兩淮都轉某公。其先官滇貴德道。某年。道署不戒於火。時夜陰半。而覺察又甚遲。拖臂一呼。熊羆者燭霧漠矣。羆驚起睡夢中。太半索煙屢弗及。其文孫甫周歲。由乳媼倒抱而出。其匆遽可想而知。當是時。火正熾於上房。親丁畢集於大堂。查點未竟。俄幕府某君疾趨至。

問印救出否。衆無以應。都轉惶急不知所云。蓋印若被燬。則處分彌重也。先是都轉長公子。娶於延陵。有謫婢。豔而慧。婢袖低垂。輒顧影自負。謂必不久居人下也。是日以印故。自都轉已下。眾相覩無策。則亭亭自衆中出。近都轉立。從容出

印懷袖中。莊肅而奉上之。黃袱宛然。應澤溫磨。微聞鼻觀。

都轉喜極。若無可爲之獎藉者。第高舉其印。以示衆人。其爲欣慰。殆並未熄之火。而亦忘之。凡所損失。一切金玉錦繡。耳目既好。微塵視之弗若矣。錢塘某尚書。都轉兒女姻也。方枋樞要。道署之火。印與大堂皆未燬。經臣復爲之地。僅予薄誌。未幾。擢都轉兩淮。而昔者護印之功人。始猶肅抱衾裯。繼且

榮膺加服。蓋都轉久虛嫡室。至是竟敵體中閨。其後數舉丈夫子。皆成立。女亦作嫁名門。每年都轉覽揆之景。祝百齡。稱雙壽。以及元辰令節。舞綵稱觴。延陵少夫人。當然領子婦班

行。不能獨異。亦無可如何也。揚人士作護印緣院本張其事。謂夫以護印得夫人。非尋常讓印夫人比。夫人性慷慨。樂施予。

御下以寬。而內政殊井井。持滿戒盈。絕無驕奢侈靡之習。飛

上枝頭變鳳凰。要亦其德有以致之。其讓印一節。參同契所謂神明告人。心靈自悟。偶然而非偶然也。

清之季年。財政紊亂。如某省官報局。某省官書局。皆冗散之尤。而虛糜絕鉅。弊費甚多。往往盤踞數年。因而致富者有之。某太守起家翰林。爲某省官書局總辦。而總纂則某紳也。一日。某書刻成。呈樣本於總辦。甫啓帑。見第一卷弟字。不作第。遂加寸許

紅勒。並於書眉批白字二字。總纂大懼。白之中丞。中丞不得已。改委某守某府釐金局總辦。約計每歲所入。視官書局相差五千金。總纂笑語局員曰。俗云一字值千金。今吾一白字。乃竟值五千金耶。

托活洛忠敏。官新昌道時。有直隸順德府知府董陽谷。與端午橋作對。天然巧合。又端扁二字。昔人以狀隸書者。或以對忠敏之名。亦工。

靈巖舉公撫陝。孫潤如居幕府。潤如素狂。靈巖實能容之。

然亦有時匡正靈巖。非唯阿取容而已。有長安生員某。揭咸陽生員某。僞造妖書。結黨謀逆。已捕置獄中矣。並搜獲妖書及名冊。刑幕縱臾窮治之。將與大獄。潤如聞有妖書。約洪稚存同往。就請假觀。則皆剽襲佛門福利之說。爲誘脣筭斂計。並無悖逆字樣。名冊乃偽造門牌底稿也。時方隆寒。爐火甚熾。二公出其不意。遽難燒之。刑幕以白中丞。中丞坦然。事竟冰釋。

嘉慶朝。四川簡州牧宋鶴若。佚其名。有積案猾賊。不畏嚴刑。以不能得其實事。乃於公案。取錦箋十幅。詩韻一部。前列四役。旁侍一童。以訊賊事。賊無言。先作絕句二首。再訊之。賊無言。繼作五七律各一首。又訊之。賊無言。乃作短古一首。賊竟無言。更作長七古一首。朗誦不已。遂不復訊賊。時漏已三轉。役倦如醉。竟寢如木。而賊不覺泣下。自言賊不畏嚴而畏清也。乃具言所事。大與舒立人(位)作折獄篇。而爲之序如此。余意此案得其情實信有之。此賊殆意氣豪邁者。靜夜聞嘯

嘵聲。其爲不可言。有甚於折楊刃鋸。故不惜傾吐底裏。藉免目
之瞑。生之所好不畏嚴而畏清者。且公案吟詩亦何與於清也。

錢塘陳退庵（文述）題道堂詩。題李香小影序云。丙寅冬日。
梅香小像。（錢保）湖河雲梯關。於安東行館壁間。得明李香小
影。寫在素質扇面上。長身玉立。若瀟紅衣。碧簪。白練裙。關中梅
樹二。映以奇瓊。凭梅佇立。眉宇間有英氣。恨色。後署辛卯四
月。爲者奉寫照。款曰洛生。印曰馬振。按余灤心板橋雜記云。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爲香
麗堅。潭心題詩。有懷中劍姍袖中藏之句。此云身軀短小。彼
云長身玉立。距初時矮小。後乃苗條耶。辛卯香君年約十九二十。
(上海黃協煥題經書舍客墨云。嘗見李香君小像一帧。題曰南朝
脂粉。并題詩二律云。長板橋邊弟幾樓。深聲淮水盡西流。將軍白
馬沈瓜步。義士黃冠哭石頭。當日寡人能好色。祇今天子慎無
慾。中原三百年陵寢。只下房王一酒籌。綠雲仙隊化爲塵。一曲清
歌一美人。燕子涼成亡國恨。桃花唱盡過江春。中興戰鼓留名士。
南部煙花葬主臣。終古繁華舊明月。照誰哀怨向誰論。此香君小
像、又別是一本。)

柳如是勸歸牧齋兩節。牧齋不聽。牧齋卒。如是殉焉。方芷
生歸楊龍友。勸龍友殉節。陳退庵秦淮雜記有云。勸郎死國全
忠義。更有當年方芷生。（板橋雜記。戴龍友侍姬殉難者。名玉
琴。而芷生事失載。）高嫩。字蘿芳。歸桐城孫克咸。江上之艷。
克咸移家雲間。開道入蜀。授監中丞楊文驥軍事。兵敗被執。并
縛嫩。主將欲犯之。嫩不從。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將手刃之。克咸
見嫩執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何舊曲之多

烈媛也。意者。明之季年。士大夫敦尚氣節。一時眉嫵西家。燕支
南部。舞綠歌闌。多聞忠義慷慨之談。有以潛移默化於不覺耶。

秦淮校書王翹雲。嘗以舌血染絹素。贈汪紫璫。松臺道人。
仿桃花扇故事。加點綴焉。郭頻伽。陳竹士。並有詞紀之。陳
退庵後案淮雜記云。畫筆空勞點染工。尚留餘恨在春風。桃花
潭水深千尺。不及羅巾一捻紅。

睢陽殺妾。後人或議其忍。不圖後世。乃有仿而行之者。甘
文焜。遼東人。康熙十二年。爲雲貴總督。吳三桂反。致書貴
州提督李本深。慷慨數千言。約共撫禦。而本深以安順應賊。
甘知貴陽不可守。（時總督駐貴陽。）遂馳下鎮遠。殺其妾以饗
士。冀招楚兵扼險。而副將姜義。先已從賊。甘知事不可爲。
乃自縊於吉祥寺。事聞。贈兵部尚書。諡忠果。

五代時。梁將王彥章。以鐵槍稱。雖屢建奇功。躋身將帥。
而不令其終。嘉慶初。淮寧有張鐵槍。名永祥。丁巳二月。白
蓮教賊竄齊王氏。自楚掠豫。勢將南趨襄城葉。賊五千人。張
以鄉兵三百。破之於盧氏。賊遂潰竄秦蜀間。而中州無賊矣。
當事者給張把總銜。棄之而去。又十年。儀徵文達阮公撫河南。
乃繼致廳下。洎文達再撫浙。命從行。教習溫寧營槍法。文達
內召。張送別至儀徵。乃應儀徵知縣屠孟昭之聘。捕緝蔣光斗
等若干人。眞諸法。皆十餘載漏網之戎首也。其他渠島積猾。
會治略畫。張諸技皆長。而槍法尤絕。其人則恂謹若畜生。忠
信出於天性。大與俗立人。賦詩贈之。當是時。董猶在儀徵縣
署也。夫王鐵槍見用而非其時。張鐵槍懷才而不見用。其爲不
盡其才。一也。夫張鐵槍挾不可一世之概。落拓風塵。至樂爲

儀徵縣令之用。若猶有知己之感然。距不重可悲夫。

光緒戊子。滿洲文鏡堂。(光)以瀋商道。兼權陝西巡撫。越十年戊戌。在川臬任。值蔣軍出缺。總督藩司。均新簡。未到任。文又得讓督篆。向來臬司首道。護理督撫。亦事之常。無足異者。惟至於再則僅見。亦遇合之奇也。

某督部初蒞任。凡候補道稟見。延入廳事。必令先寫履歷。呈閱然後出見。某道曾擅謹綱。所寫履歷。於鹽字函中之四點。布質不勻。幾不成字。無名氏作詩嘲之云。鹽差(差委之差)原不是鹽差。鹹莽塗成草草鴉。一個臣兮猶簡便。何如點爾怪紛拏。(怪字、北語多用之)毫揮苦恨蠅田窄。汗出應沾半面麻。屬吏風流畜太守。駕轎簿上也交加。(喬太守亂點駕轎簿。見今古奇觀。此書有明本。亦已古矣。)

光緒乙未丙申間。張文襄福江督。幕僚多才俊。值暮春佳日。觀察數公。相約踏青。訪隨園故址。謁鴻齋先生墓。七姬墓亦在焉。隨園大門外。有石碣。刻王夢樓先生識序。姚姬傳先生題名。或據妙憑弔久之。歸途集顧石公寓園。縱談遊事。石公亦秣陵舊宿也。某觀察者夙有通才之目。席間謂石公曰。袁公七姬。其一姓姚。頃見石碑上。有姚姬傳(去聲)二字樣。此傳公曾讀過否。石公瞠目不能答。越日而此事乃盛傳白下。

雖余少時。往往於行用制錢中。得古小平錢佳品。如平當五銖。永安五銖。(幕穿上土字、四出)二面軋封泉寶。二面天啓(元徐壽輝錢。與明錢不同)之類。估舉之餘。以爲至樂。自銅元盛行。孔方最影。此樂不復可得。比閱某官書。(致幣制者)有云。廣東雷州府。向來行用古錢。就令其說信然。今亦未必然矣。

養寓京師。於廠肆得舊鈔三冊。皆致論金石書畫之作。太半未經刻行。內有潘文勤與諸姪論書數葉。老輩風趣。流露於楮墨之表。茲錄一則如左。天涼後。吾欲令姪輩看吾寫大字。凡此七人。吾嘗各爲寫一扁。一對一屏。須用礮(原不作蠅)篆。白礮黃礮均可。勿用生紙。紙由尊處。(此書。蓋寄其弟者)備。墨由尊處研。若伺候則兄帮人來。蓋尊處人。向不惜伺候寫字。兄寫字易怒。如儒林外史末卷。季君一怒。則不能寫。雖在懋勤殿寫字。亦未嘗改乎此度。而太盛等亦服者。查伺候三十年。深知之也。若不知者。越巴結。越怒。越怒。則一字亦不能寫。吳人自以爲機靈。其實大愚也。但能放膽作契耳。此外何能哉。姪輩小字可以言說。大字必須目覩。乃能得其指也。雖不必好。亦勝於盲人瞎寫焉。若不須。則亦不必。兄非以此求售。姪輩即能書。亦無用。人之動名不在書。且亦馳封不到我。

板橋雜記云。劉元挑達輕盈。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避面向裏帷。不與交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舉蘭朱香孫(克敬)賦庵二識云。某官素惡名士。嘗曰。名士名士。能辟穀乎。天公在。勝似人家沈都堂。同一鄙夷名士之言。受之美人可忍。余聞之。戲爲詩曰。名士原無辟穀方。貴人休替達人忙。冰山我有純廟晚年。每多忌諱。當修乾清宮上梁之日。預教奏事處。是日凡直省章奏。不必進呈。蓋恐有觸忌語也。時和珅管奏事處。獨進直隸總督一摺。摺中皆吉祥事。督臣梁肯堂也。卽日和與梁皆蒙嘉獎。和之揣摩迎合。大率類此。

庚寅正月某日。中班入直。過麻肆東火神廟。惠惠入內測覈。見地攤有篆隸書一冊。用極竹紙。閒黏高麗墨。家裡不識四分。隸稱是。所寫或古文一段。或唐詩杜詩一二首。必南假相同。後假末署臣江由教書。前段蓋宸翰也。議定價五金。約翌日往取。因未措費。又不能返寓。迫下直則需夕矣。明日以午前往。甫抵廟門。值常熟相國自內出。手攜此冊。詢其價。則十金矣。常熟行走毓慶宮。購此冊以進呈。甚為得體也。

繆嘉穎。字素筠。雲南人。善篆隸書。尤工畫。歸於陳。張端。光緒十五年。五月四日。奉特宣。入儲秀宮。供奉繪事。庚子西幸。隨駕至長安。仍居宮中。太后幾暇無事。輒召入寢宮。賜坐地上。問論今古。內監皆稱爲繆先生。有兄嘉玉。由舉人敎習某官學。期滿可得知縣。嘉穎爲言不勝外任。冀特予京秩。詎敢以教職用。未幾。入貳爲內閣中書舍人。事在壬辰癸巳間。嘉穎隨駕至秦。有姪留滻北都。姪婦年二十餘。嘉穎攜以自隨。居於太后寢宮東偏小室中。終日不得出戶。嘉穎參承禁闈。入陪消謫。出侍宸遊。垂二十餘年。國變後不聞消息矣。有供奉畫稿。武進屠寄爲之敍。

大凡中人以上之姿。大都具有慧根焉。能善葆其清氣。涵養其性靈。可以通於神明。彰往察來。而知變化之道。吳縣潘功甫舍人。(曾沂)文恭家子。值文恭當國。深自相處。就所居鳳池園。構一穀曰船庵。鍵關謝人事。終日焚香讀書。澆花洗竹。一家如在深山中。一童子應門。客至受東門限。無貴賤一不報。中間省視京邸者再。往返數千里。亦不見一客。俗所用署名小紅箋。續不具者二十餘年。中歲以後。長齋禮佛。究心內典。生平不爲術數之學。而自言夢輶驗。彷東坡夢齊。作正統三十六夢稿。弟曾肇舉京兆。從子祖蔭捷南宮。咸預知次第不爽。壬子春。起工治義井。鑿新謀舊。凡四五十區。人莫測也。無

何。秋八月不雨。至冬十有一月。城中擔水直百錢。遠近賴以得飲。始大異之。殆儒家所謂習虛靜而成通照耶。抑吾儒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耶。見鴻桂芬譏墓誌。又石埭楊仁山。(文會)生平耽悅內典。寓江寧碑亭巷有年。專以刻經爲事。辛亥八月十八日。置酒集親朋豐飲。談次。屢示話別之意。皆以爲暮年人常態也。翌日。竟無疾而逝。其屬櫬之時。卽革命起事之時。亦云異矣。

閻文介性喜樸質。管戶部日。吾邑謝春谷。(啟華)官主事。雲南司主稿。兼北檔房。一日。文介謂謝曰。取名何必用華字。謝固別有奧援者。從容對曰。中堂以華字爲嫌。然則取名當用夷字耶。中堂異日。若奉命轉文華殿。抑亦拜命焉否耶。文介默然。未嘗以爲悟也。某司員工於揣摩。故用舊憲書。夾名片。置袖中。於掌見時。誤墮於地。文介問焉。此何爲。則對曰。買一護書。需京錢數千。爲節費計。以此代之。文介獎藉有加。自後屢予烏布。(京曹謂差使爲烏布)。相傳其撫晉時。屬吏中。有以衣冠華整。及帶時辰表。名列彈章者。官無大小。皆著布袍鞋。有知縣某。獨綢袍綵鞋。文介大不謂然。亟以崇儉去奢諭之。詞色俱厲。某鞠躬對曰。卑職非敢不儉也。近來布袍鞋。未易購求。有之。價亦絕鉅。以購者衆也。卑職貧寒。弗克辦。綢綵者。駕舊有。故用之。采文介亦無以難也。嗟乎。其在于今。華服帶表之風。亦已古矣。采慧由靜生。一切不學而能。釋敬安。字寄禪。楚人。鹿家子。幼誓出家。然指求法。精進甚苦。初識字無多。未幾。忽通曉經論。尤工吟詠。以白梅詩得名。詩十首。錄其六云。一覺繁華夢。惟留澹泊身。意中微有雪。花外欲無春。冷入孤禪境。清持。澄然於冷處。卓爾見高枝。能使諸塵淨。都緣一白奇。含情笑松柏。但保後凋姿。寒雪一以籌。浮塵了不生。偶從溪上

過。忽見竹邊明。一花冷方能深。香多不損清。誰堪宣淨。應感道人情。了與人境絕。寒山也自榮。孤煙澹將夕。微月照還明。空際若無影。香中如有情。素心正宜此。聊用慰平生。絕毫無尋處。高寒是我家。苦吟終見骨。冷抱尚嫌花。白菜宜薰習。清芬底用誇。卻憐林處士。紙解詠橫斜。人間春似海。寂寥愛山家。孤嶼淡相倚。高枝寒更花。本來無色相。何處著橫斜。不識東風意。尋春路轉差。詩境清空沖穆。非不食人間煙火。不辨。有八指頭陀詩集二冊刻行。其他作亦稱是。王湘綺爲之序。以賈唐姚合比之。非溢美也。惜乎行間字裏。間有某中丞。某尚書。某布政。某考功。爲明鏡之塵埃耳。

沈文肅夫人。林文忠之女也。咸豐丙辰。文肅守廣信。時髮逆楊輔奇。連陷貴溪等縣。郡城危在旦夕。文肅適赴河口勸捐。歸恐無及。夫人刺臂血作書。乞援於饒總兵廷遷。饒得書。星夜馳赴。甫抵郡而文肅亦歸。城賴以全。向來閨媛工詩詞者夥矣。能文者不數輒。夫人此書尤養義正詞嚴。不能有二之作。亟錄之。將軍津江戰績。曉噴人口。里曲婦孺。真不知海內有饒公矣。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聞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豫備城守。偕廉使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但爲勢已迫。招募恐無及。藏倉卒得棄而返。驅市人而戰之。尤爲難也。頃來探報。知昨日貴溪失守。人心惶惶。吏民鋪戶。遷徙一空。署中童僕。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只得聽之。氏則倚劍與斧爲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荷國厚恩。不得藉手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蔽。賊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孫吳不能爲謀。真育不能爲守。衝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卽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之。浙省大吏。不能以越境答將軍也。先官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齋志。至今以爲心痛。

今得死此。爲厲殺威。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間士民。不喻其心。以與來迎。赴封禁山避賊。指劍與井示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得餉歸後。當再專請奉送。得拔隊確音。當執墨以稿前部。敢對使幾拜。爲七邑生靈請命。昔睢陽聖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將軍所不吝與同博者也。否則翼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云云。光緒甲申。江西撫臣潘霨。奏請以夫人附祀廣信府文肅專祠。報功也。(文肅開府江南。夫人以八月十五日。歿於任所。其生也。亦以是日。有某公晚聯云。爲名臣女。爲名臣妻。江左佐元戎。錦織夫人參偉業。以中秋生。以中秋逝。天邊圓皓魄。竟成仙子證前身。)同治光緒間。寶文靖當國。有內閣中書。蘇州人吳翌。因與文靖同名。改名均金。適其婿某捷謹聞。得內閣中書。無名氏譏聯云。女婿頭銜新內翰。丈人屢斬老中堂。相傳以爲笑。道光朝。鳳尚柳誠題書法。時翰林院爲柳衙。南書房爲深柳讀書堂。清祕堂爲萬柳堂。當時士夫。稍稍知名節爲重。迨同治朝。則專取光圓。光緒朝。尤競尚姿媚。而風骨日見銷沈。仕途爲之波靡。勿謂藝事罔關風會也。

清太廟在午門內。廟內樹木陰森。歷二百數十年。不惟禁止翦伐。卽損其一枝一葉。亦有罪。樹上棲鴟。亦託庇焉。爲數以萬億計。日啖以肉若干。有成例。凡鴟晨出暮歸。必在開城之後。閉城之前。由禁門內經過。絕無飛越城垣之上者。余嘗目驗之信然。自辛亥已還。未知鴟類亦革命否耳。

桑有寄生。葡萄枇杷有寄生。皆入藥。吾廣右興安全州一帶。有紅蘭。寄生古松樹上。開時香聞數里。奇矣。此植物類之寄生也。蠻乃寄生。鳥體背上。春深有細蟲卽蠻。稍能游泳卽脫去。銀魚亦蜆蚌口上寄生。此動物類之寄生也。

眉廬叢話

(續前號)

蕙風

德宗某年謁東陵。帶二山羊回京。不知何所用也。以牧養之處。問御前太監。某監以社稷壇對。謂地方空曠。且多青草。時福相(鋟)爲內務府大臣。以羊付之。福唯唯遵旨。奉羊至壇。交九品壇官管某。德毅然曰。社稷壇何地。乃可牧羊乎。有上諭否。福以僅奉玉音對。德不受。福無以難之。遂置羊他所。羊旋斃。後有旨索羊。福輒贖二頭以進。此壇官殊可憐。惜其名記憶不全矣。(按、此二羊、當是御前獵獲品。)

光緒中葉。內監李蓮英。拮据滋甚。儻然殿側有斗室。爲大臣內直憩息之所。一日。李在此室。於頰黎窗中。見福相將至。故含餘茶於口。俟福至。甫及簾。李驟揭簾。對福噴茶。若吐漱然。淋漓滿面。亟笑謝曰。不知中堂到此。殊冒昧。福無可如何。徐徐拭乾而已。李之藐視大臣。所以示威福。福尤其所狎而玩之者也。

公主尊貴。視親王有加。京朝官遇親王於途。停車讓道而已。惟遇公主杏黃轎。則車若擣東。必須勒回擣西。凡執御者知

之。無庸車中人爲之區別也。相傳公主下嫁。閨閣之內。禮節煩苛。絕無伉儷之樂。(額駕納妾。例所不禁。)惟九公主(宣宗之女)力矯此習。對於額駕。悉脫略繁文。夫唱婦隨。與尋常家庭無以異。宮眷或嘲笑之。不以爲意也。

清時雲貴兩省公車。例得馳驛。人各一重票。若二人共乘一車。則其一車票。可轉售與人。得貲貼補旅費。計甚得也。道光間。有貴州王生鑑桂。陳生凌明。平素交情款洽。鄉闈同捷。遂同車北上。不第。仍同車南旋。次科復同車北上。則乙巳恩科也。甫頭場。陳忽於號舍自縊。於試卷上寫冤單。略謂己與王舉人鑑桂。交誼甚深。前科北上南旋。及本科北上。皆同車。事誠有之。詎有不逞之徒。惶遽驚喪不堪之言。橫加诬譖。至謂吾二人互相待遇。有同餘桃斷袖之爲。鑑桂慚憤至極。因而自縊。其鬼有靈。來索同死。吾二人情同膠漆。鑑桂死。某原不願獨生。云云。一時外簾各官。莫不傳聞此異。明日二場點名。至貴州。乃竟有王鑑桂其人。當事者大異之。亟舉陳事

以問。肇桂對曰。姑無論事之有無。舉人固生存。何嘗自縊也。何庸辯。榜發。肇桂竟中式。旋以殿試懷挾。褫革貢士。交刑部枷杖。此事誠奇絕古今。王陳方同應會試。安得有王之鬼。索陳之命。而陳固冥死。荒唐中之荒唐。誠百思不得其解。曩聞某說部。載有一事。某甲與某乙。積憾甚深。甲之智力強於乙。某日齋夕。相遇於某橋。甲四顧無人。亟擠乙墮水。惶遽而歸。越數日。下流數里。有尸浮出。男也。面目已不可辨。甲聞之。殊忘懼。而人固未有疑之者。未幾。甲忽發狂疾。時時自銛扒。甚至刀剝錐刺。幾無完膚。並語言其隱事。謂乙之鬼來索其命也。乙家鄉僻寒微。本無力訴訟。鄉愚之見。謂甲已罹冥罰。必不久於人世。益復姑置之。乃乙忽挾毒蛇數條歸。蓋墮水後。被救於舟人。第委頓不遑能語。載至二十里外某村。值農忙。遂留於彼傭工。田事畢。始告歸。青蚨則傭賃也。聞甲病狀。亟自往見之。講解明白。甲病亦尋癒。彼此釋夙怨焉。此與王陳事略相類。然較王陳事爲有因。而王陳事尤離奇。其殆較近新學家。所謂闡涉心理者非耶。又某醫案。謂凡病人昏瞀中見神鬼。無論如何奇特。(於絕未聞知之人之事。能言其人之隱微。事之源委之類。)皆不可信。仍是政府發見之疾。其消息至微。於此等事可參。

黟縣俞理初。《正變》博學多通。久困膠庠。夙輩聲譽。道光辛巳。江南鄉闈。監臨蘇撫某公。福諭十六同考官。某字號試卷。一切須留意。(試卷紅號。外簾有名冊可稽。故監臨得而知之。)是

科正主考湯金釗。副主考熊遇泰。同考某。呈薦於副主考。並面稟中丞之言。熊公大怒曰。他人得賄。而我居其名。吾寧爲是。中丞其如我何。竟攢案不閱。同考不敢再瀆。默然而退。以爲卷既薦。吾無責焉矣。填榜日。監臨主考各官。畢集至公堂。中丞問兩主考。某字號卷。曾中式否。湯公曰。吾未之見也。熊公莞爾而笑曰。此徽州卷。其殆鹽商之子耶。中丞曰。鄙人誠愚陋。亦何至是。乃夥縣令正變。皖省績學之士。無出其右者也。熊公爽然。亟於中卷中。酌核一卷。易以愈卷。未嘗閱其文字也。凡人意氣太盛。往往誤事。熊公誠侃侃剛直。惜乎稍未審慎出之。倘使監臨以面問爲嫌。不幾屈抑異才耶。越十二年。癸巳會試。阮文達以雲貴總督。入爲總裁。異數也。理初卷。同考王菽原。葉薦於曹文正。文正素恩漢學。抑之。文達以未得見。深爲盜望。菽原爲刻所著癸巳類稿十五卷。而爲之序。(序作於癸巳六月)夫科第雖微物。信有命焉。文達以未見理初卷爲惜。就令見之。安知不爲東坡之目迷五色者。唯是當理初時。有一文達而不克遇。爲可惜耳。若並無文達之可遇。不更無怨無尤哉。

在昔通人韻士。未嘗以貧爲諱。往往形諸楮墨。藉可致見其清德。而亦流傳爲佳話。明王雅宜借銀券。文曰。立票人王履吉。央文壽承作中。借到袁與之白銀五十兩。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月。一併納還。不致有負。恐後無憑。書此爲證。嘉靖七年四月日。立票人王履吉押。作中人文壽承押。錢竹汀爲

賦七言長篇。有云。詩人多窮乃往例。四壁蕭然了無計。雅宜山色難療飢。下策區區憑約契。朱竹垞析產券云。竹垞老人雖曾通籍。父子只知讀書。不治生產。因而家計蕭然。但瘠田荒地八十四畝零。今年已衰邁。會同親族。分撥付桂孫稻孫分管。辦糧收息。至於文恪公祭田。原係公產。下徐蕩續置第七畝。併荒地三分。均存老人處辦糧。分給管墳人計米。孫等須要安貧守分。回憶老人折箸時。田無半畝。屋無寸椽。今存產雖薄。能勤儉。亦可稍供餧粥。勿以祖父無所遺。致生怨尤。憊老人餘年。再有所置。另以續折。此可與蘇文忠馬券。香光居士鬻田契。並傳不朽矣。

仁和繆蓮仙。良所輯文章游戲。多至四十餘卷。雖無闕大雅。而海內風行。蓮仙工體詩。有春日郊行卽事云。阿誰行露手雙襪。窄窄弓鞋滑滑泥。願化此身作筇杖。替伊扶過板橋西。爲時傳誦。有繆板橋之稱。或曰當改繆筇杖。可與蘇編綱作稿對也。曩余賦臨江仙詞。(玉梅後詞)有句云。願爲油壁貯嬋娟。顧爲金勒馬。寧避紫絲鞭。呼我爲馬。應之曰馬。可耳。先輩有言。文嘉之事。惟燈謎與圓菴。今人突過古人。機心勝也。先大父花矼公。有燈謎二鉅冊。大都渾雅有餘。尖巧不足。錄謎詩四首如左。永嘉徐照與徐璣。翁卷遠連趙紫芝。解奉唐人爲軌範。是何名譽在當時。(禮記一句。謂之四靈)南汁椀灰細酌量。搏沙不惜廣探渴。黃金變作琅玕色。白玉疑爲琥珀光。圓象潭成丸可擬。花紋隱映畫難方。縱然融化如膠漆。

也合黎所與共告。(物一、皮蠻)楮生滿腹貯糲穢。野艾從茲不擅長。既有微雲生氣饑。全無利喙肆鋒銛。解嘲權比梅花帳。謬焚居然龍腦香。昔日高郵如類此。露筋何至歎紅妝。(物一、紙蠻煙)又一字至七字詩云。好工是寶非銅。堪拂拭。說者名爲蠻煙。看來不復朦朧。助彼綠窗挑綉姥。資子棐几讀書翁。(物一、眼鏡)詩體平正穩成。雖餘事末技。亦具先正風格。謝廡築。分臨秋水。近隔眉峯。邊隨長橈。繫上有小橋通。說李季。宋人。見廣川書跋。林材。明人。著福州府志七十六卷。見千頃堂書目。二人姓名。可稱絕對。(季增李一筆。材減林一筆)不能有二。

半臂非胡服也。葉石林云。卽褚子。古武士之服。後又引長其兩袖云云。

江陰礮臺官吳祖裕。以營謀得差。對於所部軍隊。嘗以利歎動之。未幾。臺兵講變。祖裕竟被戕。時四月十三日也。(新曆)先是祖裕之祖。名瑛。字仲銘。於咸豐庚申。督鄉兵舞髮逆殉難。亦四月十三日。(舊曆)無名氏製聯云。正款一萬二千。雜款一萬二千。好兄弟大家來。青天鵝肉。(江陰藝語)陰曆四月十三。陽曆四月十三。乃祖乃孫同日死。泰山鴻毛。

道光壬寅。朝議與英吉利媾和。蒲城王相國文恪。力爭不獲。遂仰藥死。以尸諫。遺疏力薦文忠。痛劾琦善。其門人渭陽張文毅。以危詞恫喝其公子灝。竟匿不上。既官編修。以此事爲時論所輕。迄不復能顯達。帝後守江西最有功。江西人作

廟祀之。比於許旌陽。而並事實爲盛德之累。論者惜之。

咸豐時。略文忠撫湖南。左文襄居幕府。適總兵樊燮。以貪懦被嚴劾。被疑文襄所爲。因焚毀某督部。焚文襄急。值庚申會試。亟入都以避之。關中各考官。相約毋失文襄。未幾。得湖南一卷。文筆絕瓊瑤。皆決爲文襄。亟取中之。及揭曉。乃湘潭黎培敬也。後由編修官貴州學政。時貴州大亂。培敬棄壯士百餘人。舉族開道。三年按試皆舉。朝廷以爲能。授貴州布政使。經營戰守十餘年。威平。擢巡撫。盡心民瘼。黔人至今思之。

偶與蘇風經先生。談而字與故。有兩事絕可笑。某甲作八股文一篇。自鳴得意。其友請觀。不許。請觀其半。亦不許。乃至小講承題破題。至於一句。皆不許。請觀其第一字。許之。及其鄭重出示。乃是而字。又道光戊戌科。江南鄉試。首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解元鄭經文。平分四比。拋荒兩面字。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題文。殿軍甘熙文。純用交互之筆。於四項之首。一律作轉語。似而博學而篤志而切問而近思題文。說者謂解元文。題目中兩面字移置殿宣文題目二句之首矣。昔有人讀大學。知止而后有定。知而后能靜。知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知而后能得。謂句末少一得字。追後顧諭語。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如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如嗣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句謂衍一得字。忽恍然悟曰。原來大學中所少得字。錯簡在此。因第二事素連記之。

據聞某說部有云。阮元初入翰林時。和珅爲掌院學士。一日。玉音從容謂和珅曰。眼鏡別名靈鏡。近始知之。和珅退以語元。且曰。上不御此也。未幾。大考。詩題卽靈鏡。元詩獨工。得嘉賞。拔置第一。不數年。遂請清要。(已上某說部原文)余意此殆當時薄夫嫉忌。誣護文達之辭。眼鏡別名靈鏡。未爲辭典。淵博如文達。事有不知。卽其詩句。眸睫奚須此。睡重不待他。一作四目何須此。重瞳不用他。較勝。云云。亦非理想所萬不能到。詩家詠物。用筆稍能超脫。命意略有翻譯。安見弗克辨者。謂之無心巧合則可。距必受之於和珅。文達夙賦雅性。對於庸庸視肉者流。或不免爲青白眼。卽如晚歲恢貌。以避俗。確認定庵至。則深讚竟日夕。揚人士爲之語曰。阮公耳聰。達覽則聰。若斯之類。出於少年。卽招尤府怨之讐矣。

友人某君告余。光緒壬寅癸卯間。于役吳門。偶遊八旗會館。見壁間黏絕句二十首。惜記憶不全。僅記其較有風趣者。詩云。進士居然以大稱。南天仗氣勢峻嶒。三吳自昔推繁盛。剗地長鏘也不勝。(此是第一首。已下隨憶隨書。非原詩之次第。)又低昂價值視漕糧。州縣繁多費審詳。一任貪饕勝衆口。奧援賴有慶親王。又專差妥速走京華。十萬腰綰辦咄嗟。此次並非因節義。專常盤盒送親家。又今朝南匯昨陽湖。幾窯寒酸合向隅。侍婢匆匆傳諭帖。專差上海買珍珠。又口脂面藥學紅人。新故絕張皇。警察徵兵辦學堂。入告總官紅費細。幾多膏血潤

貪婪。又千萬縷腰綰更饑。天威不畏况民岳。全憑獨斷成公事。
那許兼圻不會銜。又銀燭高燒籤押房。牙牌端正未登場。芙蓉
香霧氤氳裏。高唱時聞京二簧。又此事由來甚蒼眉。斷無兄弟
可怡怡。劇憐草草梅香日。冠玉陳平泪暗垂。又名花召到近黃
昏。小轎直穿東角門。歸去娘姨傳好語。大人恩典會溫存。又
臉兒小白辨長青。袖窄腰纖態鯽伶。直恁風流似張繩。教人掩
鼻是銅腥。又漂亮誰如大杭州。輕懷合作小司官。才庸尚是南
中福。只夠貪煩不夠奸。

曾文正嘗自言。百歲之後。墓碑任人爲之。唯銘詞則自讓。
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云云。文正斯言。可謂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者矣。命者。轉移運氣者也。運氣者。命之
否泰之所流行也。凡人智慧具足。事理通達。假我斧柯。鳥在
弗能展布者。是故阮籍窮途之哭。非哭窮途也。時命不猶。所
如輒阻。雖有裁雲裁月之才華。浦天浴日之襟抱。亦唯置之無
用之地。甚至俛仰不能以自給。俾吾生有用可貴之光陰。長館
磨於窮愁抑塞中。寧不圖尺寸之進稱自振拔。其於運氣何哉。
是則感士不過。昔人所爲廢書而三歎也。

唐王之漢出塞詩。可作長短句讀。唯末句之下。須擇首三字。
方能成調。黃河遠。句上白雲閒一片。句孤城萬仞山。句羌笛
何須怨。句楊柳東風。句不度玉門關。句黃河遠。近人有昉之
者。即以黃河遠名調。亦可詩詞兩讀。見張玉穀昭代詞選。
和坤侍姬卿情。吳姓。蘇州人。(按陳雲伯卿情曲云、卿情本

是琴河女、則常熟人也)先爲浙江巡撫王璽望妾。璽望字味隱。
平陽人。官浙藩時。曾刻米帖凡四集。梁山舟爲之跋。亦大惊讶
中風雅者也。後擢巡撫。適丁憂。應回籍。朝廷以海寧改建石
塘。王在浙首擔當事務。令其在工督辦。與李質頴共事。意見
不合。李赴京。奏王居喪攬眷。安住杭州。旋奉諭旨。有云。
伊父王師。品行甚正。不應有此等忘親起禮之子。擬王職。仍
留工效力。未幾。甘肅收捐監糧案發。竟服上刑。卿情爲蔣載
門侍郎錫榮所得。時和珅方柄用。以獻於珅。嘉慶己未。珅敗。
卿情沒入官。作絕句八首。敍其悲怨云。曉妝驚落玉搔頭。(自
注。正月初八日。曉起理鬟。驚聞籍沒。宛在湖邊十二樓。(自
注。王中丞撫浙時。起樓閣。飾以寶玉。浙人相傳。謂之迷樓。
和相池館。皆防禁苑。)魂定暗鶴樓外景。湖邊無水不東流。(其
一)香稻入蜃驚吐日。(自注。和府查封。有方餐者。因驚吐哺)
海珍列鼎厭嘗時。(自注。王處查封。庖人方進燕窩湯。列屋皆
然。食厭多陳几上。兵役見之。紛紛大嘆。謂之洋粉云)蛾眉
屈指年多少。到處滄桑知不知。(其二)緩歌慢舞盡難圖。月下樓
臺冷櫂櫂。終夜相公看不足。朝天媚去情人扶。(其三)蓮開並
蒂昔前因。虛擲鶯梭廿九春。回首可憐歌舞地。兩番俱是箇中
人。(其四)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梁間燕子來還
去。害殺兒家是戲門。(其五)白雲深處老親存。十五年前笑語
溫。夢裏輕舟無遠近。一聲欸乃到吳門。(其六)鄉姬歡笑不知
貧。長袖輕搖帶翠鸞。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情猶是淺客人。(其

七) 冷夜嬌兒掩泪題。他年應變杜鵑號。雲時休向漳河畔。銅雀春深燕子栖。(其八) 以詩致之。卿儕歸王時。年十四。和珅籍沒時。年二十九。自茲以往。處境奚若。不復可致。詩筆隱秀。亦贊雙卿邵飛乘之流亞。閨閣中未易才也。時命不猶。曷勝可惜。陳雲伯卿憐曲云。卿儕本是琴河女。生小玲瓏花解語。十三嬌小怨琵琶。苦向平陽學歌舞。平陽歌舞醒繁華。移出雕闌白玉花。幸免空風吹墮溷。從今不顧五侯家。侍郎華望殷勤願。移入侯門最深處。欲使微名達相公。從今卻被東風誤。言先歸王後歸也。又云。獨有紅箇絕代人。網絲塵跡弔殘春。

將軍西第凝紅泪。阿母南樓夢白雲。哀詞宛轉吟香口。珠曉玉泣嗟誰某。昨日縫歌相府遠。今朝已歎折亭柳。言和籍沒後賦詩悲怨也。曲長不具錄。

桂林相國陳文恭宏謀。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授東閣大學士。始奏請將原名上一字改用宏字。(見年譜) 前此啟歷中外。一切摺奏書名。均未改避。乾隆朝政體。較雍正爲寬大。此其一驗也。文恭精研宋學。著述富。培遠堂全集。爲冊百。(內有精刻司馬溫公傳家集十二冊。字稍大。昉顏體。) 余家舊有之。後聞書板歸岑襄勤家。稍有殘缺。襄勤爲之修補。襄勤逝後。其後人不知愛惜。廣右地溼易蟲。今殆不復可問矣。

自海禁開通已還。吾國出使大臣。往往離奇怪誕。勝笑異邦。某大臣自負工詩。嘗用西法攝影。以正坐不露頭頂。因而側坐。並自題絕句云。巍巍一柱獨擎天。體自尊崇勢自偏。正是武鄉

候氣象。側身謹慎幾多年。又過某國時。暫駐使館。與某大臣唱和。詩中有一夜字。夜下一字。寫法在邑與色之間。自云。典故本此字不清。作邑作色皆可。故兩從之。清之季年。官場辦公。以模棱爲要訣。此公更通之於吟事矣。

蘇東坡詩。有神智體晚眺一首。長亭短景無人蓋。老大橫施瘦竹筇。回首斷雲斜日暮。曲江倒蘸側山峰。(按、宋桑世昌回文類聚卷三云。神宗熙寧間。北朝使至。每以能詩自矜。以詰翰林諸儒。上命東坡館伴之。北使乃以詩詰東坡。東坡曰。賦詩亦易事也。觀詩稍難耳。遂作晚眺詩以示之。北使惶愧莫知所云。自後不復言詩矣。) 其法。亭字寫極長。景字寫極短。畫寫作畫。畫無人。老子寫稍大。施字橫寫。筇字竹頭寫極細。昔字反寫。雪字上雨下云。中間距離稍遠。暮字下日斜寫。江字寫作江。塵字倒寫。峰字山旁側寫。與暮字下日同式。此體後人未有仿之者。先大父花石公。嘗議春景一聯云。青山綠水紅橋小。紫燕黃鷗白日長。山用青色寫。水用綠色寫。橋用紅色寫。燕用紫色寫。鷗用黃色寫。日用素紙雙鉤寫長。此擬神智體別開一境也。

燈謎有絕巧者。亦有奇拙者。以慘觀二字。隱四書人名六。即唐詩一句。襄陽回望不勝悲。此謎底不能有二。按慘觀。乃千鍾祿院本之一韻。演明建文帝出亡事。雖據野史。近於不經。然詞筆甚佳也。此詩情景。建文驅泊襄陽。回首南都。極傷心慘目之致。原曲云。(傾杯玉芙蓉) 敢拾起大地山河一撓裝。四

大皆空相。歷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巒巒高山。滾滾長江。

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緒。受不盡苦雨悽風帶怨長。雄城壯。看

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尾聲)路迢迢。心快快。何處得穩宿碧梧枝上。忽聽來一杵鐘聲。錯聽了野寺鐘鳴當景陽。曩寓京師。一夕。過某胡同。見一家門首。設有燈籠。亟下車觀之。有人揭去二條。其一云。身爲萬乘之尊。還挑破銅爛鐵擔子。底書經一句。朕不屑好貨。余嘗謂宋人詞拙處不可

及。此謎拙處亦不可及。

孝欽顯皇后六旬萬壽。內閣譜擬諭禮部枚書。有云。爰從歸政。姑遂安貞。萃五福於三辰。居六旬之萬壽。呈稿於宗室相國。(駢書)譯曰。貞字是孝欽顯皇后尊號。不可用。遞提筆改策字。點金成鐵。令人輒嘆奈何。嚮來譜擬文字。以平正尚皇爲得體。字句稍涉奧衍。卽在擴葉之列。本不容有佳擣也。

(未完)

眉廬叢話(續前號)

蕙風

孝欽顯皇后萬歲之報。留意風雅。精繪事。工吟詠。尤擅長試帖詩。每歲春闌。及殿廷考試。輒有操作。相傳同治乙丑科會試。詩題蘆筍生時柳絮飛。得生字。擬作云。南浦蕪三尺。

東風笛一聲。鶯飛連夜雨。萍跡故鄉情。又同治癸酉科考差。

詩題江南江北青山多。得山字。擬作云。雨後螺深淺。風動雁

往還。舍連春水泛。翠壁夏雲閒。惜全首不傳。

同治庚午科。濟寧孫尚書文恪。典試四川。順德李若農侍郎

(文田)副之。考官例應聯譯。值秦蜀間盜氛未靖。改道溯荆湖

西上。由宜昌過陸赴萬縣。山路絕險。有地名火風箭嶺。尤斗陵無倫。文格肩興。竟於是傾跌。與夫後二人。墜崖致斃。幸與前有棒夫十六名。併力擡持。賴以不墜。與前二夫亦幸免。其後。順德胥語人。當時情形奇險。幸山神有靈。雙手托住軍機大臣。僅乃無恙。是夕駐節荒郊。庖人無以為爨。於山家得一雞。誠以鬻粥。順德食而甘之。自後非雞粥不飽也。姓名筆畫最少者。同治朝。內閣中書丁乃一。三字只五筆。不能有二。

合肥顏芝籜尚書。(鼎華)主持風雅。振拔孤寒。廣廩所需。至解貸弗少惜。其卒也。朱竹垞挽詩有云。寄聲遙報賤。休作帝京遊。其軼事甚見前人記載中。馬世俊未遇時。落拓京華。無以自給。公閱其文。歎曰。李愬真才子也。贈金八百。爲延譽公卿聞。明年辛丑。馬遂大魁天下。又尚書女公子卒。設齋慈仁寺。一士人寓居僧寮。僧情作挽對。集梵笑二語曰。旣作女子身。而無善者相。公詢知作者。卽並戴歸。面試之。時春聯盈几。且作且書。至額處一聯云。吟詩自昔稱三上。作賦於中可十年。乃大咨賞。許爲進取計。久之。以母老辭歸。蹶行。公贈一匣。額意爲行李資。發之。則士人家書。具云。某年月日。收銀若干。蓋寇道人常常餽遺。無內顧憂久矣。乃頓首謝。故情如初。卒亦成其名。曩聞武進湯大奎次硯琅談。有云。襄芝實生賢才士。多有權術。嗟乎。何晚近鉅公大僚。欲求有是權術者。而亦不可復得耶。尚書姪人鳳端。字橫波。識局明拔。通文史。善畫蘭。尚書疏財養士。顧夫人實左右之。

某年。尚書頌燈船之勝。命客賭鼓吹詞。杜茶師(達)立成長歌一百七十四句。一座盡傾。夫人脫綢帶金鎖贈之。

吳江吳漢槎。(兆泰)幼即恃慾狂恣。在塾中。輒取同輩所脫帽溺之。塾師責問。漢槎曰。厭俗人頭。不如盛溺之爲愈也。師歎曰。此子他日。必以高名賈奇禍。後撫順治丙申北歸。坐通榜。誣成寧古塔。居塞外念餘年。其友人順梁汾(貞觀)爲之地。乃得賜環。按史記劉食其傳。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浸潤其中。此與漢槎事絕類。稍不同者。彼竟解其冠。此則其所自解耳。沛公與韓當別論。漢槎尤不可爲訓。

宗室祭酒伯熙。(曉昱)大雅閨達。立朝有侃侃之節。其母夫人博爾濟吉特氏。通經術。嫵吟詠。有芸香館遺詩二卷梓行。光緒中葉。某學士承要人風旨。摭芸香館集中送兄詩。謂爲忘本。請旨削板。將以恒異。朝廷不允所請。文字之禍。凌拂闔閨。亦甚矣哉。

彭剛直中興名將。豐功亮節。世人稱道弗衰。未聞有登諸白簡者。光緒九年。補兵部尚書。疏辭不允。諱官盛昱。以不應朝命劾之。奏云。再奏。片。兵部尚書彭玉麟。奉命數月。延不到任。而在浙江干預金浦之事。現在兵制未定。中樞需人。該督曉暢戎機。理宜敎身圖報。較之金浦之事。孰重孰輕。無所辨非是。卽是亦不可也。該尚書託言與將士有約。不受實言。實則自便身圖。猶存山水耳。古之純臣。似不如此。且現

在握兵宿將。各省甚多。該尚書抗詔鳴高。不足勵仕途退讓之風。反以開功臣勳奏之漸。更於大局有礙。請旨敦追來京。不准逗留。以尊主權而勵臣節。云云。春秋責備賓者。要亦詞嚴而義正也。

道咸間。蘇州顧千里。(廣圻)黃齊國。(丕烈)皆以校勘名家。兩公里閑同。著好同。學術同。顧嘗為黃譏百宋一處賦。

黃自注。交誼甚深。一日。相遇於觀前街世經堂舊肆。坐談良久。俄談及某書某字。應如何勘定之處。意見不合。始而辯駁。繼乃詬謔。終竟用武。經肆主人俟姓。極力勸解而已。光緒辛卯冬。余客吳門。世經堂無恙。(一單間小肆耳)候主人尚存。(主人微痴僂。人以侯駕子呼之。時年殆逾八十。)曾與余談此事。形容當時忿爭情狀如繪。迨甲辰再往。訪世經堂。則閉歇久矣。為之惘然。憶余曩與辛唐同客都門。夜話四印齋。有時論詞不合。亦復變顏爭執。特未至祐善用武耳。往往拂衣而別。翌日和好如初。余或遇弗詣。則傳檄之使。相屬於道矣。時異世殊。風微人往。此情此景。渺渺余懷。

孝欽顯皇后盛時。每逢由宮還海。文武百官跪迎。皆在西苑門外。唯總管太監李蓮英。三品冠服。獨跪於西苑門內。遠而望之。覺其寵異無比。

慈禧由宮還海。各官先在宮門外跪送。旋由閒道。馳赴西苑門跪迎。望見前驅垂簾。立刻鴉雀無聲。呼吸可聞。非復尋常之肅穆。夾道笙簧。更覺悠揚入聽。迨駕過不數武。則跪者起。

默著語。眼架鏡。手揮扇。而關防車方絡繹不絕也。

午門坐班典禮。猶沿前明之舊。告朔之餚羊耳。各衙門堂派者。皆資淺無烏布之員。屆時齊集朝房。俟糾儀御史至。傳呼上班。則各設品級墊。盤膝列坐。糾儀御史巡祇一周。有頭。退班。各投遞銜名(紅紙書)而散。

考太醫院醫士。亦用八股試帖。以楷法工拙為去取。時人為之語曰。太醫院開方。只要字跡端好。雖藥不對證無妨也。曩余在京時。值考試醫士。題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聞取第

一者之文有云。知者何取於水。而竟樂夫水。仁者何取於山。而竟樂夫山。只此一卷最佳。通場無出其右。

咸同間。都門有斌半壁者。旗人。工篆刻。不輕為人作。半壁不雙。意謂時人之言。太半不堪入耳。故以半壁自號。惜其名記憶不全。稍後有宗子美。(詔)官兵部主事。亦旗人。善詩詞。亦工篆刻。品行端潔。

某大僚述職入都。夙有煙癖。一日。召對候久。肺作不復可耐。商之內監。求可以療刷者。吸煙非所望也。監曰。大人貴重。煙非吸奚可者。卽吸煙亦非難。願賞賚何如耳。某出千金紙幣示之。監欣然曰。重賞若斯。敢不勉效。縣薄。速導之。稍東北。迤邐行。歷廢閣數重。路極軒折。闇不逢人。遂亦弗問。旋至一精室。室中陳設。及榻上煙具。悉精絕。監就榻半臥。為然燈燒著。煙尤精美。超越尋常。大僚平日所御。不遠道甚。頃之。氤氳鬯滿。精神煥然。亟付紙幣。恩惠出。中途問監

曰。汝曾所吸之煙。與夫吸煙之室。何研究一至於此。監曰。

吾儕安敢有此。此室此煙。吸之者何人。大人若先知之。殆必不敢往矣。某聞之憬然悟。爲之舌搖不下久之。返至原候處所。

心猶震悚不寧。幸未誤召對。蓋獨出時刻差毫。監督謂之熟矣。

光緒己丑。太和門災。傳聞內府貂皮、綵匹、鋪墊、各庫。皆在門之左近。歷年庫儲。盜賊略盡。值大婚典禮。需用各物。典守者罷離於學。因而縱火。希冀延燒滅跡。此說未知確否。甚見太和門之柱之鉅。約計三四人不能合抱。卽鑿致薪蘇。燒之三匝。拉雜而摧燒之。未易速燒。迺以赤煤一怒。會不一二時頃。頃成瓦礫之場。殆亦不盡關於人事矣。(甲午乙未間。廠肆精舊瓷器絕夥。閒有鑄刻御書題詠款識。亦從內府流出。當時售者索價。亦不甚昂。太半爲外人購去。殊爲可惜。今則稀如星鳳。價亦兼金不啻矣。)

每歲元旦。太和殿設朝。金爐內所爇香。名四乘香。清微澹遠。迥殊常品。以梨及蘋婆等四種果皮。甄乾製成。歷代相傳。用之已久。昭檢德也。

王半唐(賜選)清通溫雅。饒有晉人風格。唯豪放放情。增口於羣小。中年隱論。刺骨於要津。雖遭遇因而屯邅。亦才品資其磨鍊。官禮科掌印給事中。某年。屆試擇期滿。百計籌維。得數百金。捐免屢俸。截取道員。旋奉旨以簡缺道員用。向來京曾截取道府。皆以繁缺用。以簡缺用者。不用之別名也。爲自有截取之例以來所僅見。半唐泊然安之。是歲糧米所需。轉因

而奇艱。夫亦甚可笑矣。未幾。復嚴劾某樞相。不見容於朝列。樞被出都。潦倒以沒。山陽鄰笛之痛。何止文字交情而已。

高陽相國李鴻藻。以理學名臣自居。飾貌矜情。工於掩著。相傳其曾受孝哲皇后跪拜。春明士夫。多有能言之者。當穆宗升遐時。孝哲力爭立嗣。孝欽意指已定。殊難挽回。正哀痛迫切間。適高陽入內。孝哲向之泣告。且謂之曰。此事他人可勿問。李大臣先帝之師傅。理當獨力維持。我今爲此大事。給師傳磕頭。(此二句。據曩所傳聞。不更易字面。以存其真。)高陽亟退避而已。卒無狀無言。論者謂高陽受此一拜。不知何日償還也。清季理學名臣。吾得二人焉。曰李鴻藻。曰徐桐。庶幾如驟之斯矣。

蘇州名妓賽金花。有一事絕可傳。本名博彩雲。光緒中葉。曾侍某閣學。出使德意志國。(按唐宋舊儀。內而禁闈侍從。外而州郡典司。皆有官妓承應。特此制今廢耳。描眉隨節。於名誼殊無關係也。)歐西風俗。男女通交際酬酢。賽尤瑤情玉色。見者盡傾。德武奔瓦德西。其舊識中之一人也。庚子聯軍入京。瓦竟爲統帥。賽適在京。循歐俗通鄭重。舊雨重逢。同深今昔之感。自後輕裝細馬。晨夕往還。於外人蹂躪地方。多所挽扶。琉璃廠大賈某姓。持五千金爲資。以厭辟國粹所關。亟應保全。乞賽爲之道地。賽慨然曰。茲細事。何足道。矧義所當爲。阿堵物胡爲者。竟毅然自任。卻其金。亟婉切言於瓦。明日。下母

許驅擾之令。而百城裸帙。萬軸牙籙。賴以無恙。皆秦之力也。(又長元吳會館亦秦所保全。以某閱學吳人也。)比者。瀟灑樓層。鱗殼塔檻。集荒蕪枯。如夢如幻。或猶捕風捉影。摭拾莫須有之談。形諸楮墨。恣情污穢。嗟嗟。無主殘紅。亦既隨波墮溷。被狂風橫雨。必欲置之何地。而後快於心耶。

近讀韓藏書話。得一事絕奇。絕可笑。(見海寧吳兔林纂拜經樓詩話)壅錄如左。閱者勿以嘲謔爲畢。經文繁節要。俾文省事具。非徑剿說也。常熟毛斧季。(跋)著書不減其父。(晉)書手跋趙孟頫分類唐歌詩殘本。略云。此書乃先君藏本。按照目錄。僅存十一。因思天下之大。好事者衆。豈遂無全書。傳聞武進唐孔明(子裕)有之。記王石谷(暉)往問。無有也。先是託王子良。(善長)訪於金陵。甲辰二月。子良從金陵來。述于子荆之言曰。唐氏舊有是書。索價百金。因思于與唐。姻姪也。果能得之。燒工付梓。公之天下。樂事孰踰於此。盍再訪諸。內兄最拱侯(垣)曰。此類事。亦勝事。吾當往。翌日即行。道丹陽。

宿旅店。丙夜聞戶樞聲。雞初鳴。鄰壁大呼失金。諸商旅皆起。將啓行。戶皆扃鎖。不得出。天明。伍伯來。追宿店者二十三人。拱侯居首。與失金者比屋也。匍匐見縣令。命客各出囊金。布滿堂下。多者數百。最少者。拱侯也。召失金者驗之。皆非。遂出。拱侯曰。可以行矣。曰未也。當質之於神。昇神像坐廣庭。架巨譜爐炭上。傾桐油於中。火熊熊出油上。趣拱侯浴。拱侯歎曰。毛斧季嘗嚇害人。一至此乎。唐歌詩有無未可知。

予其死於沸油乎。一老人曰。若無恐。苟盜金。必糜爛。否。無傷也。以手探之。痛不甚劇。蘸油塗體殆癬。無恙。以次十二人驗皆畢。拱侯曰。人謀鬼謀。計殆無復。今可行矣。又一人亦去。其二十一人。與旅店俱。及事白。盜金者店家也。拱侯抵金壇。促子荊寓書孔明。答曰無之。竟不得書以歸。予趨迎。問唐歌詩。拱侯曰。焉得歌。不哭。幸矣。因樓述前事。云云。案。此事尤奇者。沸油不灼。豈鬼神之說。竟可信乎。

拱侯雅人。且身自嘗試。宜非讐言也。

光緒戊申。某月。金陵訛言。聚寶門(即南門)城門上。現巨人影如繪。兼目有泪痕。似聞往觀者甚衆。未詳果有所見否也。不數月。兩宮升遐。或云兆朕在是矣。洎辛亥國變。及癸丑亂事。金陵以衝要必爭之地。首堅其鋒。劫掠淫殺之慘。誠有如昔人所云。雖鐵石亦爲之垂淚者。尤目有泪痕之應矣。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民之訛言。殆亦古時童謡之類。有觸發於幾先。不知其所以然。抑然者耶。

都門石刻。有絕香艷者。香劍(在陶然亭西北小阜上。相傳銅中所產。一情人手贈之香巾。碑陰題云。浩浩劫。茫茫月。短歌終。明月缺。鸞鸞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又詩云。露零風雨可憐生。煙草迷離綠滿汀。落盡天桃又棲李。不堪重讀瘞花銘。有絕模核者。五道廟碑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五道廟者。萬物中之一物也。人謂樹在廟前。吾謂廟在樹後。何則。

謹將捐貲芳名。開列於左。香豔可愛。模棱尤不俗。細審其筆端。饒有疏宕簡勁之致。非不能文者之所爲也。滑稽豈世耶。抑有所爲而然耶。殆不可知矣。

內閣譟擬文字。多主於慶。如恩詔誥命敕令之類。翰林院譟擬文字。多主於弔。如諭祭文之類。唯南書房應制之作。不在此例。

御前大臣。翻穿之皮外桂。有上下兩截。用兩種皮聯綿而成者。遠而望之。第見其顏色不同。不獲審定其皮之名類也。

大祀天於圜丘。受福胙後。必須納之懷中。帶回齋宮。以示祇承天庥帝實。惟時長至屆節。北方隆寒。胙肉欠凌堅結。不至沾漬袞衣也。

歲首御殿受賀。鑾儀衛陳設鹵簿。太半故敝不堪。蓋舊制相傳。每逢登極改元。置備一次。自後不再更新。亦毋庸添補修整。即如光緒中葉所用。已歷十有餘年。乃至敝處之屬。或用繪帛繪畫者。僅撐持空架而已。在昔康熙晚季。六十年前之法物。其爲故敝。當又何如。

東華門衛明而啟。居者驅豕先入。是日膳房所需用也。次奏事御史隨之入。次百官及供差人等皆入。入不先豕。由來已久。不知其故何也。蓋待漏東華門。宿黃酒館中。東方未明。反側無寐。遠聞豕聲呦呦。則館人趣起盥漱。館門之外。車馬漸殷。城矣。

軍機直房四庫。非軍機處人員。擅揭者罪。內閣早班中書。

每日到軍機處領事。行抵屢次。必先聲明職事。然後揭屨而入。直日章京起立。彼此一揖。出黃綾匣。當面啓封。諭旨共若干件。一一點交。旋出簿冊。俾領事中書。簽名藍押畢。然後捧持而出。(中書與章京、雖同鄉戚友。在軍機直房。亦不得交談。)因內閣直房。上軍機處。少遲。六科紙帖式。到內閣領事。亦有簿冊。簽名藍押。按。山陽阮吾山(葵生)茶餘客話。明制。六科隸通政司。雍正朝。始改隸都察院。科員到閣領事。蓋尚沿明制也。

順治朝。曲阜世職知縣孔允醇。以居官廉能。加東昌府通判銜。仍任知縣事。(東華錄)道光五年。蒲城王相國文恪。以一品銜。署戶部左侍郎。(鴻臚分譏墓誌)通判銜。一品銜。及一銜上冠以地名。今並罕見。(康熙朝。江寧黃旗根。慈谿姜辰英。以諸生薦入館修史。加七品銜。乾隆朝。先曾祖櫻傳公。諱世榮。由世襲雲騎尉。改七品監生。一體鄉試。七品諸生。七品監生。亦皆僅見。徐珂填諱)

黃大痴陡壑密林圖。巖岫鬱盤。雲嵐蒼潤。王煙客舊藏。後歸石谷。吳漁山久假不歸。石谷索之亟。幾至變顏。漁山語人曰。石谷吾友也。陡壑密林圖。吾師也。師與友孰重。全友而棄師。吾弗能也。二人竟因是絕交。漁山名歷。又號墨井道人。繪事與四王齊名。琴川志云。晚年不知所之。其人品殆不無遺議。此猶其小焉者耳。

偶閱近人說部。載龍陽易癸庵所著王之春賦。其起聯云。石

頭長巷。繩匠胡同。謂石頭繩匠。皆妓女集會之所。其實繩匠胡同。絕無妓女。哭庵亦久客京華。此誤甚不可解。又一聯云。劉坤一。劉坤二。劉坤三。劉坤四。王之春。王之夏。王之秋。王之冬。杜譲牽合。豪無頭緒。何如見身說法。卽以魂東集魂西集魂南集魂北集屬對乎。哭庵又有上張文襄短章云。三十三天天上天。玉皇頭戴平天冠。平天冠上寶旗竿。中堂更在旗竿廟。此詩可謂形容盡致。恭維得體。文襄見之。爲之歎賞矣。

張文襄於體文近體詩。極喜對仗工巧。曩余購得文襄手書

七言聯。句云。未忘塵尾清談興。常讀蠅頭細字書。卽此可見一斑。

兩湖節士對聯。間有佳構。偶憶其一二。大堂聯云。紛冒勤民。篤路山林三代化。鴻公講武。營門官柳四時春。十桂堂聯云。六曲闌干春晝永。萬家臺笠雨聲甘。又織布局聯云。經繪天下。衣被蒼生。織布局聯云。財力雄富。土馬精奸。(藝城賦)句。上句切織。下句切防。亦妙合。亦豪闊。)

姓名三字同韻。或類近。古有田延年。高教曹。劉幽求。張邦昌。郭芍藥。清光緒中葉。有進士塞念典。比閩浙江道光緒雲志。藝文錄。碑碣下。元儒學題名碑。(在學宮西廊)有虞如愚。姓名三字同音。尤爲罕見。

洪秀全李秀成輩。崛起草澤。一無憑藉。蹂躪八九省。奔走天下。豪傑。垂二十年。僅乃克之。不可謂非一世之雄也。獨惜其以逆取不能以順守。據有金陵大都。長江天塹之形勝。而無人正士爲之匡弼。日持其天父天兄之邪說。以寇盜自封。卒

乃底於滅亡。而徒貽東南全盛之區。以刻骨剝膚之痛。則不學無術。不諳治體。有以致之。然而狼居虎穴之間。亦猶有藝術之屬。可資談柄。且皆渠會鳥桀者之所自爲。而非當時曾從諸文士。潤飾誣媚之筆。茲據得之傳聞者。錄錄如左。爲天王府正殿聯云。維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驕歐美非奧四洲人。歸我版圖一乃統。於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蓋沒蠻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千斯年。寢殿聯云。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刀鋸鑄之間。斯誠健者。東面而征。南面而征。救廿一省無罪順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曰仁人。又楹聯云。先主本仁慈。恨茲汚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藐躬實斬德。望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江山。相傳正殿聯及楹聯。秀全自識。寢殿聯則秀成手筆。秀成有國士吟一策。其感事兩章云。舉杯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嘉客舞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碧橫丘斗牛高。鼙鼓軒轅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日。猶是胡塵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每歲值薙除日。建醮追祭陣亡軍士。秀成自擬青詞云。魂兮歸來。三藐三菩提。梵曲依然破陣樂。悲哉秋也。一花一世界。國勢招以巫咸詞。

金陵蘇州。同時被圍甚急。秀成守蘇。不能分兵救援金陵。書一短札寄秀全。略云。堅城自守。刁斗驚心。沈竈產璫。莫餽麯蕡之藥。析骸易子。嗚爲庚癸之呼。傷哉入喪龍。危矣負輜虎。金陵公所定鼎。本勳則枝搖。金國公之輔車。唇亡則齒寒。一俟重圍少解。便當分兵救援。錦片前程。伏惟珍重。廢盾作

字。無任依馳。札爲官軍某弁載獲。弁故重李。賊平。出札鉤勒上石。拓贈戚友。書兼行草。類南宋姜夔章也。又僞翼王石達開。亦通詞翰。曾文正嘗致書勸其歸降。石答以詩五首云。曾摘芳香入泮宮。更攀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龍。陳迹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徧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紙合名山一卷終。不第天人在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末造乾坤有主張。況復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留一瓣香。楊柳慷慨蒼中原。不爲仇讐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憤惄。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鬢悲羸馬。萬象拂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若箇將才同衛霍。雙人佐命等蕭何。男兒欲盡麒麟閣。早使當烟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雄。每看一代

眉廬叢話（續前號）

蕙風

江都吳蘭次。靖順治朝。由拔貢生。薦授祕書院中書舍人。奉詔踏楊椒山樂府。遷武選司員外郎。蓋即以椒山原官官之。出知湖州。人號爲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合肥龔芝麓尚書。疏財養士。廣度所需。至稱貨弗少惜。晚歲囊無餘資。身後蕭條。兩文孫俗傳孤露。幾至落拓窮途。平日門生故吏。無過存者。蘭次獨佽助之。以愛女妻其幼者。飲食教誨。至於成立。其教風義又如此。當號爲四風太守矣。

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大帝勳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盛鴻臚。買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遠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凡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又洪大全衡山人。與秀全聯宗誼。起事之初。被擒於水安。獻俘京師。途中賦臨江仙詞云。寄身虎口蓮萼上。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綰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轍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又詠曾苗沛霖。亦能盡工詩。嘗爲人畫一巨石。自題二絕句云。星精耿耿列三台。謫墮人間大可哀。知已縱邀顛米拜。據鞍終屈補天才。位置豪家白玉闈。終嫌格調太孤寒。何如飛去投榛莽。留與將軍作虎看。詩筆亦率石伯仲。故連類書之。（未完）

偶閱近人筆記有云。吳縣潘尚書文勤。喜誘掖後進。先緒己丑會試前。吳門名孝廉許某。游京師。文名藉甚。一日。文勤治筵。邀許及同里諸公暢飲。酒阑。出古鼎一。文曰眉壽寶鼎。銘字班駁可辨。（接。卽史伯碩父鼎。有斬鯀縕眉壽之文。）顧謂座客曰。盍各錄一紙。此中大有佳處也。客踴躍。爭相傳寫而出。迨就試時。文勤總司閤卷事。二場經文。有介我眉壽一題。（按。詩經文題。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非介我眉壽也。）先

期則將眉壽鼎文。旗印若干紙。獨致同考官。各有用錦語入文者。一律廢舉。各房季命推舉。而某房獨與文勤悟。有首場已薦。因二場用錦文而擅棄者。則許某是也。(某筆記原文止此)核許某。名玉琳。號鶴巢。吳中書宿。文勤夙所引重。官內閣中逾有年。非薄游京師。授選刑部員外郎。工儻體文。有獨弦詞。刻入教省同聲集。與江寧端木子嗜珠齊名。當時勗作。不肯擅用鼎錦。自貶風格。而文筆方重。又不中試官。故未獲薦。非因某房苟與文勤悟之故。而房考中。尤斷無能悟文勤者。

德宗靈嬪。志伯恩都護之女弟也。一日。志府庖丁。自製餛餅。(唐人呼饅頭爲餛餅。見朝野金華。及倦遊雜記。又吳下呼餛餅。見正字通。唐書若詐。)餛進宮中。德宗食而甘之。謂靈嬪曰。汝家自製點心。(能改善漫錄。言世俗例以早辰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如此。引食華子雜著。唐鄭修夫人。顧其弟曰。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爲證。)乃若是精美乎。胡不常川進奉也。不知宮門守鑑。異常需索。却如此次呈進餛餅。得達內廷。所費逾百金矣。(舊制。自漢紀以來。家人無進見之例。唯於每歲謁陵隨行時。其家人隨道總管太監。約定處所。候候道旁。車過暫停。道達契闊。或兼進品物。有痛哭流涕者。遁歸外家。得隨時餌進食品。以地位較崇。猶爲違格殊榮矣。)

大清門。爲大內第一正門。規制極其隆重。自太后慈惠。皇帝奉與外。唯皇后大婚日。由此門入。文武狀元傳臚後。由此門出。此外無得出入者。

有清一代。科第宦階。唯庶人進取易而升轉速。其於文理。太牢空疏。相傳養耆考差。時選奉月照方池。有句云。卿士職何司。接坐者不解。問之。壽曰。我用洪範卿士惟月真。君竟輕已久。宜其不知出處。當時傳以爲笑。紹昌爲江南副主考。譏劉忠誠祠聯云。應保半壁地。乃安九原靈。功無愧乎。君子歟。君子也。可託六尺孤。合寄百里命。利其薄矣。如其仁。

如其仁。又園中中秋節景詩云。中秋冷冷又清清。明遠樓頭夜氣橫。惜問家鄉在何處。高升(紹昌隨身之僕也)。遙指北京城。則並養耆而弗若矣。

吳西次藝香詞。有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二語。梁溪顧氏女子。見而悅之。日夕輞吟。四聲皆盡二語。人因目顧次爲紅豆詞人。紅粉嬌才。尤推佳話。相傳明臨川湯若士。譏牡丹亭院本成。有婁江女子倉二娘。讀而思慕。矢志必嫁若士。雖姪侍無怨。及見若士。則頰然一泣爲耳。愈惆然。竟自縊。若士作詩哀之曰。畫燭搖金闈。眞珠泣羅窗。如何傷巨闕。偏只在婁江。此其愛才之第一。亦不可及。妙年無奈是當時。若士何以爲懷耶。清季某相國。侏儒眇小。貌絕不揚。少時。作春城無處不飛花賦。香駢絕倫。某聞秀風通潤輸。見而愛之。晨夕惟誦不去口。示意父母。非作賦人不嫁。時相國猶未娶。屬蹇修附葛蘿焉。及卻扇初見。乃大失望。問相國曰。春城無處不譽以勵。此則以貌取人。頓改初心。適成兒女子之見而已。

吳文節可謂爲立儲事。以尸諫。遺摺經某當道更易太半。然後呈進。其真本必有觸忌諱破局論之語。惜不可得見矣。相傳

其有絕命詩云。回頭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談愛與忠。抔土已成黃帝廟。前星還祝紫微宮。相逢老輩客寥落。到底先生好好同。欲識孤臣戀恩所。五更風雨到門東。(右詩據近人記載傳錄、未知是否曾經真改之本。謬在京師、聞人傳頌、似記第四句還說二字非是、殆亦因觸忌而改易矣。)

歲在甲午。東敗於日。割地媾和。李文忠恐辱蒙垢。定約馬

關。一日。宴會間。日相伊藤博文。謂文忠曰。有一聯能應對乎。因舉上聯曰。內無相。外無將。不得已玉帛相將。文忠猝無以應。惶愧而已。翌日乃馳書報之。下聯曰。天難度。地難量。這都是帝王度量。則隨良某君之筆。某君浙人。而不蒙文忠青眼者。相將度量。乘鈴解鈴。允推工巧。

龜子年。廣內閣中書。通名駿。嘉慶初。李鼎元。(字墨莊、四川綿州人)曾充冊封琉球國王副使。賜一品駕駕服。相傳此項品服。唯自陞爵之日起。至授命之日止。得用之。所以示威重也。又清初視餉支極重。凡貢餉花餉者。必有非常之功。其花餉確由內廷頒給。只准戴此一章。自己不得購用。

方子嚴。署內閣中書。通名駿。大庚載文編云。和珅執政時。兼掌院事。清秘堂中。風氣爲之一變。往往有趨至與前迎送者。獨閣中一循舊例。不爲動。用是和相雅不喜閣中人。曾以微事。請要寵。特許倉場。(由江蘇巡撫。改授倉場侍郎。)而汪舍人

履基。趙青州懷玉。朱溫處文翰。皆一時名宿。亦思有以摧抑之。迫和相敗。而閣中無一人波及者。

京朝大僚。因公獲咎。傳旨申飭者。必須納賄於內監。則屆時一到午門。跪聽內監口宣上諭。即傳旨申飭云云。奉行故事而已。賄之多寡。以缺之疎密爲衡。相傳某年。某總督連職入都。忽因事傳旨申飭。某督未屢京曹。不知行賄。及赴午門跪聽傳旨時。該內監竟盡情辱罵。有僕隸所難堪者。亦無可如何也。

文源閣但聞其名。不知所在。或云在大內。或云卽內閣大庫。庫中儲藏書籍書畫甚多。惜太半損壞。有一種白綿紙書。(似貴州綿紙。而白細過之。)版本皆絕精善。零朽尤甚。造而望之。似乎完整。偶一觸折。輒屬手斷散如絲。不復成葉。蓋北地雖無潮。而深廊大廈。銅陰沈鬱。亦能腐物。兼此種白綿紙。尤絶而不勑。當製造之時。捶抄之工。殆未盡善耳。

每科會試。由內閣舉人中書中式者。殿試日。領題後。得擇卷。卽直房填寫。書籍文具。先存直房。不必臨時攜帶。一便也。几案硯席地爲適。二便也。蠟苔有麝板簇伺。三便也。剖補託龍手代勞。四便也。待晚得請宣列燭。五便也。唯地屬中駕。外人未便闖入。剖補等事。必同僚相切者爲之。卽試策中條對排比。亦可相助爲理。乍得專力精算。不至限於晷刻。有此種便宜。故每科鼎甲。由中書中式者。往往得與其選。相傳光緒中葉。某修撰書法。能工而不訛熟。殿試日。甚瞑暗矣。猶

有一行半未畢。目力不復克續。正惶急間。適暨場某員勒至。悅其字體婉美。竟旁立。然吸於之紙煤黑之。屢整帽易其紙煤。且屢慰安之。姑徐徐。勿亟也。迨鋼筆而紙煤亦罄矣。嚴撰感思而已。謹唱後。以座師禮。謁某員勒。蓋廣人務觀美。稍高異者。固猶知愛字。尤能愛狀元字也。此嚴撰設由中書中式者。則何庸乞靈於紙煤耶。

對聯有絕不喫力。而工巧無倫者。某名士少時。隨其師入浙。日暮抵武林關。關閉。不得入。小飲旅店。師出對曰。開關遲。關關早。阻過客過關。某應聲曰。出對易。對對難。請先生先對。師爲之欣然浮白。

近人江浦陳亮甫酒所著詞有云。香委種類不一。凡泥漿胎骨者。發香較多。瓷胎亦偶一有之。要必略磨底足。露出胎骨。而後香氣散溢。鑒家又安肯一一試之耶。又云。香毫最不易得。有土胎香者。有泥漿胎香者。有瓷胎香者。此自然之古香也。有藏香胎者。有沈香胎者。有各種香胎者。此人工之香也。然亦希世之珍。有梳頭油香者。古宮優具。別是一種風流佳話。亮甫嘗得一蘋果綠之印合。康熙六字雙行直款。顏色妍麗。異香郁發。非蘭非麝。爲譏香館記。並謂博南田賦香館。非云茶香。直是蘭香。(記長不具錄)大抵古物皆有香。唯畫之香。尤醇而穩。澹而雋。

某說部云。阮文達受和珅之指。以眼鏡詩。得蒙答賞。游清。清要。余前已辯之矣。又按。文達以乾隆辛亥。大考第一。由

編修升少詹事。是年大考。題爲擬張衡天象賦。擬劉向封陳湯甘延壽疏。并陳今日同不同。賦得嚴鏡詩。閱憲大臣。極賞擬賦博雅。而不識賦中空字音義。(空音針、管子輕重戊策、虎戲造六空行以迎陰陽)竟置三等。旋查字典。始置一等二名。奉鑑。第二名阮元。比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親改擅爲一等一名。文達嘗自謂所以得改第一者。實因疏中所據今日三不同。最合聖意。審是。則文達當日仰邀親擢。實以疏非以詩。(疏長不錄)詎亦受之於和珅耶。竊意文達贍博。心目中何有於大考。何至乞靈和珅以自汚。高宗明察。和珅對於其私。人。平日厚賂固結者。或猶不敢多所漏洩。而獨何厚於寒儒冷宦之文達。誠如某說部所云。吾恐反以誤擇于嘉慶。文達通人。斷乎不出此也。(按。向來大考。列高等者。編修升至講讀學士。已爲最優。文達由編修遷少詹事。尤屬異數。無惑乎嫉甚者之捕風捉影也。流傳寢久。或遂據爲盛德之累。近儒記述見聞。輒號隨筆。輒轉則說。辨販相因。不知擇擇。追論致辨。其流弊乃至重墮昔賢。以筆隨人。則曷如其已也。)

場屋以字編號。未詳始自何時。名臣奏疏。司馬光論國(音真、見字彙補)。嵇(見字彙補、音未詳)。兩號所對策。詳理俱高。是宋時取士編號之字。又劉昌世廣雅記。載所編字號。尚有躬(音弘、與初同、見玉篇)。縵(音濶、見廣韻)。縵(各字書所無)解(音外、見玉篇)。字學三正云。與好歹之歹同。一切清要。余前已辯之矣。又按。文達以乾隆辛亥。大考第一。由

(音紹、韶字省文、見集韻)五字。編號必以僻字。殆亦慎密

關防之一道歟。

咸豐間。順天闈中。國傳大頭鬼事。據稱其頭大逾五斗栲栳。門之小者。不能容出入。同考官有憐而死者。迨後同光朝鄉會闈。大頭鬼猶聞一示現。人亦習聞而不畏之。相傳其面閃閃作金光。剛圓如富翁。見者試官必升遷。士子必中式。咸謂爲勢利鬼之裝絕大面孔者。

乾隆朝。陽湖孫淵如星衍。以一甲第三授編修。散館題爲厲志賦。孫用嫋嫋如畏。時和珅當國。指爲別字。抑置二等應改官。故事一甲授編修者。散館居下等。或仍留館。卽改官。可得員外。有勦孫調和者。孫不往。遂改主事。自後凡散館改部。皆以主事用。乾隆庚戌已前。會試有明通榜。例得內閣中書。猶鄉試之有副榜也。長洲王愬甫芑孫。素有才名。上計時。和相欲致之門下。王拒之。不通一刺。和銜之甚深。會試王中明通榜。和特奏停止。竟將榜燬。會試明通榜。遂自庚戌永遠停止矣。和珅權力之偉。能以私意屈抑人才。變更舊制若此。

長洲何記璿學士焯。博極羣書。長於致訂。其手校書籍。今人不惜重金購之。康熙朝。以李文貞薦。特賜舉人進士。授編修。及散館。竟列下等。應改官。奉旨著留館。再教習三年。蒙古烏爾吉時執祭酒。挂式善亦負風雅重名。乾隆朝。由檢討洩歷清華。二十餘年。未嘗得與直省學政。及鄉會典試分校之役。兩試輸膚。並以三等左遷。相傳祭酒不工書。學士則書名藉甚。號稱能品者也。考試得失。不足爲據。其信然耶。

每科各直省鄉試。故事揭曉後。中式者謁見典試。斷無不第者與焉。唯錢塘陳句山太僕兆嵩。文章德業。爲世儒宗。乾隆丙辰。薦鴻博。授編修。某科。典湖北試。闈中落卷。亦一一別其純疵。明白批示。發卷後。下第士子。多來求見。咸指以要領。各得其意而去。有劉龍光者。聞公講論。感激欣喜。至於泣下。次科聯捷成進士。歷官御史。終其身執弟子禮弗衰。

古以議變語入史書者。舊錄記之。得四事。一戰國策。(韓)二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婢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一後漢書襄楷傳。襄上桓帝疏云。前者。宮崇所獻神書。

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章懷太子注。太平經典。帝王篇曰。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異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云云。

一則天朝。張辟承辟闈之寵。右補闈朱敬則上書切諫。中有陞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

壯偉。過於辭懷義。專欲自進。塗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
於朝聽云云。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一金史后妃傳。海陵私其從姊妹。莎里古真。餘都。莎里古真
在外爲淫泆。海陵聞之。大怒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
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豈如天子者乎。
我者乎。又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已上
四事。宣太后之言。託誼罕雲。古人質朴。不以此等語爲譖。
要亦無傷大雅。裏措傳注。近於房中家言。(前漢書藝文志、房
中八家、百八十六卷、阮氏七錄、第七仙道錄、其三房中、隋
書經籍志、序房內祕術、玉房祕決等書、皆房中家言)通乎陰
陽化生之旨。不得以羸弱論。唯朱敬則一疏。及金海陵之言。則
誠謬妄不堪。不當載之史冊。敬則疏尤以諫爲厲。逢惡導淫。
其人品卑汚至極。而則天勞之。且厚賜之。可謂有是君有是臣
矣。

春明廳事。以著人姓名屬對。有工巧絕倫者。如張之洞陶然
亭烏拉布蠶吐絲之類。豈余戲昉之。以花心動(詞牌名)對葉
志超。拳匪對卓良。比又以白墮(造酒人)對黃興。此種對。
尤難於半虛半實之字。殊兩悉稱。與對墮。猶匪對良也。溫尹
以文官果對武士英。亦佳。

趙秋谷以丁卯國喪。赴洪昉思寓觀劇。被責給事疏劾落職。
都人有口號詩云。國服雖除未免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
有三分錯。真把彈章怨老黃。相傳責給事家豪富。欲附名流。

初入京。以土物並詩稿。徧贈諸名下。至秋谷。時方與同館爲
馬弔之戲。適家人持黃刺至。秋谷戲云。土物拜登。大犒璧謝。
家人不悟。遂書東以報。秋谷被劾後。始知家人之誤也。見阮

吾山茶餘客話。董東亭東泉雜錄云。錢唐洪昉思。署長生殿傳
稿。具柬者爲益都趙賀善執信。虞山趙星曉徵介。館給諫王某
所。(按。王當是黃裸)不得與會。因怒。乃促給諫入奏。謂是
日係皇太后忌辰。爲大不敬。上先發刑部繫人。頤相國挽回。
後發吏部。凡士大夫除名者。幾五十餘人。按此事他書記載。
多沿阮說。蓋云啓覽由趙徵介。換回願梁棠郎。可補阮氏所略。

近人有以顯宦姓名屬對者。或工巧絕倫。不亞都門裏所稱述。

朱介人對赤髮鬼。(見水滸傳)朱桂辛對白瓜子。又對赤松子。
劉心源對弓背路。(劉、吳皆名。書顧命。一人冕執劉。俗稱路之
直捷者。曰弓弦路。迂折者。曰弓背路。)蔡鍔對蛇矛。陸鳳石
對九龍山。阿蘋爾盤圭。對又求其寶玉。(左傳句)劉幼丹對康
長素。(以姓字對姓字。別爲一格)汪精衛對周自齊。(自。鼻本
字)又昔人以萬青葵對三白瓜。葵瓜皆平聲。殊疎對體。不如
雙紅豆。(詞牌名)亦工亦韻。

光緒季年。某貞子陳請開去差缺一摺。外間頗有紗傳者。略
云。伏念奴才派出天演。夙叨門蔭。誦詩不達。乃專對而使四
方。恩寵有加。遂破格而躋九列。方滋履薄臨深之懼。本無資

勞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無多。以致人言之交集。雖水落石出。聖朝無不燭之私。而地厚天高。窮蹕有難安之隱。所慮因循戀

情。貽衰親後顧之憂。豈唯庸鈍無能。負兩聖知人之哲。思維再四。屢轉彷徨。不可爲臣。不可爲子。唯有仰懇天恩。准予開去御前大臣農工商部尚書要缺。以及各項差使。願此後閉門思過。得長享光天化日之優容。儻他時晚蓋前愆。或尚有墜露輕塵之報稱。所有陳下。惟云云。按此擅於宛轉乞憐之中。寓牢騷不平之意。雖非由衷之言。亦可謂善於詞令者矣。

新學家言最重腦。謂腦滿則智慧足。凡人屬文構思。汨汨然來時。皆若自腦中來者。乾隆時。天台齊次風召南。性彌記。讀書一過。卽終身不忘。試宏詞高等。由編修。官至禮部侍郎。以文學被寵眷。久之。墮馬傷腦。腦迸出。垂死。蒙古醫取牛腦合之。敷以珍藥。數月始痊。自是神智頓衰。讀書越日卽忘矣。此可爲腦主慧之確證。

孫淵如由一甲二名授編修。散館改刑部主事。相傳因厲志賦中。用蠟燭如畏語。和珅指爲別字。抑置二等。無錫丁杏齡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云。淵如自恃文思敏捷。散館前。戲與友人約。日午交卷出。當謗於某所。致誤引登九餘三。爲登三餘九。改官比部。此又一說也。淵如以乾隆丁未第二人及第。散館改部曹。出爲山東兗沂曹濟道。乞病歸。越六十年。宛平袁訓庵續懋。以道光丁未第二人及第。亦緣事降部曹。出爲福建候補道。權延建邵道。值髮逆擾聞。移守順昌。歿於陣。二公科第

官階。如驥之斬。唯晚節不同。則遭時之常變使然耳。訓庵亦工詞章。原籍常州。

唐代博學宏詞。與諸科並列。不甚貴異。清朝則爲特科。雍三百年。僅再舉行。康熙己未。初試於體仁閣。特命賜宴。並高卓倚。殿廷常考所無也。乾隆丙辰再試。恩禮如康熙時。一時儒產彬彬。得人稱盛。姚雨漢焉。偶閱昆山朱以載厚草多師集。有賦得三才萬象各端倪。得才字。七言十二韻詩。自注。江南三院考取博學鴻詞科。核以載。係乾隆時徵士。未及廷試先卒。當其薦舉之初。須由本省考試。則亦未極隆重。曰考取。殆猶有考而不取者矣。未審康熙徵士。如彭羨門陳其年朱竹垞。汪若文諸名輩。亦曾經本省院試否。

嘗記某說部云。毛西河能五官並用。嘗右手改門生課作。左手撥算珠。耳聽門生背誦。目視小僮澣花。口旋答門生問難。旋與夫人詬諤。(相傳西河夫人絕獮悍。西河多藏宋元版書。展夕座望。不屑屑米鹽生計。夫人病瘧。一日。西河出。竟村之一炬。)比閱多師集。沈德潛序。藥亭(朱先生。字以載。號藥亭。故蒙於才。古歌詩雜文。及駢體小詞。俱合格。又工八法。嘗於其坐間。見旁列二人。各執筆磨墨操紙以待。藥亭口授。一成四六序。一改友人長律。而已又贊寫某妻子傳。約千餘言。中有得。令二人參錯書之。頭之。序成。多新語。長律亦完善。已所贊寫。極工楷。無脫誤。中又與予道別後相思語。以是知五言並用。蓋其才能云云。則西河不得專美於前矣。西河康熙

己未徵宏詞。試列二等。

明孝廉海寧查伊璜繼佐。（雪中人傳奇，作培穉。）甲申後家居。放情詩酒。識吳六奇於窮途風雪。解衣贈金。以國士相期許。迨後伊璜因史案羅禍。六奇感恩圖報。既飛章爲之昭雪。復特贈至於鑄雲。豪情高誼。垂三百年。播爲美談。獨惜六奇。以寡夫之雄。列貳臣之傳。蒙順格之謚。六奇誠能報伊璜。其所自處。固有重如泰山者。而唯伊璜之死生禍福是計。乃至於起居就好。尤末之末矣。雖然。不能得之大雅宏達之君子。而願以絕驟張飲飛之勇夫。不已苦乎。據貳臣傳。吳六奇。廣東豐順人。明亡附桂王爲總兵。以舟師踞南澳。順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六奇與碣石總兵蘇利迎降。當是得伊璜佽助後。先投效桂藩。後歸命清室。蔣心餘作雪中人傳奇。及鐵丐傳。第云梅闕途次。投見帥幕。而不及其仕明一節。蓋爲六奇諱。且諒之深矣。伊璜詩稿名鈞業。甚新。

江陰繆被璫先生。夙學碩望。並世宗仰。辛亥已還。避地申江。寓虹口諱吉東里。甲寅十月某日。余偕吳遵庵。閒步新聞橋遙東。見路南一家。門庭繚竹山齋室橫扁。大小各一。何同時同地。姓名巧合若是。戲古一律云。點檢同書費審詳。教人錯認藝風堂。（被璫先生。著有藝風堂文集。）杏林未必留雲在。藥籠何因拾萬香。（先生刻畫自在龕叢書。萬香客拾。）繩索家珍標難求。（先生寫藏書。多宋元本。）顧畫學派衍枝責。（先生校勘專家。顧千里責曉園後。一人而已。）遂疑克筆餘清暇。（先生近膺

清史館總纂之聘。於前月北上。）得似宣公錄秘方。（談苑。陸宣公晚年家居。尤留心於醫。偶有祕方。必手自鉛錄。曰。此亦活人之一術也。）他日先生見之。當必爲之解頤。

科場故事。有絕新者。康熙甲午。准文武生員。互鄉試一次。文武舉人。互會試一次。乾隆丙辰。准文監生入武場。辛酉。福建武生某。以懷挾文字。預藏試院。竟以五經中元。事發置於理。因停互試。及文監生入武場例。

廣西鄉試題名。每名下。注官至某官。順治丁酉科。（是年廣西始行鄉試。）第六名鄧開泰。注云。湖北有鄧令。蓋當時知縣缺。有有聲無聲之分。以專人耐煙瘴。故專補有聲缺。亦故事也。又康熙十一年壬子科。廣西鄉試。中式第十二名賈錫爵。滿洲人。是時隨宦子弟。准與所在省試。

宋版書。凡恆字。皆作恒。恒缺末筆。避真宗諱。按恒本同。恆。朱子曰。人心一日爲恒。周禮冬官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亦用此恒字。第音義異耳。又恒爲清時避諱缺筆字。按說文。安恆字。本無末筆。注安也。从一。从心在皿上。皿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也。（韻會云。增末筆。俗字。）或改寫作甯。諱亦近古。前漢書王莽傳。永以康寧。第「下从必不从心耳。」

慈谿姜西溟宸英。以布衣薦入史館。仁廟嘗謂近臣。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每榜發。輒遺問姜宸英舉否。年七十。始以第三人及第。西溟不食豬肉。見人食猪肉。輒惡避之。致有以回教疑之者。朱竹垞戲曰。假食豬肉。得淡墨書名。則何如。

西漢不答。相傳竹垞自定詩集。不肯刪風懷二百韻。曰。我當

不食兩廩特豚耳。若西漢乃真不食特豚者。

武進黃仲則景仁。才氣駿發。洪北江以李青蓮比之。乾隆丙
申。鬻幸山東。以獻詩召試。選武英殿書簽。敍勞授主簿。陝
撫藍瑛畢公。爲入贊得縣丞。僅八品枝官。卻歷中外。兼考試

勞績。納三途。亦不數觀也。

或問杜于皇貧狀。于皇曰。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近日
之窮。以舉火爲奇。于皇斯言。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于
皇名澐。黃岡人。性孤傲。好詆詞俗人。著有變雅堂集。

(未完)

眉廬叢話(續前號)

蕙風

宋劉龍洲(過)詠美人足沁園春詞。洛浦凌波一閼。膚沃人口。
久已。明徐文長(消)菩薩蠻詞。有莫去踏香泥。遊人量印泥之句。
皆詠纏足也。若今美人足。則未聞賦詠及之者。始安周笙頭(瘦)
念奴嬌云。踏花行獨。任匆匆。不愁香徑苦滑。六寸圓膚天然
秀。(韓偓詩。六寸圓膚光綵縠。)釋稱身材玉立。纏不生塵。版遠
參玉。二妙兼香潔。平頭軟繩。風翹無此事帖。花外來上臥。
纏。那須推送。曳起湘裙褶。試防綵杯傳病瘡。小石料應愁絕。
弟一銷魂。玉存鶯被底。柔如無骨。同偕歲好。向郎乞(作平)

誠良。巡檢喜。曰。得閒矣。詰朝。欽差坐堂皇。召巡檢。晚堂下。問人夫齊集未。對曰。未也。欽差則怒甚。謂面何人。敢誤吾差。當以軍法從事。巡檢殊夷然。跪進近鄰。從容稟白。六百人夫。誠咄嗟未易辦。值欽差華誕。齋頭拂帷暫駐。少伸嵩說之忱。屬王程匆促。卽亦未敢挽留。謹薄具折席。伏乞賞收。詞畢。敏首至地者再。袖出紅柬封。捧持以進。欽差色稍晝。啓紅封。稍注目。則萬金贊也。當是時。左右謁侍者。坐而集。欽差重轉圓。則厲聲詰巡檢。吾生日。汝烏知者。則敏首對曰。欽差生日。猶父母生日。烏敢弗知。巡檢固六品頂帶。頂碑槧。欽差指其頂。若爲庶貳之者。謂之曰。汝知吾生日。胡戴白頂來。其速歸。換藍頂來見我。巡檢崩角肅退。頭之。欽差警節。巡檢戴藍頂往送。未幾。以人才保薦。以知縣用。加四品頂帶矣。勝保作威作福。大率類此。及其敗也。朝廷命將軍忠勇多公來肇同。卽爲之代。將至矣。慎者以聞。勝方擁廳姬。縱羔酒。殊不爲意。曰。彼來。肆吾調遣耳。俄而忠勇捧詔至。開讀畢。仍傳諭旨。問勝保。是否奉詔。勝泥首伏罪稱萬死。隨納印綬。易冠服。卽日就道。乘二人竹輿。輶以鐵索十數匝。忠勇推情。特許辨裝資。爲駄十有二。龍姬一。得之賊中者。挈以行。從行者。都門數舊僕。及幕僚親厚者一二輩。距節轍數里許。其地某都司駐守。先是都司固提督。與勝不相能。以微罪。誣今職。奉檄駐守是。勝遁出是。當勘驗。然後行。都司曰。而犯官。何得挾重裝。攜容器。旣皆扣留。

益復促勝行。勝無如何。幕僚者。爲緩頰。執弗許。亟返奔。陳乞於忠勇。得給還裝資。寵姪者。以賊拏。弗得請。勝泣涕如雨。踉蹌北行。聞者快之。其平日養寇自重。誤國殃民。尤不止弄權怙勢而已。

揚州鹽商。皆官也。自咸豐朝。開捐納銀枝例。則又皆戴花翎。每日謙集平山堂。翹頂輝煌。互相誇耀。朋從往來。不以與而以馬。取其震炫道塗也。狂生某。亦戴其銅頂破帽。帽之後簷。綴以楮錠。策亮尾瘦驥。日逐隊鹽黃孔翠間。或先之。或後之。或並駕齊驅。自謂備極形容之妙。旁觀者。輒軒揭。鹽商病焉。而無如何。集賓厚路之。處乃中止。狂生夙寒破。自是稍潤澤矣。張才子橋說。才興州人。家郡垣。

世俗異姓結爲兄弟。各具紅柬。備書生年月日。里居官位。及其三代名氏。兄弟妻妾子女。一一詳載。撰吉誓盟。彼此互換收執。謂之換帖。或云拜把。殆取手足之誼。顧以道義結合者殊妙。大都挾勢利之見。爲不由衷之周旋。往往兄若弟請貴。顯則卑下者。必躬自退帖。受之者亦岸然不以爲恭。尤有因以爲便。肆行殘賊之奸謀。鵠原之急。無望紓其難。虎口之讐。轉以戕其生。古今來諱魄徇心之事。寧有過於是者乎。光緒初年。四川東鄉縣民袁騰蛟。聚衆抗糧一案。方事初起。東鄉令沈某適公出。令之弟某。具牘會壘。以民變告。張皇請兵。憲頤檄提督李有恆。帶兵馳赴。檄文內有痛加剗洗云云。有恆尤

大操切。找斃無辜數千百人。適南皮相國張文襄督學西蜀。任滿回京。據情疏劾。有旨交新督丁文誠查辦。或爲有恆危。有恆殊夷然。謂人曰。吾固選憲檄辦理。吾何患焉。陝人田秀栗。字子實。於有恆爲換帖兄弟。時權成都令。承護督指。斬賊取前檄。歸罪有恆。別爲檄同式。唯痛加剝洗。改相機剝撫。爲轉間製換地。一日。秀栗詣有恆。談次及東鄉案。有恆曰。吾固連憲檄辦理。吾何患焉。秀栗曰。檄安在。曷示我。則是案結束矣若。可一言而決。有恆武人。無遠慮。重秀栗兄弟行。益坦率。遂入內。出檄示秀栗。當是時。日嚮夕矣。客座稍闊。秀栗則持檄。從容就門次。若爲審諦者。亟納袖中。易別檄。歸有恆。則憤之曰。誠然。老哥信無患也。適有他客至。秀栗匆匆遂行。迨有恆覺察。則已痛悔無及矣。未幾。獄具。有恆及沈令皆大辟。秀栗以易檄功。擢湖廣州。旋調忠州。某日。送客至門。忽神色慄變。自言見有恆來索命。從者掖以入。俄晏卒。此事凡官局者能言之。夫秀栗。狗彘耳。烏足責。獨惜文誠。以居臣碩望。與聞營賊之謀。又復貳惡勸奸。升擢秀栗。對於誠之一字。其能無愧色否乎。

文人短視者夥矣。林語譏丁藥園外傳云。藥園先生。名彭。杭之仁和人。以詩名。與宋荔裳。施愚山。嚴灝亭輩。稱燕臺七子。其讀書處。曰攬雲樓。客乍登樓。藥園伏案上。疑畫壁。迫而視之。方觀書。目去紙不及寸。驟昂首。又不辨誰某。客嘲之。藥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藥園拂鬚之大

笑。一夕娶小婦。藥園過視光麗。心慕其。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韓。薦洋裝人。小婦卒無語。詰旦視之。鑿下婢也。知爲婦所給。則又大笑。藥園世奉天方教。及官法曹。猶守教唯謹。同官故以豬肝一片置七筋。藥園弗察。吏人以告。發免。嘗晨入東省。侍郎李公曉案從東出。藥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驕卒問訊。藥園趨謁。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奚謝爲。外傳又云。藥園誘居墓上。茆屋數椽。日晡。山鬼夜啼。飢鼯聲咽。忽聞敲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則一虎。方以尾擊戶。藥園短視若彼。門隙所見。殆未必明確。以爲虎。容或非虎也。余聞某名士。觀書輒黔其車。又二人皆短視。相見爲禮。各俯其首。額相觸。則藥園之流亞矣。相傳乾隆朝。某省知府某。入都展覈。召對畢。頓首言。臣猶有下忱。上曰。何也。曰。臣有老母。臣來京。別母。母命臣。必仰聽聖頤。歸以告母。上曰。而目朕可。曰。臣短視。曰。擡眼鏡未。曰。有之。曰。帶鏡目朕可。某頓首遵旨。有頃。上曰。審末。曰。審矣。頓首謝恩出。上嘉其質直。未幾。竟大用。亦短視之佳話也。

乾嘉已還。金石專門之學。偃師武虛谷。(億)與錢塘黃小松(易)齊名。虛谷博洽工考據。尤好金石。同縣農家掘井。得晉劉曜墓志。虛谷急往貰之。自負以歸。石重數十斤。行二十餘里。到家絕糧。性迂僻善哭。嘗游京師。主大興朱文正家。除夕。文正餌新席蒙古酒。虛谷食已大哭。主宅驚怪。疑其久

客思家。亟慰問之。則曰。無他。遠念古人。近傷洪惟存黃仲則不偶耳。(朱克敬儒林瑣記)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調管。其役攜徒衆。持兵刃。於民間凌虐爲暴。歷數縣。莫敢呵問。至青州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即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即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卽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授和珅。(按當時中外章奏。必別繪一本呈和珅。謂之副奏。不獨山東一省爲然。)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効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搘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變。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姚鼐譏博山知縣武君墓表)虛谷之風趣如彼。而其風骨如此。相傳虛谷得劉韜志於桃園莊。珍祕特甚。亟防造一雁石。應案觀及案訂本者。異者則什襲而鍵藏於匱。虛谷歿後。其猶子某。疑其寶器也。夜盜之出。竭舉生力。幾弗克負荷。及啓匣。石也。則怒而委之河。此事殊殺風景。然亦未嘗不有風味。因擧述記之。

張文襄開府兩湖。值六十壽辰。仁和譚仲修。(廷獻)時主經心書院講席。譚秀文逾二千言。竟體不用之字。選文襄名上一字。文襄頗稱賞之。

湖南大觀樓長聯。脍炙人口。久已。庚子五月。北京義和拳匪。設立神壇於清涼庵。無名氏昉其體作楹聯云。五百石幢錯。

助來壇裏。登名造冊。亂紛紛香火無邊。看師尊孫曉。祖託洪鈞。神上太公。單傳大士。伸拳閉目。總言靈爽憑依。趁古剎平臺。安排些蘆棚茅廬。便書符念咒。遮蔽那鉛彈鋼鋒。莫辜負腰纏黃布。首裹紅巾。背繞赤繩。手持白刀。萬千人性命。付與團頭。濃夢酣眠。明晃晃刀槍何用。想焚燬教堂。圍攻使館。摧殘民舍。蹂躪官衙。張膽喪心。那得天良發現。矧殺人越貨。直自同獵犬貪狼。縱作怪興妖。今已化沙蟲屬鼠。只贏得臺僵龍旗。門騎魚鎗。宮屯虎旅。道走羣華。

滿人多工於應對。而奇其中之所有。無名氏詠四品宗室詩。句云。胸中烏黑口明白。腰際鷯黃頂暗藍。(接。黃色、赭黃最貴。杏黃次之。鵝黃又次之。黃帶子、皆鵝黃。)又某君贈某國人詩。有云。瘦人愁眼蘭花碧。映日姚毛茜草黃。並工麗絕倫。

某縣童試。詩題多竹夏生寒。某卷句云。客來加綵帽。人至戴皮冠。學使某亟稱賞之。謂吐屬華貴。非尋常寒畯能道。又潤物細無聲題。句云。開門知地溼。閉戶閑天晴。某名士亦亟賞之。謂無聲二字。熨帖入妙。

同治初年。洪秀全虎踞金陵。號稱延攬英豪。江南處士熊健。字居人。舊挾策干秀全。秀全奇其才。而不能用。僞翼王石達開。與語。悅之。乘閒讒言於秀全。卒弗聽。而熊感石氏知己甚深。曾洪楊構聲。楊被收。熊聞耗獨先。亟貽書報石。趣音通。石得書。卽日檄船過熊。欲約與俱。至則已先行矣。石之

去洪也。匆匆弗克辦裝。然盡篋所攜。多金玉寶器。所值殊鉅。昏夜單騎。走豐陽間。竟爲流寇所困。掠其裝貨。並致石於其主帥。石亦不自道誰何。卽遙見石。既而逆。握手若平生歡。石詰眠。則熊也。愕眙出意外。熊曰。公來何暮。僕爲公營菟裘。久矣。太平非王霸之器。性又多疑忌。不受善。以逆取不能以順守。一片降旗出石頭。指顧閒事耳。我公誠有意。僕不才。羣賊從三軍之後。效一得之愚。如其不然。或逐迹煙叢。放情山水。亦願陪草廬。奉笑言。僕生平落落難合。所如輒阻。懷憤江潭。生意盡矣。不惜須臾忍死。圖有以報公。冀公不我遺棄耳。當是時。石固指別有在。無留志。詰旦辭去。熊揮涕送之。未幾。披駕返釋氏。行脚不知所終。夫石達開。而亦被掠於流寇。絕奇。因被掠而遇熊。頗涉世俗小說窠臼。然而皆事實也。字內不乏熊生。或並一石達開而弗克相遇。悲夫。

上海新開橋通東。有經彼山醫寓。揭櫧其門者再。與江陰繆筱瑞先生。姓字巧合。余嘗作詩賦其事。起質月。先生至自都門。見而賞之。因再占一詞。調寄點絳脣云。男女分科。霜紅蘸主原著宿。(太原傅青主先生山以醫名。著有男科女科。今盛行。)穎香盈第。何用淹蒼廬。(先生利精本義書。名穎香零拾)八代文襄。和緩功誰屬。醫吾俗。牙鏡玉軸。乞借閱中讀。日本和文名詞。東雲。天曉也。珠霞。冠也。年玉。新年餽贈之物也。粟散國。小國也。裙野。山腳也。裙分。分配也。門蓋。比屋而居也。雪隱。廁也。素讀。但讀而不求解也。書畫。貴者也。乃以爲豕肉之標識。未嘗託館何居。

鈔本也。歌道。學作詩也。作言。理想小說也。辛抱。堅志也。言葉。言語也。珍聞。奇聞也。米壽。八十八歲也。金持。富翁也。花嬌。新婦也。箱入娘。不出戶之少女也。引眉。畫眉也。步銀。行商所得利也。紺屋。染坊也。詩繪。金漆也。卽從。侍從也。猿松。多言也。迷惑。愚拙也。淺暮。無智也。豬武。過猛而野也。手遊。玩具也。鼻唄。微聲也。絞肌。蠻皮膚也。玉代。護頭金也。委見。大鏡也。玉垂。綫絛也。竹流。錢也。立花。養於瓶內之花也。徒花。華而不實也。花守。守花園之人也。青立。發芽也。韓紅。大紅也。若綠。新綠也。萌黃。淡青色也。紫茶。合綠色後色灰色而爲色也。青狩。采蘋也。麥酢。(想風筭隨筆。醸酢之酢。當用醋。說文。客南主人也。鐵禮特性餌食禮。或酌受戶。戶醋主人。醯醋之醋。當用酢。說文。驗也。徐曰。今人以此爲酬酢字。反以酢爲酢字。時俗相承之變也。隋書酷吏傳。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宏度二字。宋已後互誤。元吾邱衍閑居錄。辨證甚詳。日本和文書。醋皆作酢。猶存古體。)醬油之一種也。卯花。豆漬也。皆新舊可通。又天武四年。彼國方崇尚浮屠教。禁食獸肉。有疾則食肉。疾止復初。於吾國禮經所云。殆斷章取義焉。市肉者厭其名。曰藥食。亦曰山鱉。所懼望子。禁牡丹者。豕肉也。畫丹裡落葉者。鹿肉也。弛禁後。遂不復見。黃公度日本雜事詩云。甚露屋上逐人行。日本橋頭晚市聲。別有菜場魚店外。丹楓落葉賣山鱉。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乃以爲豕肉之標識。未嘗託館何居。

貴池劉蕙石。(世珩)得唐製大小兩忽雷。篆雙忽雷閣。繪枕雷圖。徵題詠。以張之。余爲譜集刻傳奇序。附三絕句。其一云。取次琅璈接拍來。尋常弦管莫相催。挑燈笑問雙紅袖。參易星邊大小雷。蓋蕙石二姬人。龍輝柳娉。兩忽雷歸其掌記也。

甲寅九月初四。值蕙石四十生日。湘陰左子異。(孝同)贈聯云。菊酒稱觴。先重陽五日。楚園客雅。撥四弦雙雷。殊工切。蕙石滬上所居。名楚園也。

光緒庚子辛丑間。友人錄示萍齋主人戚懷八章。步鑿秋閣學元韻。藏之貧術久已。茲錄如左。一夜西風萬木影。繞枝鳥鶯去迢迢。愁邊淚落銀河水。夢裏心翻碧海潮。日月乾坤雙照外。干戈天地一身遙。江闊蘋瑟尋常事。銅狄鐘渺恨不銷。又。太息回天力尙微。乘秋便欲破空飛。一身詎忍言功罪。萬口偏難定是非。大澤龍蛇終啓蟄。故山猿鳥莫相違。三千死士田橫島。南望中原涕淚揮。又。軍符一道下從容。宜有昇平答九重。誰料廣寒修月斧。卻教洛浦應霜鏡。越禽向暖孤飛去。桀犬驕人反噬凶。落日營門散秋色。喧喧笳鼓頌時雍。又。久已分封向辭鄉。又。憑射獵入長楊。渭涇清濁雙流合。門第金張七葉昌。君子何辭化猿鶴。中朝從此有蝴蝶。逢人真道頭顱好。錢裏相看半是霜。又。漢南司馬今人傑。萬事應非築室謀。歌舞能銷君國恨。死生空處友朋憂。功名白髮仍持節。霍漢丹心失信誓。遂傾頭銜是橫海。忍隨李蔡爵通侯。又。周官車馬中興日。漢武樓船擊空年。奉使更無蘇屬國。談兵偏罪杜樊川。風雲淮海行看盡。

子弟湖湘亦可憐。昨夜援枹又西指。仗誰搔首問蒼天。又。重見舊蹟。未死秦灰猶有焰。僅存魯壁更無聲。關山直北多金鼓。要借弦歌寫太平。又。當年亦是鳳鸞姿。雪壓霜欺歷幾時。宦味乍同雞肋戀。壯懷應有馬蹄知。濁醉味薄愁難破。故劍情深夢所思。風景不殊悲舉目。買山何處采華芝。八詩皆雋婉可誦。託誼甚顯。可推按得之。惜萍齋姓名。弗可得而詳耳。

浙人有字亞伯者。以京卿致仕家居。頗不理於鄉評。無名氏製聯嘲之云。包藏惡心。違父命。奪弟財。枉作京堂四品。罔成霸道。拜中丞。握明府。得來洋餅三千。惡字藏下心爲亞。伯字閨去聲同霸。語殊工巧。

甲午中東之役。北洋海軍。不戰而降敗。未幾。割地媾和。李文忠被約馬關。爲彼人不逞者所狙擊。致傷面部。日本皇后一條美子。遣使慰問。餞賜藥物。恩禮周至。無名氏甲午雜詩。其一云。憐才雅意出椒房。青鳥傳言到上方。爲說深恩銜次骨。唐家面藥祇尋常。(杜甫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笙下九霄。)凡上飭下曰仰。唯官文書則然。未聞見於諭旨者。庚子拳匪之變。矯詔南中羣吏。讞逐外人。五月某日。鄒督奉廷寄。有仰該督撫等云云。一望而知其爲僞。不奉詔之計益決。

光緒朝。有韶釐正文體。無名氏防制藝體。書其後云。聖朝崇正學。國本不搖矣。夫文體。固與國體攸關者也。釐而正之。不蓋要歟。且夫八股之學。創自有宋。盛於有明。至本朝而委

然可觀。燦然大備。固文章之極軌。郅治之鴻規也。乃自喜事之徒。鄙爲無用。趨時之士。棄焉如遺。聖人有憂之。光復典章。釐正文體。煌煌殊誥。炳日星焉。君子曰。是之謂文中堯舜。夫人皆知廢八股復八股之說之是非矣。昔亦知八股之文體。固何在乎。八股爲孔教之真傳。待後守先。直承堯舜禹湯之一脈。點竇與讓之字。出入風雅之辭。語貫不解宗。顧志士名流。唐宋以來嘗勿議。八股爲聖朝之定制。震今燦古。直合學問經濟爲一家。局則擬行世之文。調則效登科之稿。言之如有物。忍矜奇好異。朝廷從此法難寬。可勿正哉。論坐言起行之理。儒士精神虛耗。八股誠足以誤人。似也。而不然也。彼則謂大而能通天人之奧。小亦足包格致之精。苟能養到功夫。當將名臣。由此其選。所謂學有本原者視此也。彼習非所用之言。老成者早歸爲惑世之妄談矣。挽既倒狂瀾。不幾賴彤廷之釐剔乎。論拘文學義之爲。舉子固執鮮通。八股或足以病國。似也。而不然也。彼則謂出塵無濟世之良才。處可爲安貧之愚士。苟能讀書守分。人心風俗。即有所裨。所謂學無浮慕者視此也。觀民可使由之語。有國者早奉爲馭才之妙術矣。作中流砥柱。不仰藉深宮之訂正乎。士習之衰之不可回也。聲光化電。甘師巧藝之爲。西地受皮。讀效橫行之字。棼棼泯泯。謬誇有用材焉。恨不能令讀八股耳。今得聖母當陽矣。講求正學。繪待頻宣。語好新奇。功令有所必歸。吾知培閔左之佳子弟。蔚朝右之質公卿。在此一舉也。列祖列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已。聖治

之隆之萬不替也。金陳章羅。頤爲程式。譚林楊宋。在所誅勝。穆穆皇皇。舉上無疆頌焉。何莫非重視八股哉。今又懿旨下降矣。詰諳試官。稟承有自。裴衡偶舛。磨勘之咎難辭。吾知保四千年中國之文明。壯四千萬士林之元氣。特此一策也。周公孔子。斯文未喪。保佑命之已。猗歟盛矣哉。文明以正。有道萬年。他邦人士。拭目俟之矣。此文寓諸於莊。聲調氣機。鉛圓鑿激。允推墨裁上乘。

某省某學堂。學生季考。因書義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某卷句云。夫妻舜。豈非古今大舞臺上之一大英雄哉。閱卷者商之監督。監督曰。筆勢尚佳。遂置高等。

禾中朱竹垞徐勝力兩先生。爲同鄉友。竹垞居梅里。勝力居城東角里。勝力舊遊竹垞。或竹垞邀至就飲勝力家。二公嘗以名相戲。有今日朱移尊。(音同蘇尊)明日徐家餞(音同嘉炎)之謹。見于辛伯(源)錄窗瑣話。曩在金陵。一日談集。南陵徐藉餘。丹徒陳善餘。兩君在座。適登盤之品。有鮑魚鱠魚。座中他客。亦舉以爲笑也。

乙巳丙午間。山陰某君字鳳樓。薄游金陵。汝南制府。絕禮重之。公餘陶寫絲竹。爲秦淮校書小五脫籍。同僚某。集句製聯贈之云。小樓一夜聽春雨。五風齊飛入翰林。並鳳樓二字。亦作回鶻舞風格。(見宋陳凝一話序)分嵌句中。珠聯綺合。妙造自然。

高朗。俯仰身世。聊樂我員。口占一律。即以實遺話。陽生一九叶龍蹕。(距長至九日)賓鑑欣開泰運先。吉語桃符春駿發。清輝桂魄昨蟾圓。(值舊曆十六日)衣冠萬國同佳節。歌管千門勝昔年。晴日滿窗揮紙筆。歲華多麗人新編。

舊來酒價至賤。以杜少陵詩。連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爲最。其次則漢昭帝罷榷酤之時。賣酒升四錢。又其次則唐楊凝詩云。船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至李太白云。金尊清酒斗十千。則唐詩人用此語者多矣。米價至賤。以漢宣帝元康間。穀石五錢。爲最。其次東魏元象與和中。穀斛九錢。又次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蓋未敢尤有賤於此者。新年善頌善禱。以醉飽爲第一要義。故記之。

乾嘉間。大興朱相國文正。介節清風。纖塵不染。雖居台鼎。無殊寒素。與新建姜尚書文達。爲文字至交。某年歲云暮矣。偶詣文達。談次歎曰。貧甚。可若何。去冬蒙上方賜貂桂。比亦付質庫矣。文達笑曰。君貧甚。由自取。可若何。欲一擗眼界乎。因出所領戶部飯食銀千兩。陳之几上。黃封赫然。文正略注視。輒起自座間。手擢二鉅鎰。登車遂行。茲事誠至有風趣。苟非文達。文正斷不出此。其陳銀几上也。固欲閼之也。文正會其情。故取之弗疑。莊生所謂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晚近無此交情也。

清制視翰林至重。庶常散館。列二等者。輒以部曹改官。康熙十七年。新城王尚書文簡。由戶部四川司郎中。召對懋勤殿賦詩。次日。遂改侍講。未任。轉侍讀。由部曹改詞臣。自文賦始。實異數也。

咸豐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克復安慶。部署确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訪遺書。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遺書。既復江寧。開書局於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讎經史。政報。則肩輿

經過。談論移時而去。住冶城者。有南隱張文虎。海寧李善蘭。唐仁壽。韓清載。望儀徵劉善曾。寶應劉恭冕。此江南官書局之叔落也。(蕙風錄二筆)按杭州錢東生(林)文獻徵存錄云。黃儀。字子鴻。常熟人。尚書徐乾學。開書局於江南洞庭山。儀與顧祖禹。閔芳璣。胡渭。並入幕。此江南官書局之先河。特在蘇不在寧耳。

林瑞謨丁藥園外傳。要形容其短視。余前節錄。並連續短視雅故。茲又得二事。昭文邵衍慈。(齊齋)目短視。每作書。望之若隱几臥者。冬月脫履擁爐坐。俄客至。倉卒寢履不得。逼他履以出。履左右各異。客匿笑。衍整亦自笑。已且復然。不以屑意。吳江吳漢槎。(光鷺)性耽書。然短於視。每鼻端有墨。則是日讀書必數寸矣。同學者往往以此驗其勤否。

宋政和末。御史李彥章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詔送教局立法。官習詩賦數一百。(見葉夢得石林燕語)事絕可笑。余前記之。然不過立法而已。未聞受杖者誰也。比閱文獻徵存錄有云。周質。字青士。嘉興人。遭亂棄舉子業。受廩籍於市。一日。市有弱故家遺書者。買得一船。箇箇斗斛橫衝。紛陳肆肆。每讀之概訖中。意陶然自適也。嘗客遊嘉善。借寓柯氏園。月夜詩興絕佳。輒吟哦達旦。達郡丞某。以事至部。寓與園鄰。攬吟聲不寐。詰旦。遣奴拘青士至。撻而逐之。此則吟詩見撻。竟成事實。尤不可笑耶。一說。青士自陳。與竹垞善。繼乃得免。余意不如並不自陳。撻則撻。逐則逐。乃益高絕。昔

倪雲林被歐於精徒。猶忍弗辱。或問之。曰。出聲便俗。其憎遠矣。

凡人記憶力強。則讀書事半功倍。然而天之所賦。不可彌也。茲略舉見於記載者。顧亭林在京師邸舍。王阮亭曰。先生博學彌記。請誦古樂府蝶行可乎。卽朗念一過。同坐皆驚。吳江潘次耕。(未)幼有聖童之目。覽曆日一過。卽能闡誦。無所遺脫。首尾不遺一字。錢塘陳匱山。(兆菴)幼好學清警。嘗遊西湖淨慈寺。讀門榜三偈。還家試誦。略無遺脫。甘泉焦里堂。(循)八歲至人家。客有舉鴉夷音如犍尼者。曰。此出楚辭。鴉讀皮冰切。客大驚。陽湖孫淵如。(星衍)年十四。能背誦文選全部。之五君者。其資質得於天者獨優。故其才力過乎人者甚遠。又玉峯徐大司寇。(乾學)凡人有一面者。終身不忘。無材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贊者。先稽軼以進。公十行俱下。頃刻終篇。其有不善處。則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則尤能記憶人之面貌。往往善讀書者之所難也。相傳乾隆時。和珅記性絕佳。每日諭旨。一見輒能默記。乃至中外章奏。連篇累牘。和倉猝披閱。能一一提綱挈領。批卻導策。以故與聞密勿。奉對咸能稱旨。所謂才足濟奸。聰明誤用者矣。

凡人於己所擅長。未可自以爲至。卽至矣。或反不如求至者之爲愈。則夫學問器識之間。深識者必窺之於微焉。比余頃述古人之記性過人者。續獲二事。續錄如左。而其故可推矣。吳長元宸垣譜餘云。南宋趙王樞。與沈元用同使金。館於燕山憫

心寺。寺有唐碑。詞皆偶麗。逾二千言。元用素彌記。卽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欲矜其致。取紙背書之。失記者闕之。僅十四字。肅王取筆蓋補之。並改正元用數誤字。置筆他語。無矜色。元用爲之誠服。黃絞起西神叢話云。丁松年。字善夫。惠遠。字懷明。與鄧文莊公。少皆絕類。嘗偕遊洞虛宮。見庭有鶴羣。入弄之。道士某。戲謂欲爲鶴鷙右軍耶。因笑指屏風曰。此王學士耐軒。善先師祖文。幾三千言。向聞三君妙。能誦十徧背之。當烹鶴以餉。松年曰。

一徧足矣。卽起略觀。背之如流。不失一字。惠遠朗誦二徧。爲三四字。文莊細讀三徧。爲八九字。道士甚喜。急宰鶴治具。出佳饌佐之。盡歡而散。謂弟子曰。邵子深沈不苟。必大臣也。二子質雖敏。氣太浮。恐非遠到器。後松年以儒士弟一人應舉。不第。愧懶遂卒。惠遠成化癸卯科。仕終京兆通判。唯文莊登第爲宗伯。悉如道士言。(二事原文皆節錄。)

前話述朱文正撰金事。謂苟非義文達。文正斷不出此。茲又得一事略相類。北平崔青蚓。(子忠)能詩善畫。居恒介節自持。篠瓢橐空。晏如也。史閣部忠正家居。過其舍。見青蚓絕食。乃留所騎馬歸。青蚓牽於市賣之。沽酒。招其友飲曰。此酒自史道鄰來。非穿泉也。一日而金盡。蓋可取而不取。焉有君子而爲是姦情。卻之爲不恭。對於知己。尤非所敢出也。

北齊所刻佛經。文字勁偉。拓本雖非贊致。然往往不全。爲可惜耳。相傳陽曲傅青主。(山)晚隱於醫。一日。走平定山中。

爲人祝疾。失足墮崖穴。僕夫驚哭。青主傍徨四顧。見有風幡。中通天光。石柱林立。數之得一百二十六。則高齊時佛經也。摩挲觀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其耆奇如此。

文獻徵存錄。錄洪昉思。(昇)引趙秋谷(執信)之言曰。昉思爲長生殿傳奇。非時演於查櫻。觀者如雲。而言者獨幼子。予至考功。一身任之。機還田里。坐客皆得免。昉思亦被逐歸。核長生殿被劫事。見於記載數矣。唯秋谷獨任其咎。俾免他客云云。爲他書所未載。是不可弗傳也。

雍正時。錢塘汪精山。(惟憲)善爲詩。尤工五言。論者謂覽其詩。非徒愔愔有雅致。乃別見貞白之性。有積山集六卷。少補縣生。好潔成癖。每受知於學使者。終不肯畢鄉試。以塲屋鋪積汗牋。易霑垢漬也。嘗考昔人以潔癖著者。莫如米海崖。倪雲林。二公未嘗廄身場屋。從事科舉。(海崖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起家補含光尉、雲林終布衣)殆亦不屑不潔之故歟。

康熙時。王漁洋詩弟子許子邇。由進士官福建知縣。許雖文士。絕擅拳勇。嘗補武平令。縣境與粵東某縣毗連。兩縣民因爭山地械鬭。許驅赴境戢。粵民殊獵悍。羣起攻挾許。則敗於許。皆輕服。弗敢肆。後以年老乞疾歸。息影里閭。逾古稀矣。一日。有老僧山東人。達門諸角藝。許延見。從容語之曰。若與僕皆老矣。心雄髮短。胡競勝爲。矧兩敗必有一傷。夙非怨讐。卽亦何忍出此。何如各奏爾能。以優劣爲勝負也。僧聽之。於是會射。則皆中的。較力。則舉任相若。旁觀者末由稍稍軒

輕。許寢於微。知僧實有勝已處。則與之約。吾曹孰勝負。以翌日爲期。視一事之能否爲斷。則置酒召賓朋。席間。許忽默坐。運氣。令髮辮上指。卓立若植竿然。其辮纏到垂飘拂。若矛戟之繁飾也。僧無辨。謝不敏。竟伏退。此沛公所謂吾寧鬪智。不能鬪力也。子遜有竹案軒詩集。清新俊逸。不墜洋洋宗法。

寒食禁火。相傳因介之推事。猶端午競渡。因屈原也。洪武本草堂詩餘。陸放翁春遊廢池水龍吟。禁煙將近句。注云。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禁於國中。此別一說也。

錢塘梁山舟學士。(同書)父文莊。官至大學士。文莊未達。居山麓。夫人夜織。兒磨於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山舟戲如故。神色自若。亟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爲虎也。其後乾隆五十五年。以在籍侍講。入都祝釐。不肯詣時相門。有以禍福測之者。勿顧也。其威武弗屈。已於幼不畏虎時發之矣。袁嚴尚書畢公。自楚贈大碗。不納。使人委之而去。越數年。友有宦於楚者。仍附還畢公。夫所贈僅大碗。且贈者爲畢公。宜若可受矣。而介介若是。距預知其功名之不終耶。

歸安嚴九能。(元照)生而識字。四歲作書徑尺。有規矩。十齡

於屏風上爲四體書。擅其藝者莫能及。號爲嚴氏奇童。昔白香山七月識之無。元王恂三歲識風丁。蓋亦經人教授。且僅識此二字耳。若夫生而識字。則嚴先生而外。未之有聞。先生父樹萼。聚書至數萬卷。其涵育有自來矣。

仁和葉登南。(灝)乾隆十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補江西建昌令。居官口不言阿堵物。避俗如仇。人以爲迂。而民甚安之。善狀貌彌瘠甚。趨府白事。在公所罕與人言。人常怪之。一日。值黃郎在坐。藩殊不耐。閉目坐久。同官問何爲。閉目不答。微語曰。廢人去否。黃郎大恨。卒爲所中。以微語罷歸。夫黃郎誠廢。亦復可人。黃郎而不廢。則益弗可耐耳。

曾文正官翰林時。一日。閩海王村嘗肆。同時貢養者。先有二人在。其一人。遠一錢於地。一人亟趨之。俟遺錢者行。亟俛而拾之。亦遂行。意若甚得者。文正微詢肆中人。皆得二人姓名。迨後文正開府江南。有知縣新到省來見者。閱其姓名。則當年拾錢人也。文正愀然曰。若人一錢如命。一旦虧民社。欲無剝民脂膏。得乎。亟効罷之。大臣留意人才。淑慝之鑑。操之有素。即其憶力過人。亦復乎弗可及已。

(未完)

眉廬叢話（續前號）

蕙風

泥話謂男女私識曰姘頭。按倉頡篇。男女私合曰姘。茲字誼乃絕古。沈律云。與妻婢姦曰姘。又別一誼。

友人某君告余。某日。送某參政北行。歸途謁集某所。晤東陽方伯。東陽自言。日來甚欲填詞。因敏以近作。則擬賦鴟鵌天。僅得起句云。從此燕郎是路人。適案野有北山移文。雜誦至再。俄而客至。遂不竟作。此七字含意無盡。異黃絹幼婦也。

吾廣右古文家。平南彭子程。（昱叟）永福呂月滄。（夷）馬平王定甫。（述）臨桂唐子實（啓華）朱伯韓。（琦）龍翰臣。（啓瑞）皆得桐城嫡傳。所作多名言精理。不同率爾操觚。地本偏僻。士唯治樸學。不屑標榜通聲氣。以故姓名或不出里閈。而其流弊所繩。乃至不唯不標榜。而反相標榜。一二顯異少俊。稍脫略邊幅。輒獨守不見容。往往至老殊鄉。不敢言旌邦族。言之增於邑焉。因詒諸鄉先生。不能無感。定甫先生。有龍望山房文集。其詩家龍傳一首。事屬異聞。遂錄如左。計篆龍。馬平人。先世山東。祖國遷。從征粵西蠻。至柳州。以功授五都都臺鎮巡檢。卒。子仲政貧不能以歸。家焉。而熟知猺獞情。知縣張霖薦其材。以諸生承父職。猺洞反者。多所擒滅。諸蠻畏之。仲政卒。子永清棄於農。日行龍溪巖上。拾巨卵置之。歸

翼以鵝。生龍子。畜之鉢。鉢盈。泳以池。將溢焉。乃縱之冲蒙山潭間。日投飲以牛羊之血。人皆馴之。一日。女紅裳者過潭側。龍謂血也。起吞之。永清怒。僞爲投牛羊血者。龍出飲。而遽手刃斷其尾。龍自是潛不出。或言大風雨晦冥之日。升天行矣。永清死。將出葬。龍降於庭。家人駭奔。徐察其爲鉢中物也。前而祝曰。爾不忘慕者耶。則往卜諸幽。將異葬焉。龍蜿蜒。衆尾之。龍伏於東泰山之崖下。衆以永清祀焉。余幼聞諸父老言。與志傳小異。吁。亦神怪矣哉。嗣計氏子孫。爲馬平望族。天順成化間。登甲乙科者不絕云。
閩蕭山湯紀尙榮送文乙集。有紫纏頸一首。爲合肥相國李文忠作。偶與馮尹談及。謂羌無故實。殊難工也。馮尹因言近有一紫纏掌故。先是浙中莫闇秀。矢志非極品大臣不嫁。職是城天梅標。芳期婁短。迨後仁和相國王文勤。由櫛相告歸。有讀是。旁觀者咸嘆嘆稱羨。新夫人才驕躋滿志云。
海虞沈石友。自號鏡居士。有硯癖。藏硯絕夥。比貽余二拓本。因記之。玉谿生像硯。高七寸五分。（宋三司布帛尺。）寬五寸二分。厚一寸三分。琢池方式。近底處稍狹。背面琢圓式凹

下。而像凸起。像半身右衡。結帶巾。衣後有花紋方式。略如補服而稱下。其上方題云。予得宋人寫無題詩卷子。首列玉谿像。脫失過半。落墨漸濃。非龍眠一輩子不能到。因屬包山子墓此研告。及刻成而陸已謝世矣。仲石記。右下角有荅香心賞白文印。左邊稍下。有憲成朱文印。右側題云。秬香兄以玉溪生像研拓本求題。視其神采飛騰如女子。製作之精。可想見矣。

愚有上官周唐宋詩人像一冊。至玉溪微病其多態。今始知上官氏之學有淵源。非妄爲者。仲石不可考。嘉慶二年。歲次丁巳。秋八月二日。北平翁方綱。蘇齋白文印。硯趾左偏。石友題云。我讀韓碑詩。頂禮玉溪像。千古翰墨緣。神交結遐想。阿翠像。硯。高六寸七分。寬四寸四分。厚一寸五分。池琢圓式。四周隆起而中凹下。上方蓄水處亦凹下。占高一寸六分。凹中左偏。有半山一侶白文印。背面刻阿翠像。倚几右嚮側坐。右手持卷軸。全身不露足。左方題咸淳辛未阿翠六字。分書。像及題款皆凸。右側題云。綠玉宋逃河。池殘歷刦多。佳人留硯背。疑妾舊秋波。己丑三月得此硯。墨池魚損去之。背像眉目似妾。而右頰亦有一痣。妾前身耶。阿翠疑蘇翠。果爾。嘗祀髮空門。願來生不再入此孽海。守貞記。馬字宋文楷圓小印。左側石友題云。片石歷四朝。兩美合一繫。想見畫長眉。露滴玉蟾冷。洗汲綠珠井。貯擬黃金屋。若問我前身。爲疑王百穀。刻畫入精微。脂香泛墨池。漢家麟閣上。圖像幾人知。硯趾安吉吳昌碩跋云。石友示蘇翠像硯。馬守貞題。可稱雙絕。翠樂籍。工

墨竹分隸。咸淳辛未。宋度宗七年。己丑。明萬曆十七年也。頽風棲。畫史會要云。蘇氏。建寧人。淳祐間。流落樂籍。以蘇翠名。嘗寫墨竹。旁題八分書。如倚雲拂雲之類。頗不俗。亦作梅蘭。今此硯像題款。改作分書。則阿翠即蘇翠無疑。畫史云淳祐間。則咸淳之誤也。

嘉慶涇縣志。洪北江爲總修。體例精審。卓然可傳。其人物志志壽考。有云。明查萬炳。九都人。年一百二歲。季弟萬采。年一百歲。萬炳兄弟四人。仲萬紀。叔萬芳。皆年九十餘。子友爵。年八十餘。五老二堂。知縣何大化。贈以扁額云。壽星五聚。又查永闊。九都人。年百歲。知縣李日文。以天錫百齡扁額旌之。縣志記永闊。與萬炳相連。蓋爲時相去不遠也。夫人寿期頤。世不多覩。若查氏一門。躋百齡者三人。誠山川閒氣所鍾。求之志乘中。殆不能有一焉。

有清之將亡也。又蓋之姪。成爲風氣。無賢愚貴賤。舍此末由推襟抱。類性情。而其流弊所極。乃不止敗身謀。或因而誤國計。相傳青島地方。淪棄於德。其原因則一局之誤也。當時青島守臣。文武大員各一。文爲山東道員蔣某。武則總兵章高元也。歲在丁酉。蔣以謫差調省。高元實專防務。某日日中。蹠臺上守兵。偶以遠鏡瞭望海中。忽見外國兵艦一艘。鼓浪而來。亟審睇之。則更有數艘。衝尾繼至。急報高元。高元有審辦。方與幕僚數人合局。聞報夷然曰。彼自游弋偶經此耳。胡顧跋云。石友示蘇翠像硯。馬守貞題。可稱雙絕。翠樂籍。工張皇爲。俄而船已下魂。辨爲德國旗幟。移時即有照會抵高元。

署。勒令於二十四點鐘內。撤兵離境。讓出全島。高元方博壹於宿。無暇他顧。得照會。竟姑置几上。其鎮靜情形。視謝安方圓幕得驛書時。殆有甚焉。彼特看畢無喜色。此則並不拆視也。久之。一幕客觀局者。取牘欲啓封。高元尚尼之。而牘已出矣。幕客則極口狂呼怪事。高元聞變。推案起。倉皇下令開隊。則敵兵已布通衢。距禦陣矣。將士皆挾空鎗。無子藥。既不能戰。請德將辯論。亦無效。遂被幽署中。於是德人不折一矢。而青島非復中國有矣。事後。高元疊電總署。謂被德人誘登兵艦。威脅萬端。始終不屈。皆矯飾文過之辭耳。嗟乎。青島迄今再易主矣。吾中國亦陵谷變遷。而唯看竹之風。日盛一日。尤足異者。胥人號稱操雅。亦復未能免俗。棄居終日。無復氣類之區別。則此風伊於胡底也。俛仰陳述。感慨係之矣。

宜興許午樓。(時中)屢審定其尊人(乃武)木民漫筆。秦半詩話及異聞。間涉災祥果報之說。關係草故者絕少。茲節錄數事如左。(悉依漫筆原文)壽陽和國祁文端。易簷日。胸微溫。越六日復甦。索筆題詩云。聖駕臨軒選異才。八方平靖物無災。上元世業十年後。自有質豪應運來。長白青墨卿。(娶)督學江蘇。無名氏製聯云。白旗丁偏心真可怕。青瞎子無日不成晴。頗工。然非實錄。青公譽衡殊允也。周迪號蘓塘。鄉試薦卷。以心腹腎腸。爲滿洲某公所點。曰醫者不可入文。曹鏞香太史。(炳發)朝考以蘓字見抑。鏞香詩云。御頤詩韻從頭檢。蘓字何曾作蘓書。楚某貴人。疊歲不善治生。策瓠屢空。高尙其志。

不受嗟來之食。有戚某官江蘇。往探。兼爲山水之遊。抵金陵。其戚早引歸。資用既罄。幸逆旅主人不甚索逋。且時來就談。曰。相君之貌。非久困風塵者。因數以下。設肆於店門。日用粗給無贏餘。開年首春。主人致酒曰。今歲值大比。請復理舊業。主人日來勸讀。若師保。端陽終餽行。贈白金三十兩。貴人歸而舉於鄉。次年成進士。入翰林。卽郵書報主人而未得達。後十數年。貴人總制兩江。微服訪之。主人老不復識客。久之。始悟。握手如平生歡。出酒同飲。貴人徐告之故。主人驚起欲拜。貴人捺令坐曰。貧賤交勿拘形迹。遂邀主人爲食客。其長子固營卒。旋擢守備。次子略識字。爲納贊得縣丞。官於浙。後至司馬。

馮尹言。朱九江有猶子酷嗜錢。一日。九江謂之曰。錢之爲物。有何佳處。汝顧愛之若是。猶子者亦請問九江曰。錢之爲物。有何不佳處。叔祖不愛之若是。斯言燒有哲理。猶子者亦復不凡。因憶吾鄉桂林。清議絕可畏。舍兄東橋所居。距吾廬不數武。某日憇夕詣兄。值盛暑。未易長衣。甫出門。遇一友。遠訶余曰。汝何故著短衣出門。余亦笑詰之曰。汝何故著長衣。出門。當時此友。竟急切不能答也。

余年十三四。不知詩爲何物。輒冒昧擬爲之。有句云。薄酒並無三日醉。寒梅也隔一窗紗。姊丈蔣君梓材。(名棟周、修仁炳發)朝考以蘓字見抑。鏞香詩云。御頤詩韻從頭檢。蘓字何爲是衰竭語。因舉似其近作。句云。有酒且拌今夕醉。好花不

斷四時春。自謂興會佳也。距蔣君不數年卽下世。余雖坎壈無成。然而垂垂老矣。因憶及詞余之友。舉連記之。蔣君雅人。其規我。其愛我也。

近人某氏譏野乘。有某太史遺事兩則。某太史者。故相國某之館賓也。相國晚節不可道。方隆盛時。則颯然講學家也。太史貌理學迎合之。其遺事野乘殊未備。相國邸第。在前門內東城根。太史寓所。在前門外西河沿。相距非甚遠。而亦未爲甚近。太史固英年。堂上猶具慶。自到館已還。下榻相國邸。每日授讀餘閒。必回寓省親一次。往還時閒。不差繭髮。且無論寒暑風雨。必步行不乘車。相國以是益重之。而不知其去時。出相邸數武卽顧車。回時。未至相邸數武。僅舍車而徒步。且未必果回寓。卽回寓。亦未必非別有所爲也。太史尊人近耄耋。患失明。一日。太史夫人炙牛肺。雜紫蘭丹椒。芬馨撲鼻。尊人問焉。且曰。幸分而翁一杯羹也。適太史省親在寓。則對曰。吾家近戒食牛犬。安有是。其殆東鄰殺牛乎。太史以相國與援。入清祕室。京察一等。出守大郡。嘗語友人曰。居官要訣。唯穩冷狠三字。友人徐曰。其如別有三字。不能兼顧何。曰何也。曰君親民也。太史惄甚。而無如何。先是。太史之捷於鄉也。年甫十七。其尊人持重特甚。屬一老僕衛之北行。老僕者。與太史尊人年相若。其尊人幼年入塾時。僕卽爲值伴讀者也。其行也。以仲冬。由東大道遵陸。當是時。風氣猶未甚冷。祝航海猶畏途也。太史爲節費計。與友人共貲一車。而命

老僕徒步以從。風雪長途。踉蹌歷十八站。甫抵都門。僕以積勞病歿。太史夷然。薄斂殯葬之而已。太史自應童子試。至於散館考差。皆出手得盧。未嘗枉拋心力。年未三十。一舉出守。東南繁富。宦橐甚充。其福命誠加人一等。國變以後。不聞消息。意者。坐擁厚資。優游林下矣。

有清一代。滿大臣皆庸陋劣。見於載籍。不勝僥指。定遠方子嚴。(澹師)蕉軒隨錄。所記一事。尤爲奇絕。雍正間。陝西巡撫西琳。接見僚屬。有二裁縫旁坐綫衣。不但司道恭揖。二裁縫穩坐。至府廳以下。或長跪白奉。二裁縫穩坐如故。凡地方緊要事件。一一聽聞。大小官員。莫不駭異。見陝西糧鹽道杜濱奏摺。意者。滿人好修飾過幅。雖奇其中之所有。而於章身之具。務求熨帖安詳。茲事非裁縫不辦。宜其待之有加禮也。雖然。若西琳者。殆猶有質直之風焉。優禮裁縫。卽不妨令衆人見之。以視工於揜著。貌爲尊嚴。而其中不可問考。猶爲襟懷坦白已。

滿大臣軼事。尤有絕可笑者。乾隆季年。山東巡撫國泰。年甫逾冠。玉貌錦衣。在東日。酷嗜演劇。邀薦司于某。亦雅擅登場。嘗同演長生殿院本。國去玉環。于去三郎。演至定情窺。洛等處。于自念堂屬也。遇媒婆或非宜。弄月嘲花。略存形式而已。詎舞餘歌闋。國莊容責于曰。謬謂君達士。今而知迂儒苟非應有盡有。則戲之精神不出。卽扮演者之職務未盡。君非

頭腦多熾者。若爲有餘不敢盡。何也。子唯唯承指。繼此再演。則形容盡致。唐突西施矣。國意殊憤。謂循規赴節。當如是也。

其後國爲御史錢南園所劾。旋解任去。而鵠華明湖閒。猶有流風餘韻。令人低徊不置云。

光緒朝。江西巡撫德豐。酷善翠劇。優伶負盛名者。雖遠道必羅致之。節轎除忌辰外。無日不笙歌沸地也。新建令汪以誠者。有能吏名。專爲撫贊主辦劇政。卽俗所謂戲提調也。邑署中事無大小。悉付他員代之。是時贊人爲製聯曰。以酒爲緣。以色爲緣。十二時買笑追歡。永夕永朝酣大夢。誠心看戲。誠意聽戲。四九日登場奪錦。雙麟雙鳳共鎗魂。額曰汪洋慈海。四九日雙麟雙鳳。皆伶名也。稍後。柯逢時撫粵西。頗不治與情。無名氏製聯云。逢君之惡。罪不容於死。時日曷喪。子及女偕亡。額曰執柯伐柯。兩聯額皆嵌姓名同格。粵聯集句尤渾成。

道光時。浙江巡撫烏某。蒞任有年。唯留意海塘工程。及考試書院二事。浙人作對謔之曰。畢生事業三書院。蓋世功名一海塘。康熙朝。商邱宋牧仲。(楚)撫吳十九年。嘗修滄浪亭。刻滄浪亭小志。又修唐伯虎墳。然似有不慊與情處。其撫署東西轅門。榜曰。澄清海甸。保障東南。時有加三字成聯句云。澄清海甸滄浪水。保障東南伯虎墳。右兩事略相類。然如烏某者。固猶有一二善政。如宋公者。尤不失文采風流。求之輒近鉅公中。殆猶未易多得焉。又宋中丞題滄浪亭聯曰。共知心似

水。安見我非魚。或改水爲火。改魚爲牛。暗合其名。亦堪一噱也。

客歲秋冬間。纂陳圓圓事輯。得萬餘言。比閱長沙楊朋海(恩壽)詞餘叢話有云。嘉慶間。蘇州鄭生。客游滇。春日踏青商山。訪圓圓墓不得。炳棲荒葛中。忽迷歸路。俄而落照西沈。暮煙籠樹。遙望前途。似有人家。思往倍宿。至則朱門洞開。

玉墳金鋪。儼然王侯第宅。乃使閱者轉達。良久而出。導入東廊。爲設食。尊酒盈貳。亦極精潔。飯已。有老嫗出問。客操吳音。是何鄉貫。具告之。少頃。嫗秉燭而出。齋客登堂。有女子容色絕代。羽服霓裳。如女冠裝束。降階而迎曰。妾卽邢氏。葬香地下。百有餘年。時移物換。邱罈就平。念君是妾同鄉。有小詩十首求爲傳播。因命侍女取詩付鄭。其末章云。鴛鴦化盡魚鱗瓦。難覓當年竹落宮。鄭問竹落之義。曰。竹落皇帝天。爲十八色界天之一。載在道經。妾舊時所居宮名也。取

翠玉笛一枝以贈。並吟一詩曰。歎息滄桑易變遷。西郊風雨自年年。感君弔我商山下。冷落平原舊墓田。遂命送鄭出。時東方微明。向之第宅。俱無所見。唯四面隱隱若有垣墉。諦視之。則深林掩映而已。然袖中玉笛故在。視其詩箋。則多年敗紙。觸手欲腐。墨色亦闌瀉。迥非人世之物。鄭以幽會荒唐。刻圓圓遺詩。託諸冥冥。東海剝古石。傳會作商山鶯影傳奇。彌失其真。蘇人蔣敬臣。爲予言如此。右楊氏叢話所述。跡涉幽渺。未可據爲事實。叢閱長樂謝枚如(章鍊)賭棋山莊詞話。載朱淑

真降箕。賦浣溪沙詞。其後段云。漫把若蘭方淑女。休將清照比真娘。朱顏說與任君詳。余嘗輯漱真事略。亦未采入。

康南海龍姬何女士榜理。砌於灑寓邸第。其門下客某。製聯恭輓云。天若有情亦老。人難再得爲佳。南海亟獎藉之。時方歲晚。餽遺有加。

近人某筆記。載吳三桂爲前明武舉。出江南某公門。某公歿。其子奉母貧甚。閉關抵滇。旣半載。寄食於藩下謹衛。得閒通謁。吳立待以殊禮。留邸第數月。旋以母老告歸。則大集寶僚祖道。餽橐逾二萬金。別局鑄一簋爲母壽。皆珠寶。某歸遂爲富人。按延陵軼事。此類非一。少時曾爲毛文龍部將。旣貴。與毛氏久不相聞。浙帥李某。強奪毛氏宅。毛無如何。事聞於吳。立責令李還宅。且輸金贖毛氏。傅宗龍亦三桂舊帥。其子汝。視之如兄弟。王府門禁嚴。汝非時出入。無敢詰者。寧都曹應避。於三桂有恩。其子博燦遊滇。以十四萬金贖行。三事見南昌劉健庭聞錄。

北京政事堂。地望高絕。以簡爲重。某君擬議樞聯云。竟日淹留佳客坐。兩朝開濟老臣心。屬對工切。集杜工部句。尤天然巧合。

曩譜曰。辛漫筆。有瓊花雖遇一則。蓋闡之於晚友。載在甲寅。晤廣陵吳愁翁。(明試)爲言此事丁道咸閒。事之究竟。有出吾舊聞外者。因並前所記述焉。瓊花觀未燒時。皖人米客某。春日獨遊。忽逢麗人。相與目成。夕詣客所。自言我仙女也。遂

歸燕好。客設肆仙女廟。翠女同歸。它人不之見也。其後漸洩。同人有求見者。客爲之請。女曰可。某日會坐。忽聞香風郁然。彷彿麗人。立數步外。宮裝襯裙。腰如約素。雙翹纖削若蘿。

腰已上輕雲蔽之。神光隱合。倏忽不見。會客經營失意。謂女曰。卿仙人。曷爲我少紓生計。女曰。世間財物各有主。距可妄求。郡城有售呂宋票者。屬客往購。謂當稍竭。歸薄。比客詣郡購票歸。不復見女。票亦旋負。一月後。消息杳如。望幾絕矣。女忽自空飛墮。短衣帶劍。雪鬢蓬飛。氣息僅屬。謂欲飛渡呂宋。爲君斡旋。詎該國多神人守護。斥逐良苦。歸途又爲毒龍所劫。僅乃得免。(已上白辛漫筆。已下補述)客亟持慰藉之。女亦從容復其故常。自是與居越二稔。雖琴瑟在御。未足方其靜好也。一日。客因事外出。泊歸。女則置酒曲房。屬客共飲。江東之膾。漢南之膳。紫翼青筭。瑤渠玉膏。不知其致美自也。酒間。自取洞簫吹之。聲不同於引鳳。曲迺犯乎離鸞。蘇長公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其爲愴悅悽悒。殆無以遡焉。簫闋。復倚聲而歌之。歌曰。明月清風兮夜如何其。醉不成歡兮我心傷悲。執子之手兮黯然將離。桑田滄海兮後會難期。更進一杯兮勸君勿辭。千秋萬歲兮人天相悲。歌畢。捧觴屬客。哽咽而言曰。離多會少。恩深怨長。吁嗟郎君。緣盡今夕。比以鉅涇之國。將丁未運。應運降才。天帝殊難其人。不成歟兮我心傷悲。執子之手兮黯然將離。桑田滄海兮後會難期。更進一杯兮勸君勿辭。千秋萬歲兮人天相悲。歌畢。捧觴

業發遣如于輩。皆以男身降生浮提。妾幸名叨牒末。稍得權退。今則無可復延。蓋天符已下矣。夫以應龍逐馬之末裔。無健走千里之殊能。而一代託以興亡。九閨知其名姓。誠曠古罕有之奇遇。矧帝心慈恕。念茲殘劫。雖假手吾輩造成。然實運會使然。不當吾輩任咎。迨至紅桑闕盡。銷跡位業。特許從容騎鶴。逍遙海上仙山。徐俟乘化歸真。仍還本來面目。妾與君聚處數年。雖令鑑共否。瓊佩同照。甚愧夫能有益於君。然微審陽消陰息之間。庶幾批拂去而精粹大來。(對針米客而言。仙人善於詞令)。非復天壤王郎。吳下阿蒙可比。君幸自愛。努力前修。天上人間。未必不復相見。悲莫悲兮生別離。此時此際難爲情耳。

語次泪隨聲下。客亦涕泗汎濶。因問鉅涇之國何在。女曰。此天機。時未至。毋洩也。於時四目相注。依黯無語。聞雲中隱隱有笙鸞聲。俄而燭燭異色。光景淒戾。若金風鐵雨將至。而瓊雲璧月不可復留也。客爲之心目震眩。一徊徨間。遽失女所在。亟開戶引睇。唯見絲雲如葦。冉冉嚮東南而去。久之。迴精散魂。收眠返駐。唯有月落參橫。秋聲在樹而已。客悲惋垂絕。旋亦謝絕人事。披髮入山。不知所終。

有清一代。視翰林至重。一若人而翰林。則無論德行節操。學同事功。無一不登峯造極者。持此見解。深入肺肝。根深蒂固。牢不可拔。雖通檮鉅子不免。光緒甲午恩科會試。有欽賜進士湘人某翁。年一百十四歲。殿試後。欽賜國子監司業。蓋翫異之也。某翁寡殊不懂。謂某某年僅百齡。某某且未遠百齡。

皆蒙欽賜翰林。何獨於吾斬弗予也。時余客京師。偶與半唐老人夜談及此。余曰。璞哉是翁。唯其不知司業翰林秩位之崇卑。乃能壽命延長至是。半唐亟拊掌余說。迨後己亥庚子間。余客荆湖。聞是翁猶健在矣。

禹貢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按淮南子墮形訓云。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此九州之名。與禹貢不同。

北語署人曰姁種。此二字見淮南子。墮形訓云。姁溼生容。姁溼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溼元。溼元生羽風。羽風生燠介。燠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姁種與乎外。肖形而審。

始安周笙願。(夢)撰錄宋以來詠美人詞爲寸璫詞。得一百七十闋。凡前人未備之題。皆自作以補之。其詠今美人足念奴嬌一闋。已錄入前話矣。菩薩蠻美人辯髮云。同心三縉青絲轡。絲絲比並情長短。背立畫廊中。巫雲一段鬆。

羅衫防汚(去)卻。巧製烏綾托。私問上疊期。平添阿母疑。定風波美人渦云。容易花時輞玉顛。柔情如水語如煙。春意欲流人意懶。深淺。藏愁不夠恰嬌然。都說箇儂禁(平)酒懷。自注俗云。嬌有雙渦者善飲。防勸。無端掠笑綺筵前。吹面東風梨景嬌。妝晚。鏡波無賴學人圓。減字浣溪沙美人唇云。記向瑤窗寫韻成。重輕音裏識雙聲。(五音唯唇分重輕音。)石榴嬌欲試珠櫻。(唐偉

系時競妝局、有石榴嬌、嫩吳香、等名。——笛孔膩分脂量泥。橘
械香帶唾花凝。機物吻合是深情。沁潤春美人舌云。慧苗心苗。
欲度雲崖。溫磨自然。恰鶯驚客去。香留茶醞。憊殘句秀。榮
說花妍。金鑑深局。(黃庭經、玉簇金鑑身完堅、金鑑、舌也。)玉
津密漱。消得神方長駐顏。圓曾解。芙蓉翻清辦。巾幅儀連。
(李白詩、笑吐張蠟舌、又誰云秦軍柔、摧卻仲連舌。)齊花格
最嬌媚。更妙耽香毫越恁圖。甚小玉偏饒。幽懷易洩。阿(入)
候乍學。泥(去)語輕憐。一角溪山。廣長真詠。(蘇軾贈東林長老
詩、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筆非清淨身)只在紅樓斜照邊。聞憑
弔。憶楚宮淒怨。捫竟三年。(詩、莫捫朕舌。)減字浣溪沙美人
頸云。延秀雄川鵝未翔。(洛神賦、延頭秀項、又余朝京師、還濟
洛川、又蝶輕颺以鵝立、若將飛而未翔)蟾蜍玉映鏡中妝。低垂
膩粉卻羞郎。——書雁運迴勞引望。纏鴛儂傍慣交相。潤敘情味
擣蠻香。鳳凰臺上憶吹簫美人胸云。酥嫩雲綿。(李洞詩、半胸
酥嫩白雲綿)蘭蕙粉著。(韓偓詩、粉著蘭胸雪壓梅)羅裙半露
還藏。(周演詩、恨束羅裙半露胸)乍領巾微褪。一縷幽香。依
約玉山高並。——韻曉雪。宛在中央。難消遣。墮膺別恨。(說文、
膺、胸也。)積臆春鶯。(釋名、胸、臆也。)閨房。別曉光聲。祇
風月叨陪。僥倖橫郎。(黃山谷曰、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更三生慧業。錄櫛羅將。云是拂眉才子。渾不識。列宿文章。
(李賀詩、云是西京才子、文章絕公。二十八宿羅心胸)論平邱
壑。(楊萬里詩、何日來同疎整胸)遙山遠浪。占斷眉場。(秦鉉

玉貧女詩、不把雙眉闔畫場)減字浣溪沙美人腹云。妙相規前
寫秘辛。(漢雜事秘辛、規前方後、腹與背也。)圓肌粉嫩脣勝溫。
箇中常滿玉精神。郎若推心誰與置。天教貯慢不堪捐。(蘇軾

詩、散步逍遙自捫腹。)糲飢可奈別經春。白蘋香前題云。屬稿

未須風紙。兜羅織稱瓊肌。宣文謹說女宗師。不數便便經笥。

玉抱香詞懷倚。(詞名有玉抱肚。)珠胎消息還疑。畫眉也不

合時宜。約略檀奴風味。減字浣溪沙美人臍云。可可珠容半寸
餘。(雜事秘辛、臍容半寸許珠。)麝薰溫風較何如。帶羅微勒惜
凝酥。酒到智能配絳脣。(世說、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
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言好酒到臍、平原有鬲
縣、言惡酒在鬲上住、陸游詩、且泥杯中酒到臍)藥香長藉煖瓊
膚。(蘇軾詩、留氣煖下臍、自注、今藥肆有煖臍膏)夢中日入叶
蘋符。(晉書、南燕慕容德母、夢日入臍生德)前調美人肉云。
絲竹平章總不如。屏風誰列十眉圖。(楊國忠冬日、令美姬環之、
名曰肉屏風)收藏慣帖是郎書。似燕瘦幾註質骨。如環整卻
不垂腴。雞頭得似軟溫無。減字木蘭花美人骨云。陽秋皮裏。
何止肉匀肌透膩。(杜甫麗人行、肌理細膩骨肉匀)玉瑩(去)久
清。無俗偏宜百媚生。(王貞白詩、念予無俗骨、蘇軾詩、俗骨變
換顏如絕)銀屏讀曲。藥店飛龍爲誰出。(宋韻曲歌、飛龍落
藥店、骨出只爲汝)坦腹才難。消得文章比建安。(李白詩、蓬萊
文章建安骨)金樓曲前題云。畫筆應難到。稱火腿。清涼無汗。歇拍云。但
摩訶秋早。(東坡洞仙歌詞、大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歇拍云、但

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乃足成蜀主孟昶與花蕊夫人摩訶池避暑之作，妙像應圖天然秀。（洛神賦、骨像應圖、神女賦曰：骨法多奇，應君之像，應圖、應董圖也。）難得神情更妙。嬌璫子掌中嬌小，不把畫場雙眉闔。恰青衫末抵紅裙微，論高格。九仙抱。嗤他皮相爭鑿笑。漫魂銷。花柔疑沒。（宣和畫譜，黃筌有沒骨花枝圖，題詩見閑志，徐崇嗣畫沒骨圖，以其無筆墨骨氣而名之，但取濃墨生皴，肉勻足冒。雜事秘辛，肉足冒骨，可察相思深如刻。瘦損香桃多少。怕玉比玲瓏難肖。知已半生除紅粉。莫艱難市破金臺道。祇無俗。是同調。滿庭芳美人色云。倚醉微醺。佯羞淺絳。相映妒煞桃花。（崔讓詩，人面桃花相映紅）贊名增重。豎莫儼世家。（王維詩，贊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又持謝鄰家子，微儼安可看）旭日耽窗穿照。光點射。和雪朝霞。（雜事秘辛，時日暮薄晨，穿照就窗，光送著望面上，如朝霞和雪，點射不能正視）東風裏。紅紅翠翠。生怕繡簾遮。嫌他。（方言載若塔平聲，脂粉污）（去）蛾眉淡掃。（張祜詩，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芳澤無加。（洛神賦，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更佳如秋菊。（陶潛詩，秋菊有佳色，鮮若晨葩）（東晉補白華，解作晨葩，莫之點辱）任爾芙蓉三變。濃和淡。莫漫驚誇。蘭園靜。秀馨長飽。相對西窗紗。已上各閱。置之茶煙閣體物集中。允推佳構。寸瓊詞未經印行。故錄之。

京師名伶梅巧玲。（住韓家壠，曰景龢堂）色藝冠時。豐姿俊骨。都人士稱道弗衰。今日聲名藉甚之梅蘭芳。其父曰竹芬。

巧玲其大父也。歿於光緒壬午冬。先業尚書文恪一日。文恪壽逾八齡。梅年僅四十耳。京曹某譏掠聯云。龍首一枝先折。（宋詞句）成都八百同歌。殊典雅工切。相傳某省孝廉某。以下第留京師。與梅昵。罄其實。長物悉付質庫。幾不能具喪殯。唯一僕依戀不忍去。會春闌復屆。竟不能辦試事。方躊躇無措。俄梅至。僕憤適。掠之門外。且謂之曰。爲汝免故。雖典質亦無物。卽功名亦何望矣。汝兔胡爲乎來。豈尚有所希冀耶。梅婉言遜謝之。至於再三。僅乃得見。則袖出百金遺孝廉。屬屏當赴試。並盡索其質券。及中空之行囊。鄭重別去。比孝廉試畢返寓。梅則以箋至。而嚮之珠者還。壁者歸矣。榜發。孝廉捷。壹是所霑。梅獨力任之。若李桂官之於畢靈巖也。孝廉感且愧。僕尤感激涕零。鞠躬重謝。稱之如其主。且謂之曰。豎唐突。認免君。誠吾過。幸恕吾。免吾可。梅仍遜謝之。欲然無得色。此事梅固難能。此僕亦豈易得耶。又某太史。亦以呢梅故致空乏。顧舉債於梅數百金。旋逝世。無以斂。諸同鄉同官。集而爲之謀。久之。殊無緒。俄傳梅至。以謂理債來也。梅入。哭甚哀。出數百金券。當衆焚之。並致誌二百金。敍述生平。聲泪俱下。聞者多其風義。爲之感動。或慨慷脫辭。咄嗟而成數集。得舉資返妻孥焉。核之軼事。類此尚多。此尤禁慙者。

新婚聯云。花鳥繁紅。蘋魚藻碧。(山池賦)芝房翠。桂麻流丹。(乾元殿頌)兩聯皆贊絕。友所居。院中有叢桂。尤妙合。余客揚州三年。聞監異之事二。其一卽前述瑣花鑑遇。又紅水汪某巨宅。常見怪異。主人弗敢居。曠廢已久。花傭某餒其後圃居之。雜卉羣芳。兩年來竟無恙。有方塘闊畝許。偏種紅蓮。戊戌夏。花尤繁密。每瓣上皆作美人影。句勒纖緻。若指甲指印者然。一時傾城往觀。或詫爲妖異。或疑爲點跡。有形諸歌詠者。余聞之某分司云。

蘭陵酒。出常州。比紹興酒稍釀醕。鬱金香酒。出嘉定南翔鎮。色香味並佳。略似日本紅蕪桃酒。兩種酒名。恰合蘭陵美酒鬱金香之句。

梁周興嗣千字文。後人多昉之者。錯綜組織。極鉤心鬪角之妙。光統丙申。南皮張相國文襄。六秩壽辰。黃岡令楊葆初。(舊本)重次千文爲祝云。盈積若虛。舊絃斯改。海內龍門。朝端鳳彩。吹垢巨卿。釣磻大老。化贊璣衡。身具國寶。義服御宇。岳牧效忠。要荒遐服。罔敢不同。冠弁百僚。凌駕萬物。躋邇陶桓。道遜羊叔。驟操人倫。慕者神往。周甲筵歡。見丙星明。孝達張公。八州制府。尹切匡時。榮能稽古。皇都近邑。世苗植槐。璇樓篤祜。玉燕投懷。光祿封君。貴陽霸寵。伯舍棠庭。庭階蘭井。英委俊穎。實青令儀。五事作父。四箴懷宜。少侍父誠。祇受母言。清席暑退。眠牀冬溫。劭弟恭兄。餘力游藝。讀典翫墳。筭乘鱗次。疑意杞疏。辨釋涇渭。畫及

匪餐。夜寢寡寐。性耽丸墨。秦莽唐妍。紙筆驅遣。肄遊草頓。參葉組繹。易猶取芥。綺歲調笙。名場獲解。塵舉鶯招。仙宴聚會。當空扶輶。唱傳殿陛。獨對廊垣。精嚴白簡。風華藏箱。射的持滿。抗奏輪囷。嗣位則正。伏闕悚惶。兩宮勸聽。識彼繁極。笑嘲陋俗。史牒照垂。晦微洞燭。川楚臨安。使輸歷稅。靈隱禪心。劍南廬背。耳熱鍾琴。瑟居想漢。浴色染藍。面軟羔雁。浮辭息韓。徘徊謂幾。愛士等李。逸羣立稽。仁主躬勞。執荷鉅任。適被旁求。羸車入晉。戶傷索漠。飯沃沙糠。條斷納貢。察薄就糧。秉節領表。脩字象郡。青犧凋散。整黎綏定。法羌短髮。厥貌甚殊。藉途伐虢。律畢必誅。璧忍殷趙。將恃廉頤。巾扇指顧。千營濟河。文淵既克。賊渠麻焉。矢翦滅此。飛信遙宣。聖慈量惻。謂且姑容。新製翠羽。答女之庸。方城寥曉。宅市紛羅。假通馳路。坎蓋終多。宏陳廟堂。帳帷即止。惠政始聞。外懼橫起。日本處東。臣節素守。壹旦肆叛。竟甘歟首。蹶逐烏鵲。奄覆高麗。陪京嘆遷。邙洛振基。維王特命。催廢建業。釐毅無驚。知囊有榮。禽戲比得。潛資默助。說妙轉環。伊呂相傳。和戎魏將。更辱親行。枝梧侈口。谿谷難盈。訓語煌乎。尺寸勿讓。委土奈何。師丹善忘。晝約夕出。率與設盟。孤軍深壁。誰似田橫。感感悲鳴。上弗云可。非直是殆。盡其在我。西麥魚肥。回軻過再。輕蓋徊翔。水曲如帶。薪積常奧。湯熱思去。莫以道閑。而亡遠慮。嵐岫沈冥。氣蒸香巒。鼓運洪鈞。良金載

躍。歷機左幹。抽絲紡絲。男丁婦巧。紈布織塵。厭這銀圓。
弊績疲弱。致富阜民。於茲倣落。靡利用長。飽膳所據。欲曜
盛威。刻與火器。談兵每精。戚果椎最。武學豫修。承平攸
賴。杜夏逃房。樂井貳省。廣定寶歸。尊經並永。商務亦詳。
竭理充極。分賜別毛。諸音坐習。流離困殆。禹稷已饥。勸稽
增稼。施食及衣。盜發禽捕。淑問審刑。養目治翳。惡竹斬
根。難黍念友。石貞漆堅。俠腸夙具。優孟豈煩。賓從兩集。
亭皋欣踐。桐閨陰涼。駕塞華晚。陟弔升巒。尋碑摩碣。銘眺
岱阿。歌聆妙勒。恬寧謙畏。悅淡耽誠。精真至榮。飄佐杯

盤。義莊深祀。木社幸存。祭嘗足給。敦睦故園。兒貽寧馨。
家駒舉好。右瞽後昆。賢書登早。庶美合觀。德猷交祉。佳矩
景林。茂規超阮。中秋初吉。酒奉觴稱。辰暉映輝。月魄生
明。九重露沛。珍異競來。雲章寫福。詩詠孔告。帝曰康哉。
功惟嘉乃。賞紫圖形。爲天下宰。戎也列職。自誦愚贊。地攝
黃岡。仕志赤縣。泰仰宗工。霑澄珠相。夫子瞻瞻。卑官才
陋。引薦接步。願結因緣。誠傾元禮。情移成連。拜手謹願。
敬慶松季。又相國門下士姚汝說。集漢書句爲序。尤工巧典。
重。爲相國所贊賞云。

(未完)

眉廬叢話(續前號)

蕙風

定遠方運舫(士達)蕉餘偶筆云。李復堂(鯤)鄭板橋(燮)畫畫
精絕。復堂爲人題大士像云。巧笑情兮。美目盼兮。咸訶其不
倫。復堂甚苦。板橋曰。何不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按宋
慶元英議載云。甄龍友畫卿。永嘉人。滑稽辯捷。爲近世冠。
嘗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巧笑情兮。美目盼
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
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溫州狂生。用之且敗風俗。上曰。
唯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爲某邑宰。趣召登殿。上迎問曰。
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爲堯舜之

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由是不稱旨。猶得添倅。後至國子監
簿。方氏所記李鄭二公之事。殆與昔人闡合耶。抑板橋會見談
數。值復堂詞客。遂舉以相語耶。

臨陵先生言。江陰舊俗。敦尚節義。女子或在室裏所天。雖
未經納采問名。但有片言婚約。亦必矢死靡他。有巨室某氏女。
蚤失怙恃。盧依兄嫂。已聘未字。俄聞堵計。誓守不字之貞。
經堵族燒謝。兄嫂憚勤不爲動。稍強之。則以委身江流畢命纔
索爲言。自是無敢以不入耳之言相勸勉者。女婉慧明慧。固掃
眉才子也。詠絮無懈辭矣。頃輒不數乘妻。日唯閉閣焚香。游

恩竹素。消遣歲月。會郡城創立女校。重女才德。聘爲教習。

女謂吾斯能信。欣然稅駕。遂擁舉比。甫及半年。而儕之風骨。穎慧者。今則言笑晏晏矣。壽之凜然難犯者。今則溫然可即矣。嫂氏聞之於微。微語其兄。謂可因勢利導也。適同邑某明經。

方謀廢續。姑試婉商於女。女則不置可否。嫣然一笑而已。則亟託差修爲之作合。匝月而嘉禮告成。改歲而甫舉在抱矣。慨自廉恥道喪。綱常弁冕。明達士夫。不幸而丁易姓改步。往往

迴跡心染。首陽之節不終。而託爲一說以自解。矧致之禮經。婦未廟見無守貞。雖宋儒亦謂然。女之故核易轍。卽謂禮亦宜

之可也。唯是學堂之變化氣質。神奇朽腐。開通閉塞。何其神速一至於斯也。其諸明效大驗。可以舉一反三。有移風易俗之責者。當知所先務矣。

近於某友處。見某校書寄某君函稿。詞旨清麗。尤有風格。亟錄如左。某君足下。濃曉判種。茲杜晦更。馳蹻依依。興懷昔柳。伏維盡畫。毫翰雄口。(此字及江字上。字。元稿未晰)丹霞白雲。並峙芳譽。謝巖只赤。春草未歇。公暇舒歎。宜多遙情。猥以蒲姿。囊承青踩。落紅身世。記謙金鉛。香桃刻骨。未嘗銜感。近狀乏痕。涂窮多緒。六月徂暑。嬰疚垂絕。叨蔭慈雲。廣賴殘喘。蠶絲未盡。鉛蠅滋甚。顧影自悼。畫眉不時。易衣濡遊。甯少王謝。玉鍊採袖。累爲慇懃。空谷足音。益復岑寂。有帖乞米。無人賣珠。夕蒸不溫。年矢復促。蹙蹙末路。歸高塔寺。百思相慰。半齋真展。支離病骨。誠何以堪。遙夜

易淒。怨魄流照。俛仰今昔。悲從中來。卷蓋蕉心。誰復知者。

言念君子。文章矩公。情生於文。自極妻聲。不揣葑菲。輒辱

鵠鷺。甯忘非分。所恃過愛。貽書付脣。損惠舒兔。鵠鷺德音。若望雲霓。歇浦口江。程不五日。居驅稍遠。甚願趨侍。碧帷

蒞止。彌切忤迎。清冬沴寒。伏翼珍餚。末署沐愛某名肅拜。

清時軍府末升。對於所隸自稱沐恩。此沐愛二字防之。殊新雋。

某君贈彩。校書聯云。風采南都才賽賽。(一名賽今花)舊遊京雒李師師。

近人某筆記云。道光二年。山東某縣令。登泰山。觀沒字碑。剔藓據妙。忽於碑肋見一帝字。(是否小篆。未詳)筆畫古秀。拓數十紙。流傳京師。後甘泉謝佩禾。(堃)曾目驗之。故有句云。偶讀一碑惟帝字。按此說信然。則與中嶽嵩高廟石人頂上馬字。同爲瑰寶矣。又江蘇上元甘家巷。梁安成康王蕭秀西碑。相傳唯碑額及碑陰曹吏等題名尚存。碑則全泐。余嘗命工精拓數紙。完整者猶數十字矣。

外國銀幣。品類至繁。花紋各異。不下三千餘種。略舉其名。英曰先令。行於印度者曰羅比。法曰佛郎。行於越南者曰比阿斯德。德曰馬克。俄曰羅般。奧曰福祿林。意曰賴兒。荷曰結利特。葡與巴曰密勒。丹麥與瑞典曰列斯大拉。班曰薩西宣。祕曰沙而勒。美利堅智利科倫比亞等國。皆行墨西哥之祕環。其他小國。或自鑄幣。或奉大國之制。弗可得而詳也。銀幣輕

重之差。較之中權。自一錢餘至七錢有奇不同。(亦有重遼中權九錢者)然最以婆西哥之祕琉璃。重七錢二分為中制。即中國通用之廣洋也。又銅幣之名。英曰本土。法曰生丁。德曰弗尼。俄曰古貝。奧曰紐扣而哲。餘未詳。

西國近事。有威森堡女王爲伴一則。女王年甫及笄。嬌嬈絕倫。德人攻入威森堡。王率其大臣數人。督軍過橋以阻之。德人因之於魯倫堡附近之某邸。夫卵石不敢。而竟敢與抗。誠美而有勇。雖凶猶榮矣。致盧森堡國。與比法爲鄰。爲德法往來必經之路。全國九百九十九方英里。人民二十六萬。陸軍一百五十人。歲入英金六十八萬磅。一至小之獨立國也。因憶吾國從前服裝。有坎巨提者。回疆部落也。新疆識略及西域水道記。謂之乾竺特。大清一統輿圖。謂之喀楚特。中俄交界圖。謂之根雜。嚮來臣服中朝。光緒十七年。英人有事於回疆。欲假道坎中。闖一通衢。以固與都督士山門戶。使俄人不得越帕米爾東行。坎王稱兵拒戰。莫經敗北。率其婚屬而逃。英人遂欲據其版圖。適薛叔耘京卿。(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專經爭辯。盧迺得存宗廟。別立新王。麻韓美德拿星。自後恪奉正朔。每年入貢沙金一兩五錢。例賞大綬二匹。視同霍罕安集延巴勒提拔達克之類。謂之朝貢之國。考坎巨提。地僅百餘里。人民一萬餘。更小於盧森堡十分之九。迄今時異世殊。區區微外彈丸。當軸宜未遑措意。其得免於蠶食鲸吞與否。在不可知之數矣。

曩余客京師九年。四印齋夜談之樂。至今繫繫夢魂焉。半唐

老人。工雅詠。多徵辭。嘗曰。余聞文字與聲之至不貫穿者有三。法越之役。媾和伊始。法人多所要求。吾國悉梗拒。不稍假借。某報紙著論有云。我皇上天威震怒。一毛不拔。又內閣茶人(俗稱茶房)作燭龍。一面書世掌絲綸四字。蓋直賦有是扁額也。一面苦無所防。則率用花鳥怡情四字。近會典館纂修關員。初擬屬之會稽李施客侍御。(慈銘)親客辭。則以屬之黎陽部郎。此事較之報紙之論。燭龍之字。尤為不貫穿之至者也。

曩余客京師時。蒸蘭炒蓮。首推四雲。曰秦雲。(小名祿兒)。以娟靜勝。曰華雲。(小名喜兒)。以稚粹勝。曰怡雲。以聰潤勝。曰素雲。以秀慧勝。秦華董馳芳譽。丁光緒壬午癸未間。怡素稍晚出。素尤工書法。往往契合曠雅。南鄉程子大(頤萬)都門雜詩云。舊遊聞憶道州何。(自注。詩孫舍人)案晝凭肩幾。按歌。(詩孫工繪事)今日四雲寥落盡。更誰拋髻唱黃河。

光緒辛卯春。南鄉程子大。同江夏鄧漢侯。(襄)長沙袁未瑜。其族祖。(緒欽)道州何葉蓀。(維林)龍陽易中實。(順鼎)南鄉程海年。(頤芳)保山吳元其。(式劍)益陽王伯璋。(景麟)善化姚壽慈。(肇椿)南鄉周蓮父。(家濂)龍陽易木由。(順豫)益陽王仲蕃。(景樹)結吟社於長沙周氏之嶃園。有湘社第四卷刻行。其第三卷。皆詩錄斷句。分事對言對二門。而言對又分各格。茲各錄錄聲句如左。事對全曰碑反鏡云。榮珥貂冠歸漢後。巧迴蛇領試妝初。(湖侯)曹孟德詩韻云。漢祚竟移銅雀瓦。唐文清佚採蠻

書。(中實)杜甫眉云。空期驥子詩能繼。誰似鴻妻案與齊。(伯璉)黃鶯云。三輔漢圖雄渭北。雙文唐記盡河東。(子大)吾對烏魯木齊(碎聯)云。深杯魯酒青齊道。古木斜陽烏夜村。(未由)又長沙縣學云。牛背學傳周苦野。龍沙地接漢長城。(中實)醜奴兒令(雙鉤)云。醜如張戴慚潘令。奴到蘇家字雪兒。(棠蓀)吳道子(鼎峙)云。鈴語上皇悲蜀道。綺絲西子出吳江。

(子大)天陌(鳳頂)云。天女花隨病廢詰。陌頭桑億媚羅敷。(子大)又白漆云。白羽江東都督扇。漆樹無北故王陵。(子大)熱峯(兔頭)云。內燃蔗漿和露啖。中華蓮瓣倚雲開。(中實)虞書(歲肩)云。戈倚虞淵回赤日。詩留畫壁唱黃河。(中實)步虛(蜂腰)云。地窮亥步跡難徧。賦就子虛才必奇。(棠蓀)亭古(鵝膝)云。字啟老聃辛毒義。縛傳孫毅古微書。(中實)海年(蠶腥)云。紅淚珠明滄海月。黃昏人約去年花。(未由)客星(雁足)云。綠綿仙蘭來國客。紅鸞蟠桃笑歲星。(中實)馬房(魁斗)云。馬史文章過班固。犧經術數出京房。(中實)又十通云。十年學道青牛客。一代談經白虎通。(棠蓀)子大(煙聯)云。徵士畜年存甲子。大夫覽揆降庚寅。(未由)玉臺新詠(碎流)云。玉人病起樓臺冷。愁倚新秋詠落花。(中實)詩續之作。較近極盛。樊樊山一代宗工。比應召赴春明。翊贊餘聞。尤多雅集。吟頌甲乙。膺首選者十有三。樊老殊自憲。貽舊源上舊游。有詩錄僕梓十三元云云。而龍陽易中實。爲昔年湘社俊侶。與樊山工力悉敵。比亦盡譽京國。犄角逐於鐘聲燭影間矣。

易中實著作。以最初所刻眉心室悔存稿。鑒天影事譜。戊己之間行卷爲最佳。余最賞會者。春明惜別詞云。負汝驚鴻絕代姿。朝朝博得他人憐。最爲沈痛。又云。累懷刻骨相思處。是爾攀眉不語時。又無題云。再從翡翠簾前過。唯見紅樓掠地飛。又鳳凰臺上憶吹簫詞云。向綠波低照。憐我憐卿。曩余戲語中實。讀君此詞。直令我海棠開了。想到如今也。

明莆田學士陳公音。終日誦讀。脫略世故。一日。往謁故人。不告從者所之。竟策騎而去。從者素知其性。乃周迴街衢。復引入故舍。下馬升座曰。此安得似我居。其子因久候不入。出見之。曰。退亦請汝來耶。乃告以故舍。曰。我誤耳。又嘗考滿。當造吏部。乃造戶部。見徵收發糧。曰。賄賂公行。仕途安得清。司官見而揭之。曰。先生來此何爲。曰。考滿來耳。曰。此戶部。非吏部也。乃出。見趙鼎卿所著鷓林子。又光緒初年。刑部郎某。某日入署。其御者。與人閑闊於署前。閑於署。直日者。呼之入。屬部郎自治之。部郎詬視。弗識也。御者自言。爲主人執鞭。如千年矣。部郎殊驕驕。則令迴身相其背。曰。是矣。蓋部郎每日乘車。御者坐車沿。視其髮簪至審也。此部郎之模樣。略與明陳先生等。

作詩而至試帖。可云甚無謂矣。比余得海鹽陳氏桐花風閣所刻宮闈百詠。道光時。當塗黃小田。(富民)樂平汪小泉。(體信)陽湖汪衡甫。(本塗)漢軍蔣紫玖。(道機)太谷溫達樓。(忠襄)上海李小漁。(曾裕)六君之作。詩坊試帖體。以宮闈雅故

爲題。如皇娥夜織、湘妃竹淚、伏女傳經、班昭續史之類。計百題。存詩一百七十首。真不愧思精合。清麗芊綿。目錄悉列卷端。且各有注。更采善得。可當飯史。誠試帖之列開生面者。袖珍精粹。楮繁裝雅。姪人西河。極意謳之。寶愛甚至。宜乎其實愛也。又近人來雪瑞。(鴻瑠)錄香館稿。有試帖詩二卷。亦多香贊之題。詩亦製帖可誦。

前話記舊曲烈嫂。攷板橋雜記。載楊龍友侍姬殉難者名玉耶。而方芷生事不具。比偶閱諸錄。有俠妓救忠一則。卽芷生事。亟節錄如左。方芷。有慧眼。能識英雄。與李貞屬女阿香最治。(蕙風校)香君一稱阿香。庶見此。阿香屈意候公子。一日。芷過其室曰。娟得所矣。但名士止傾倒一時。妾欲得一忠義士。與共千秋。阿香哂之。楊文驥耳其名。命駕過訪。芷浣其畫梅。楊縱筆拂墨。頃刻成幅。芷大喜。竟與訂於身約。文驥罵馬阮。士林所不齒。聞芷許事之。大惋惜。卽香亦驚笑。定情之夕。芷正色而前曰。君知妾委身之意乎。妾前見君畫梅花辦。盡作嫋嫋態。而老幹橫枝。時露勁骨。知君脂韌通俗。而骨氣尚存。妾欲佐君大節。以全末路。隨具中帶異寶來。他日好相贈也。楊漫應之。無何。國難作。馬阮駢首。侯生攜李香遠竄去。(蕙風校)南都破後。香君消息不復聞。祇此略具梗概。芷出一錦金箱。從容而進曰。曩妾許君異寶。今可及時而試矣。發之。中貯草繩約二丈許。旁有物瑩然。則半尺小匕首也。楊愕然。遲回未決。芷厲聲曰。男兒流芳貽臭。爭此一刻。奈何草間偷活。

遺兒女子笑哉。楊亦慷慨而起。引繩欲自縊。芷曰。止。握手。辨臣何得有冠帶。急去之。楊乃幅巾素服。自斂於窗櫺間。

芷眠其氣絕。鼓掌而笑曰。平生志願。今果酬矣。引匕首刺喉死。後李香聞其事。歎曰。方姪。兒女而英雄者也。何作事不可測乃如是耶。乞侯生爲作傳。未果。而肆官野乘。亦無有紀其事者。(蕙風校)侯宗樸李姬傳。敍次至田仰以三百金。邀姬

一見。姬固卻不赴而止。當是時。姬猶在舊居也。其於國難後。撫姬遠覽。詳焉。據諸錄云云。則龍友方芷同殉後。姬猶與侯生聚處矣。獨余嘗惜侯李之究竟不可得。今乃得之諸錄。爲之大快。

嘉興李旣訪。(富孫)校輕頤稿。讀國初諸公文集成斷句十二首。其一云。侯生才思鬱縱橫。下筆千言坐客驚。一代董狐誰得並。金陵歌管不勝情。自注。朝宗設酒金陵。載手罵阮大鋮。越五年而禍作。康熙中葉。曲阜孔東塘(尚任)譜桃花扇傳奇。於復社諸君子。排斥馬阮。形容委致。唯是李者罵馬阮則有之。殊無侯生罵大鋮事。未審旣訪何所本也。

前話記乾隆朝。高士奇由詹事賜同博學鴻儒科。未審他人。有同受此賜者否。比閱校經房文稿。舊已宋詞科薦舉。目後云。全謝山吉士公車徵士錄。予曾於山舟侍講處借閱。塵封有一冊。紙中選五十人。有賜同博學鴻儒科高士奇勵杜訥。在南書房賦詩一首。據此。知當時同膺寵命者。唯高廟二公而已。勵官至刑部侍郎。諡文恪。

民。以應鄉試落虎林。臨場患時疾。煩躁壯熱絕食。人以傷寒目之。延老醫張獻夫視之。與大劑桂附。晉民從子璿玉有難色。張曰。非此不能入試矣。日晡。張又至。曰。紹興太守。嚴鑄渡江。此君唯閔思樓館接手也。璿玉卜之吉。即依方頻頻與之。覺煩躁消而能寐矣。翌晨閔思樓至。用犀角地黃湯。人咸贊異。因曰。非此不能入試矣。索張先生方觀之。笑曰。昨桂附唯張能下。今犀角唯某能下。安排入闈可也。因服數劑。卽舉動如常。不數日入試。獻夫亦不復至。一人患病。數日之間。桂附與犀黃並用。絕奇。

淮南子道應訓。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元闕。至於蒙穀之上。高誘注。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蓬萊高誓。(韋昭曰。亦古仙人。)盧生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史稱盧生不詳其名。據淮南子。知其名敖矣。又秦有博士盧敖。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亦一佐證。

蠻蜀東萬縣。得小桃溪館文鈐殘本。蜀人陳某所作。名待攷。有記塔將軍戰馬一首。略云。塔公戰馬。本總兵烏蘭泰之馬也。烏蘭泰陣亡後。馬爲賊有。塔公爲湖南都司時。與賊戰。其卒得此馬。不能騎。乃獻之公。公命圉人畜之。馬見圉人。踴躍欲噬。彊被以鞍轡。則人立而號。聲若虎豹。一營皆驚。公聞往視。馬悚立不敢動。其色鬱潤如渥。高七尺。長丈有咫。

兩耳如削筒。四蹄各有肉爪出五分許。徧體旋毛。作鱗之而。

公曰。此龍種也。試乘之。疾如駭電。一塵不起。亭午時出營。行五十里回。日尚未晡。蓋兩時許。往還已百里矣。公大喜。

自是戰必乘之。公旣僥勇敢戰。馬又超駿倍常。每酣戰時。公

提刀單騎突出。馬振鬣嘶鳴。馳驟如風雨。將士恐失主將也。輒奔命從之。賊愕眙失措不能當。往往以此取勝。由是賊望見卽駕曰。黑馬將軍來矣。或不戰遂潰云。公一日。輕騎遇伏賊

百餘人。追急。乃避道旁逆旅中。以馬墮於茅窓內。覆以草。祝曰。一鳴則我與爾俱死矣。而公自易服爲橐者狀。坐竈前。

部署甫定。而追者至。問公曰。見黑馬將軍乎。公曰。未也。追者偏逐屋前後。至茅窓數數。馬竟無聲。獲免。公之卒也。

馬哀鳴數日乃食。然受鞍則躍蹶如故。無敢乘之者。遂令從公概歸於京師。陳子曰。公圉九江久。弗克。募卒黑夜絕城襲之。

令卒粉墨塗面。爲古猛將像。欲驚賊於倉卒也。卒將行矣。公喚前授機宜。一見大駕。急揮卒去。遂病。須臾卒。是日卒所

塗抹者。唐鄧國公尉遲敬德像也。或曰。公鄧國後身也。然則馬亦自有由來歟。(塔將軍、塔齊布、謚忠武。)

宣室志。僧契虛一則。有道士喬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遨遊仙都中矣。師可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梓子。卽稿於商山而餽焉。或有問師所詣者。但言願遊稚川。當有梓子導師而去矣。自注。梓子。卽荷竹葉而飯者。梓音奉。夷堅志。華陽洞門一則。李大川。以星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州。

值歲暮。不盤術。自注。俚語謂坐肆賣術爲鉤司。游市爲盤術。擣子。鉤司。盤術。字皆絕新。

蘇俗賽神。輿神而遊於市。(俗謂之出會)前導有臂者。袒揚張兩臂。以銅絲穿臂肉。僅參黍。懸銅錫香爐。爇柳枝其中。或懸鉛銅鏡。皆重數十斤。乃至數十人。振臂而行。歷遠而弗墜。亦足異矣。高僧傳云。梁僧智泉。鐵鉤挂體。然千燈。殆其淫魔歟。

同治時。蜀人有西崑熊子者。著藥世十三萬言。力闢婦女纏足之非。其中引經以經之。據史以證之。不憚苦口藥石。欲以著薩賣後。偏皮囊。尼亦足見救世苦心矣。其家女公子三。皆能稟承父志。不屑以纏織取容。特請自隗始。當時不免自笑。而適以開今日風氣之先。惜其書未經見。未審曾梓行否。

南皮相國張文襄。譏戒纏足會序。論中國女子纏足之弊。最

爲切中。謂極貧下戶。無不纏足。農工商賈牧漁之業。不能執一。虺弱傾倒。不能植立。不任負載。不利走趨。凡機器紡紗織布縫綵。皆不便也。與刑而別之。幽而禁之等。又謂若婦女纏足。貧者困於汲爨抱子。富者侈於修飾。資用廣而疾病多。遇水火兵亂。不能逃免。且母氣不足。所生之子女。自必胞弱多病。數百年後。吾華之民。幾何不驯致人人爲病夫。蓋受殊方異俗之蹂踐魚肉。而不能與較。文襄此論。所謂仁人之言。不惜苦心疾口。極言弊病。以冀衆民之聽。凡提倡不纏足者。當從述而闡明之者也。又有極言纏足之害。據所聞見。尤爲沈

痛者。楊子劉恭冕廣經室文鈔有云。當咸豐癸丑後。髮逆獨擾江南各省。吾鄉以多水獲免。他省之來吾邑者。率多大足婦人。而裹足者卒鮮。且必皆富貴之家。先賊未至出走者也。若貧窮之士。遙延無計。及賊大至。而男女蹤跡就道。被婦人自知不良於行。未及賊而自盡者有之。爲賊追逼而自死者有之。求死不得。爲賊所虜者有之。又或子爲母累。夫爲妻累。父母爲兒女累。兄弟爲姊妹累。駢首就戮。相反於難者指不勝屈。

歲乙丑。予游皖南。每至一村。屋宇或如故。而不滿二三十人。多者不過百人。就中則九男而一女焉。此一女者。非必少壯有夫能生育。是更二十年。而今所謂九男者。或無這種焉。豈不可哀也哉。夫自古至今。婦女死於兵者。莫可彌述。而皆未有知其死之多累於裹足者。故予著之。不啻痛哭流涕言之。爲天下後世仁人告也。

昔人載籍。有關係致證纏足之原始者。略具如左。宋書禮志。男子履圓。女子履方。北史。任城王楷輔并州。斷婦人以新繩換故繩。(按據此。知男子婦人同一繩)宋張邦基墨莊漫錄。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背娘。纏麗善舞。以帛裹足。令纖小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以此知札脚五代以來方有之。如熙甯元豐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爲者爲耻也。宋車若水脚氣集。婦人纏脚。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後漢載良嫁女。練裳布裙。竹笥木屐。是不千古人事。或言自唐楊太

身起。亦不見出處。宋王明清揮麈餘話。建炎時。樞密議官向宗厚。纏足極變。長於銅記。王佾戲之。謂脚似楊貴妃。宋張世南游京紀聞。永福鄉有一張姓僧。有富室嬌少女求願。僧曰。好弓鞋。敢求一隻。裂其底。襯紙乃佛經也。宋史五行志。狸宗朝。宮女束足繖直。名快上馬。宋吳自牧夢粱錄。小脚船。專載賈客小妓女。荒鼓板燒香。連艘。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安南國婦人。足加綵襪。游於衢路。與吾人無異。(按所謂吾人。今廣西人。)宋百歲寓翁楓窗小牘。汴京閨閣。宣和以後。花鞋弓履。窮愁金翠。今虧中國飾復爾。瘦金蓮方。鑿面丸。幅體者。皆自北傳南者。元陶九成輟耕錄。程鵬舉。宋末被擄。配一官家女。以所穿靴易程一履。元沈某鬼董。紹興末。臨安災生。游於湖上寺閣。得女子履絶弓小。張循王妾履也。元白珽洪淵靜語。程伊川六代孫淮。居池陽。婦人不裹足。不貲耳。至今守之。明史興服志。皇后青鸞鳥。飾以描金雲龍卓純。每鳥首加珠五顆。皇妃皇嬪及內命婦青鸞鳥。皇太子妃鸞鳥同。命婦九品青鸞鳥。宮人則弓樣襪。上刺小金花。(按據此。是貴人不以裹足入制。)明黃道周三事紀略云。弘光還歸。懿旨以國母須東足。明沈德符野獲編。向聞禁報中被選之女。入內曾解去足執。別作弓樣。後遇掃舍人從內抬得宮婢散履。始信其說不謬。又云。明時浙東丐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裹足。(按是反以裹足爲貴。不可解。)明胡應麟筆叢。婦人纏足。謂唐以前無之。余歷考未得其說。古人風俗流傳。如墮馬、愁眉等。史傳尚不

絕書。此獨不著。太白至以素足詠女子。信或起於唐末。至宋元而盛矣。(按宋秦醇譜趙后遺事云。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踏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此因細腰踏步而然。非因足纖。)至詩詞可資印證者。唐明皇詠錦襪云。玲鈎窄窄。手中弄明月。

(按見宋釋文莹玉堂清話。)白香山詩。小頭蹊履窄衣裳。天寶末年時世妝。杜牧詩。細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冰。北宋徐積詠藝家婦云。但知勸四支。不知裹兩足。(按宋時竟行弓足。徐詩云云。即已薄爲陋俗矣。)

花間集詞云。漫移弓底繡羅綵。(吳衛照蓮子居詞話云。婦人纏足。見詠於詞始此。劉熙祚名。晚徐詩云云。即已薄爲陋俗矣。)花間集詞云。漫移弓底繡羅綵。

(按繡履嬌。則是弓樣矣。趙詞演雙文事。元微之作會真記。及古號難懷夢游春等詩。白居易、杜牧、沈亞之、李紳。皆有酬和之作。於崔氏之一肌一容。廳不極意撫寫。而略不及足。唯微之夢游春詞。有云。還梳百葉髻。金蹙重臺履。未可據爲弓足之證也。趙詞云云。殆以宋時習尚例唐人耳。)劉龍洲有沁園春詞詠美人足。洛浦凌波云云。

汪碧叟(舜)粵西遺載。引林坤誠齋雜記云。廣西婦人衣裙。其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攝。按此西國婦女時裝也。近海上有防之者。不與吾廣右自昔有之。獨吾居里二十數年。殊未見曳長裙者。吾家會垣。距省外有是俗耶。抑古有之。而今也則無耶。行必兩婢攝持。非富厚之家不辦。粵地貧瘠。稱意安

得有是。則書之未可盡信也。

元末四川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易男子服飾。從征雲南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始歸以歸。又明時金陵女子黃善馳。十二失母。父以販香爲業。恐其無依。說爲男裝。據之是風聞。數年父死。善馳變姓名爲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與爲火伴。同臥起三年。不知其爲女也。後歸見其姊。姊詰之。善馳以死自矢。呼燈驗之果然。乃返女服。英聞大駭。快快如有所失。託人致聘焉。女不從。鄰里交勸。遂成夫婦。此二事。然氏筆乘所載。前事甚似木蘭。後事甚似祝英臺。

云郎者。固吳宜家僕紫雲。字九青。雅巧善歌。與陳迎陵狎。迎陵爲畫雲郎小照。徧索題句。相傳迎陵館官氏。欲得雲郎。見於詞色。冒與要約。一夕作梅花詩百首。詩成。遂以爲贊。偶閱鹽官談福木(遷)崇林雜俎有云。屠長卿禮部。(隆)求友人侍兒。令卽席賦梅花詩百首。長卿援筆立成。因歸之。與迎陵雲郎事絕類。其作合皆瘦仙之力也。惜侍兒不詳其名。

鄭芝龍小名鳳姐。見聚林雜俎。男人女名。如孟子所稱馮婦。莊子所稱鷦女。史記荆軻傳有徐夫人。漢書郊祀志有丁夫人。夥矣。未有若是其號者。春秋傳之石曼姑。三國志陸抗傳之號譖。庶幾近之。而乃屬之縱橫海上之鄭芝龍尤奇。又按。以姐爲名者。後周書蔡佑傳。有夏州首望彌姐。

歲在戊戌。偶閱彼得堡擇報。其一則云。亞美利加洲南境。

產一種藥材。名曰金雞納。專治瘧疾。初時該處人民。只知此樹有用。恆剝其皮。而不知培其根本。後有智者至其國。移植各處。迄今二十餘載。枝葉繁盛。利濟無窮。又英屬荷蘭地。

有一種樹。名曰尤喀利葛。高十餘丈。其葉寬長。美國新金山。亦有一種樹。其樹身之高大相同。唯枝葉不甚繁盛。滋長時異。其木質最堅。堪爲棟梁州樁。雖鐵鎚刻。歷久不朽。蟲不能傷。火不能燒。或種於低窪處。頗可收地之潮溼。現英人頗得其利。並與此樹爲鄰之民。從無瘧疾。姑知此樹之性。與金雞納。同爲治瘧之妙品。近年俄國多購此樹。移植於齊齊哈爾城郊間。日形叢鬱云。按金雞納本無名。土人名金雞納者。患瘧渴甚。飲於河。疾忽瘳。洞上有樹。葉落水中。因知樹性治瘧。卽以金雞納名之。而尤喀利葛。則未之前聞。鑿鉛始筆記。刻筆記時法之。茲記如右。

西儒最精天算。卽其巾幅中。亦往往擅此燭門之學。如英之侯氏。以西方羲和著稱。自僕維廉。始馳名天算。創算新星。其得力於臣妹者正不少也。同時英倫嬌娘。有松美妃者。亦以天算格致諸學。著書立說。流布各國。舊親詣法國大觀象臺。謂堂臺拉哥拉斯學士。學士深爲器重。隆禮相待。因謂松曰。各國才女。能解我天算者二人。哥拉斯之外。卽吾子也。松不禁莞爾笑曰。焉有二人。松美妃我也。哥拉斯亦覺異人哉。又數十年前。美國提倪智爾氏。掌大觀象臺。提羅善在瓊衛。而亦藉助於其妹。實不啻侯氏兄妹也。夫吾國在昔。班昭續漢書。

不過補兄所未竟。若西國侯提兩嫂。或且匡兄所弗及。不尤難
龍可責哉。同治十有三年。金星過日。美國欽派學士華德孫。
來中國北京測驗。其夫人偕行。實襄推步各務。聞其精審出華
上。西國婦女之於天文若是。他可知矣。

得二陸詞鈔。海甯查氏舊藏寫本。陸鈺。字真如。萬曆戊午
舉人。改名鑒。字忠夫。晚號退庵。甲申乙酉遺變。隱居黃
師泰之小桃源。未幾。絕食十二日卒。其詞曰陸射山詩餘。陸
宏定。字鑑度。與公次子。高潔不仕。其詞曰凭西閣長短句。
皆清雋高淳。與明詞識庸少骨者不同。卷端各有小傳。載鑑度

夫人周氏。名鑑。字西齋。喜涉獵經史百家。工詩詞。其別母
渡錢塘句云。未成死別魂先斷。欲計生遠路恐難。詠杏詩。萱
草北堂迴畫錦。荊花叢地妒嬌姿。送夫子入燕減字木蘭花云。
真便忘家真憶家。皆閨秀所不能道。惜全什遺去。此册亟應梓
行。姑誌其略如右。

朱柏廬先生家訓。(黎明即起、溫掃庭除、云云)世或誤爲文公
作。金壇于鶴泉(振)清遠文鈔。有柏廬先生傳。略云。柏廬先
生者。崑山人。朱氏。名用純。字致一。父集碩。明末貢生。
國變殉難。柏廬性堅挺。於書無所不讀。以父故。終身不求仕。
結廬山中。授徒自給。高巾寬服。潛守舊製。邑中重之。以子
弟受業者幾五百人。曾舉賢良方正。邑人有貴顯者。以先生名
首列上之。先生時方集徒講易。或以告且質。諸生譏斂貲爲束
裝具。先生笑曰。甚善。講罷入室。久之不出。排廳眠之。則

已自經矣。諸生大驚解之。中夜始蘇。歎曰。吾蓋桂之性。已
決必無生也。諸生乃致語邑令。追還所上姓名。令高其節。命
駕見之者三。固辭弗見。一日風雪抵暮。令度先生在室。輕騎
詣之。甫登堂而先生踰垣遁。或怪其迂。先生曰。吾冠服如此。
距可見當事乎。必欲易之。吾不忍也。以四月十三日生。及卒
亦以此日。年八十餘。里人稱爲節孝先生。(按清遠文鈔。第二
三四卷。皆律館纂述。備載朝食、宴饗、導迎、銚歌、祭祀、各樂章、
可攷見一朝樂詞。)

凡一字之爲用。有深求而更進一解者。華聞修畫牌要語云。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詐。默懿行也。過默者藏姦。有淺解而自
爲一說者。桂林陳相國文奏。任司道時。與上憲論事不合。上
憲庶以迂闊。公謝不敢當。上憲訝問之。公曰。迂者遠也。聞
者大也。蓋新以遠大。安得不附。(文恭語。見英和恩福堂筆
記。)

汪容甫先生(中)經術藩深。文采焜爛。而恃才傲物。多所狎
侮。蓋嚴畢公撫陝時。知先生名而未之見也。先生忽以尺書報
之。書盧四句云。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
窮乏之理。畢公閱竟大笑。即以五百金馳送其家。當時嘵達之
士。若孫濟如(事見前話)。若汪容甫。非畢公不能羅致也。
容甫夫人孫氏工詩。有句云。人意好如秋後葉。一回相見一
回疏。見阮文達廣陵詩事。

金偉軍(贊)金陵待徵錄云。隨園有二。一爲焦茂慈(潤生)之

國。顧文莊詩云。常憶牛鳴白下城。宋朝宰相此閒行。應在東

治亭左右。一爲隨（隨、當作隨）織造之國。在小倉山。則袁太

史所得而增飾者也。揚州亦有隨園。廣陵詩事云。方坦庵寓揚

州之隨園。汪舟次（棋）詩云。廣陵秋色在隨園。

陳其年以梅花詩百首。得雲郎於冒巢民。繪影徵題。傳爲韻事。廣陵詩事云。又有楊枝。亦極妍媚。後二十年。楊枝已老。其子尤譽點。因呼小楊枝。邵青門題其卷云。唱出陳情絕妙詞。雖前闋取小楊枝。天公不斷消魂種。又值春風二月時。（核青門所題之卷。當即雲郎小聲。詩句連及小楊枝耳。）

張詒士（四科）詠蠟脂詩云。南朝有井君王辱。北地無山婦女愁。呼張蠟脂。鄭中翰（亨）新婦北上。留別閨中云。年來春到江南岸。楊柳青青暮上樓。情韻絕佳。呼春柳舍人。吳蘭次（綺）工詞。有毗陵閨秀。日繡其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二語。謂秦七黃九不能過也。因號紅豆詞人。皆韻絕。

漢石闕二。在寶應。其一。爲汪君容甫。以錢五十千。募人鑄鍛。石刻孔子見老子。及方士庖厨等物象。容甫自榜其門曰。好古探周禮。書奇竊漢碑。亦嘵達者之所爲也。其一。爲寶應縣令某。沈之水中。不知其處。

揚州梅蘿生孝廉。（植之）能詩。又善琴。方弱冠。琴已擅名。喜夜深獨坐而彈。一夕。曲未終。見窗紙無故自破。覺有穴窗孔聽者。俄而花香撲鼻。已入室矣。乃言曰。果欲聽琴。吾爲爾彈。吾固不願見爾也。急滅其燈。曲終乃寢云云。蘿生嘉唐

田府君枕妓夫人合祔兩志石。吳謙彌爲譜櫬聯云。家有貞元石。

（田志貞元間刻石。）人彈叔夜琴。對句亦紀實也。

廣陵詩事云。屬樊樹久客揚州。由湖州納姬歸杭州。名曰月上。作碧湖雙槳圖。揚州詩人多題之。又衆香集云。尼靜照。

字月上。宛平人。曹氏良家女。泰昌時。選入宮。在椒庭二十五年。作宮詞百首。崇禎甲申。祝髮爲尼。有西江月詞云。午倦懶懶欲睡。篆煙細細還燒。豈兒對對語花梢。平地把人驚覺。有恨憐彈綠綺。無憇烟整雲霓。難禁愁思勝春潮。消減容光多少。又核五燈會元。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遇見月上女出城。含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樊樹姪人之名。殆用梵夾語。與明宮媛闌合耳。

錢竹汀先生潛研堂文集。記先大父逸事云。有客舉王子安藤王閣詩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二句。對屬似乎不倫。先大父曰。已矣疊韻也。邱墟雙聲也。疊韻雙聲。自相爲對。古人排偶之文。精嚴如此。按宋史梅溪葛樓春詞。雙度因風飛絮。照花斜陽。風飛雙聲。花斜疊韻。於詞律爲一定而不可易。填此調者。必當遵之。近人罕有知者。（按嘉定錢氏藝文志略、竹汀先生大父，名王炯，字青文，號陳人，蕭生，著有大學各本義疏、字學海珠、蘇州府志辨正、振鐸、等著。）

（未完）

眉廬叢話

(續前號)

蕙風

昔人戴籍。往往不可盡信。五代胡蘿陀北記云。契丹地北。

有牛頭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蘆河。夏秋父厚二尺。春冬父微底。常燒器汁火乃得飲。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吠。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爲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常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迷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走十餘里。遣一箭。狗夫追之。見其豕物。則銜而歸。則不能追矣。言之似甚駭異者。迄今中外互通。山脈海澨。電轔通輪。無遠弗届。殊未聞牛頭狗首其人者。豈其種族不善。歷久乃底滅亡耶。抑或人禽之間。(按白虎通。禽。鳥獸總名。言爲人禽制也。又五行大義。十二時凡三十六禽。子爲燕鳳鳩。丑爲牛蠶蠅。寅爲猩豹虎。卯爲鷦鷯鷀。辰爲龍蛟魚。巳爲蛇蠍蛇。午爲鹿馬獐。未爲羊鷹。申爲貓猿猴。酉爲雉雞鳥。戌爲狗狼豺。亥爲豕蜂猪。則無論羽毛鱗介類獸之屬。皆得謂之禽矣。)屢變而臻純備耶。

上齊喬賈洲(重陽)陝南池館遺集。有除蟒公傳。事絕奇偉。節其略如左。除蟒公姓氏里居皆不傳。少年任俠。好擊刺。父爲人陷死。除蟒公年十六七。逃去。學於少林僧。十年而成。歸。手捲仇人。抉其首。告父墓。遁居吳會空山中。久之。徒居松之峯泖間。築草屋兩間。借山民之田以自食。郡之南。朱涇者。巨鎮也。屬華亭縣。時天久旱。不雨者七閱月。天馬橫參之閒。深山大澤。故有巨蟒。數百年伏處。未嘗爲人害。至是一蟒忽自山中出。至鎮之野。戕雞犬。嬰兒無算。蟒巨甚。

盤伏農人田。禾苗盡偃。鳥鎗擊之不能中。反爲蟒斃。官民惶窘無所計。邑令懸千金募力者斬之。鄰以公告。令乃具禮詣公。公年已六十餘。髮禿盡。見人不知寒暄。口訥訥若無所能者。次日。手一杖以出。至蟒所。蟒方仰首噴毒樹間。鳥皆墜落。公伺其不備。舉其首不中。急躍至百步外。蟒已及兩肘間。肘後衣寸裂矣。又回擊之。中其背。而蟒已繞公身六七匝。轉若巨蟠。幸一手向外。亟撥其頸。有頃。公狂呼一聲。手足頓然斷。蟒骨節皆裂。瘞矣。令具千金爲壽。造其塋。而公已不知所往。於是人始相傳誦爲除蟒公云。後廿年。雖尋出求其雄。復至故所。噫人蓋尤多。人爭思除蟒公。顧慮公年愈高。當不復在人間。或龍鍾非蟒敵。會有販湖縣者。言湖州山中客狀。若申包胥之泣秦庭者。公曰。吾服氣練形。無求人世。冀百齡從赤松子游。今若此。不復歸矣。乃出。手不持寸鐵。詢蟒所在。遠距離蟒。蟒盤旋躑躅如前。仍以手握其頸。騰躍去地尋有咫。居民皆閉戶惕息不敢出。但聞砰訇跳躍一晝夜。既之。人與蟒皆死。居民感其德。醵金肖公像。立祠祀之。題曰除蟒公祠。按除蟒公英勇冠世。可與晉周子隱殺長橋蛟孽並傳。矧得之手斃父仇之孝子。尤足增重。據喬氏傳贊云。稽之郡邑志皆弗翔也。陋哉。

秀水王仲瞿孝廉。(卷)倜儻負奇氣。文詞敏麗。下筆千言立就。在京師時。法梧門禁酒(式善)重其才。與孫子蒲太史。(原

湘」舒鐵雲孝廉。(位)稱爲三君。作三君詠。適川楚教匪不靖。

王之座師。南歸吳白華。楊志。(省欽)薦王知兵。且以能作掌心苗語不經語入告。嚴旨斥吳歸里。而王應禮部試如故。卒顯賴失意死。識者憤之。(節陸以恬冷廣雜識)按錢塘陳退庵(文述)

贊道堂文鈔。王仲相墓志云。仲相好談經濟。尤喜論兵。嘉慶初。川楚不靖。總憲官聞吳公。君座主也。倚某相國。相國沾

勢敗。懼及。因薦君知兵。以不經語入奏。冀以微罪避位。

非愛君也。此說直扶其謬。某相國者。和珅也。墓志又云。君性豪逸。嘗於除夕攜眷歸。汎舟舉亭梅花下度歲。有詩云。舊

日林和靖。當年郁太玄。爲花閒一世。招我當三賢。有地能逃俗。無家不過年。人煙山墅美。忙煞五更天。見煙霞萬古樓詩選。又

舊建琵琶館於東門。延海內善彈者。品其高下。(有詩云。蘇老

登場星。琵琶有中興。而今質懷智。當日鄭中丞。佛國門樓近。庭

花玉樹能。不期天寶後。猶有佛傳鑄。首句自注。華亭俞秋園。爲

吳下琵琶十一人之冠。蓋蘇達子之高足也。而今句自注。蘇達子。康熙中人。生長西城。偶訪天方回部諸國。其聲始備。吳門得衣鉢

者。愈秋圃一人而已。庭花句自注。玉樹後庭花。所謂陳隋調者。秋圃傳之蘇老。餘之私淑者無傳也。)其逸事大率類此。

舒鐵雲詩水齋詩集。玄妹詩有序。略云。水西土千總龍蹟。其先以從討吳三桂有功。世襲斬職。紳苗之畔。幕府檄調領土兵來赴。適罹臥疾。懼退撓。乃遣其玄妹。率屯練二百人。馳點軍門從征。前後凡二十餘戰。禽敵最夥。歲除歲事。獎以牛

酒銀牌。令還本寨。而加擢軍功一級。妹年十有八。形貌長白。

結束上馬。出沒矢石間。指揮如意。亦絕敵之奇兵也。凡苗以行第最稚者爲玄云。陳妻之讓舒君行狀云。君客黔西觀察王朝梧幕。會南苗反。大將軍威勤侯勒保。檄觀察從征。君爲治文書。俟大徵之。數召至軍中計事。苗女從征者曰龍玄妹。欲

以歸君。君辭曰。非所堪也。候益深器之。夫玄妹誠奇女子。附

鐵雲而名益顯矣。偶閱王仲瞿詩。(奉和舒鐵雲娘丈見贈之作)自注。南龍之役。妖巫黃蠻仙。旗鼓最盛。時檄調雲南土練中。

有龍土官之玄妹者。美麗善戰。冒其兄品服。矛槍所及。槊一

斃十。黃氏所部。遂不能成軍。乃至成禽。蠻仙者。蠻語謂姑娘也。據此。則當日玄妹所獻之仔。亦一女子。尤奇。

有清一代。得三元二人。一長洲錢湘翰。(榮)一臨桂陳蓮史。
(繼昌)傳爲科第盛事。常熟孫子浦。(原湘)以乾隆乙卯二名鄉舉。以嘉慶乙丑二名登禮榜中式。殿試二甲二名進士。舒鐵雲王仲瞿賦詩贈之。同用臣無第三亦復無第一之句。竊疑三元尚有二人。若係原湘者。殆未必有二。

嘉興沈匏廬(壽)交翠軒筆記云。宋何執中徵時。從人筮窮逢。其人云。不第五否。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絕。因云。公凡遇五。即有蹇蹇。何以熙甯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甯五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見梁溪漫志。及朱磾可談。金田產質。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年。鄉

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見因學齋雜錄。句吳錢梅溪（沐）履園叢話云。有楊沂秀者。貴州定遠人。嘉慶甲戌進士。幼時應童子試。縣府院考俱列第五。後鄉會榜亦俱中第五。挑選陝西寧縣知縣。掣籤亦第五名。人稱爲楊第五。三事相符。古今如出一轍。尤奇。

清制。凡鄉試主考。會試總裁。皆硃筆親除。（硃筆款式。如請簡江南主考。閣臣覆擬云。江南正考官著某去。副考官著某去。兩去字上。各留空白三字許。硃筆填寫。）乾隆末年。有滿洲京卿名八十者。每科必膺綱命。時純廟憲期倍勤。取其名僅四查。便於宸翰也。

吳山廬言。十數年前。有湖南慶生樂樂樂。（名取與寡樂樂、與衆樂樂、句義。）曾屬缶廬刻印。此印姓名三字皆同。章法殊難布置。

今湖南巡按使劉幼丹。前於光緒中葉。由翰林一廩出守。領袖益都。政號廉平。有妾虐婢案。尤膚疾人口。先是州別屬某。偶寓巖會。達至某氏。某官執拂妓也。官死。某納之。特寵而驕。懷伴女君焉。蓄一婢。姿首明麗。懼敘己寵。日撲塵之。輒鞭朴以百數。火針烙之無完膚。（按增艷、火針曰烙。）死而塞塗諸野。事聞於鄉。鄉白諸官。往驗之。憤傷宛然。太守聞之。怒。將拘氏窮治之。達氏有身。弗即識。既免。坐堂皇。庶得其情。摺之二十。（按懶會、摺、掌耳也。）飭別駕領諸督束。按南史。豫章內史劉休妻王氏甚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

十杖。太守執法。母乃類是。一時輿論所歸。謂夫五馬之威。能伏六虎。（按遜齋閒覽。廷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風力得未曾有。而拄杖落手者流。或感恩託茂於無形。云。

吳縣王楊甫（芑孫）夫人曹墨琴像印。橢圓形象牙印。直徑八分。橫徑六分強。左方刻時裝閨秀小像。右近邊刻墨琴二字。朱文。邊款云。墨琴淑妹小影。未子作。按陳文述譏王井未傳云。繼娶曹。字小琴。墨琴夫人弟梧岡女。據此。知墨琴有弟字梧岡。而其兄不可攷。

近人誤述。有名烽雲樓後遇者。據記河東君事。頗多所闕訛。雖載在牧齋集中者。亦弗能翔焉。偶閱昭文顧廣東（鎮）所譏周翁傳。得一事絕瑰偉。亟節錄如左。以訣世之好談河東君逸事者。翁字伯甫。姓周氏。芝塘里人。形體魁碩。高八尺餘。不持寸鐵。以徒手搏人。出入千百羣中。如無人也。然翁自謂以手搏搏。非能者事。善拱手鶴立。而侮之者緣忽顰頷。頭脣鼻誇。若有鬼神呵之。未知何術也。又嘗謂以力制人。無力者當坐受困乎。因力於敵。而我無所用其力。斯至爾。邑中推大力者爲陳氏子。能立水中。以雙手迎巨艦。當風急浪涌。船帆搖動。如矢直注。觸撞手輒止。無勇怯皆攝其力。疾勦之能也。欲得而甘心焉。食卒遇諸墻。避之弗及。陳遂躍船。致銳前撲。翁率繞陳左右。盤辟迴舞。陳足蹴舉。盡力揮斥。卒不能近。久之。翁俯撫身空際。如疾痏急隼。倒懸凡鳥。裸髮願。自未

承認。爲已舉身撞其胸。陳遂不支。頹然就傾。乃匍匐稽首願
稱弟子。大將某者。號萬人敵。聞翁名。延致之。願與角技。
翁固退。強之。笑曰。請以數十匹紙耕地。問何用。曰。恐公
仆闕。大將怒發。一擊不中。翁復笑曰。公毋再擊。再擊仆矣。
大將者愈怒。再擊翁。翁大呼曰。倒。應口伏地。然未見翁之
是也。由是益爲上客。欲盡其技。顧弗能。乃厚贈遣之。時
錢宗伯受之。負海內望。卜居紅豆莊。客翁。翁止其莊者數歲。
河東君者。宗伯之愛姪也。才名甚噪。宗伯故豪侈。重以文章
致厚賄。投遺無虛日。所受金悉貯河東所。會宗伯適邑居。劇
盜數十輩。謀劫河東。因致其黃。夜圍莊。勢張甚。顧重畏翁。
欲先制之。翁方浴。聞變遽起。右足入褲中。左未遑也。浴所
仄。門半掩。盜數人挺槍入。翁措尺許布掩其槍。數槍并落。
徐約衣結帶。持槍奮呼出。盜震懾失氣。免脫鼠翼。翁見之。
連刺數盜中要害。宅遠闊。盜衆。家人伏匿不敢動。盜益猖。
或扶垣毀戶。直闖其室。凡四五處所。瞬驚室中。索河東急。
翁舍廁所追盜。還擊室中盜。盜紛藉。殺一二人不止。後至益
衆。蓋計河東僅被劫。雖強力者無能役矣。遂排闥負河東決圍
出。匿之善所。還逐盜。盜失河東。莫能發所藏金。胠囊衣數
十篋去。僉翁還。爭乘榔道際。泅水脫命。盜既去。徐呼其家
錢氏。浮沈里間。最後客虞東大父所。年九十餘矣。兩目盡盲。
猶僵強不扶杖。每飯盡升粟。翁嘗初得異僧指授。積二十年乃

成。書屬虞東錄其法爲筆譜一卷。後失去。又數年卒於家。無
子。族子某嗣。虞東論曰。錢宗伯以文章毀譽人。顧不及翁。
或謂宗伯欲祕其盜劫之事者近是。余爲表之。無使沒沒焉。趙
風曰。周翁誠大勇。其自謂因力於敵。而我無所用其力。未足
爲其至也。其應變之識與智。不尤難能可貴耶。翁計河東僅被
劫。雖彌力者無能役。負之決圍出。匿之善所。而後還逐盜。
當危機眉睫間。何輕重緩急之權衡至當也。夫河東信非尋常巾
帽者流。其於精徒妙夫。必有以使之魄攝而不敢犯。然而挺蘭
玉之芳潔。萬一稍激烈而速擗竇。則後日勸忠殉節兩大端。不
獲表見於世。詎不重可惜哉。徵翁孰拯於危而成其美也。嗟乎。
歲月不居。英雄老去。翁當較明收銀卻杖彌飯時。而回首昔年
屠鳴叱咤千人辟易之雄概。殆將何以爲情耶。

又虞東文錄。有書任三殺虎事。亦瓊偉可憲。略云。歲壬戌。
余館大臺莊黎氏。一夕。主人飲客。客皆短衣科跣。箕踞作牛
飲。搔糖舐碗。如沸羹焉。有任三者。年七十許。頭秃齒缺。
酒漿酒數十斗。酒中。自言灤州殺虎事。灤猝有虎入村舍。自
晨至食。殺十九人。或折手足斷頸破腹出腸。旋棄去。復擇人
噬。咆哮籬落間。民鍵戶竄伏。道無行者。三適有約。將過其
里。親故咸尼之。三慨然曰。虎爲患若此。雖無事。猶當赴之。
况與人約而更爲虎避耶。遂挾二矢往。遇虎。發一矢中足。時
虎方蹲大樹下。被矢怒甚。齧牙爪撻三。三穿躍樹頭。虎仰首
望樹吼。葉墜地如密雨。三兩足帖樹枝。以手撩去其鬚。徐抽

矢注射。志其喉。撲出喉間者數寸。虎墮地陷尺餘斃。三躍下

樹。操空拳過所約者。門闕不得入。亟斂之。大呼虎已斃。始

啓門。備言殺虎狀。不卽信。其鄰里數十輩。相約執械棍虎所。見虎伏地。猶喘栗莫敢前。一二悍者稍卽之。輒反走。已而憤其果死。因共昇至陳地。剝其皮。鬻分之。於是知三之能殺虎也。方三言時。客共屏氣注目。屬耳於三。三掀髯抵掌。且飲且談。余壯之。且喜其靜客耶也。爲之浮一大白。

文鏡又有中書舍人趙君行狀。趙君諱森。字再白。一字素存。籍常熟。雍乾間人。貢文長安中。來乞者肩踵相望。新故紙積几案間以千計。歲用墨丸數斤。有欲羅致門下者。啖以好語。笑不應。嘗大書榜其壁云。聖賢豪傑。是我儕出來的。不干我事。功名富貴。是命生成就的。不干我事。

昔人賣文。託姑子雪如意。如意得千金。售長門賦。子雲作法言。蜀富賈大豐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富中之虧。闊中之羊也。安得妄載。見論衡。又潛居錄云。子雲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益之曰。周公已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自唐已還。賣文獲財。未有如李邕者。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廢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受納餽遺。多至鉅萬。見舊唐書本傳。杜少陵詩。高州斯六官未歸云。故人南都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荆扉深蔓草。土壁冷疏煙。何解斯翁之生涯。

寥落。一至於此。其無當於網廳閭羊。視子雲殆有甚耶。若韓退之映墓中人得金。則管次如苴何歟矣。

蕭山湯紀尚榮過文甲集。有書二俠。略云。俠者孫據德。蕭湖人。工畫山水。與蕭尺木爲友。少偕某客揚州。某以事繫獄。據德思脫其罪。無資。懸所畫於市。連不售。憤甚。裂焚之。有過者於烈焰中搘一幅。委金而去。據德追還之。徒步歸蕪湖。盡斥產。得千金。卒出某於獄。遂焚筆硯。終身不復畫。同時。敝人周翼聖。亦工畫。居蕪湖。少負技擊。嘗獨行泰山。遇盜。行且及。周飛躍仆盜墮水。縛之。投邸店。夜剝屨急。啓門。盜也。盜固逆旅主。周念無可逃。出勞之。盜喜。置酒。請爲弟子。酒酣。周炳炳述生平任俠事。盜益喜。出金爲周壽。屨烹微。周辭盜屨屨去。盜尾送數十里。喜極而悲。泣謂曰。某無賴。幸遇君。不然。死矣。自今願易行。周與指陳大義。且曰。大豪傑無他。不誣過耳。盜竭誠聽受。鄭重而別。嚮來俠士皆勇夫。若孫據德者。獨能以藝事行其俠。乃至斥產脫友罪。近於敦廡庸行者所爲。卽以俠論。亦加人一等矣。若夫周翼聖所遇之盜。何其遷善改過之果且速也。人孰生面爲盜。甘心爲盜者。往往老死不聞悔義之言。乃至陷溺終其身而不克自拔。距不重可哀哉。

出告之故。玉兒泣請收回成命。弗許。因盡出其所贈繡襪珠璫。蓋髮凶首。割臂以死請。誠意解。乃得免屠。城賴以全。坐罪張某一人而已。此與光緒庚子聯軍之役。吳娘妻今花。自達於德坤瓦德西。保全東南宦族及廠肆書籍事略同。國變後。寶油燈落瓦砾。甲寅六月。禫疾幾殆。方沈頓開。其老母年逾七十矣。爲精於某女巫。巫託神語決無患。謂夫夙種善因。事在十數年前。巫固騙娘。絕不省北都事。漫爲無稽之言。乃與事實闇合。未幾。妻亦竟占勿藥。絕奇。·

高尹言。有人傳謠宗室瑞臣(寶熙)近作詩箋句。帝時燕頷云。

高帝子孫龍有種。舊時王謝燕無家。何言之沈痛乃爾。又高尹薦作。黃山谷畫魚分秋云。特派縱橫不羈馬。書生生死可憐蟲。

亦譚雅。

相傳吳郡某方伯。清之季年。開膳江右。一日。在籤押房接見僚屬。值春陰。室稍闊。見方伯兩足一隣一隕。咸駭異。明日再見亦如之。或審諸。則非一隕一隕。乃隕一黑一白耳。顧鐵黑特甚。微詢之侍者。則數日前甚雨初霽。方伯散步後圃。誤插足泥淖中。泥汚其隕及脰。尚未經更易也。辛亥已還。方伯避地泥上。僦居一樓。方伯不輕下樓。非位望與方伯若。亦毋庸上樓。某日早午。某鉅公過訪。值方伯晨興。近案坐。著鐵未竟。案陳寒具二。客至。方伯駕鐵。起迎客。隨手置鐵塞具上。客坐定。方伯從容著鐵竟。自手一寒具。而以其一屬客。客頭敬謝弗遑云。

常熟相國翁叔平。相國文端公子。濟寧大司寇孫文恪。大司徒文定公士。翁孫固通家。誼風厚。同治壬戌。兩公子同授禮勝。文端以狀頭期相國。顧文恪。勃鬱也。方意計聞。俄文恪造謁。文端亟出見。禮貌彌殷懃。因語文恪。世兄萬京日淺。

於廷試規則。或未盡諳悉。小兒幸同謂。曷暫移寓敝齋。俾晨夕互切琢。老夫公餘獲暇。亦貢愚一二也。於是文恪移居翁邸。與相國共硯席。每日練習殿試卷。或作試帖詩。文端輒獎勵指陳。不遺餘力。未幾。殿試期屆。先一日。輒課休息。既夕。相國入內寢。文恪宿外舍。甫就枕。則文端出。與深談試事。逾時許。始鄭重別去。文恪又就枕。頃之。則又出。問筆墨整飭未。筆塔用否耶。則就所會殿試卷餘幅。親爲試筆。輝聯如干行。每畢一行。輒自嘆諦。謂老眼幸無花也。久之。試筆竟。又從容久之。乃曰。明日試期。當及時安息矣。匆匆竟去。則夜已遙丙矣。文恪仍就枕。稍帳轉反側。微聞傳呼。促應人達饌矣。促應人駕車矣。濛從祇伺者皆起。語聲紛然。文恪竟不得寐。匆匆遂起。食畢登車而去。是日以精神較遜。弗克畢禪能事。泊臘唱。得第二人。而相國以第一人及第矣。

清之季年。朝野競尚科第。尤醉心鼎甲。乃至耆臣碩望。爲繼體策顯榮。不恤說道違勝算。晚近世風不古。不亦甚可慨哉。乾隆壬子科。侍郎吳省欽。典試江西。榜發。士子有少目豈能觀文字。欠金切莫問科名之聯。見高安朱鍾梅。樂江城舊事。江城舊事引續表忠記云。劉綸家居。(按。綸字省吾。南昌人。)

明神宗朝名將。所用鎗鐵刀、重一百二十斤。天下稱劉大刀、戰死於清風山。嘗乘賈船。將之旁郡。岸上有少林僧。自矜拳勇。索敵無偶。挺船尾一老嫗呼僧曰。吾船上第七娘子來。忽少婦帖首荷轎。面微紫。年可十八九。登岸與僧周旋者三。僧舒左臂從後高舉少娘。聚觀者大噪。娘曰。少下。僧如其言。娘曰。再少下。語未畢。忽旋身以足尖蹴僧喉。仆地斃死。少娘神色不動。挺在船中凭几大笑。娘從容回船。解纜去。有識者咋舌曰。此南昌劉大刀也。門下名蓄異人。禿鷲乃敢將虎頭耶。又引明季北略云。無錫秦娘。力舉千斤。聞蘇州武狀元陳錫多力。往與之角。將柏木八仙桿。列十六盤。果盒悉具。設酒二爵。秦娘雙手提案足。能舉而不能行。陳錫則能行。力較大矣。然屬數步而止耳。唯剝綵綻庭三匝。而壽量如故。其力更有獨絕者。又自注有云。艇娘妻二十餘。極燕趙之選。皆善走馬彈弓。艇每出巡。諸姬戎裝著小皮鞚。跨善馬爲前導。四勇士共舉刀架繼之。艇在其後。旁觀者憲氣亦爲之豪。据此。則岸次就僧之少娘。屬虎帥擁統之列矣。蓋燕導前。襟紳擁後。求之古名將中。得未曾有。而爲燕郎禮讚。尤奇。

江城舊事。又有葉節母以詩擇婿一則。尤雅故也。略云。汪肇雲一帆魚亭集。有納徵詩。自序云。朝孤且貧。貢文無所售。有南昌節母葉孺人者。重子詩。延課二子。子病疫殞死。命二子謹予。獲更生焉。趙一歲。察子之格也。託媒氏字予以女。且曰。吾以詩擇婿。請仍以詩爲儀。他無所需。於是敬賦納徵詩。因盛水師熊浣青桂聘焉。鑄金作鳳凰。兩兩張奇翼。

欲盡茲鳥神。頗費工人力。相許在高枝。桐花爲結實。好風萬里來。文彩共相惜。東南有嘉木。上生連理枝。雪中有好鳥。息此育華姿。朱陽深照耀。錦翰互參差。譜看雙飛翼。翻翔度天池。世人擇婿。多計家質。故貧士往往不得妻。若其破廬俗之見。別具漢室。雖丈夫難之。況婦女子乎。輒爲一時名下士。而貧不自振。憐才如棄母。可謂巾幘中之絕特者矣。

錢塘戴文簡（敦元）數理最精。搞屋列小泥人。暇則爲之推算。云其成數。亦如人生死也。（見韓泰華無事爲福齋歷筆）相傳明萬曆間。內廷造觀音像大小各一。命日者推算。大像壽命不善。縣長。小像合受數百餘年香火。神宗教大者供養禁中。小者齋置前門外市廟。迄崇禎甲申。大像爲闖賊所毀。而市廟之像。俗傳矮卜最靈。（按說文。矮、驗也。玉篇、竹籜。用以卜者。）乃至清之末年。猶香火甚盛。膜拜者踵相接也。則推算泥人。明人有能之者。不自戴文簡始。

北京前門城樓。相傳有狐仙居之。樓前窗櫺。今日此開彼闔。明日彼闔此閂。桑日未有同者。疊余常川入直。前門爲必由之路。留心故之誠然。紀章地高風勁。窗櫺未經牢櫨。自必因風而關。無庸故神其說也。

有清一代。天澤之分榮嚴。往往繁文縟節。近於奇細。然亦有禮行自上者。故卑雖內臣奏事。主上不詔。則不進見。監署除冠。則有小內侍捧立於旁。見臣下亦不用扇。俟一起畢。（召

見一人爲一起。稍揮數扇。仍納於袖。再見一起。

內閣漢栗齋庭。壁懸橫幅一紙。爲摩龍鱗附鳳翼六字。字徑三尺。而不署款。白紙黑字。印畫甚真。閱蔣苕生忠雅堂集。知爲虞永興書。碑二片。在趙州柏林寺。列東西墀。寺壁尚有吳道子畫水。歷等也。(節許善長碧聲吟館談麈)又摩龍附鳳四大字。在今西安貢院。爲虞世南書。係明時所刻。原刻四川中江巖上。曾訪之未得。(節無事爲福齊筆記)按已上三家所記。

未知是一是二。當是永興此畫。翻撫不止一處。韓氏云云。或誤敗麟翼二字耳。

金陵隨園有二。揚州亦有隨園。見前話。又閩中羅質。亦有隨園。其自記云。余謂地誅茆。偶有怪石。便壘爲山。偶臨水。便淹爲池。偶折柳。植而環之。有草不除。落花不掃。讀易其中。喟然歎曰。隨之時義大矣哉。隨地而安之。亦隨地而樂之。孔子曰。樂亦在其中矣。遂自號曰隨園云。見無事爲福齊隨筆。則隨園有四矣。

崑山朱以載(厚章)多師集。楊九娘廟歌。自序略云。嘉定縣志。楊九娘。性至孝。父命守桔槔。苦爲蚊噆。不易其處。竟以羸死。土人立廟祀之。按此與露筋祠事絕類。彼以貞。此以孝。後先輝映矣。

諸葛武侯在陸中時。客至。屬婢治麵。坐未溫而麵具。侯怪其速。後密覘之。見數木人研麥。逐磨如飛。因求其術。演爲木牛流馬云。此說絕新。見明謝在杭(樂府)五雜俎。不知其何

所本也。

名士有潔癖者。至米海嶽。倪雲林。殆蔑以加矣。閨閣中人。亦多有潔癖。其尤甚者。五雜俎云。汪伯玉先生夫人。繼娶也。蔣姓。性好潔。每先生入寢室。必親視其沐浴。令老嫗以湯從首澆之。畢事即出。翌日。客至門。先生則以晞髮辭。人咸知夜有內召矣。似此潔癖。殆復不能有二。設令易教而弁。庶幾駕米倪而上之矣。

五雜俎云。漢卜式。司馬相如。皆入賛爲郎。則知古者鬻賣之制。其來已久。蓋亦當時開邊治河。軍國之需不足。而取給於是也。然止於爲郎而已。至桓靈時。始賣至三公。按清制。捐納一途。京官亦至郎中止。庶幾媲美西京。賣於東漢末造遠矣。然而桓靈時之三公。特誦言賣耳。君子謂其直道猶存也。機器製造。吾國古亦有之。璇璫玉衡。以齊七政。萬世巧藝術。無出歷山老農矣。皇帝之指南車。周公之欹器。其次也。公輸之雲梯。武侯之木牛流馬。又其次也。南齊祖沖之。因武侯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里。及欹器指南車之屬。皆能製造。北齊胡太后。使沙門鑒昭。造七寶鏡臺。三十六戶。各有婦人。手各執織。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皆出戶前。唐馬空封。爲皇后製妝臺。進退開合。皆不須人。巾櫛香粉。次第送進。見者以爲鬼工。

玉女。按時暮鐘。二金甲神擊鼓撞鐘。分臺無外。撞鼓鳴時。
獅鳳在側。飛舞應節。匝兩旁。有日月宮。飾以金烏玉兔。宮
前飛仙六人。子午之交。仙自偶進。度橋進三聖殿。已復退。
立如常。今廣州猶有銅鑼滿漢。亦元人製。第略訪其意。不能
如宮闈之精美耳。

上元梅伯言先生柏櫻山房文鈔。有標題曰記聞者。事絕奇偉
可傳。文尤簡重。足以傳之。遂錄如左。(稍刪節)杜奎燭。昌黎
狂生也。以狂死。嘉慶戊辰應鄉試。書策後千餘言。言直錄官吏。
不能奉宣德意。旣民買賣人田。免租。旣人買旣民田。沒其田。
且治罪。非皆天下王臣王土之意。又民遇盜賊。毋得攜族逃山
海關。非古人移民移粟之道。又言後之人君。不以一遷與人。
大小事必從中覆。臣下皆無所爲作。委成敗於天子。不能給。
則委之律例。故燭之名出於天子。而其實則出於吏。與其權出
於吏。無事分其權於臣。書聞。大臣訊之曰。汝年少。不知爲
此。言指使者免罪。奎燭大言曰。奎燭所言。皆忠孝事。天生
之。孔孟教之。何者爲指使。奎燭生十八年。今乃知孔孟爲千
古忠孝認師。訊者皆嗟且怒。咸叱曰。汝沽名耳。何知忠孝。

奎燭曰。然。奎燭誠沽名。然奎燭今死矣。公等爲宰輔。受大
恩。萬一樹牙頰。論列是非。朝廷念大體。當不死。輕者罰一
歲俸。至斂段出都門。奪文。公等愛一歲俸不沽名。奎燭以性
命沽名。奎燭誠沽名。遂罷訊。按。杜生之言。得之百數年前。
雖朝陽鳴鳳局遠焉。

清有兩張國樞。一雍正朝。雲南提督贈右都督張國樞。設勸
果。一咸豐朝。江南提督幫辦軍務張國樞。諱忠武。見證法考。

(按。兩公之名。並用俗榮字。作樞。)

前話記塔忠武戰馬。又有陳都督義馬。亦可傳也。道光辛丑。
英艦犯廣州。都督陳連陞。樂之沙角之礮臺。死之。馬爲英軍
所得。銅之他廄不肯食。乘之駛臨弗克上。棄之。悲鳴跳擲而
死。三水歐陽駿南。爲賦養馬行云。有馬有馬。公忠馬忠。公
心唯國。馬心唯公。公壞革曉。馬助公闕。革曉傷公。馬馱公
走。馬悲馬琴。公死安歸。公死無歸。馬守公屍。城牽馬琴。
賊銅馬吐。賊騎馬拒。城東馬舞。公死留鏐。馬死留牒。死所
死所。一公一馬。

海上慈園。有長短人各一。短人非甚短。長亦未足爲長。按
宋岳珂程史云。姑蘇民唐姓者。兄妹俱長一丈二尺。又五難姐
云。明時口西人。長一丈一尺。腰腹十圍。其妹亦長丈許。僅
愚園之長人見之。殆猶不敢望其項背矣。

歐洲各國。僧皆娶妻生子。與常人無異。吾國亦有之。五難
姐云。天下僧。唯鳳陽一郡。飲酒食肉娶妻。無別於凡民。而
無差徭之累。相傳太祖湯沐地。以此優恤之也。(按明太祖。曾
入皇覺寺爲僧。宜其優禮僧人獨異。)至吾國之郡。武汀州。(按謝
載傳。至歙段出都門。奪文。公等愛一歲俸不沽名。奎燭以性
命沽名。奎燭誠沽名。遂罷訊。按。杜生之言。得之百數年前。
雖朝陽鳴鳳局遠焉。)

謂之火字僧。則他處亦有之矣。又百粵風土記云。僧多不削髮。娶妻生子。名曰在家僧。

四庫全書總目存目。交友論一卷。明利瑪竇譔。(按。明時西人入中國者。皆自稱歐羅巴人。)萬曆己亥。利瑪竇遊南昌。與建安王論友道。因著是編以獻。有云。友者遇譽之喜。大於仇者遇譽之喜。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無密友。此洞悉物情者也。自餘特論醇駁參半。西洋人入中國。自利瑪竇始。利瑪竇所著書。又有二十五言一卷。西洋宗教傳中國。自二十

五言始。

東坡樂府。善鑒蠻詠足云。塗香真惜蓮承步。長愁羅裙凌波去。只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像穿宮樣樣。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按。詩詞博詠識足。自長公此詞始。前乎此者。皆斷句耳。

吾國人稱建築學者。嘗鑒記之得數事。宋時木工喻皓。以工巧蓋一時。爲都料匠。著有木經三卷。謠者謂宋三百年一人而已。皓最工製塔。在汴起開寶寺塔。極高且精。而頽傾西北。人多惑之。不百年平正如一。蓋汴地平無山。西北風高。常吹之。故也。其精如此。錢氏(吳越王)在杭州建一木塔。方兩三根。登之輒動。匠云。未瓦。上輕。故然。及瓦布。而動如故。匠不知所出。走汗。賂皓之妻。使問之。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乾。便實釘之。必不動矣。如其言。乃定。皓無子。有女十餘歲。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樁狀。或云。木經。女所著。

也。明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舊爲內殿易一棟。審視良久。於外別作一棟。至日斷舊易新。分毫不差。都不聞斧鑿聲也。又魏國公大第傾斜。欲正之。計非數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餘石置兩旁。而自與主人對飲。酒闌而出。則第已正矣。以伎倆致位九列。固不偶然。又唐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地。換塔杪一柱。不假人力。傾都奔走。皆以爲神。宋時真定木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絕。久而中級大柱壞欲傾。衆工不知所爲。有僧懷內。度短長。別作柱。命衆雜而上。已而卻衆工。以一介自隨。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也。明姑蘇虎邱寺塔傾側。議欲正之。非萬緡不可。一遊僧見之曰。無煩也。我能正之。每日獨攜木楔百餘片。閉戶而入。但聞丁丁聲。不月餘。塔正如初。覓其補綻痕迹。了不可得也。三事極相類。而皆出遊僧。尤奇。至於浙人項昇。爲陪陽侯起迷樓。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闌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丸伏於棟下。玉獸蹲於戶旁。壁砌生光。環窗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大喜。因以迷樓目之云。則雖失之淳淫淫惡。然其經營繕造之窮工極緻。要亦貴乎弗可及矣。竊意西人之於建築。唯是高堅鉅麗。是其能事。若夫五步一樓。十步一閣。鉤心闕角。藻周底密。則吾中國古之良匠。殆未遑多讓焉。乃至喻皓徐杲輩之神明變化。不可方物。不尤古今中外所難能耶。

世俗稱美人之材勇。輒曰十八般武藝。無一不精。斯語也。

傳奇演義家多用之。蓋在百年或數十年前。迄今滄桑變易。火器盛行。往往一彈加還。鳥獲孟貞無能役。快劍長戟失其利。卽斯語亦等諸務去之陳言矣。致明英宗正統乙巳夏。詔陳懷井源等。練京軍備瓦刺。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者。行教京師。試其技藝十八般。皆無人可與爲敵。遂膺首選。十八般之名。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槍。十二箇。十三搞。十四殳。十五叉。十六耙頭。十七錐棍套索。十八白打。

平南黎陳亨。(建三)乾隆戊子舉人。官涇州知州。著有《乘軒

詩集粹行。其鑿玉行有序云。于闐貢大玉三。大者重二萬三千

餘斤。小者亦數千斤。役人畜挽拽。率以千計。至哈密有期矣。嘉慶四年。奉詔免貢。詩以紀事。詩云。于闐飛檄馳京都。大車小車大小圓。軸長丈五尺咫。輶山導水墮泥塗。小玉百斤力。次乃百十逸。就中鑿玉大弟一。千砾萬斛行脚蹕。日行五里七八里。四輪生角千人扶。又云。昭書寶善不賣玉。嗟裴巨璞輕鑄銖。所到之處卽棄置。毋重百姓罹無辜。又云。大玉礪琢第其瑜。小玉剗整爲龜趺。大畫已末鄉民鬻。金鑿石勑玉不渝。核。貢玉大至二萬三千餘斤。殆古昔所未有。此詩足備掌故。因節錄之。

(未完)

眉廬叢話(續前號)

蕙風

俗謂餵如爲喫醋。核、喫醋二字。見顏通致。獅子日食醋餵廿一桶。世以如如比河東獅吼。故有此語。嘗聞北地某院苦鹽。——三、驛四、驛二、藥院一、亦異聞也。以藥院喫鹽制之。則獅子喫

酷。亦事所或有。

臨桂倪雲燭（酒）桐陰清話。阮文達平蔡黨。得其兵器。悉鎔
鑄秦檜夫婦鐵像。跪於岳忠武廟前。好事者戲譏一聯。製兩小
牌題之。作夫娘二人追悔口吻。其一繫秦檜頸上曰。咳。僕本
喪心。有賢妻何至若是。其一繫王氏頸上曰。啐。娘雖長舌。
非老賊不到今朝。公謁廟時見之。不覺失笑。按。櫟葉雜記。
李太庵。南昌人。吳梅邨座師也。明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
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
也。嘗譏一劇。演太祖及某鉅公降賊後。聞大清兵入。急逃而
南。至杭州。爲追兵所獲。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值夫
人方入月。追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污。此劇已演於民間。稍
稱聞於太虛云云。櫟葉雜記。則岳墳鐵像。明末清初已有之。倪
云阮文達所鑄。未詳何本。

桐陰清話又云。秦淮舊院教坊規條碑。余嘗見其拓本。略云。
入教坊者。準爲官妓。另報丁口賦稅。凡報明脫籍過三代者。
準其捐考。官妓之夫。綠巾綠帶。著豬皮鞋。出行路側。至路
心被撻勿論。老病不準乘輿馬。跨一木。令二人肩之云云。此
碑入金石話。絕新。（妓之假母。俗呼爲煤炭。衰退之妓。或私蓄
侍妾者。不以夫禮待。號爲麻容。曲中諺妓。多爲宮裏賣。日輸一
緡於母。謂之貢斷。見北里志注。又宋時平江里街傳習。呼營妓之
首。曰丁魁朱魁。見陳藏一話腴。又武林銜柄。名翠錦社。見月令
廣義。已上各稱謂。亦苦新。增記。）

某觀察。號鳳樓。行五。光緒乙巳丙午間。薄游江南。參某

督幕。公暇陶情絲竹。爲秦淮名妓小五寶脫籍。其友某贈聯云。

小樓一夜聽春雨。五鳳齊飛入翰林。署名鳳倒鸞顧客。扁云。
二五爲偶。按。宋陳藏一話腴。昌黎伯和裴晉公東征詩云。旗
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蓋以我之旗。況彼雲霞。以
彼之山。況我劍戟。回鶯舞風格也。原倒鸞頭。略與同於舞鳳。
體格闢合。又小五寶之姪。名小四寶。亦擅點名。或贈以聯云。
小南強。大北勝。（按。十國春秋。南漢僻遠。頗輕傲中國。周世
宗遣使臣至。適使館有茉莉。使臣問之。館伴對云小南強。後銀波
宋擒。見牡丹。詢其名。或戲之曰。此名大北勝。）四美具。二難并。
(見王子安藤王閣詩序。)亦工巧典雅。

錢唐張勤果。（號）由軍功起家。官至河南布政使。爲御史劉
寶楠（河南人）所劾。疏有目不識丁語。竟對調湖州鎮總兵。
旋擢廣東提督。轉山東巡撫。勤果夙工書法。撫聖教序。得右
軍神髓。自該劾後。刻目不識丁小印。凡爲人作書。輒於署名
下鉛用之。

江甯諸生李仙根。名光節。咸豐閒。閩門殉髮賊之難。屢以
身免。仙根工詩詞。擅丹青。跌宕饒風趣。有小印。文曰自成
一家。凡繪事惱心之作。輒鉛用之。殊忍俊不禁。

宋時唐城永和市。有舒翁以陶器著稱。工爲瓶具。翁女尤善。
號曰舒娘。其壚塋諸色。幾與柴哥等價。（今景德鎮陶工。多永
和人。）按。婢舊談空故者。世不多觀。間見數種。亦不具舒翁

之名。亟記之。

前話載清乾嘉間。于陸國貢大玉。重二萬三千餘斤。自來玉之大者。殆無除此。相傳內廷節儉庫有大銀。(卽俗所謂元寶。)猶爲明代遺物。其重幾何。弗可得而致也。陟其巔必以梯。羣余客京師。聞之友人云云。

黃伐櫻葉妒芽說。客有語予。人有以桃爲杏者。名曰接。其法斷桃之本。而易以杏。春陽既作。其枝葉與花皆杏也。桃之萌亦出於其本。蔚然若與杏爭榮者。主人命去之。此妒芽也。(見查悔餘得樹樓雜錄。)又蜀語。七夕演綠豆合芽生。名巧芽。(見香海棠館詞話。)妒芽巧芽。陪並絕新。(蕙風曰。吾廣右花匠。最擅接花之技。如以櫻桃花接垂絲海棠。則先植櫻桃於盆。其本必蟠屈有姿致。虛留一二枝條。壯約指許。屆清明前。則就海棠撰其枝氣土者。壯相若者。與櫻桃之本委致宜稱者。審定長短距離。削去其半。約寸許。同時於櫻桃枝近本處。亦削去其半。亦寸許。速就兩枝受削處。密切黏合。以芒皮緊束之。外用海棠根時土。調融塗護。勿露削口。若所接海棠枝。距地較高。則植木爲架。搭櫻桃盆。務令兩花高下相若。無稍拗屈彊附。迨至夏初。兩枝必合而爲一。芒皮暫不必解。於海棠枝削口稍下。徐徐鋸斷。俾兩花脫離。卽將削口稍上之櫻桃枝鋸棄。則本櫻桃而花葉皆海棠矣。他花接法並同。比見日本櫻花絕佳。竊意可以中國海棠之本接之。)

宋人稱他人妻曰閨中。孫觀鴻慶集。與惠次山帖云。忽聞閨

中臥病。何爲遠至此也。杭儂之重。追撫奈何。元人稱妾曰少房。黃潛爲義門鄭氏譏青樓居士鄭君墓銘云。娶傅福。字世昌。少房徐偉。字妙英。皆南君卒。同葬縣東金村。又宋濂譏宣政院照磨鄭府君墓志云。越四年。夫人吳氏卒。越一十五日。少房勞氏又卒。祔葬府君之穴。

漁洋山人詩話云。李滄溟先生。身後最爲寥落。其寵姬蔡。萬歷癸卯。年七十餘矣。在濟南西郊賣胡餅自給。叔祖季木考功見之。爲賦詩云。白髮高廬一代文。蔡姬典盡舊羅裙。滄溟清節可知矣。西山日記云。李子鱗解組後。構白雪樓。樓三層。最上其吟詠處。中以居一愛姬。最下延客。四面環以水。有山人來謁。先請投其所作詩文。許可。方以小舟艇渡之。否者遙語曰。亟歸讀書。不煩枉駕也。山人所記賣餅蔡姬。豈即第二層樓中人耶。又于源清齋遺話云。嘉興張叔未解元。(廷濟)嘗寓西埏里酒肆。其姬人母家也。後寓餅店內翟氏別業。有句云。不妨司馬當驥客。來寓公羊賣餅家。是亦雅故關於賣餅者。而于鱗蔡姬事。尤令人感觸。

徐東癡隱君。(伎)居系水之東。高尚其志。李容菴(念慈)爲新城令。最敬禮之。與相倡和。李罷官。僑居屢下。繼之者東光馬某。亦知東癡之名。然每有詩文之役。輒發殊粟。差隸屬其結議。稍違則筆捉元差限比。隸畏朴責。督迫良苦。東癡亦無計避之。時傅形臣侍御里居。數以爲言。馬唯唯。然終不悛也。容菴知之。乃遣人迎往屢下。及馬罷官始歸。此與周青士(質)

館嘉善柯氏園。月夜吟詩。被郡丞季某杖逐事絕類。雅流遇偷父。

人嗤詛語。率非情理可喻。思之令人軒渠。(奇士事見前話。)

清時以科舉取上。往往文人造興。棘闈游戲之作。或詩詞散

出。雖能極形容。秦半俚詞滑調。不足登大雅之堂。偶聞柳南

隱。藝陳亦韓別號舍文。吐屬雅近名傳。風趣亦復可謂。其

隱。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一式。其名曰號。

兩庭翼翼。有神戶之。敢告余謐。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

徒跣。擔囊貯糒。開呼唱喏。受卷就位。方是之時。或喜或戚。

其喜維何。夷坦正直。坐牀可橫。立頸不側。名曰老號。人失

我得。如宦善地。欣動顏色。其戚維何。厥途孔多。一曰底號。

糞洞之窩。遇猶睡之。寢處則那。嘔泄昏沌。是爲大瘡。誰能

逐臭。搖筆而歌。一曰小號。廣不容席。齧齊於眉。鬱逼於跖。

庶爲憔僥。不局不脊。一曰蕭號。上雨旁風。架構綿絡。蕭離

其中。不戒於火。延燒一空。凡此三號。魑魅所守。余在學場。

十遇八九。黑髮爲白。詔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

告別。毋擊余肘。陳作是文之年。丁棄正癸卯。是科受知北平

黃鳳閣少宰。聯捷禮部試。偶病足未與廷對而歸。益讀書講學。

肆力古文辭云。(核。陳亦韓。名祖范。曾讀書寒碧齋。葬處宗伯

高弟也。)

帶經堂詩話又云。朱相國平函湧齋小品。載其書館一貴人家。其人奉齋。一日怒廚人。凡易十餘品。俱不稱意。朱笑謂之曰。何不問齋。(詩話止此)茲語誠足解頤。相傳乾嘉間。京師某大

叢林方丈某僧。以高行聞於時。尤善園藝。某樞相亦有暴癖。過從甚密。其香積所供素虧。風味絕佳。極相食而甘之。輒命

庖丁防製。弗若也。則叱責之。婁矣。庖丁察且憤。變姓名備

於僧。久之。乃得其法。則撰雞雞肥美者。擘析其至精。縷而

屑之入料中。故汁酸而無脂。味鰻而弟膩。蓋自是而高僧之與

驟衰矣。又鑿下諸宅巷。一日。集某尼庵。爲禮佛誦經之舉。

虔誠齊槩。庖人以餚蔬至。經婢媼賛露索(搜檢也。見大金國

志。然後入。雖潔器之布。亦必易其新者。而不知此新布之兩

面。即滿塗雞脂。入厨後。沃以沸湯。可得最濃厚之雞汁。蓋

非此則筭箇瓜瓠之屬。不能使之悅口。凡茲之類。皆甚可笑

也。

金陵張可度。字勵菴。廬山詩云。父居黃閣女岐峒。流水桃

花石室中。多少男兒淪落盡。神仙卻讓李騰空。見洋洋詩話。

騰空者。林甫之女。李太白有送內之廬山訪女道士李騰空詩。

相傳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擅姿態。更露之家。求之不允。於廬

事壁間。拓一窗櫺。隙以茜紗。日使六女就於窗下。每有貴族

子弟來謁。即使諸女於窗中。自擇如意者。託妻嫁焉。若騰空

固得道者。當不在此六女之列。其殆難尋之鶴耶。又茆山有秦

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居人不敢託宿。見蔣說。(清蔣超議。)又

王安石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云。此浪子和尙耳。見能改齋叢

錄。又蝶下妻。亦安石女。工文詞。何權奸之多奇女子也。

煙草。名夷巴菰。又名金絲薑。明萬曆時始有之。崇禎嚴禁

弗能止。樊樹山房詞（天香、詠煙草）序云。自閩海外之呂宋國。移種中土。按、姚旅露青。國外人相傳本於高麗國。其妃死。國王哭之慟。夜夢妃告曰。創生一卉。名曰煙草。細言其狀。采之焙乾。以火鑿之。而吸其煙。則可止悲。亦忘憂之類也。王如言采得。遂傳其種云云。煙草之生。其事絕類。後人更美其名爲相思草云。

前話載梅巧玲義俠事。茲又得程長庚軼事一則。亦可以風勵薄俗。愧管世士夫。亟記之。方長庚之掌北京三慶班也。有道員某。以非罪被劾。當械職。旨將下矣。某憤不欲生。衆仰事脩齋。唯一官是恃。挽回乏術。則凜然聽之。實亦無以爲生也。戚友來慰問者。爲之百計調惟。殊未得一當。友人某。尤疎謠久之。忽拍案而起曰。道在是矣。則舉起而問之。友曰。茲事回天大不易。非罷府斡旋不爲功。方今點防大柄。操之恭王。唯程長庚。爲王所最賞識。最信任。得其片言。冤可立白。曷姑試求之。某亦躍然曰。誠然。幸嘗與長庚通郵。則亟偕友往。婉切白長庚。長庚曰。僕溷跡輒紅。唯曲藝進身是愧。自好益復斷斷。齎於王公大人。雖促鄰氏掌。未嘗干以私。尤不敢與聞官事。矧人微言輕。言之亦未必有濟。敢致謝不敏。幸原亮。勿以諉知爲異也。某固諱不已。友亦爲之陳懇。至於再三。長庚曰。幸被劾減非罪。差可措詞。當勉效歸。觀機會何如耳。則亟謁恭邸。值王憩寢。良久。僅乃得達。王則詞諭者。鑒其禍。斷用剛也。中心有悔。易否爲應也。正義曰。賭者。

長庚白來意。主始有難色。謂旨已交擬。恐不易保全。既而曰。爾固不輕于人。事雖嫌。吾當盡力圖之。長庚稱謝趨退。王曰。少休。勿亟。吾正欲與爾閒談也。詰朝。諭旨下。竟無某道被職事。則參摺已留中矣。某體長庚善。賈厚幣。自詣謝。長庚拒弗見。餽物悉返駁。命侍者出傳語曰。請某官還以此整頓地方公事。毋以民脂民膏作人情也。且從此不與某道相見。有人問此事者。長庚力辨其必無云。長庚字玉山。

梅巧玲名芳。其孫名蘭芳。校、王右軍父子。名並用之。例可通矣。

賭卦。清初王先生（官學博、名待秋）戒子弟之作。賭凶。无攸利。象曰。賭。姤也。姤人之有。而先奪其藏。賭者偶而敗。其常。獲者寡而失不可憤。是以凶。无攸利。君子賭而棄賢賊亡。小人賭而離於折楊。賭之爲殃大矣哉。象曰。上機下敗賭。后以嚴刑懲惡。初九。童蒙之嫌者。象曰。童蒙之戲。漸不可長也。義方有訓。用豫防也。六二。誘賭以迷。往即於泥凶。象曰。誘賭。朋之傷也。往入其類。自戕也。六三。燕樂折衎。迺賭迺戰。士以喪名虧行。象曰。燕樂折衎。賭起爭也。喪名虧行。大无良也。六四。迷賭。哺不食。贊亡有疾。象曰。迷賭。夜以爲明也。既亡其質又疾。无常也。六五。夫迷不復。婦嗟於屋。良友弗告。象曰。夫迷不復。婦用傷也。良友弗告。不可匡也。上九。娶賭有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自鑒其禍。斷用剛也。中心有悔。易否爲應也。正義曰。賭者。

小人之事。陰之類也。童蒙之境。陰未甚盛。有義方之訓以豫防之。則初客可以終吉。要賤有悔。來復之象。故初上皆陽爻。

西藏燈具。狀如弓轡。俗傳爲唐公主履。見衛藏圖說。(馬揚、盛繩祖、同輯)夫曰俗傳。則其由來亦已久矣。是亦謂唐時已有弓轡。不自南唐始也。

凡人有婦長。則衆長爲所抑。右軍善畫。而唯以書名。李白工書。而屬以詩顯。至如朱紫陽畫。深得吳道子筆法。(見太平清話)則尤世所罕知矣。

巫山神女。朝雲暮雨之說。舊來詞賦家多用之。贊矣。然而

要甚。核路史。集仙錄云。雲華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陵策虎豹。水罰蛟龍。誠邪檢凶。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寶文。又得庚辰庚余之助。遂過波陁川。奠五嶽。別九州。天錫元圭。以爲紫庭真人。庚余庚辰。據楚辭乃益稷之字。雲華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據此。則巫陽之靈。上清莊嚴之神。距可以娶語厚誣之。曩余作七夕詞。用銀河鵠鷺等語。

端木子嘯前聲。(採)見而規諭之。評語云。牛主耕。女主織。

建申之月。田功告斂。織事託始。故兩星交會。明代謝以成歲功。世俗傳焉。以妃偶離合爲言。嫂價甚美。余佩服斯言。垂三十年。未嘗賦七夕詞也。(略翁碧齋詞、湘舟有序、略云、採十

三歲時、從韓介孫師讀、因譜湘靈鼓瑟時、告以英皇事、心敬而悲之、是年冬仲、月明如晝、夢至一處、水天一碧、明月千里、有神女

見湘君諸篇、愈益嚮往、五十年矣、茲心不易、今老矣、愧未能以其芳馨之性、發而爲事功、有所裨於世、茲和白石湘月詞、適與之合、遂編述之、詞云、水天澄碧、見風裳霧縠、飛步清景、爲想神娥游歷處、渺渺湖光如鏡、汨灑班筠、號傳指瑟、月照江波冷、兒時嚮往、夢魂欲訪仙境、茲後誦法靈均、澧蘭沅芷、對遺編生敬、老去何裨、空贏得皎皎茲心清淨、但憊涼宵、青天皓月、便欲前身證、何時真箇、聽來搏拊新詠、曉翁刻楚辭、昉袖珍本、絕精、無注、謂非後人所敢注也。)

阮吾山茶餘客話云。毛氏汲古閣。藏書甚富。撫刻亦多。王驥馬以金錢贊之去。其板多在昆明。驥馬者。平西將也。核、王名永康。蘇州人。錢梅溪履園叢話云。初。三桂與永康父同爲將校。許以女妻永康。尚在襁褓。未幾父死。家無擔石。寄養鄰家。比長飄流無依。年三十餘。猶未娶也。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時三桂已封平西王。聲威赫奕。永康偶檢舊稿。果得三桂縑烟帖。遂求乞至雲南。書子塔帖詣府門。越三宿。乃得傳進。三桂沈吟良久。曰。有之。命備公館。授爲三品官。供應器具立辦。撰日成婚。嫁贈甚盛。一面移檄蘇撫。爲買田三千畝。大宅一區。在齊門內拙政園。相傳爲張士誠塔僕騎馬潘元紹故宅也。永康在雲南。不過數月。即遣新婦回吳。終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既回。窮奢極欲。與黨道往來。居然列

公卿間。後三柱敗。永康先物。家產入官。莫如鄧寧一夢矣。
據錢氏云云。永康在滇產數川。既云書板多在昆明。殆未必
然矣。

杭縣徐女士（新華）影芬室筆記云。長沙芙蓉鏡照相館。曾爲

柳某攝照。其已故之妻。亦現影身側。形容宛育。十年前。芙蓉
鏡尚重攝以出售。湘人頗皆知之。茲事絕奇。其信然耶。則
古者李少君（爲漢武帝致李夫人）楊道幽（臨邛道士。爲唐玄宗
致楊太真。）劉蕡王老（爲李行修致亡妻王氏。見續定命錄。）趙十
四（爲許至雍致亡妻某氏。見靈異記。）聲召亡之術。何難能可貴
之有。

明高則誠（明）譏琵琶記。演秦中郎贊入牛府。屬假託非事實。
前人辨之詳矣。或謂其屬王四。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亦駁
說。無稽據。按。唐虞仝玉泉子。邵雍一則略云。廠初比隨計。
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
廠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當爲展力。甫一第耶。時
廠已婚李氏矣。有女二人。皆善書。廠之行卷。多二女筆跡。廠
顧己寒賤。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姻。不日娶牛氏
歸。將及家。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泊到家。
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其轎。直入。列庭廝聞。李氏驚
曰。此何爲者。奴白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曰。吾即妻也。
又何夫人。卽拊膺哭頓地。牛氏至。知其實已也。請見李氏曰。
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其不

幸豈唯夫人乎。夫人縱憾於鄧寧。寧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
將列於官。二女共舉輓其袖而止。後廠以祕書少監分司。黃巢
入洛。避亂於河陽。其金帛悉爲聚盜所得。據此。則再婚牛氏。
實鄧寧事。而院本以誣中郎。其故殆不可知。

唐蘇頌聰悟過人。纔能詩。有京兆尹過父號。命題牋尹字。
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見鄭處晦
明皇雜錄。）卽婦號之折字格也。

江淹夢五色筆事。自昔謠稱。校馬總大唐奇事。廉廣者。魯
人也。因采藥於秦和。遇風雨。止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
而行。逢一人若隱士。問廣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

語移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與君一筆。但密藏焉。
卽隨意而畫。當通藍。因懷中取一五色筆授之。廣拜謝訖。此
人忽不見。爾後畫鬼兵能戰。畫龍能致雲雨。畫大鳥能乘之而
飛。尋復見神還筆。因不復能畫云云。此又一事也。特被文筆
此畫筆耳。

千字文律呂調陽。呂當作召。按唐南卓羯鼓錄云。玄宗洞曉
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管絃。必造其妙。若製作調曲。隨意卽
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指。至於清濁變
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調使。雖古之聲曠。不能過也。
律召。卽律呂呼召韻。

道光季年。京師有人製聯云。著、著、著。（北音。陟牙切。）祖
宗洪福程麟附。（程彭阿）是、是、是。皇上天恩卓海帆。（秉恬）扁

曰。如何是好。蓋二相饒有伴食之風。造鄰時絕妙歡喜。唯阿容悅而已。然穆相嘗汲引曾文正。每於御前稱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召見之諭。是夕宿穆相邸。及入內。由內監引至一室。非平時候起處。除序午矣。未獲入對。俄內傳諭明日再來可也。文正退至穆宅。穆問奏對若何。文正述後命以對。並及候起處所。穆稍疑思。問曰。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文正未及對。穆慨然曰。機緣可惜。因躊躇久之。則召幹僕某。諭之曰。汝亟以銀第四百兩。往賄某內監。屬其將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爲錄出。此全爲酬也。因顧謂文正。仍下榻於此。明晨入內可。泊得觀。則玉音垂詢。皆壁間所懸歷朝聖訓也。爰是奏對稱旨。並諭穆相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而文正自是駁駁苟用矣。

曾文正初入翰林。僦居繩匠胡同伏魔寺。自額所居之室曰藏空洞。蓋高出山爲霖之臺。及何桂清棄師失地。江南京僚聯銜請公督師。卒成偉業。故文正於江南人。至爲契合云。曾文正官翰林時。亦日書小楷。以備考差。適分弟忠襄。讀書京邸。一日。有友薦僕至。文正不欲留用。而僕固求不已。文正曰。此僕殊糾纏。吾竟無術遣之。忠襄曰。但以所書白摺示之。彼必憇然舍去也。文正怒之以目。所謂善戲謔兮。此固無傷怡怡之雅。

咸豐初年。左文襄以在籍舉人。就張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張公去位。駟文忠繼之。信任文襄尤專。文忠每公暇達幕府。

值文襄與幕僚數人。慷慨論事。援古證今。風發泉涌。文忠靜聽而已。未嘗置可否。世傳文忠一日聞帳門叩頭。顧問何事。

左右對曰。左師爺發軍報摺也。文忠讀之。徐曰。盍取摺稿來一閱。當繕發之前。未嘗寓目也。當時楚人。或以左都御史戲稱文襄。意謂文忠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而文襄權尙過之也。文襄練習兵事。智深勇沈。感激文忠國士之知遇。爲之集餉練兵。選用質將。兩敗石達開數十萬之衆。復分兵援黔援粵。援江西。而卽以爲屏蔽吾圉之至計。文忠得以雅歌坐歛。號爲全楚福星。天下不患無才。患知才不能用。用才不能盡。若文忠之用文襄。信乎能盡其才者矣。

咸豐初年。蜀中童謡云。四川軍務惡。硝礮用不著。若要川民樂。除非馬生角。末幾。朝命蕭啟江黃熙。先後籌辦防剿。迄無成績。蕭黃硝礮同音。所謂硝礮用不著也。迨駒文忠開府。內而藍朝鼎李矩皆成擒。外而石達開授首。星周甫易。而全蜀肅清。駒字从馬从各。蜀昔各與角同。所謂馬生角也。華陽王息塵廉訪云。文忠之薨也。先數日寢疾。息翁之居。距督署只赤。某夕深坐。俄聞驚風颶然。聲振屋瓦。若龍陣之驟驚也。頃之。聞節轔鳴破九。知驟驚騰天矣。生爲屏臣。物爲明神。可知傳說駒賓。詎翠篠之說耶。相傳文忠督川時。蜀民見其摧陷鄧清。用兵神速。以爲諸葛復生。其後雙目失明。僚屬來謁者。或手捲其面目。耳聽其聲音。輒辨識爲某人。與之談論公事。百不失一云。

石達開。廣東花縣人。與駱文忠同縣。相傳達開被擒。有幼子。求文忠宥之。文忠留養署中數年。雖教誨備至。頗桀骜不羣。或與之言志。則曰。唯有爲父報讐耳。或以告文忠。乃揮涕密馳之。達開固英物。擅文武才。甚可念。(曾文正嘗致書勸其歸降。石答以詩五首。見前話。)文忠之未能恝然。非必推情桑梓也。

合肥相國李文忠。生平未膺文柄。光緒乙未春。由直督召入。寓賢良祠。令人於廠肆。購講義制藝等書。爲會試總裁之預備。乃竟未得簡。亦缺憾也。

李文忠之封翁。諱文安。道光戊戌進士。官刑曹時。爲提牢廳坐辦。著有提牢紀事詩。蓋恆在獄囚也。吳縣潘尚書文勤。爲開板於京師。論者謂文忠位極人臣。爲精善之餘慶云。

李文忠督直隸時。某年。以麥秀兩歧入告。御史邊壽民(寶果)劾之。有陽爲歸美於朝廷。陰實自譽其政績之語。文忠致函謝過焉。

李文忠任直督時。某年暮春。僚屬製錦稱祝。天津守某領銜。所議壽文。先呈文忠閱定。文集葩經。用我公東歸句。誤作我公西歸。文忠戲作公牘語批其後云。本部堂何日西歸。仰該守查明稟覆。太守見之。主臣無已。

蘇州潘翁如中丞。(翁)初以巡檢需次保定。每衙參。恒以市車往。有御者某姓。輒受賄。習矣。某日。值某御者不在。潘遂顧用他車。越日見而問之。御者言。因妻病。弗遑執鞭也。問

何病。則絆戀愆期。(按。華辭錄云。絆戀、婦人有汗也。一作絆變。漢律云。見姪變不得侍祠。田子弱云。幼女未通。老嫗當絕。故字从半女。)園的不施。(按。繁欽謂懶賦。點園的之炎炎。一作元的。王粲神女賦。施元的兮結羽敘。釋名。以丹注面曰的。的。子藥切。灼也。天子諸侯有羣妾者。以次奉御。有月事者。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葛文類聚作華的。)數閱月矣。於娘科爲險證。往往弗治。潘罔夙詣責家言。謂御者。我善醫。曷御我往診。御者亟鞠躬謝。御潘至家。爲診之。方再易而病癒。明年。潘補廬溝橋巡檢。時那文誠(清安)總督直隸。一日。潘忽奉五百里札調。大驚。不解其故。星夜晉省。面謁首府探詢。亦不知所爲。第爲先容。則立予傳見。蓋文誠之女公子。已從婚恭邸爲福晉。(滿大臣女。奉懿旨指婚王公貞勤。謂之拴婚。)嘉禮將屆。乃娶疾與某御者之妻同。坐廢諸賓。悉弱於術。適某御者執役督署。知潘之善醫也。輒稱道弗去口。輒轉達於文誠。故亟札調。泊入診。益復澄思研慮。竭盡所長。蓋未幾而復健

鳥道。月滿鴻溝。女公子當浣濯矣。(按。語見堯山堂外紀。陶毅謝韓熙載書。)及既爲福晉。德溢甚。旋恭邸枋鈎。潘蒙不次擢。竟開府貴州。所謂一舉成名君矣。

武進湯貞愍。(貞愍)由廢生起家武職。工詩善畫。嘗善風雅。著有琴隱閣集。咸豐初年。官江甯副將。日與赴桓者處。有寅車往。有御者某姓。輒受賄。習矣。某日。值某御者不在。潘遂顧用他車。越日見而問之。御者言。因妻病。弗遑執鞭也。問

或亦未必盡然。孔子下便是孟子。何孟子之後。乃有孟德耶。聞者爲之忍俊不禁。

相傳胡文忠撫鄂。長白文恭官文領兼圻。兩公稍不相能。既而文恭欲媾解。顧未得當。會文忠太夫人板輿就養。文恭親自督隊郊迎。文忠感其禮意。故見欵釋。由是事無鉅細。悉銳身任之。遂成中興大業云。

王通輯唐璣語云。崇禎甲申。有吳江薛生號君亮者。能李少翁追魂之術。又善寫照。其法書亡者生。物忌日。結壇密室。懸大鏡於案南。設胡牀於案下。牀黏素紙。持咒焚符七七日。紙鑑中煙起。則魂從案下冉冉而升。容貌如平生。對魂寫照甚。魂復冉冉而下。亡四十年外者。不能追矣。此可與長沙芙蓉鏡照相爭。(見前話)消息互參。

灘上熟肉店。不下數十家。無一非陸稿煎者。相傳陸氏之先。設肆吳國。有丐者。日必來食肉。不名一錢。主人弗責償也。後竟寄宿店廡。亦不以爲嫌也。丐無長物。唯一稿煎。一日。忽棄之而去。久之。店偶乏薪。析煎以代。則燔炙香聞數十里。因以馳名。繼此凡營是業者。即非陸姓。亦假託。竟增重云。

從孤芳假觀秀水王仲瞿(集)煙霞萬古樓詩文。奇作也。其彌子之棗題一首。尤藻采絕逸。如古游錦(題下自注其二、又云。先有嘉構也一篇。在京師。爲蜀中某官廉取去。)甚惜福州梁氏制藝叢話中。乏此珍秘。取錄如左。侍臣得其女妻。怨納也。蓋彌子嬖人。而妻則顏氏子也。娶者齊也。何其遇人之不淑耶。

嘗謂婦人從夫。淑女而竟適奔臣。亦閨房不幸事哉。腐木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假子狡童。坦腹而登卯女之牀。君子讀詩至雉鳴求牡。鮮不歎靜女供驕。而乃有東家之子。且爲蛩蛩駢虛。負而走者。衛侯公。煩冤之君也。狎比狡童。老而好色。愛彌子瑕者。一朝乘轍。而其時頽聲由。竇有季妹。待年未嫁。瑕一美丈夫也。矯麗若車。入門布帶。爰是御輪三周。居然牢食。終成婦禮。衛人醜之。以爲聘則爲妻。彌子瑕之鄭里也。男子而行婦道。則淫而不父。人笑其譽無庸也。彌子私接車之情。豈不曰與爲難口。謂爲牛後耶。婦人吉而夫子凶。君子不與艾綴髮家人之卜。丈夫而處男教。則女而不婦。人笑其尻益高也。彌子戀前魚之愛。豈不曰與爲雜飛。寧爲雌伏耶。子南夫而子晳美。君子且與娶豬傷歸妹之窮。夫彌子。以色事鴻雌。安知爲彌子者。不異在牀下。而爲彌子妻者。不鵠鵠蝶鰥。東家食而西家宿也。烏鳥留雌雄之愛。馬牛奔臣妾之風。此狡兔三窟。所謂高枕而臥者。亦彌子莫須有之計。而妻亦危矣。拔茅茹以其彌征。使二難可并。何不貪魚而並龍。况鰥梁笱。君妃亦受少男。則尤物移人。臣敢獨脩其帷薄。而妻則慨然臺曰。是謂我不祥人也。妻自明詩習禮以後。絕未嘗私通。獨緩。豈今日屢兩緩雙。忽欲乞國母禁憤。分離姪之夜半乎。密雲不雨。命蹇而遇其配主。則怒呼役夫。一與齊而終身不改。此賣氏如舉。三年不笑者也。太甲戒比顏之策。而女微蓄不敵。

席。食含桃以其餘進。使兩美可合。何妨齧臂而同盟。况宋野人歌。君淫又多外嬖。則難是家索。臣敢不獻其相衣。而妻則戚然悲曰。彼何其不丈夫也。妾自施衿結轍以來。絕未始偷干厲吠。豈今日若黃桑落。復欲託雌兔迷隴。續枯楊之衰緒乎。

康熙六十年辛丑。臺灣民朱一貴作亂。先是、一貴於康熙五十二年之臺灣。居母頂草地。飼鴟爲生。其鴟旦暮趨隙出入。愚民異焉。相傳一貴能以兵法部勒其鴟。此視蠻蠻教晝。蠻虎

席。食含桃以其餘進。使兩美可合。何妨齧臂而同盟。况宋野人歌。君淫又多外嬖。則難易家索。臣敢不獻其相衣。而妻則或然悲曰。彼何其不丈夫也。妾自施衿結轍以來。絕未始儼干厲吠。豈今日若黃桑蕘。復欲託雌免迷離。續枯楊之寢蓆乎。童牛不牿。色竟而見此金夫。則泣訟良人。吾見憐而何況老奴。此息媯生子。三年不言者也。丹朱爲崩淫之祖。而鳥獸猶不失儀。噫。連稱廢仲妹於宮。而顏氏棄其良婦。則當日鳩媒不好。亦宜如向姜絕宮而歸。而何以鵠雀無良。必欲同偕其老。聲伯嫁從妹於人。而顏氏愛其鬱堵。則當日刲羊無益。亦宜如紀姬甯配而去。而何以髡髮舞素。不能自下其堂。由此觀之。宋司徒女亦而毛。尚得自求佳配。徐吾犯妹喜而鑿。猶能自擇良姻。顏非敝族。何至使靜女包羞。失身賓帝。反不如嬰兒子至死不嫁。爲北宮氏之老女也。鬻使彌子瑕者。色不衰。愛不弛。豈公虎逐逐。臺巒歸閨。則亦若齊懿公納閭職之妻。命其故夫驅乘。而彌妻脫簪珥待罪水巷。遠割膾操刀之禍。亂豈不自婢子始哉。故曰。伴臣得其女妻。怨耦也。非嘉耦也。或曰。彌子。賤臣也。室有伉儷。儼然與難冠劍佩之大賢。爭良娣袂。夫亦何幸。詩云。琅琅姻姪。則無庶仕。婦人從夫。而後人傷云。核史記。顏淵由獨歸。爲子路妻兄。則彌子之妻。自是顏公季妹。其明詩習禮何疑。然所適非人。士大夫出入門下。與女子從人一般。貴賤詭道遇合。即是彌郎眷屬。

康熙六十年辛丑。臺灣民朱一貴作亂。先是。一貴於康熙五十二年之臺灣。居母頂草地。飼鴨爲生。其鴨旦暮編隊出入。愚民異焉。相傳一貴能以兵法部勒其鴨。此視蠻蠻教養。蠻虎舞涼州。尤爲奇絕。

咸豐辛酉十月。賊陷諸暨。有包立身者。縣之包村人。倡集義團。遠近附之。賊屢以大隊擊之。輒敗。同治壬戌三月。僞侍王約湖州賊僞梯王。由富陽進攻包村。環數十里爲營。立身善以少擊衆。相持數月。先後殺賊十餘萬人。是夏大旱水涸。災道爲賊所遇。村中人衆。食不繼。賊又絕其糧道。勢危甚。然主客萬餘人。無一降者。七月朔。賊由隧道攻之。村陷。立身與妹美英。率親軍潰圍出。賊追及之。立身中礮死。美英手刃數賊。知不免。自刎死。中興以來。世多知有包立身之名。乃諸暨人所傳。則其事甚怪。立身本農家子。形體甚長。高於常人者幾二尺許。有臂力。且善走。年二十許時。往往兀立田間。若有所思。見者咸以爲癡。咸豐庚申六月。夜宿塘園。聞有呼其名者。視之一老翁也。翁問誰我乎。曰不識。翁曰。某年月日。汝甫七齡。爲耕所壓不死。我救汝也。顧憶之乎。汝他日當爲大將。我汝師也。某日遲明。我待汝於紹興昌安門外石橋上。毋爽約。言已別去。行數武。忽不見。明日。詢之父母。則幼時屢壓不死事固有之。屆期。立身欲赴約。父母不可。是夜轉屋不成寐。同榻者聞之。曰。欲至紹興訪友。苦無舟資耳。其人探枕底錢予之。雞初鳴。攜錢去。至山陰劉龜溪。適有小

州。遂乘之往。至昌安門。天未明也。自包村至紹興郡城。地近百里。亦不知何以迅速如此。而老翁已待於橋上。曰。俟子久矣。拉之行。至一山中。有庵。導之入。有二少年在焉。老子翁出酒肴共食。酒色赤。肴則皆白。食畢。延入後堂。見西牆下有大刀。翁曰。試舉之。力弗勝也。翁命一少年舉刀舞。光閃閃如電繞室。寒風蕭然。翁曰。余初授彼刀。彼亦如汝恆怯。天下事苟不畏難。自能勝之。汝曷再試一舉乎。立身如其教。果輕如一鉤金矣。翁乃授以刀法及呪語曰。此先天二目斗呪也。立身解體。則父母已遺其兄往尋之。至劉銳深問舟子。成曰。今晨無放棹者。兄乃還。而立身已在家中矣。具道其事。共怪之。越日。又失立身。次日而返。詢之。謂翁引至諸暨南鄉斗

子巖。棲閣院宇。迥非人世。有數儒士讀書堂上。數武士角力堂下。若翁之徒也。翁以香勸之。曰。焚此可降上界真仙。又曰。吾白猿仙人也。明初助戰有功。受封金井。上帝使我掌翁於此。又使至巖頌聖氣。見諸暨一邑。四面皆黑氣。惟東面稍淡。曰。此殺氣也。漢庭當小減耳。汝歸。宜勸世人勉為善事。自是邑人皆呼為包神仙。遂緣此起義兵。臨陣白衣冠而出。取輜輶。戰前一夕。必焚紙錢。曰。犒陰兵也。又或賊至不出戰。曰。天香未發。非戰時也。俄而曰。可矣。各鄉兵亦如聞異香。勇氣百倍。故戰無不勝。賊中諺傳包神仙能飛竹刀斷敵人頭云。

(未完)

眉廬叢話(續前號)

蕙風

癸丑甲寅間。蕙風貸屋眉壽里。所識輩話。以眉廬名。乙卯四月。移居通西青雲里。客問蕙風。叢話殆將更名耶。蕙風曰。客亦知夫眉壽之諱乎。用於人之一身。為至無用之物。此其所以壽也。蕙風之居可移。蕙風之無用。事復可改。抑更有說焉。洪範五福。一壽二富。蕙風之指。將使二者一焉。其如青雲非黃金何。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讀香叢話。

咸豐初年。大考翰詹。詩題半窗殘月夢鶯曉。萬文敏(青藜)時官編修。有句云。九重開曙色。萬戶動春聲。拔置第一。蓋題近衰蠅。而句殊興會也。

臨川李小湖侍郎。(翻珠)著有好雲樓集。舊集經句為試帖。絕工巧。賣劍買牛題句云。又求其賣劍。誰謂爾無牛。善談鼓題句云。見羽毛之美。毋金玉爾音。

前話載水洗水之法。謂水之上浮者輕濟。下沈者重濁。核水經(唐人譏。闕名)云。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處士鴻漸。李曰。陸君善茶蓋天下。揚子江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廢之乎。命軍士信謹者。掣瓶操舟。指南尋取水。陸掣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似臨岸者。使曰。某掉舟深入。見者眾百人。敢給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又以杓揚之。曰。

自此南零者矣。使大駕。馳下曰。某自南零齋至岸。舟盈半。懼其勢。退岸水以增之。處士之座神靈也。其敢隱欺乎。據此。則又以下沈者爲佳。二說未知孰是。然而陸說古矣。

常州府屬縣八。唯靖江介在江北。清之初年。某親貲出守常州。整勢烜赫。懷屬偏極嚴憚。一日以善演劇。七邑皆來稱祝。靖江令獨後至。懼甚。屬邑者爲著策。遂重賂伶人。時方演八仙上香劇。七人者先出。李鐵拐獨後。七人問曰。來何暮也。鐵拐曰。大江風阻。故爾來遲。閱人卽於是時。以靖江令手版進。太守大喜延入。盡歡而罷。(按。八仙姓名。見潛確類書。拐字見唐韻。)

常俗有搖會之說。其法教人織綫。取決於運要。(骰子也。見古詩注。又名六格。見房千里骰子選格序。)色勝者得之。相傳莊殿撰存與。將計僧入都。苦乏資斧。不得已糾合一會。屆期戚友咸集。僕告主人有疾。不可以風。請諸客先拂。而主人於帳中擲之。蓋殿撰防秋武舉兩面錢故智。預置一骰。蓋同式者。布置六赤。(見李洞集。)或云金帳中。故爲一拂。俾衆聞聲。則亟易預置之益。出以示客。弗疑也。咸稱賀。遂得賛。泊客散。親頃聞故拂之益。則亦六色皆拂。殊自喜。是科以第一人及第。

齊鄉文道希學士。(廷式)夙負盛名。壬辰廷對。誤書閭閻爲閭面。經讀考大臣議出。而常熟翁叔平協揆言。閭面二字。藉有來歷。或猶矜守曰。殆筆誤耳。協揆曰。鑒吾嘗以閭面對簪牙。距誤耶。廷式竟以第一人及第。

寧波招寶山。爲湖海形勝地。中法之役。敵艦來犯。知府杜冠英。參將吳杰。施鉅礮擊中之。並有殲其大將孤拔之說。當

是時。朝命旌二臣功。得寶像紫光閣。未幾。吳爲某營統領。而提督歐陽利見。竟劾罷之。適寧紹台道薛福成。奉召入都。將出使。力言吳之功。得旨送部引見。賞還游擊。游升總兵。終於管帶寧波鎮臺之任。不竟其用。時論惜之。杜亦未聞通顯。

查器之有窯變。舊矣。曩北京倉場。有窯變之說。亦異聞也。南漕供各官食俸。而京倉紅朽實多。相傳御膳房所供玉食。或爲某廠某倉所變。則一廠之米。悉成潔白圓勻。倉丁白坐糧廳。糧廳白愈發。取以進御。而各官於此廠中演劇稱慶。相沿爲故事。蓋廠之變莫矣。非若窯變之偶然也。或曰。直隸玉田縣所產米。較南漕所運。實更粲美。先期儲時廠中也。

世傳張文敏。(照)晚年右臂不能書。易以左臂。書尤遒勁。又高西園能左手書。大臣皆行草耳。唯張涇南司寇。方率叔書落葉倡和詩。俄墜馬傷右臂。遂用左手作小楷。極端凝鍊藉之致。張南華學士贈以詩云。驟馬天街一蹶中。險將折臂兆三公。翻身學士疑成瓦。鑿筆仙人不是銅。漫笑莊生虛擾右。早誇杜老妙書空。斷碑半截渾難補。天遣重完賴國工。(時得蒙古良醫。百日全癒。)

萬文敏官尚書時。自起宅第。高其閨門。其對門旅人某。所居殊卑隘。惑於風水之說。嫉萬宅軒峻。勢若憑陵已也。日必詈於其門。公子輩欲與校。文敏則設几門內而坐鎮焉。諭闈宅

人等。毋許出外與人爭。久之。醫金肆。語僕及所生。公子曰。至是事尚可忍乎。文敏曰。彼所管者若而人。我非若而人。則彼非吾我也。何不可忍之有。公子聾聞之釋然。所謂非義相干。可以理遣者也。

吾廣右瀋陽唐氏。徽卿(景樞)文簡(景崇)禹卿(景齡)當同治朝。同懷昆季。先後入翰林。其封翁(懋功)猶應禮部試。婁下第。輒憤懣無已。每值考試試差。封翁則兀於門而坐焉。尼公子聾毋許赴試。恐擾分校會聞。則親父須迴避也。未幾。遇覃恩。膺誥命。封翁則盛怒。(清制。凡膺封誥者。毋得鄉會試。)索大杖。杖三太史。亟走避。並浼同鄉數輩。爲之緩頰再三。麿乃得免。

朝邑相國閻文介。光緒初年。告歸里門。妻微不起。其謝摺中有云。宋臣王安石。小官則受。大官則辭。況臣不及安石萬一乎。名臣引退。在昔多有。乃以拗相公自況絕奇。(按。宋人稱王安石。爲拗相公。)

明初。秀才襯衫。乘魚桶。騎驢。青綢織。永樂朝。教習庶士甚嚴。曾子啓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者說。令拽大木。何秀才之幸。而翰林之不幸也。(見香東漫筆。)按。明祝允明猥談云。諺語起於今時者。永樂中取庶吉士。比二十八宿。已具。周文襄公乞附列。時稱挨宿。遂迄今名強附體者。曾子啓等二十八人。殆即上應列宿者非耶。乃拽大木。何前榮而後辱也。彼附列之周文襄。容亦不得免焉。不甚悔多此一乞耶。

比年滬上衛衙中人。競效男裝。按。路史後紀云。帝屢癸伐袁山。得妹嬉焉。一笑百媚。而色厲少融。反而男行。弁服帶劍。此女子男裝之初祖也。

洪北江外家紀聞。甌香館。爲穎若字啓宸從舅氏宅中臨溪小築。恽南田居士貧時。常質居之。故所作書畫。多署甌香館。余幼時。曾於外祖父亂書帙中。得南田居士乞米帖。今尚存。字昉稚河南。古秀入骨。故世傳南田三絕云云。據此。則甌香館。並非南田所自有。近人江浦陳亮甫譏匱雅。謂館名甌香。是頗否。(甌是香瓷。)非茶香。殆未必然矣。乞米帖。可與雅宜山人借銀券並傳。惜未得見。(按。北江外家姓趙氏。)

王仲裕以煙霞萬古名所居樓。樓無梯。飲饌皆縋而上。客至。則仲裕躍而下。與立談。稍不入耳。鑿身遽上。不復顧客。客遂逕自去。或片言契合。則握手挾與俱升。必傾談暮日夕。然後得去。去亦仲裕挾與俱下。仲裕之與未盡。客欲去。未由也。相傳顧梁汾(貞觀)詣納蘭容若。(成德)登樓去梯。深談裏日。兩事皆可嘉。容若款深。仲裕豪宕。

小姐非宦女之稱。說見前話。以小姐稱宦女。不知始自何時。按。明楊循吉蓬軒吳記。孟小姐。校官澄女。嘗過慧日庵訪某女冠。齋其亭曰。矮矮園牆小小亭。竹林深處晝冥冥。紅塵不到無餘事。一炷香消兩卷經。此詩殊雅云云。則明時有此稱矣。咸豐戊午科場案。諸家記述。詳略不一。茲貫穿其說如左。

戊午順天鄉試。監臨梁矩亭。(同新提調蔣政肪。)達甫入閣。

卽以供應事。議論不合。互相詆謗。八月初十日。頭場開門。蔣寶然出。各官奏參。蔣被職。梁降調。識者已知其不祥。榜發。謠諑紛起。天津焦桂樵。(祐瀛)時以五品卿充軍機領班章京。爲其太夫人稱壽湖廣會館。大僚太半在座。程楞香。(庭桂)本科副主考也。談及正主考柏公。(茂)有改換中卷事。裁垣端華肅順。皆不滿於柏。心中傷之。以蜚語聞。適御史孟傳金奏。第七名舉人平齡。素係優劣。不諳文理。請推治。(後死獄)中。上愈疑。飭侍衛至禮部。立提本科中式硯墨卷。派大臣覆勘。簽出詩文作弊之卷甚多。裁垣等乘間發動。下柏相家人斬殺於獄。旋褫柏職。特派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會訊。又於案外訪出同考官浦安。與新中式主事羅鴻緝。交通關節。鴻緝對簿。吐供不諱。而居閒者。乃鴻緝鄉人兵部主事李鶴齡也。於是並逮鶴齡。時羅織頗嚴。都城內外。無敢以科場爲言者。未幾。察出程楞者子炳采。有收受熊元培李旦華王景麟潘敦儼並潘某代謝森庭關節事。程父子亦入獄。訊程時。程面語孚恩曰。公子卽曾交關節在我手。孚恩啞然。翌日具摺檢舉。並請迴避。得旨逮孚恩子景彦。孚恩勿庸迴避全案。孚恩以兒子事甚不樂。撫某者。侍郎某之子。孚恩知撫與程往來密。遂以危詞挾侍郎自首。侍郎恐。如其教。而某亦赴獄中矣。李古廉侍郎。(清風)告病在籍。程供牽連其子旦華。解京審辦。古廉憂懼病歿死。己未二月。會訊王大臣等。請先結柏與鴻緝等一案。上御勸政殿。召諸王大臣入。皆惴惴。麟公魁竟至失儀。旨下。柏與浦殿。召諸王大臣入。皆惴惴。麟公魁竟至失儀。旨下。柏與浦

安鴻緝鵝船同日棄西市。刑部尚書趙光。偕肅順監視行刑。是日柏相坐轎呢後檣車。服花鼠皮桂。戴空梁帽。在半截胡同口官廳坐候諭旨。浦安等皆坐轎棚中。項帶大如意頭鎖。數番役夫寒暄數語。出會同趙公宣旨。意氣飛揚。趙唯俛首而已。先是年彗星見。長夏天。肅順等建議必殺大臣以塞天變。及錢揆初中翰。(易)在直廬親聆之。抵菜市下與至官廳。與柏攜手寒暄數語。出會同趙公宣旨。意氣飛揚。趙唯俛首而已。先是年彗星見。長夏天。肅順等建議必殺大臣以塞天變。及獄成。文宗流涕曰。宰執重臣。豈能遽殺耶。肅順言此殺考官。非殺宰相也。陽湖呂定子編修。(耀斗)乃道光丙午科。柏相與趙蓉舫尚書。(光)同典江南鄉試所取士也。趙告呂曰。皇上昨日問我。臺與柏舊同爲考官。柏之操守如何。光對柏舊身充軍機大臣。何事不可納照。必於科場舞弊。身犯大辟乎。文宗頷之。方冀柏之可邀末減也。詎談次。忽接孚恩密奏。言某人駢首。朱革職。(鳳標副主考)缺明日放。趙持東慟哭。卽屬定子柱爲料理云云。秋七月。庭桂父子案結。裁垣等以刑部定擬未平允。奏稱送關節。無論已未中。均罪應斬決。孚恩先乞憐於兩王。乃先開脫送關節之陳謠李諸人。而以程父子擬斬決。旨下。決庭桂子炳采。(或云)庭桂次子程秀所爲。後秀中式丁卯鄉榜。甲戌會榜。官戶部主事。爲朝邑相國閻文介所幼。都掌勸罷本部司員。亦屢見。焉深惡其人。發庭桂軍臺效力。庭桂出獄。暫寓彭儀門外華嚴寺。孚恩飛與來候。一見卽伏地哭不起。庭桂曰。勿庸勿庸。你還算好。肯饒這條老命。孚恩顏面而去。此案主

考柏正法。程發達。唯朱惟誠職。旋即以侍講學士銜。仍直書房。董清名素著也。詞旨監試及收掌制封磨錄對讀等官。此分殆偏。自是孚恩一黨。詔事蕭頽。及文宗升遐。端肅等僕詔頽命。逆謀回澠。俄兩宮內斷。雷霆驟驚。肅順大辟。孚恩遣戍。肅之就戮也。趙尚書仍爲監斬官。遣人邀柏相之子。侍郎鑑濂。載諸車中。同往菜市。俾目觀元惡授首。少紓不共戴天之恨。事之相去。庶三年耳。其陳孚恩新疆造成之日。卽程庭桂軍臺賜獄之日。天道好還如此。

陳孚恩之入直攝廷也。江寧何樞格。(汝霖)舊汲引之。某日。同保直。何步履稍龍蟠。行時偶觸銅鍾。鏘然作響。孚恩於憤格。因詛託師門。徐曰。老師。只有人讓火鍾。火鍾不能讓人也。何知陳將排己。遂伊鬱遷疾。昔人有句云。直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祇容身。輒序其言之已。

近人所譏新小說。有名九尾龜者。書中某回。(章回體)自述命名所由。蓋託諱罕督。不知九尾龜。固確有是物。明吳郡陸粲庚己編云。海內百姓王屠。與其子出行。遇漁父持巨龜。徑可尺餘。貳歸。係著柱下。將斂之。鄰居有江右商人見之。告其邸翁。請以千錢贖焉。猶怪其厚。商曰。此九尾龜。神物也。欲買放去。君縱臾成此。功德一半。是君領取。因借往驗之。商踏龜背。其尾之兩旁。露小尾各四。便持鏡乞王。王不肯。遂烹作羹。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來。平地高三尺許。牀櫈盡浮。十餘刻始退。明日及午。翁怪王屠父子不起。壞戶

入視之。但見衣衾在牀。父子悉不知去向。人咸云。害神也。爲水府衆去殺卻也。吳人仇讐客彼中。親見其事。

鳥名絕讚者。如綠毛文鳳。桐花鳳。詞賦家舊來贊稱。又桃花鷗出微徵。桃花盛開。輒來翔集。(見還菴叢談)又有鳥長尾五色。如錦雞而小。每於盛夏。蓋葉留水時。因蓋葉之間。伏卵出雛。人謂之蓋雞。(見明鄭仲夔耳新)

明清末季皆禁煙。特煙之品類不同耳。明王道虧菸瑣語。煙葉出自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國外人至以馬一匹易煙一斤。崇禎癸未。下禁煙之令。民聞私種者問徒。法輕利重。民不幸詔。尋令犯者斬。然不久因逃軍病寒無治。逮停是禁云云。

長洲徐俟齋(枋)居易亭集。有討蠻蟲檄。典籍可繩。移錄如左。爾署蟲蠻蟲者。身氣蛟龍。質細蛇頭。餐綠蠍索以爲生。依附豪毛而自大。聚族而處。豈知蠍子之君臣。遷徙不常。詎有蜂王之國邑。紀昌善射。懸之而貫心。王猛雄談。捲之以揮塵。固垢穢之毫髮。實鋒鏑之餘生。將軍有血戰之功。汝依甲左。爾署蟲蠻蟲者。身氣蛟龍。質細蛇頭。餐綠蠍索以爲生。必致使擒。故設湯燉之嚴刑。重捶楚之功令。十日大索。五丁窮追。爾無擇匿三章。人亦寬其一面。爾乃頭足方具。便爾驕張。耳目未完。胡然作孽。惟人肌膚以爲榮。耽人膏血以自肥。腹既果然。食娛而已。形同混沌。踰踰可憎。投隙抵賴。無微不入。呼朋引類。實煩有徒。時尋蠻觸之爭。罔覩奸蛇之

旦。以鵝衣爲兔窟。高枕安眠。望毛孔爲屠門。宋顧大嚼。但知口腹。不畏死亡。爾常噬膚。人猶芒背。遂使縕袍之士。手不停搔。伏枕之夫。臥難帖席。不耕而食。徒知膏吻磨牙。割牀以膚。自侈茹毛飲血。猶恨天衣之無縫。生憎苟令之薰香。嗜腐比於割鮮。矢口矜其食肉。蟠蟠蠢動。曾玷叔夜之龍章。點點殷紅。時汗麻姑之烏爪。朗誦阿房之賦。正如蒼蠅之泄教文。儻登宰相之榻。何異妖狐之升御座。罪雖滿貫。惡極滔天。

誠醫竹難書。纏髮莫盡者也。茲者。渠魁既獲。斧鉞將施。事急求生。乞憐恨其無尾。計窮就戮。大患以我有身。或憤其譖。或戲切其舌。或咀其肉以雪恨。若劉蕡之嗜痴。或數其罪而甘心。若張湯之驟扇。然而未爲合律。不足蔽辜。乃選五輪

以爲兵。排左車以爲障。斂衽成甲。裹裳作旗。巨擘若博浪之椎。利齒同斬蛇之劍。雷礮電擊。風掃雲弛。夫以槐安國之殿城。猶然誠醜。兜離國之形勝。尚爾空廷。况乎烏台一旅之師。羣居凶戰之地。裸身無鎧甲之蔽。胞弱無膀臂之拂。將視斬級

牙。窮其巢穴。無易種於新邑。必殄滅之無遺。提湯趣烹。殺之無赦。

都門三關地方。雖在綢紅塵中。總有水鄉風趣。每值春光明媚。游女如雲。其地有鑿官廟。香火稀疎。道光時。住持女冠。姿首修姱。幽局梵明。徒侶繁縝。其居室則楠檸文茵。窮極侈麗。住還多達官貴人。而莊邸與容貞子。過從尤密。物

議頗滋。往往鉅公宅眷。入廟燒香。輒留供香稻。羅列珍羞。咄嗟而辦。尤奇者。其酒易醉。醉必有夢。廟中器具。率容貝子。喜捨。相傳有楊名幻仙。機括靈捷。殆出鬼工。則醉者憩焉。事祕。弗可得而詳也。廣真又交通孽氣。賄結權要。朝士然中干進者。日奔走其門。冀繫援致通顯。或師事母事之。勿恤也。有御史馮某。久困烏臺。亦竭蹶措資。屬廣真爲道地。某日通謁。適廣真以事它出。其徒二尼留御史飯。意殊慇懃。酒數行。尼忽愀然曰。以君清斷令名。而願爲是解脫行。詎倚吾師爲泰山耶。幸不可長。恐大山弗若耳。馮愕眙。亟請其說。尼曰。君爲言官。寧不能趨奸發伏。以直聲邀主知。致卿相耶。遂舉廣真奸狀。及賄賂各節。均有記錄。悉以付之。且曰。止此已足。君幸好自爲之。毋瞻顧。幸得當。毋相忘。御史果幡然變計。促駕歸。炳燭夙稿。待旦封奏。事聞。上震怒。有旨派九門提督。順天府尹。拏問廣真情實。立正典刑。莊王被誅。容貝子圍禁高牆。御史馮某。以直言敢諫。不避親貴。得旨秩降九列。炳燭轉爲二尼營脫。置少房焉。

滬上藥肆。輒大書其門曰。杜煎虎鹿雞膠。或問余杜煎之謠。弗能答也。滬尹言。杜煎。猶杜康。卽白煎。吳語也。蘇州踢科菜。有二種。本地自種曰杜菜。自常州來曰客菜。客菜佳於杜菜。以杜對客而言。可知與同韻。

臺灣志言。其地產金沙。然金沙出則地必易主。臺灣被村撫臺時。金沙偏地。土人淘金者。赴墾署領照。每人納制錢二百

文。歲可贏十餘萬云。

蜀友某言。四川省城外。有隙地數十畝。附近居民。專以金菜鑄紅。植成金箔。計金一兩。可成金箔闊如三畝。無論何官鹵鴻經過。碎砌之聲。未嘗或絕。唯總督過。則停讓三撓以致敬。此婦門工業也。亟記之。

蜀南產黑猿。大如拳。毛如漆。性善墨。置之案頭。硯有宿墨。則鬻啞淨盡。可代洗漱。

相傳閩縣王可莊修撰。(仁堪)會館課。試題輔人無苟。押人字韻云。危不持。頰不扶。焉用彼相。進以禮。退以義。我思古人。厭閱卷者之忌。以竟體工疏。得置一等末云云。(詳見前話)校錢唐梁晉竹(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四書偶語一則。有拄杖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危而不持。頰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竹道光朝人。時代在可莊之前。可莊賦句。殆搭思閑合耶。又某說部云。當時閱卷者。爲吳縣沈文定。(桂芬)頗賞其寄託遙深。並無觸忌之說。可莊之一廳出守。蓋別有爲。

閩四川巴州志。載一事絕艷異。巴州。隋之恩陽縣也。縣治有恩陽山。山有高低三峯。其最高峯上建一閣。環閣植梅。因名曰紅梅閣。巴州刺史王。有子名翹。讀書山下。每課餘游覽。步至閣前。忽見閣上窗櫺悉啓。有一紅衣女郎。俛眺山下。蓋絕代姝也。翹以此閣終年局縛。四無居人。心頗異之。潛謀移居閣中。了無所見。唯聞步山坳回時。每於窗畔。見女郎在焉。

及入室則聞其無人。值梅盛開。鶴流連樹下。見梅一樹。花纏繁密。鶴因折取。插於瓶中。一日偶自外歸。見案上素紙題句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樣春風有兩般。類上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下署款張笑桃。墨落未乾。袖香猶在。鶴認識再三。極意點綴。爇香賜之。越日薄暮。鶴自外歸。蹤跡尋樣。果見女郎。拈素伏案。鶴突前抱持。極道愛慕。女郎亦不避匿。自道姓名爲張笑桃。由是兩情歡洽。再易庚贊。某日。鶴與笑桃携手游行。俛眠山下。笑桃神色忽異。顧謂鶴曰。君知黑幕瀰漫者何也。鶴詣此或受氣使然。笑桃曰。嘻。吾兩人情緣殆將盡矣。鶴亟問其故。笑桃曰。此山有洞。名爲巴洞。蛇精名巴酒者居之。修練數百年矣。能幻形爲人。覬覦妾貌。亟委禽焉。以彼蠭毒之尤。純陰之類。實生深山大澤。習居叢草長林。妾誠蒲柳之姿。亦何至爲薦羅之託。巴潛次甚丑惡。必欲得妾而甘心。今知侍君巾幘。益復妒媚。以故噴薄妖氛。裏墮君五里霧中。因而攝妾。君以血肉弱之體。萬不能當其狂焰。宜速下山謹避。明年大比。君必連捷成進士。外授峨嵋縣令。億不忘故劍。氏既嗣時。暫緩赴官。迂道峨嵋山下。見峨冠道人。趺坐蒲團。君以情哀告。當得援手。或使我兩人破鏡重圓也。言次。峨眉脣涌蔽山谷。笑桃促鶴速行。鶴揩淚下山。數十步。聞韓攻苦。翌歲登第授官。悉如笑桃言。往訪峨嵋山下。果道

人鍊冠者在焉。鷄陳意敦懇。道人曰。巴潛何敢乃爾。吾念汝至誠。今付汝寶劍一。靈符三。汝即至恩陽山下。斬荆闢薺。覓得巴洞。以一符翼洞門。又一符焚化吞之。仗劍入洞。必得與意中人相見也。鷄如其教。入其洞。縣亘數里。豁然闔眼。有屋舍華美。珠簾四垂。則笑桃在焉。相見之下。悲憤交集。問知巴潛外出。亟挈笑桃以行。之官四年。燕好榮晉。一日晨興。笑桃忽謂鷄曰。妾近懷心憤。若有奇警。恐巴潛調知所在。未能漠然於懷也。屬鷄劍勿去身。戒閨人。有巴潛者來。務拒勿納。無何鷄在典室。有投刺者。未及置訊。而客已闖然入。屬聲語鷄曰。吾巴潛也。王號何人。歛人之室而據爲己有。久而不歸。有是理乎。鷄急起索劍與鬪。而巴潛已入內室。指顧麗邇四合。只赤不辨面目。雖儀衛畢集。舉得惑無能爲力。頃之。霧消客去。而笑桃亦杳矣。鷄竟棄官再訪峨嵋。則空山無人。羈道人鍊冠者。亦無復蹤跡。唯真真萬嘆。唯有空谷應聲。泉咽雲荒。悵惋而已。右據州志元文。潤色十之四五。鷄意笑桃。其殆仙乎。其於王鷄。殆有前緣。緣到則合。緣盡則離。巴洞蛇精。峨嵋道人。舉非真有。大氐仙家幻化之妙用。所以濟鷄之感戀。而招拔之情網之中也。不然。巴潛之初攝笑桃。何必待二年之後。再攝笑桃。何必待四年之後。矧笑桃固有道者。素紙題句。不昧慧根。登第授官。更能預決。何獨對於巴潛。略無自衛之力。欲攝則竟攝之耶。是皆可尋之閒也。夫笑桃。知鷄之必感戀。而預示幻化以證之。何情之一往而深也。

事具志乘。未必爲無稽之談。梅閣之遺耻尚存乎。殊令人低徊欲絕已。

光緒中葉。吏部有二雷。一名天柱。陝西人。一名祖迪。廣西人。皆官文選司主事。陝西雷之夫人奇妒。常恐外子或有藏嬪謀舉。別營金屋。爰是外而僕御。內而婢姬。日必裏諱飭。稍有可疑。必調以聞。僕婢竝夙嚴憚之。微特罔敢徇隱。或猶欲因緣以爲功。廣西雷蚤斷絃不復續。一妾隨侍京邸。寓城西羊肉胡同。都門舊習。曹司揭紅榜於門。題曰某署某寓。二雷之門。則皆曰吏部雷寓也。陝西雷之僕某。不知其主同官。別有廣西雷也。偶過羊肉胡同。見門楣而疑焉。亟詢諸比鄰。則曰。吏部雷老爺亦太太之居也。則亟歸報夫人。夫人震怒。趣驅車往。廣西雷之如夫人。以謂女賓至也。亟整衣出迎。詎來者一見即痛搘之。(搘會。搘掌耳也)重之以辱罵。絕慳貽不知所爲。來者益駁駁駁。弗容辯。辯亦弗聞。沸騰久之。俄廣西雷自署歸。來者覺有異。稍鎮靜。因語白得其情。始自知誤會。信作幾無所容。如夫人者徐曰。夫人幸息怒。主人固在是。請豐敍仇讐情。繼自今。賤妾不敢當夕。則垂首至牕弗能仰。汗出如瀉。繼之以泣。廣西雷尤局促難爲情。俄陝西雷衣冠至。蓋亦甫自署歸。門者以告。遂踉蹌奔赴。欲更衣未遑也。二雷竝好故款洽。而是時相見。不無譴責。道歉者。覺猶來無此數仄。致遜謝者。覺茲事難爲遜謝。情至不平。不能怒。不怒何以堪。事堪發噱。不能笑。不笑不可忍。幸如夫人者謹而愿。

客至飲抑避入。夫人者亦爲備帳晚登車。陝西雷稍從旁促之行。第聲色弗敢厲也。既歸解。二雷復枝梧數言。治客去。廣西雷仍門送如儀焉。尤足異者。陝雷妻之始肆也。粵雷妻頗順受。蓋粵雷妻。固貴珠豪市者。性又近溫婉。頗疑粵雷舊有婦室。嚮或匿不以告。今乃至自南中。其忍辱弗與較。蓋亦由於誤會。然而實矣。惟並事白之後。抑擅之數言。而亦無之。距不更厚而莊乎。唯是綠衣拖裳之傳。何能以純特之行為實據也。此事絕新奇。當時傳播殆徧。櫻紅香土中。往往茶餘酒半。資爲譯柄云。

同治朝。吳文節(可讀)直諫垣。以烏魯木齊提督成祿。縱兵殺戮平民數千。具摺嚴劾。有諭斬成祿之明。以謝無辜百姓。並斬臣頭。以謝成祿等語。廷議以諭計刺時政。飭回原衙門行走。而此摺爲時傳謠。朝野想望風采。同時有雲南舉人謝煥章。年逾六十。甫達鄉聞。入都會試。其獲試題性相近也二句。謝文理境深奧。閱卷者李某。驚不能句讀。以爲文理欠通。竟坐械革。謝固漢中名宿。有及門八人。同上公車。咸憤不與試。舉起揭控。事聞於朝。特派大臣覆問。謝得開復。作爲本應罰停會試一科。而開復已後試期。應無庸再議。然謝之文名。由是盛傳日下。人言李某誠疏陋。適以玉之於成焉。而第部名恰十三日者。亦於是時。以色藝特聞。時人爲之語曰。都門有三絕。吳侍御之摺。謝煥章之文。十三日之戲也。

清文宗之季年。東南治舅於太平。京津見偶於英艦。內憂外

患。齊旰禡事。禦幸熱河。以且樂遣人自號。帝王處境。一至於斯。自古罕有。

清時宮門鈔。有某日推班云云。致舊制。部院衙門當直日。堂官各將衙名書牌進呈。(牌木質、長九寸、寬一寸、厚不及半分、綠頭粉身、揩以油使光澤、謂之膳牌、以牌隨膳上也)是日召見何人。卻將其牌提出。奏事處即遵照名次宣入。直日次序。

首吏部翰林院侍衛處。次戶部通政司詹事府。次禮部宗人府欽天監。次兵部太常寺太僕寺。(當時戲稱兵太太也)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次工部鴻臚寺。次內務府國子監。次理藩院鑾儀衛光祿寺。每九日一轉。若奉旨推班。則本日當直者。推下一日。

翰林院直日。侍讀學士通牌。綠章院學士。乃僉官也。滿稱翰林院爲筆帖墨衛門。稱侍讀學士爲筆帖墨答。翰林院之長也。

同治初年。丁文誠(寶楨)撫山東。械內監安得海。由都南下。在德州登陸。儀從如故。並有女樂一部。載之以行。時德州知州爲趙曉嵐。(新)具稟以聞。時安已過東昌。文誠乘輜輶。並專摺糾參。有查例載凡內監出京六十里。卽斬罪。該太監如此即斬。水陸登程。公然南下。顯違祖制。必矯詔所爲。可否由臣擊擬。就地正法。抑解回內府。請旨辦理等語。時恭邸暨相國文忠(文祥)枋樞要。奏入。亟請示慈宮。玉旨第云。如所奏。殆竟欲殺之耶。則速出擬旨。著山東巡撫。及江督蘇撫。一體裁撃。就地正法。如有殊異。惟該撫等是問。旨下。安已行底泰安。知縣何毓禪。詭詞勝之到省。其輜重凡大車八輛。

轎車十二輛。均留泰安。安至省。謁文誠。座立談政事。文誠曰。吾已具奏。汝第歸寓所候旨可耳。文誠以月之初八日拜摺。十五日本批。中間一來復。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慮或奉諭解京。則安固側媚工讒。充其造謠之陳。切膚之想。其爲禍殆不可測。時德州趙牧署督省。夕詰節轎。爲文誠謀。安若奉諭解京。則文誠三月內必乞退。萬不可留。文誠曰。汝將奈何。趙言一小知州。渠未必介意。唯是除惡務盡。事我謀人。任彼跋扈飛揚。不容越山東一步。蓋趙已決策。不卽梟者。必鳩之矣。文誠嘉其能斷。與趙約爲弟季。迨就地正法之旨下。則亦以僥天之倅交相慶也。初。安之至德州也。索供張無厭。且呵廣官吏。趙稟有云。其在舟中。品竹傳歌。連宵達旦。尤敢陳設龍衣。招搖震炫。兩岸觀者如堵。其自泰安至省。何令躬伴送之。在逆旅中。按牙譜曲。謳飲甚歡。並言回京後當令超遷不次。又言渠曾求帝御書。帝書女子與之。女乃安字無頭。意者非佳謀耶。而不知卽應於目前也。安正法後。文誠並令暴屍。其尾閭別生毛一簇。以紅絲綰之。步視神駿。據稱得自內廢。及其女樂一部。小內監四名。悉解回京。保鏢者八人。(按。集韻、經、批招切、音譯、說文、刀削末銅也、集韻、卑遜切、音恭、與鏹同、刀鋒也、北方健兒好身手、受顧長途、保衛商旅、謂之保鏢。

其督墨處曰銀局、京津多有之、不知何自始也。)當地發落。是役也。文誠手采勳字內。同時會奉諸賢。尤極意推重云。

謚法襄字最隆重。咸豐三年十月。壽陽祁相國文端。而奉誠旨。文武大臣。或陣亡。或軍營積勞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擬用襄字。自是無敢輕擬矣。(見欽定康謚法攷)同光重臣。如曾忠襄。岑襄勤。左張二文襄。皆美謚也。致謚法臣謚。

開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因事有功曰襄。

嘉慶朝。強克捷(河南滑縣知縣。贈知府。謚忠烈)子逢泰之妻徐氏。道光朝。方振聲(福建嘉義縣丞。方振聲。臺灣鎮標千總馬步衝。臺灣北路協把總陳玉威。殉節臺灣。均特旨賜謚。並有贊襄殞淚之諭。振聲謚義烈。步衝剛烈。玉威忠勇烈。凡特旨予謚。悉出睿裁。不由閣臣議擬。之妻張氏。陳玉威之妻唐氏。均蒙特旨予謚節烈。有清一代。婦人得謚止此。方塵佐萃。陳尤未弁。夫婦雙烈。誠佳話也。

清制。內閣擬謚。舊隸典籍廳。咸豐初。卓相國(秉恬)改歸漢票籤。祇選節終諭旨。褒嘉之語。每謚撰進八字。選用二字。王先代名諱者。改由該國自行謚擬八字進呈。恭候欽定。(按。朝鮮國王賜謚。凡十二世。至同治朝。李昇註忠敬止。安南國王。唯乾隆朝。阮光平謚忠純。餘無考。)又凡諧刺文字。亦閣臣所

司。光緒甲午。萬壽覃恩。總務司赫德。(英國人)。頻年宣力。婁晉崇階。至是依例具呈。請領誥軸。內閣以無故事可循。其制詞。由典籍處移請總理衙門謹擬。取其榮致索綱。篇中命憲遣詞。易合客卿性質。於恩禮之中。寄懷柔之樞焉。

清制。大學士。及翰林授職之員。始得諡文。至庶吉士。雖諱翰林。並由部郎改官翰林者。亦不諡文。蓋隆重之至。按。諡法考。康熙朝。賜號巴克式。(式、一作什)領侍衛內大臣。一等公索尼。諡文忠。有清二百數十餘年。文臣諡武多有。武臣諡文。屢比一人。誠異數也。巴克式卽筆帖式。爲滿人進身之初階。然索尼以上公之尊。而膺此賜號。則亦鄭而重之矣。又順治朝。文館大學士達海。額爾德尼。(皆諡文成)。本游擊副將世職。以精通國書。追贈巴克式。後改筆帖式。亦見諡法考。其筆帖式夷爲末秩。大約自雍乾後矣。

相傳純廟於歲暮。偶微行至內閣。見一典籍官。獨宿閣中。寒瘦如郊島。彼不識聖顏也。問何不回寓度歲。對曰。薄宦都門。妻子均未至。重以檔案壞委。職掌之人。懶萬一疏虞。因留宿閣中耳。純廟頗重之。詳詢其籍貫科分。並誌其年貌。於次日召見。某趨入。天顏溫馨。知即昨與接談者。屏營之下。蒙賜一封口疏。諭云。速持至吏部大堂。但有堂官在。卽傳旨面交。某叩頭遞出。亦未喻何意。將出東華門。俄腹痛奇劇。僵仆道旁。婁揩桂弗能興。虛封函關機要。脫遲誤于未便也。彷徨無策。逾同官某經過。呼而告之。託其將封函投交。千

萬毋誤。及部堂啓視。乃殊諭。本日如有知府缺出。卽著來員補授。於是吏部遵旨錄注。越日謝恩。乃並非其人。問之。始據實陳奏。純廟喟然曰。語云。君相不能造命。其信然耶。右据近人筆記。潤色入叢話。竊意茲事未必盡然。召見面交之欵件。何能付託於同官。典籍雖末習。亦嘗簪橐中秘。何至模棱乃爾。當雍乾全盛時。此等事容或有之。中閒情節。或傳聞異詞。無庸丁確而求其必是也。

翰林院例於編檢中。奏派四人。辦理院事。(修撰亦與其選)謂之辦事翰林。遇京察。皆保列一等。此道府之基也。每議派既定。掌院以名束延請。使者曰。請赴清祕堂。不以公服。掌而重之也。清祕堂。辦事處也。有高尚其志。不屑外任者。則先事辭之。又道咸以前。翰林傳御史。亦博爲小就。其志趣高邁者。雖掌院保送。往往考試屆期。謁假弗與。晚季四五十年。絕不聞此高風。至於清祕堂。尤百計營謀不可得。亦斷無不營謀而得者。

池北偶談。載歸熙甫與門人一帖云。東坡舊易二傳。曾求魏八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祕也。漁洋山人以借書亦須勢力爲歎。鄙意竊不直借書者。昔人有聚奪。此非棄借耶。

眉廬叢話（續前號）

蕙風

玩文達音教習庶吉士。大課詩題。天下太平。皆不知出處。納卷後。方悟是禮記孔子答子張問政。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又某年。金臺書院開課。詩題久與水精比玉。亦無知出處者。詩皆類於詠物。不知出孟子序說。程子曰。且如大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六經之文。甚非祕籍。讀者往往忽略。自不記省耳。

世俗祀神。案上正中。設爐焚香。爐之兩旁。設臺蠟燭。不知何自昉也。宋人小說。載司馬溫公在永興。一日。國忌行香。幕中客某。有事欲白公。誤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知北宋時已然矣。

前話載北京節儉庫有大銀。自注。卽俗所謂元寶。以元寶字俗不入文。按。續通考。至元三年。楊湜上言。平淮行戶白金。出入有偷盜之弊。請以五十兩鑄爲錠。（按。此錠字。通俗爲文。說文。錠。鍊也。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鍊。廣均訓錠屬。無它韻。）文曰元寶。元寶之名始此。亦已古矣。

海棠木瓜。出南京明孝陵銅街。花如垂柳海棠。實較尋常木瓜大者約十分之二。香濃水。微酢涩。以素鼻煙凍乾者良。（見選菴叢談。吳楊花葉萬鷺對。）比園博沙拙老日記。（不具撰人姓名。終不錄。）

據稱彭文勤爲從祖、知其爲南昌彭氏也。木瓜必偕鐵櫻海棠對栽方茂。否則結實不繁。且易墮落。聞之曹州人說。据此則木瓜之於海棠。信有氣類相需之雅。乃至舊京嘉植。能兼華實於春秋。幾與化工而競巧。世謂草木無知。草木無情。殆猶格致之學。有未至耳。

康熙朝。有兩子成龍。一字北溟。山西永寧人。官至兩江總督。諱清燭。一字振甲。漢軍旗人。官至河道總督。加兵部尚書。諱襄勤。（按。清初總督加尚書。皆出特旨。巡撫亦加尚書。罕加侍郎者。乾嘉後。總督加尚書。巡撫加侍郎。始定爲例。又雍正朝。江南河道總督孔毓珣。加禮部尚書。山東巡撫袁懋功。加工都尚書。則某部亦不拘定也。）古今同姓名者夥矣。兩公時代官位並同。殊屢見。

清時各直省軍府。例稱綠營。綠其旗纛通用綠。唯於邊際以紅繪飾之。

同治甲子。克復金陵。曾文正建議開科。於十一月中。舉行鄉試。上下江士子。北闈下第者。悉赴試南旋。有人於台兒莊旅店。見題壁詩云。萬山叢裏鸞雙贏。斷洞危梁次第過。落日牛羊西下急。秋風鴻雁北來多。霜餘鄰屋留紅葉。種後田園種綠莎。此去果然歸故土。年華且喜未蹉跎。十一月初五六等日。

和煦如仲春。至初八日。纂集龍門下。則漸聞浙撫聲。知已雨雪。至初十日晴霽。是時貢院新修。朱闈朱曲。明爐焰映。多士角逐文場。復觀承平景象。雖嚴寒砭骨。亦欣欣若按綱焉。則五十年前之天時人事。固如是也。

同治癸酉。順天鄉試。都下叩傳焚惑入文昌。科場有不利。是科中式第十九名徐景春。以策內不識公羊爲何書。竟將公羊二字拆開。爲廣東梁伯器(借寶)所磨勘。梁初遞出。禮部查則例。徐景春應副傳會試三科。主考官降二級留任。同考官革職留任。照此辦理。片咨吏部。詎吏部咨行禮部。必欲將徐景春擬革。禮部覆稱。如革徐景春。則主考皆應降調。時吳縣潘文勳署吏部右侍郎。一日。文勳到署。司官持稿回堂。潘怒。投稿於地曰。吾知有人圖全小汀缺耳。蓋其時全文定(慶)爲協辦。而寶文靖(慶)官吏尚也。方詬語間。文靖適至。問司官因何遺稿在地。司官以潘拾寶告。文靖默然。未幾。景春竟革職。同考陸編修(林宗)亦革職。(景春出掛宗房。)主考全文定。胡總憲。(家玉)董(華)潘(祖慈)兩侍郎。皆降二級調用。遠潘文勳管戶部三庫。三庫印忽失落。事覺。文勳革職留任。至是又得降調處分。遂無任可留。因而革職。始特旨賞編修。仍在南書房行走。胡小棄總督降調後。又因與江西巡撫劉忠誠(坤一)以田賦事互揭。部議剝革職。胡再降四級調用。終鴻臚寺少卿。

徐景春既因磨勘擬革。內諭各官。降革有差。累科各直省咸卷。齊勘甚嚴。於是江南則革去舉人楊楫。以其春秋題。集經

爲文。語欠聯貫。謂爲文理荒謬。而江西全榜中式墨卷。其第二開。首行之首。末行之末。皆各塗改一字。若人之名號。拆擗者然。謂是筆誤。何以每卷皆同。以文理論。則又必無誤。書此二字之理。情弊顯然。無可徇隱。因請旨暫行廢革。一面行文稽查。實則士子與贊鏡生爲識別。屬其加意精寫。唯恐目迷五色。故也。然此事頗難斡旋。兼值功令森嚴。惟無復保全之策。嗣監臨撫臣覆稱。該省試卷。紙質最薄。其紅格兩面一式。而印卷官關防在案後幅。士子入閱。患迷之中。往往反寫。故領卷後。即各於第二開。寫此二字。以期正反。歷屆相沿。亦不自本科始。實屬無關繁費云云。奏入。事乃得解。是由撫署司章奏者善於周詞。否則一榜皆占揮火之象矣。

光緒朝。揚州陳六舟京兆(蘇)巡撫安徽。條陳便民若干事。有令民稱貸公家。春借秋還一條。得旨申飭。謂直是宋臣王安石青苗法矣。以是改任浙江學政。當是時。合肥伯府族人某。擅殺人。知縣宋某。必欲罰之法。伯府大譖。宋竟罷歸。太邱適於是時改官。人咸謂得罪巨室極然。而不知其別有爲也。從都門各衙署。舊有小禁忌。三十年前。落拓櫻紅。猶及聞之。內閣大學堂。有池硯一方。相傳爲點分宣物。員役人等。般弄無妨。唯官僚切忌人手。新到聞者。前輩輒申諒焉。翰林院衙門。大門外有壘塔。高不盈尋。環欄以衛之。置錄以守之。相傳中

有土彈。形如卵。能自增減。適符圖署史公之數。或有損壯。都有土彈。形如卵。能自增減。適符圖署史公之數。或有損壯。

其一。則必有一史公。赴天上修文者。又有井名劉井。新到館
庶常。或免而照影。則必無留館之望。刑部衙門。有順天無錢
直隸不直之說。順天司中門。終年局閉。司務廳每日必以紙糊
之。如稍漏錢。則印稿必遭處分。直隸司需不設公座。設則必
與大獄。又刑部大堂爲白雲亭。亭前影壁。有一方孔。每至晚。
司務必躬自堵除之。據云。其中或留蠅芥。則不利於掌官。又
刑部當月司員。監審堂司各印。印各缺勝。千萬不可啓眠。如
啓眠。則必有監犯病斃。實經試驗。其理殊不可解。

合肥錢芝龍尚書。女公子卒。設靈慈仁寺。一士人寓居僧寮。
僧俗作挽對。集梵夾二語曰。既作女子身。而無善者相。公詢
知作者。即並戒歸。面試之。時春駢盈几。且作且書。至酒闌
聯云。吟詩自昔稱三上。作賦於中可十年。乃大咨賞。許爲進
取計。(見前話)接兩般秋雨會曉晴。魏善伯徵士。題范致公中
丞廳上對云。成文自古稱三上。作賦而今過十年。卽借聚士人
之作。應有數字不同耳。(核。廈屋。漢書李斯傳曰。過軒。名賦。增
記。)

無錫鄧壯節。(鳴鶴)初授廣西桂林知府。游櫂遙浦。以髮逆
之亂罷歸。掌教東林書院。偶因細故。與諸生齟齬。某日。忽
見廈屋題一聯云。舊院變爲草院。桂林不守守東林。公曰。
是不可一日居矣。遂出而從戎。後殉難。易名壯節。並開復原
官。人謂先生一激之力也。

咸豐閒。有廣東運使錢建讀者。起家寒微。以賣油爲業。時

清逐方盛。日必購油趁船沽售。(零賣也)一日。以宋值桂。

適司帳者方句稱歎曰。鑿珠格格不已。舞輦其旁久之。司帳者
問何人。以索袖金對。並謂君帳某某等處有誤。故不符合。司
帳屬錢代算。其數悉符。則大喜。詢其姓名里居。留之舟中。

相助爲理。月曆辛金。祝賀油賸且送矣。數年後糧豐歲穰。司
帳者言。吾今亦無所事。我二人盡棄質。塗託以三千金。往來
販運。麻利倍蓰。其人欲與均分。固不可。但計月取半費。因
與而固辭焉。因爲納粟得還檢。選授湖北計庭司。未幾。胡文

忠駐兵新陽。餽精支拙。鑄以磚搘相輔。保升鴻臚州同。旋擢
忠州。積官至廣東運使。養尊移體。以清明潔嚴見稱。其餘事
尤兼工染翰。新陽州同署中。有所書無愧我心四字。筆力雄勁。
非尋常俗皮克辨。而謂出自鐵刀競貨者流。鮮不目爲齊東野人
之語矣。

武進劉深植檢討。(可毅)光緒戊子會元。於會試前。自更此
名。同人莫之知也。及榜發首捷。報錄至齊廢武陽會館。館人
曰。吾武陽無此劉可毅也。由是人輒以可毅戲呼之。劉每怒忽
不樂。常攬鏡自照曰。吾名距與或識耶。庚子舉頭亂作。深植
先已出京。俄復折回。覲鏡驚呼杳如。傳聞於通州遇害矣。
同邑王半塘侍御。光緒庚辰。應鄉都試。時題詩對琴黃百韻
清。得清字。乃末聯用隱處二字叶韻。卷經房處。(出夢寐似清
夢房)而掌批謂此參擬中三日。覆閱詩末出韻。懷之可憐。半
塘雅擅倚聲。夙翠宮禁。西廁陰陽。剖析精審。乃至作試帖詩

而真妄混淆。詎非咄咄怪事耶。宋唐皆曰。進士者。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是有命焉。不可倖而致也。

李文忠於曾文正爲年家子。甫通籍。即赴曾營。文正每言李志堅氣銳。思有以挫抑之。俾成大用。泊削平髮逆。文正由直督調兩江。文忠竟代其任。文正之督直隸也。因法教士豐大業一案。以天津守令遣戍。頗不滿於衆望。湘籍京官。聯名致書廷議。並將湖南全署會館中。所有文正科第官階扁額。悉數剪卸。文正惄惄無如何。及調任兩江。與知交書。有內疚神明外懇溝謹語。僕六旬壽誕。方演劇稱慶。忽遞到一封口文書。亟拆閱之。應詩一首云。笙歌鼎沸暮筵開。丞相登壇亦快哉。誰念黑龍江畔路。漫天風雪逐人來。文正亦不究所從來。亟納諸袖以入。自是目疾增劇。俄薨於位。文正筆記。曾力辨秦西教堂中。剝眼割心之事之謠。著爲論說。惜其稿失傳。當時亦以豐大業案。有爲而發也。

宋雪州觀察使楊業。戲文中稱楊繼業。又稱業妻曰余太君。

不知何本。按。遼史聖宗紀。及耶律斜軒傳。俱作楊繼業。錢洋舉秋帆尚書(元)刻中金石記。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跋云。折太君。德辰之女。(按。德辰。周永安軍節度使。)楊業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窩村。折余殆音近傳誤。又續文獻通考云。使德之家十七。一日楊家三十六路花槍。小知錄曰。槍法之傳。始於楊氏。謂之曰梨花槍。小說家益稱楊家槍法。蓋亦有本。

無錫朱氏。相傳其先世業農。偶掘地。得一人頭。乃金所鑄

寶爲首。配合鑄佛禮葬。鑄金琢玉皆有之。朱氏所得。其殆是耶。朱氏因居積致富。族姓蕃昌。號爲金頭朱家云。

回教之初入中國也。所訂教規。曰諸肉不食。嗣徒黨不能遵守。乃改爲豬肉不食。或駁是說。謂回語名既。不曰與諸同音之禁。然對於中國教徒而言。固宜作中國語矣。曩嘗詢回教某友。以不食豬肉之故。彼曰。厭其穢耳。凡由回結服官者。游擢至三品。卽須出教。以例得蒙賞獎。不能辭也。(按。回教始興之地。名阿刺伯。古條支國也。彼教稱爲派罕巴爾者。名麻哈麥。陳宣帝大建元年。生於麥加。著書曰可蘭。卽所誦之經也。唐高祖武德四年。爲彼教風行之始。卽以是年爲元紀。年以三百六十日計。距今約一千三百年。派罕巴爾。華言天使也。)

朱竹垞靜志居琴趣。總贊詞云。假使無意與人看。又何用插金撥絃。語意刻深。令人無從置辯。羅泌詠釣臺詩云。一簑羊羣使有心。通於斯惜矣。

九言詩。昔人間有作者。長句勁氣。於古體爲宜。若作九言律體。亦如七言律之妥帖易施。則求之名人集中。殆亦屢見。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歸頭去。相思忽到處。全窗下來。歌殘水調沈。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空臺。錯認高樓三弄曉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是詩余舊喜誦之。

相傳趙次山尚書。(附翼)開藩皖省時。訪聞有僞造關防者。

以象筋合併。鏤刻成文。無繭髮疏鑿。筋凡二十一。不用。則二十一人分藏之。亦防其敗露也。尚書偵得其鉛用之頃。掩捕之無一脫者。皆自知罪重。涕泣莫敢仰視。尚書第令立燶其筋。其人則發往書局。供剝繭之役。皆巧工也。

涇陽托活絡尚書忠敏。生平謹著。以攷訂金石爲大宗。其它有譜妃嬪之文。閱見一二。率工繫髮帖。甚似詞流藻橫。不類屏臣政暇之作。遊盤山詩云。十萬松聲夕吹哀。碧雲大霧一時開。方知雨後淒涼絕。悔不花時次第來。靈石成基天景巧。結松如簷化工才。田盤仙去囁晴老。空見躋然般若臺。黃鶴樓集句楹聯云。我輩復登臨。昔人已乘黃鶴去。大江流日夜。此心吾與白鷗盟。(按。忠敏漢姓陶。故一字陶齋。光緒年間於西山之麓。築陶氏家塾。蓋托活絡。卽陶字之三合音也。)

康熙十六年。內廷始設南書房。凡供奉之員。不論官職榮卑。就稱南書房翰林。內廷供奉。唯南書房翰林稱之。上書房行走者。不得同此稱也。

清制。各直省儒學廩膳生員。歲支廩餉。翰林院庶常館。月之所支。亦曰廩餉。雍正十年。張相國文和議奏。旌吉士廩餉銀。每人每月四兩五錢。蓋庶常未經散館。官未真除。其隸翰林院。亦猶夫隸業生也。

友人廣德李曉曉。(世由。原籍湖南。)奉其先德忠壯公家傳書。後屬節要入叢話。公諱臣典。先是從曾忠襄吉安軍。轉戰數省。每上功輒首列。屢拯忠襄於危。從攻江甯。圍合。久不下。

絕倫。克復金陵。論功第一。據此則奏名列首。固忠襄意。幕客李者。中江李鴻裔也。論功之奏。要及殿最。李安敢以私見撓之。又王氏定安修湘軍記時。忠壯子孫。不在顯列。無所顧忌。湘潭之志。既乖曾指。本非官書。東湖覩再起。一意頌曾。

又何不可改正之有。凡此皆不考情實之過也。謹風接、薛福成

庸庵筆記。曾威毅之圍金陵也。既克僞天堡城。卽所謂龍脖子者。在太平門外。高踞鍾山之崩。俛瞰城中。提督李臣典。與

曾公密商。排巨礮三層於其上。整夜對城轟擊。此發彼貯。無

一息停。城堞皆頽。賊不能立足。始下令軍士各持柴草一束。擣之城下。高興城齊。若爲恃此登城者。賊併力嚴備。不暇他

顧。又隔於柴草。不能瞭望。山下舊有隧道。乃前數月所開。被賊覺察而中廢者。至是賊不復防此道。派遣千人。接續開掘。

至於城下。實火藥三萬斤於其中。築完以土。封固以石。口門

留一穴。以大布若干匹。包火藥入蠶竹爲導線。竹長數丈。貫穿穴中。及期。各軍嚴陣以待。火始入時。但聞地中隆隆若殷雷。俄而寂然。衆以爲不發矣。頃之。砰的一聲。震憾坤軸。

城垣二十餘丈。隨煙直上。大石壓下。墮人於二三里外。死者數百人。諸軍由缺口衝入云云。據此。則掘隧蟲城。發策實由忠壯。何止奮勇先登而已。故朝廷亦有謀勇過人之諭。推爲功首。孰曰非宜。（按忠壯先授河南歸德鎮總兵。見臨法政。）

晚歎善歌。歌者樂得而從之遊。遂亦善歌。某夕。與之所至。竟結束而登瀘濱張園之歌臺。余愧非知音。幸此曲（硃砂痣。）

之得聞焉。甯鄉程子大（頌萬）賦長句贈之。有云。有時舉酒歌莫哀。酒酣還上海邊臺。天吳象罔作儕侶。乃自驚濤落日之中來。曉噦之歌之聲激越。吾得而聞之。而其中之所蘊蓄。則吾子大知之矣。

閱近人某筆記。有二百四十年前之孫文一則。略云。水月老人。姓孫。名文。字文若。水月其號也。會稽人。明末諸生。（餘不贅。）蓋隱逸者流。而狷介之士也。見王文簡池北偶談。及吳殺人祭酒詩集。按。明外史俞汝傳。孫文。餘姚人。幼時父爲族人時行塞死。長欲報之。而力不敵。乃僞與和好。時行坦然不復疑。一日。值時行於田間。卽以田器擊殺之。坐戍未幾。遇赦獲釋。此又一孫文。嘉靖閩人也。見國晉集成民族典。

又國晉集成。引陝西通志。黃種。隆德人。永樂中貢士。除戶科給事中。資性鑒介不苟合。久居清要。及歸。行李蕭然。按。今日所稱黃種。（之亂切。）明朝人心目中。斷無此等詞誼。當是讀作種植之種（之用切。）耳。

晚季春明鉅公。往往有戲癖。光緒庚寅辛卯間。戶部有小吏。曰魏耀庭。能演劇去花旦。（俗謂之客串也。或戲呼魏要命。）似聞其人年近不惑。及掠削登場。演鴻鵠禧等劇。則嫣然十四五。閨娃也。惜爾微涅不瓠犀耳。南皮張相國文達極賞之。相國嘗責。至不易求。有人見其贈魏耀庭精箋。一面拗頭小楷。一面

青綠山水。並工緻絕倫。

光緒初年。朝邑相國閻文介。南皮相國張文達。同入軍機。閻字丹初。年六十八。張字子青。年七十二。時尚苦烏拉布。孫毓汶。查辦江皖贛豫事件未歸。烏字少雲。孫字萊山。有人集杜詩爲聯云。丹青不知老將至。雲山況是客中過。絕渾成工巧。

冬月所藏之牡丹碧桃等。宋周公謹（密）癸辛雜識。謂之馬腔塘花。今都門名曰唐花。唐卽塘之本字。可通也。

癸丑甲寅閒。余客滬上。始識長沙葉免彬。（德輝）素心晨夕。一見如故。窮不見疑。狂不爲悟。是在氣類。弗可彌爲謀也。免彬有舊癖。書在長沙。其收藏如何美富。余未得見也。所著藏書十約。無一語不當行。又有書林清話。尤證博精審。稿將及寸。余嘗假觀。當時尚未卒業。刻未審鏡行否矣。聞近人某筆記。載有免彬買書行一首。書殘面目。刻畫妙肖。余憑認之。遂錄如左。買書如買妻。美色自怡悅。妾衰愛漸弛。書舊香更烈。二者相胡胡。安念顧相接。有時妾婢房。不如書滿籠。買書如買田。連牀抵陌阡。田荒防惡歲。書足多豐年。二者較得失。都在于孫賢。它日田立券。不如書易錢。吾年已半百。終日爲書役。大而經史子。小者名家集。二十萬卷奇。宋元相參積。明刻又次之。晉古久成鏽。道藏及佛經。鑿者偶乞靈。藏本多古字。佛說如座銘。百川匯巨源。不擇渭與涇。竭來海舶通。日本吾元功。時有唐卷子。撫刻稱良工。新法頤黎版。貌似神亦同。皆我肆藏寶。四庫超乾隆。又有燉煌室。千年藏祕密。

忽然山洞崩。光明爛天日。魯殿絲竹遺。汲羽料斗迹。靈芝誠贖雙。坐令懷寶失。西儒力搜求。傳鈔返趙壁。此事頃布聞。朝士言紛紜。輶軒使者出。殘篇稍得分。我友王（幹中）柯（鳳孫）紫。持贈殊殷勤。列架充遠物。豈是坊帕羣。譬如豪傑子。戀色猝一死。粉黛充後庭。復重西方美。更嬖東都姬。愛聽棄妻願。書中如玉人。真真呼欲起。又如多田翁。橘臥鄉井中。一朝發奇想。乘槎海西東。胡麻獲仙種。玉樹來青蕙。不問誰耕種。倉廩如壘崇。買書勝買妻。書淫過酒色。朝夕與之俱。導我鴟環夢。如此終其身。一朝隨羽化。洞犬爲轡輪。世亂人道滅。處富不如貧。買書亦何樂。聊以酬癡人。

相傳吳淞閒。有巨蜃吐珠之異。崇明與吳淞。相隔百里。一水相望。海上莫見珠光。見則數日內必有風雨。其色紫赤。上升燭霄漢。倏忽開闊。不可名狀。其光若此。珠之大不知凡幾。蜃之巨更不知凡幾也。海舟篙師。長得見之。見光而已。不見珠與蜃也。謂之野火。見則三二年中。其地必有漲沙。成沃壤焉。要驗不失。致之志乘。唐武德中。海上巨蜃吐氣成紫雲。即有漲沙。名以天賜。實爲崇邑所自始。夫蜃樓海市。皆幻境也。乃至漲沙因而變色。則真而非幻矣。龍之靈可以興雲雨矣。乃至漲沙因而變色。則真而非幻矣。龍之靈可以興雲雨矣。

昔人以詩得名。如崔鶯鵝鄭鷗之類。載籍多有。唯閨秀殊廬見。長洲李紹蘭。(佩金)著有生香館集。其秋雁詩最佳。名李秋

雁。見錢唐陳雲伯(文述)頤道堂詩自注。秋雁詩二首云。無端燕市起悲歌。帶得商聲又渡河。千里歸心隨月遠。一年愁思入秋多。水邊就夢雲無影。天際驚寒夜有波。屈宋風流零落盡。那堪重向洞庭過。又、誰倚高樓一笛橫。憑空吹落苦吟聲。能鳴未必真爲福。有跡多嫌累此生。入世豈容翰繖避。就人終覺羽毛輕。越鳧楚乞從題品。識字何曾爲近名。見完顏惲珠留秀

正始集。又長洲陳琳箇。(筠湖)秋雁二首云。洞庭昨夜逗徵霜。回首天涯合斷腸。譬眼無非黃葉渡。安身除是白雲鄉。流年逝水催何速。病翮西風怯乍涼。一宿荒池菱芡密。雙棲猶得傲鴛鴦。又、一行秋影渡銀河。又向滄江尾棹歌。矰繳有人何太急。

愁。又、一行秋影渡銀河。又向滄江尾棹歌。矰繳有人何太急。稻梁昔歲已無多。忽驚葭葦花如雪。正是關山月始波。早識天南蕙更甚。迴峯斗絕悔經過。其第二首。用趙蘭弟一首韻。當是綴蘭屬和之作。詩亦工力悉敵。

正始集撰錄錢唐汪允莊(端)詩。有秦溝粉黛瓶硯歌。序云。

浣江葉氏藏古硯。澄泥也。紅白青翠。班剝錯落若珠璣。上有建業文房印。余忠宣銘注。以爲秦阿房宮溝。宮人傾粉澤脂水所成。誠異物也。紀之以詩。句云。四園錯落珠璣細。粉暎斑斑葉痕翠。臨波想見簪衣人。玉姿豔逸文聲麗。曩余藏絕妙好詞初印本。每詞皆用脂粉相和圈斷句。自始至終。不遺一闋。蓋出閨人手筆。香豔絕倫。惜不獲與此硯並陳。凡集聞也。汪允

莊。陳雲伯子爰之室。著有自然好學齋詩集。會選明人三十家詩。

秦淮古佳麗地。樓臺楊柳。門巷枇杷。丁明季稱極盛。李香君以碧玉華年。能擇人而事。抗卻鐵之義。高守樓之節。俠骨柔情。香豔千古。康熙間。曲阜孔東塘。譜桃花扇院本以張之。唯其兼通詞翰。則嚮來記載。未之前聞。正始集有香君詩一首。亟錄如左。題女史盧允貞寒江曉泛圖。瑟瑟西風淨遠天。江山如畫鏡中懸。不知何處煙波叟。日出呼兒泛釣船。

唐王之漫出塞詩。可作長短句讀。(見前話)彼特七絕。隨意讀作長短句。詞譜固無是調也。正始集有張芬寄懷素窗陸姊七律一首。同文調寄虞美人詞。聲調巧合。尤見慧心。詩云。明窗半掩小庭幽。夜靜燈殘未得留。風冷結陰寒落葉。別離長望倚高樓。遲遲月影移斜竹。疊疊詩餘賦旅愁。將欲斷腸隨斷夢。雁飛連陣幾聲秋。詞云。秋聲幾陣連飛雁。夢斷隨腸斷。欲將愁旅賦餘詩。疊疊竹斜。移影月遲遲。樓高倚望長離別。葉落寒陰結。冷風留得未殘燈。靜夜幽庭。小掩半窗明。芬字紫蘋。號月樓。江蘇吳縣人。著有兩面樓偶存稿。

紅園吟詠。大都穎慧絕倫。故凡雜體之作。尤爲可嘉。正始集吳學素小傳云。字位真。江蘇婁縣人。編修顧偉權室。著有蔭綠閣詩草。位貞詩才敏捷。相傳徐澹園尚書。雅集東山。以閨怨命題。限溪西雞齊曉韻。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千百萬兩丈尺半雙等十八字。一時名宿。均多棘手。顧本史以語位

真。按李仲紙立就一律。蘇林傳誦。詩云。百尺樓頭花一溪。

七香車斷五陵西。六橋遙望三湘水。八載空驚半夜雞。風急九秋雙燕去。雲開四面萬山齊。子規不解愁千丈。十二時中雨兩曉。又正始續集。戴藍燕同題同體一首。自注見李應奎集吳義。詩云。六七鶯鶯戲一溪。懷人二十四橋西。半生書斷三秋雁。萬里心歸五夜雞。蠶作百千絲已盡。鳥生八九子初齊。誰憐方寸愁盈丈。刀尺拋殘雙玉鏡。

父許琛和閨詞八音體云。

金烏乍緊到窗西。石徑清幽碧草萋。絲管誰家風細細。竹牀深院月低低。匏尊燈下三更酒。土鼓聲敲半夜雞。革得塵心無一事。木棉花底聽鵲號。琛字德璇。號素心。福建侯官人。著有疏影樓稿。

又張嗣謝擬閨情用花名云。躊躇閨庭思悄然。合歡無計祇高眠。夜發子午迷蝴蝶。花謝長春怨杜鵑。流水空傳桃葉渡。歸人何處木蘭船。抽將碧玉簪頭鳳。卜當金錢問遠天。嗣謝字詠雪。號小韻。安徽桐城人。著有蘭松閣遺稿。見正始續集。又江綏蘭曉起五平五仄體云。木落野鳥散。天高寒風鳴。遠樹日未出。重樓山初晴。塞外雁影亂。江邊蘆花聲。曉起有靜趣。憑闌新詩成。綏蘭字佩之。號匏芬。江蘇吳縣人。著有睡香室詩稿。見正始續集。

又黃首詠愁一字至七字體云。愁。旅館。吟樓。閒處惹。冷相勾。曲博心孔。重壓眉頭。鶴號黃葉雨。蟲語碧梧秋。筆策軍中按拍。琵琶江上停舟。金鎖暗卜人千里。玉杵敲殘月半鉤。

尚字桓香。浙江富陽人。見正始續集。

文無名氏閑怨。以霜飄枝結淚花落蝶含愁十字防避今體。選錄其二云。雨滴空階落井梧。木蘭枝上咽曉鳥。月中愁見清秋景。霜葉楓林落葉枯。木樨花發奈秋何。十幅蠅筆寫恨多。又向紅闌閒處立。枝頭風露溼輕羅。見正始續集。自注。見女史完顏免花蝶叢談。

又女史楊繼端口占漫成云。十二蘭干水半溪。千紅萬紫六橋西。兩峯青黯三春夢。一院花飛五夜雞。轉到九霄雙願健。書分四體八行齊。道人殷七歸何處。百尺高枝蕊又穠。此詩亦限溪西雞齊號龍。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千萬兩半雙尺等十七字。視前吳學素藍燕兩媛之作。麗少用一文字耳。見雜體詩鈔。(先世父雨人比部輯)繼端字古雪。四川蓬萊人。

又范姝閨怨詞。調寄夏初臨。集樂名和周羽步云。竹葉低斟。相思無限。東前細問歸期。織女牽牛。天河水界東西。比似寄生天上。勝孤身。獨活空閨。人言郎去。合歡不遠。半夏當歸。徘徊鬱金堂北。玳瑁牀西。香燒龍麝。窗拂文犀。稿本拈來。細囊故紙留題。五味懶調。懶懶病。沒藥能醫。從容待。烏頭變黑。枯柳生稊。姝字洛仙。江蘇如皋人。著有貝月舫集。此詞見衆香集。(接)清初王漁洋陳其年諸名輩。撰錄閨秀詞、名衆香集、分禮樂射御詩數六冊。)

切。誰控雙鉤碧玉。見小小。簫雀規籠。傷情處。無知小妹。
琴操弄焦桐。東東。卻渾似。琵琶瘦月。簫管期風。奈鶯鶯
語罷。燕燕飛歸。欲寫關春無計。正桃葉。飛下花叢。紅檣畔。
芳姿灼灼。清照碧潭中。葉字叢生。江蘇丹陽人。著有憶蕙軒
詞。見衆香集。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卽閨秀何莫不然。吳荔娘。字絳卿。
福建莆田人。本庖人女。幼敏慧。有潔癖。箸有蘭陵臘稿。春
日偶成云。曉曉曉日映窗疏。荏苒韶光一枕餘。深巷賣花新雨
後。聞門插柳嫩寒初。鶯兒有語過喬木。燕子多情覓舊巢。那
用踏青郊外去。芊芊草色上階除。見正始集。又蔣氏。安徽和
州人。水曹清駕錄。稱氏父葉綿皮匠。夫業簞桶。而氏獨通文
墨。殆天授也。昭闈博古云。漢楚復親仇。當年氣吐不。英雄
知父子。臣道失春秋。山自無今古。祠難定去留。不知經此者。
又白幾人頭。見正始集。

三零集。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彈指聲。問之。曰。
吾柳神九烈君也。以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得藍袍。當以
棗糕祀我。固首許之。未久狀元及第。正始集周瑤小傳云。瑤
字蘋卿。浙江嘉善人。尚書姚文田室。文田嘉慶己未狀元。蘋
卿未笄時。嘗夢柳汁染衣袂。于歸後。姚果大魁。與古事合。
亦佳話也。蘋卿寄外詩云。香擬金猊冷。春深子夜中。一樣楊
柳月。雙鬢杏花風。鶯鶯此時倦。魚箋幾日通。嬌兒方睡穩。
誠意託乘鵝。殊婉麗可誦。末聯尤情景逼真。

詩題有絕豔絕新者。正始集錄邱卷珠詩。有題云。拾花瓣砌
情字。忽被東風吹去。詩云。爲情類頰爛言情。聊把閒情付落
英。香雨團成絲一縷。雪泥證到夢三生。芳菲已謝空憐惜。飄
泊難禁易變更。寄語封姨更吹聚。前生元是許飛璫。卷珠字荷
香。福建閩縣人。著有荷窗小草。

張船山夫人林氏性奇妒。事見前話。據正始集。夫人名佩環。
順天宛平人。布政使儀女。有夫子爲余寫照戲題絕句云。愛君
筆底有煙霞。自拔金釵付酒家。慘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
梅花。曩余誤蘊風移二筆。一則云。書記某說部云。毛西河夫
人絕穎悍。西河藏宋元版書甚夥。據抄不忍釋手。夫人病焉。
謂此老不卹米鹽生計。而般弄此花花綠綠者胡爲也。一日。西
河出。竟付之一炬。又云。西河五官並用。嘗右手改門生課作。
左手撮算珠。耳聽門生背誦。目視小僮換花。口旋當門生問難。
旋與夫人詬諤。夫人告門生曰。汝聰精毛奇齡博學乎。渠作二
十八字詩。輒難祭滿几。非出自心裁也。又西河姪人曼殊。爲
夫人凌虐致死。此事尤於記載中見之。比閨秀正始集。乃
有夫人詩二首。夫人姓陳。名何。蕭山人。子夜歌。一去已十
載。九夏隔千山。雙珥依然在。如何不得環。又白露收荷葉。
清明種荔枝。君行方歲暮。那有見蓮時。夫人既能詩。何至爲
焚琴鬻鵠之事。各說部所云。殆未可盡信耶。抑西河不止一夫
人。有元妃繼室之殊耶。當再詳攷。(二筆止此)茲以張夫人事
例之。大抵能詩自能詩。妬自妬。妬者非必不能詩。容或能詩

乃益妒。未可以萬情衝論耳。

衆香集顧媚小傳云。媚字眉生。號橫波。秦淮名妓畫。歸合
肥鬢尚書芝蘭。尚書雄豪蓋代。觀金玉如泥沙。得眉娘佐之。
益輕財好客。情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丁酉歲。尚書挈橫波
重過金陵。寓市隱園。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召賓客數十輩。
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串
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晝日同居兩曲呼姊妹者與聽。
時尚書門人楚南嚴某。赴浙鹽司任。逗留居尊下。襄慶長跋持
扇。稱競子上壽。坐客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書三言。尚書
意甚得也。陳其年。吳鹽次。鄧孝威。余曼翁。並作長歌紀其
事。藝林傳爲佳話。桂、朱遠山夫人。(中指)有千秋歲詞。題云。
別橫波與平娘南歸。據此詞題。知橫波當日。偶然散體歸教。
(娶尚書詩歸教。)嚴某之無鄉稱屬。蓋禮亦宜之矣。遠山南昌

宗媛。侍郎李元鼎墓。尚書振裕母。著有鏡閣新聲。

在昔聞秀探述。有但聞其名。而其書不可得見者。殊令人作
滄海明珠之想。據正始集小傳。如吳晝小宛(白)有盈藍。滿洲
完顏悅姑(登)有花哩叢談。並裒集古今閨城軼事。金匱楊萬瀾。
(芸)曾輯古今閨閣詩話。爲金箱書說。安岳蔡玉生。(觀成)選
錄古才媛百人。各系以詩。名百玉映。已上名書。世間容有傳
本。亦可遇不可求。比歲冒鶴亭。(廣生)刻冒氏一家集。亦未
能得匿蹤。付諸手民也。(晝小宛爲冒辟疆少房。)

雖嘉道咸同開。往往湖山勝處。名流雅集。有西冷七子。明
湖四客。樹湖十子等名目。正始集林以甯小傳。以甯字亞清。
錢唐人。與同里顧啓姬(姻)朱季嫻(靜儀)馮又令(嫻)錢雲儀
(鳳輪)張槎雲(吳)毛安芳(媳)倡蕉園七子之社。執騷壇之牛
耳。傳絲筆於蛾眉。尤藝林佳話也。

眉廬叢話

(續前號)

蕙風

古今閨秀以材武著稱者。慣見載籍。若能詩而兼有勇。則尤罕覩。正始集小傳云。畢著字韜文。安徽歙縣人。布衣王聖開室。韜文年二十。隨父宦薊邱。父與流賊戰死。屍爲賊擄。韜文身率精銳劫賊營。手刃其渠。衆潰。與父屍還。葬金陵之龍潭。子歸後。夫婦偕隱。沈來遠序其詩稿。有梨花槍萬人無敵。鐵胎弓五石能開云云。又許氏奉天鐵嶺人。鎮平將軍一等男謚襄毅徐治都夫人。精韜鈴。善騎射。偕襄毅出兵。每自結一隊。相爲犄角。以故戰功居最。康熙十三年。吳逆犯湖南。襄毅往援。攀陵。夫人脫簪。入駐防江口。十五年。鎮將楊來嘉叛。應譚洪。夫人脫簪珥。犒師。曉以大義。沿江剿殺。屢卻之。八月。猝犯鎮署。夫人中礮。斃。將軍蔡毓榮等具狀以聞。特旨優卹。予雲騎尉世職。以次子永年襲。(按。廢襲自母氏得之。殊塵見)又高氏。四川華陽人大。將軍威信公。諱襄勤岳鍾琪夫。

人。嫋弓馬。善理軍政。亦能詩。襄勤箸有薔園蛩吟二集。多與夫人唱和之作。攷正始集二十二卷。續集十二卷。箸錄閨秀。最一千五百二十六家。據小傳所稱。兼精韜略。廬此三人。其確有事實可紀。尤畢許二氏而已。蓋才兼文武。求之曩眉猶難。況巾幘乎。畢韜文以緣養韶年。手刃悍賊。與返忠骸。孝女奇才。尤不可及。其自作紀事詩云。吾父矢報國。戰死於薊邱。父馬爲賊乘。父屍爲賊收。父讎不能報。有愧秦女休。乘賊不及。防夜進千貔貅。殺賊血流灑。手握驅人頭。賊衆自相殺。屍橫滿防溝。父屍與幘歸。薄葬荒山陬。相期智勇士。慨然賦同仇。蛾賊一掃淨。國家固金甌。讀之凜凜有英氣。徐夫人馬上吟云。快馬輕刀夜斫營。健兒疾走寂無聲。歸來金鐙齊敲響。不讓鬚眉是此行。蜀錦征袍桃花駿馬。亦復英姿颯爽。不可一世。

閨秀王瑤娟（汝琛）漢軍人有斷炊日讀書歌悅其風味與余略同也。亟錄如左。塵世渾渾兮俗眼茫茫。乾坤浩大兮各有行藏。至人存誠兮不在色莊。大道昭昭兮修之吉祥。我心自許兮坦然順適。冰霜貞潔兮堪比圭璋。蓮葆馥郁兮名方君子。不染污泥兮豈並羣芳。誰能識我兮與我無與。不是知音兮於我何傷。恕人責己兮能耕方寸。去短存長兮何用不臧。境之不足兮惟富與貴。志不在此兮飢餓何妨。包函宇宙兮人天莫測。樂我詩書兮發其古香。詩境沖澹求之閨閣中未易多得。

閨人幼慧者多靈秀之所鍾毓也。陽湖惲清於（冰）年十三卽作畫花卉翎毛能傳南田翁家學。作已輒題小詩。風韻蒼秀。桐廬殳墨姑（默）七歲通孝經。九歲能詩。年十五隨父母入九峯山。製步虛詞。有多緣誤折瓊枝花詩。有鶯聲喚轉夢中人句。錢塘陳繼任（莘行）七歲同父母兄姊送吳公錦妻司李吳郡絕句云。自憐嬌小

不知詩執手臨行彊置詞。盼煞歸鴻。傳錦字吳江楓落正愁時。（校續任陸麗京之女公子。麗京緣史案係累晚歲祝髮爲僧。雲游不知所終。續任作老父雲游始末記。以誌哀慕）錢塘顧重楣（長任號霞笈仙姝）年十二卽能應聲詠梅花云。小閣月初斜。東風透碧紗。枝頭應有信。春意在梅花。太原張羽仙（學典）十歲爲采蓮賦。兼工繪事。（按太原貢生張佚。有才女五人。學雅學典。學象學聖。學賢皆工吟詠。亦佳話也。）桂林劉智圓（如珠）十歲能背誦全唐詩千首。（有集唐遊仙詩）婁縣王蕙田（芬）七歲作夜坐偶成詩。有月上千峯靜句。錢塘周吉媛（歸妹）年十二。呈其戚某公歸林下者。云久辭榮祿賦歸田。瀟灑林泉志渺然。一路雲山尋勝景。小園燈火話當年。消寒最好三杯酒。掃雪剛逢二月天。窗外梅花開偏否。草堂今夕臥詩仙。常熟蘇紱香（季蘭）知州去疾。女去疾。字園公。有文名。紱香幼而穎悟。九歲時。值中秋夜月。園公抱置廊上。命卽景賦詩。應

聲成絕句云。秋字極高迥。月華明且清。瓊樓在何處。昨夜夢瑤京。錢塘孫碧梧（雲鳳）年八歲父春巖出對云。關關雎鳩。卽應聲曰。誰誰鳴雁。大奇之。德州宋素梅。乾隆十六年聖駕南巡。索梅年甫十二。迎鑾獻詩。召入內帳。又面試一律。賚賜甚厚。迎鑾詩云。海晏河清代堯天。舜日時不辭。川路遠。肯慰士民思。紫氣欽皇輦。黃雲護聖騎。迎鑾來獻頌。萬壽浩無涯。應詔詩云。山左望情切。

江南望幸頻。九重深保大。五載舉時巡。浩蕩韶光麗。蕙

蘿物色新。彩雲晴有象。瑞靄靜無塵。淑氣迎僕仗。祥風

繞御輪。衛歌欣擊壤。共祝萬年春。吳縣董綺季（國容）

十歲時。塾中以蘭中蘭屬對。卽應聲曰。簾外蓮頃之又曰。簾外梨錢塘。汪允莊（端）著有自然好學齋詩。其卷首十六章。皆十歲已前作。七歲賦春雪。云寒意遲初燕。春聲靜早鶴。未應吟柳絮。漸欲點桃花。微溼融鶯瓦。新泥婦鉏車。何如謝道溫。羣從詠芳華。吳縣戈如芳（馥

華）諸生載女。（按載字順卿。著長短句。守律最嚴。著有

詞林正均。其翠薇花館詞稿。篇帙繁富。與湖海樓相若。

獨惜偏重聲律。詞華非所措意耳。）詠鳳仙花九歲作云。鳳在丹山穴。仙尋碧海家。如何謫塵世。偏作女兒花。臨桂況月芬（桂珊）。蕙風詞隱之女兒也。年十二三作

楷。昉率更手鈔爾雅全部。秀勁可憇。嘗秋日侍先母疾。夜半起蠟茗。仰見綵雲如摺疊扇。繞月不周半輪。賦詩云。大輪皎潔綵雲開。疑是嫦娥倚扇。纔我欲筆花分

五色瓣香低首祝瑤臺。

閨秀擅清才者。槩矣。而唯具卓識者。廬見蔡琬。字季玉。漢軍人。尙書謐文良。高其倬夫人。著有蘊真軒詩草。夫人才識過人。魚軒所至。幾半天下。文良名重一時。奏疏移檄。每與夫人商定。閨閣中具經濟之才者。隨園詩話。載文良與某要津不合。婁爲所憾。嘗詠白燕。至弟五句云。有色何曾相假借。沈思未對。夫人至代握筆。云不羣。仍恐太分明。蓋規之也。

明徐文長（渭）譯囚聲猿院本四折。其第三折替父從

軍演木蘭事。據曲中關目。木蘭立功寧家。與王司訓之子（但稱王郎、無名）成婚。王中賢良文學兩科官校書郎云云。按嘉興沈向齊（可培）潔源問答云。問木蘭詞。說者謂唐初人記六朝事。別有事績可徵否。答曰。少聞之。吾鄉前輩諸草廬先生云。本蘭隋煬帝時人。姓魏。本處子。毫之謙人也。時方征遼募兵。（按院本云。姓花。世住河北魏郡。父名弧。字桑之。曾爲子夫長。因黑山賊首造反。大魏拓跋可汗下郡徵兵。與草廬之說不同。）木蘭痛父。弟妹皆稚。慨然代行。服甲胄。操戈躍馬而往。歷十二年。閱十有八戰。人莫之識。後凱旋。天子嘉其功。除尚書郎。不受。奏懇省視。及還。釋戎服。衣女衣。同行者。贊然。事聞。召赴闕。煬帝欲納之。對曰。臣無媿君之禮。惜沈氏所引草廬之說。未詳何本。

吳槎客拜經樓詩話。引初白盦主云。高郵露筋祠。本名

鹿筋梁。相傳有鹿至此。一夕爲白鳥所噪。至曉見筋故名。事見酉陽雜俎。及江德藻聘北道記。不知何時始謠爲女郎祠也。初白詩曰。古驛殘碑幼婦詞。飛蚊爭聚水邊。同人聞多少傳謠事。河伯年年娶拾遺。詩見敬業堂手稿。按露筋祠有米海崖所書碑。（余藏有拓本。絕精整。）則茲事沿謠亦已久矣。

明時自稱香光居士者有二。一董文敏。夫人知之矣。拜經樓詩話云。明明秀上人。號雪江嗣法。於海鹽天寧寺。嘗與朱西村陳句溪諸老。結社唱和。予嘗得其手蹟。蘿壁山房圖詩并記。略云。蘿壁山房圖。迺香光居士爲元津濟公所繪。筆法精妙。國初諸老宿。皆賦詠之。若干年。爲西宗意公所得。亦有紀識。復若干年。傳於大雲慶公。今歸東啓忻公。忻因號之曰蘿壁。蓋有慕於昔人者也。嗚呼。未百五十年。此卷不知幾易主。慨時異世殊。而人生猶夢幻也。然則此卷閱人誠一。傳舍耳。東啓聊亦坐矣。惜沈氏所引草廬之說。未詳何本。

功不爲少矣。嘉靖七年二月題於嘉會堂記中所謂香光居士者王叔明也（節詩話止此）按元王蒙字叔明吳興人號黃鶴山樵趙松雪之外孫也素好畫師巨然王維秀潤深至以黃鶴山樵著稱其一號香光居士世殆渺有知者。

拜經樓詩話云唐詩人李贛本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按虬改虱不止添一畫然俗書虫旁往往作虫虬若寫作虱則添一畫成虱字又篇海虱作虱亦虬字添一畫）及寤曰虱者贛也乃更名果登第可補唐詩紀事之遺按昔人命名取用麟鳳龍虎等字篆文即龜字宋已前人猶多用之不以爲諱至降而用亥妙之昆蟲若蚯蚓范蠡田蚡大都近古朴質之風卽亦不甚多見唐則僅有高蟾袁蟾（皆詩人）宋有劉蛻（亦詩人）蛻从虫豈非蟲名也此外無聞焉更名必託註於虱詎非奇絕且必更名與虱同訓之字乃得登第其理尤不可解攷今字書贛亦無虱訓玉篇云珠名書

禹貢淮夷蠚珠暨魚疏蠚是蚪之別名字又作虱韻會又作玳廣韻集韻並同玉篇無它訓（佩文韻府注云珠母未詳所本）李贛唐人當時所據字書容有訓蠚爲虱者今其書已佚矣。

在昔科舉之世士子因夢兆更名往往擢高第記載非一絕無理解可言意者適逢其會因而故神其說藉驚世駁俗耶吾邑陳哲臣先生（繼昌）嘉慶癸酉以弟一人舉於鄉名守銓（古文數字）迨庚辰春更名繼昌亦以夢是科遂捷會狀有清一代三試皆元者唯先生與長洲錢槩二人而已邑故因山爲城東北曰伏波門有山曰伏波山下有洞瀕江曰還珠明正德二年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石刻詩云巖中石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峯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哲出廟廊繼步策華勵後注云伏波巖（卽還珠洞）有石如柱高離石二尺許識云巖石連出狀元先生大魁之歲石果連

蓋滴乳積漸黏屬也。先生名與字之四字見於包詩後四句者凡三亦奇。又先生初應童子試縣府院試皆弟一時謂大小三元云。

王昭平先生寄內書見拜經樓詩話樸而雅語淺而情深讀之令人增伉儷之重離合之感書云深秋離家今又入夏京中酷暑五月如伏每出門灰汗相併兩鼻如煙黏塗滿面冷官苦守殊可歎殊可笑屈指歸期尚須

半載日望一日月望一月身則北地夢則家鄉言之則又可悲也。你第二封書久已收第一封目下纔到寄物尙未收每欲寄你書動筆增淒楚勉強數字真不知愁腸幾迴故不多寄非忙也非忘也你當家辛苦不必言況未足支費我一日未歸遣你一日焦心耳新兒安否善視之計我歸已周歲可想離別之感老娘常接過庶慰我念祇簡慢不安夜間失被且念及新兒之母何況于兒不能相顧奈何我自拜客應酬彊親書籍之外唯有對天凝思仰屋浩歎而已近來索書者甚多案頭堆

積總心事不舒皆成煩擾幸我身如舊不必念我唯願你善攝平安勝於念我八姑好否常隨你身伴勿嬉笑無度勿看無益唱本先生少傲儻脫略邊幅攻詩古文能書耆詞曲雅擅登場舉天啓辛酉經魁榜發方雜梨園演會真記草橋驚夢鈞去張君瑞關目未竟移官換羽閒促者婁王遂著戲衣冠周旋賓客時目爲狂見查東山漸語

韓冬郎香篴詩蜂蠟崖蜜初嘗處鶯啄含桃欲嚥時槎客謂卽古樂府鬻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意思之思之誠鑿絕膩絕緻絕非二生閱歷半生駢帖不能道嚮來鑿體詩無過東晉補白華鮮侔晨葩莫之點辱二語描摹美人姿態無過曹子建洛神賦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四語

馬雞出秦州大倍於常雞形如馬徧體蒼翠耳毛植豎面足赤若塗朱宋荔裳觀察在北平時署中嘗畜之爲之賦詩錢塘李考叔（穎）和作云珍禽元不產龍城隴

右攜來司五更種荔枝。陽丹鳳出名同天應血駒生耳。
毛削竹青聰立。距汗天桃赤兔行。我亦不甘終伏櫪。披
星擁劍待伊鳴。按馬雞可對鷩鳥。郭璞翡翠讚翠雀。案
鳥越在南海。

雜劇傳奇之屬。元人分若干折。後人作韻。明王伯良《
驥德》校注古本西廂記凡例。謂元人從折。今或作出。
又或作韻。出既非古韻。復杜謨字書從無此字。近諺癡
符傳。以爲韻蓋鈞子之誤。良是。其言謂牛食已復出嚼
曰。鈞音笞。傳寫者誤以台爲句韻。出聲相近。至以出易
鈞。又引元喬夢符云。牛口爭先鬼門讓道語。遂終傳皆
以鈞代折。不知字書鈞本作飼。又作啖。以韻作飼。筆畫
誤在毫釐。相去更近。非直舌句之混已也。卽用飼。元劇
亦不經見。故標上方者。亦止作折云云。蓋元明人製曲。
以通俗爲得體。遣詞且然。何論用字。必欲一一訂正之。
或詞意轉不可曉。聲調亦復失錯。大丘梨園傳讀之本。
詎可與若輩談小學耶。

東鄉羅提督（思舉）戰功。見於魏默深（源）聖武記。詳
矣。相傳羅公臨陣不避鎗礮。所服戰袍爲鉛丸火燒圓
孔無數。然卒不死。嘗云。自顧何人官爵至此。若得死於
疆場。則受恩當更渥。苦我無此福分耳。以不能死於兵
爲無福。誠忠勇之言也。富陽周芸皋（凱）述其逸事一
則。公嘗率兵入南山搜餘賊。村人苦猴羣盜食田糧。晨
發火器驚之。公問。故令獲一猴來。藉其毛畫面爲大眼。
備諸醜怪狀。銜其口。明晨俟羣猴來。縱之去。皆驚走。猴
故其羣也。急相逐。益驚。越山數十重。後竟不復至。茲事
頗涉遊戲。然亦足徵智計云。

同光朝狀元戊辰洪鈞。辛未梁耀樞。甲戌陸潤庠。丙子
曹鴻勳（按曹名鴻勳、勳勳雖同諱。借用微嫌彊合）。丁
丑王仁堪。都門有人出對云。五科五狀元。金木水火土。
或對云。四川四等位。公侯伯子男。蜀人膺爵賞者。威信
公岳鍾琪。昭勇侯楊遇春。壯烈伯許世亨（先封子爵）
子爵鮑超。男爵未攷。

查伊璜識吳順恪於風雪中迨後因史案罹禍順恪爲之昭雪廬乃得免茲事豔稱至今然據伊璜所作敘修堂同學出處偶記似乎並無是說豈當日以其既貴而故爲之諱耶記云己亥余客長樂潮鎮吳葛如以厚幣邀余至其軍爲語南鄙夙昔艱難諸狀方在席無所指顧而境內不軌猝縛至階下告余曰吾徵發而彼遁矣吾密行內間不失一矢未幾而不軌之所恃豪爲戢它不靖幾圍奉飛符報命葛如曰是又內間之轉行也吾左右尚不知之莫如能詩自比武侯故以六奇爲名大率用兵以計勝顧名知之矣時令其長君啓晉晉弟啓豐偕侍余座晉守長源啓豐字文源長源已登丁酉賢書生而韶秀玉立工詩所至輒流連興懷古昔疾行五指篇什繁富不勝舉也余嘗敍其爲文有關戢安之大者嗣余詩可之選凡仕宦游歷所賦無不及之專帙東粵遂入葛如湏陽峽一詩別久之投余遠問則葛如病而長君晉已修文去矣葛如隨物故世相傳余初有一

飯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是事也（查記止此）順恪字葛如爲它書所未見按某說部（清初人譏）云吳興莊某作明史以查伊璜列入校閱姓氏伊璜知卽檢舉學道發查存案次年七月歸安知縣吳某持書出首累及伊璜伊璜辨曰查繼佐係杭州舉人不幸薄有微名莊某將繼佐列入校閱繼佐一聞卽出檢舉事在庚子十月吳令爲莊某本縣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爲功則繼佐前而吳某後繼佐之功當在吳某上若以檢舉遲爲罪則繼佐早而吳某遲吳某之罪不應在繼佐下今吳某以罪受賞而繼佐以功受戮則是非顯倒極矣諸法臺幸爲參詳各衙門俱以查言爲是到部對理竟得昭雪遂與吳某同列賞格分莊氏籍產之半據此則伊璜連繫緣庭辨得脫信無順恪爲力之說矣竊意當時文網峻密奉行者尤操切苟非彊有力者爲之斡旋雖欲置辯詎可得乎矧英石峯歸然尙存是其一證矣

（未完）

眉廬叢話

(續前號)

蕙風

閨秀陳翠君（筠）海鹽馬青上室。（青上工填詞，有蓬萊閣吏詩餘）工長短句。蝶戀花過拍云：郎似東風儂，似絮天涯辛苦相隨處。爲吳兔牀所擊賞。藝閣清初人詞有減字浣溪沙換頭云：妾似飛花郎似絮。東風攬起卻成團語，非不佳。惜風格落明已後，視翠君詞句渾成不逮也。

前話錄閨秀詩。有限溪西雞齊覩韻，嵌用數目丈尺等字。作者極見巧思。檢雜體詩鈔，又有徐兆奎閨怨二首。亦昉此體。萬里三州百粵，溪樓臺六七畫橋西。八千書寄九秋雁。十二腸迴五夜雞。何日半簾雙膝並。幾時一案兩眉齊。纖纖丈室尋刀尺。散四愁懷嬌淚嚦。又兒童六七戲前溪。二八佳人住閣西。尺素夢來千里裡。半牀愁絕五更雞。九秋十稔期難定。一達三條路不齊。百萬迴腸繞丈室。一擡兩眼淚雙垂。

明餘姚朱先生（之瑜）字魯瑛，號舜水，諱文恭（當是私諱），系出玉牒，避地日本，客於水府以死。遺命必葬於杭之西湖。翌歲甲寅日，人猶有來拜祠墓者。北總原善公道號念齋者，彼都績學士也。箸先哲叢談，傳錄日東耆宿嘉言懿行，先生與焉。所錄凡十三條，節錄如左。
舜水家世宦於明，父正字存之，號定寰，爲總督漕運軍門。舜水生萬曆二十八年，早喪父，及漸長，從朱永祐張肯堂吳鍾巒學，遂擢恩貢生。尋舉徵不就，以故被劾，乃避之舟山，而始來此邦，移交趾，復還舟山。是時國祚既盛，舜水知事不可爲，將之安南，而風利不便，再來此邦。不久又還舟山，其意素在得海外援兵以舉義旗。乃三來此邦，而援兵不可得，去復至安南，欲尋歸故國，以察民情。時清既混壹四方，義不食其粟，四來此邦，終不往。

還。時萬治二年也。（按相傳甲申鼎革，舜水避地東瀛。據此則明之季年，舜水之東數矣。特自甲申已後，乃居留不返耳。）又云：至安南日，館人供張甚盛。舜水從容不撓。安南王召見，欲令拜。而長揖不屈。其人或以爲不解，事至此。晝沙作一拜字以見之。舜水卽加不字於其上。於是怒囚之。遂將殺。而守死自誓。王終感動赦死。以上嘉其義烈。此事舜水自錄之。名安南于役紀事。又云：舜水冒難而輾轉落魄者十數年。其來居此邦。初窮困不能支。柳河安東省庵師事之。贈祿一半。久之水戶義公聘爲賓師。寵待甚厚。致饒裕。然儉節自奉無所費。至人或詬笑其奢也。遂儲三千餘金。臨終盡納之水戶庫內。嘗謂曰：中國乏黃金。若用此於彼。一以當百矣。新井白石謂舜水縮節積餘財。非苟而然矣。其意蓋在充舉義兵以圖恢復之用也。然時不至而終可憫哉。又云：在彼與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同志偕謀恢復。而翊與清兵戰敗而死。寶八月十五日也。數年後。舜水聞之。

於邑作文祭之。從是每歲中秋必敲門謝客。抑鬱無聊。答田犀書曰：中秋爲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又云：舜水有二男一女。長大成字集之次大咸。字咸一。共殉節不事清。而先舜水卒。大成亦舉二男。曰毓仁。曰毓德。延寶六年。（按當康熙十七年。）毓仁慕舜水而來長崎。義公遣今井宏濟往通消息。然終不得與舜水相見而歸。又云：安瀉泊湖亭涉筆曰：文恭酷愛櫻花。庭植數十株。每花開賞之。謂覺等曰：（按安積覺。字子先。號老圃。又號瀉泊齋。常陸人。仕水府。）使中國有之。當冠百花。迺知或者仍爲海棠。可謂櫻花之反。義公環植櫻樹於祠堂旁側。存遺愛也。又云：舜水居東歷年。所能僂語。然及其病革也。遂復鄉語。則侍人不能了解。又安東守約（按守約字魯默。號省庵。筑後人仕柳河侯。）一條云：歲在乙未。朱舜水來長崎。時人未及知其學。唯省庵往師焉。時舜水貧甚。乃割祿之半。贈之。至今稱爲一大高誼。

其詳見舜水與孫男統仁書中。曰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往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不準。我汝無意於此。乃安東省庵苦懇。留轉展央人。故留駐在此。是特爲我一人。開此厲禁也。既留之後。乃分半俸供給我。省庵薄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首蓿先生之俸。盡於此矣。又土宜時物。絡繹差人送來。其自奉敝衣爛飯菜羹而已。或時豐腴。則魚鱠數枚耳。家止一唐辭。經時無物烹調。塵封鐵鏽。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庵夷然不顧。唯日夜讀書樂道已爾。我今來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前後皆不受。過於矯激。我甚不樂。然不能改。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汝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此閒法度嚴。不能出境奉候。無可如何。若能作書懇懃相謝甚好。又恐汝不能也。

武林陳元賓。字義都。號既白山人。丁明清之間。亦避地

日本客於尾藩。叢談云。元賓不詳其履歷。生於萬曆十五年。崇禎進士弗第。及其國亂。逃來此邦。遂應徵至尾張。乃後時時入京。又來江戶。與諸名人爲文字交。初萬治二年。(按當順治十六年)於名古屋城中。與僧元政始相識。契分尤厚。其平生所唱酬者。集爲元元唱和集。行於世。又云。元賓能嫻此邦語。故常不用唐語。元政詩有人無世事交。常譁客憤方言譚每錯句。又云。元賓善拳法。當時世未有此技。元賓創傳之。故此邦拳法。以元賓爲開祖矣。正保中。於江戶城南西久保國正寺。教授生徒。盡其道者。爲福野七郎左衛門。三浦與次右衛門。磯貝次郎左衛門。國正寺。後徙麻布二本榎。多藏元賓筆蹟。燬於火。無復存者。夫日本以其所謂武士道。雄環瀛。不圖其武技。有創傳自我者。出於彼都儒者之記載。是誠信而有徵矣。我則放廢所自有。歷久而並不自知。則夫積彊弱之勢。匪伊朝夕之故矣。

嚮來劬學。蓄古之士。大都矻矻孜孜。唯日不足。其心力

有所婢營。其精神無暇旁驚。乃至人情物曲。輒惛然若無所知。當時傳爲笑談。後世引爲佳話。比閱原氏叢談。不圖中東晉宿。乃有異地同符者。趙鼎卿鶴林子云。嘗聞莆田學士陳公音。終日誦讀。脫略世故。一日往謁故人。不告從者所之。竟策騎而去。從者素知其性。乃周迴街衢。復引入故舍。下馬升座。曰。此安得似我居。其子因久候。不入。出見之。曰。渠亦請汝來耶。乃告以故。舍曰。我誤耳。又嘗考滿當造吏部。乃造戶部。見徵收錢糧。曰。賄堵公行。仕途安得清。司官見而揖之。曰。先生來此何爲。曰。考滿來耳。曰。此戶部非吏部也。乃出。原氏叢談云。仁齋自幼挺發異羣兒。(按伊藤維楨字原佐。號仁齋。平安人。)始習句讀。已欲以儒焜耀一世。稍長堅苦自勵。而家素菜。買故親串以爲迂於利。皆沮之。而其志確乎。不變。嘗過花街。娼家使婢邀入。仁齋不肯。婢曰。小憇而去。於事無害。郎君其勿辭。直牽袂上樓。仁齋固不知爲娼家。心中私揣是非。內交於吾。又非要譽於鄉黨朋友。

蓋輕財敦德。施及路人也。啜茶喫煙。厚致謝而去。渠亦見其狀貌。殊不類冶郎。不張留也。仁齋歸。謂弟子曰。今日偶過市一家。使小女迎余。途延上其樓。則綺窗繡簾。殆爲冥觀。畫幅琴箏。陳設具趣。而嬌女六七人。盛妝豔服。不知其內人耶。將其閨愛耶。出接余。頗款洽。臨去。問其庵中。亦美酒嘉肴。備辦宴席。不意今之世。有樂善好施如此者。又云。東涯經術湛深。(接伊藤長允。字原藏。號東涯。平安人。)行誼方正。粹然古君子也。嘗謂集會弟子曰。昨買一匣於骨董肆。置之几側。以藏鈔冊甚爲便。乃使童子取之。陳於前。曰。余欲令工新製。如是器者。有年。不意既有鬻者也。弟子眠之。則藏接柄三絃之匣也。(元注。接柄三絃。隨其用舍而折接之。)於是互相目而不答。奥田三角進曰。先生未知耶。此物娼妓藏三絃之匣。請卻。東涯正色曰。小子勿妄語。三絃柄長。奈何藏此短匣。原氏所述兩伊藤先生逸事如此。則吾國陳先生之流亞矣。之三君者。時代不甚相遠。模棱闊疏。亦復

相類。設令雲萍遇合。晤對一堂。則夫周旋酬答間。必有奇情妙論。超轶耳目。恒蹊者。其在如今。此風已古。凡號爲惺惺者。其曠曠乃滋甚。卽彼都亦何莫不然。

雍乾閒。漕督施公。(世綸)靖海侯施襄壯(琅)之次子也。先是歷守揚州江寧。子諒正直。不侮躁寡。不畏彊禦。所至民懷。將去任。士民遮道乞留。不得請。乃人投一錢。建雙亭以誌去思。名一文亭。(坊間所傳施公案小說。卽增會公事)又大興朱竹君編修(筠)督學福建。於使院西偏爲小山。號筍仙山。諸生聞之。爭來人致一石。人因名其山之亭曰三百三十有三亭。而爲之記。兩事相類。皆可傳也。

光緒季年。閩人某太史督學中州。卸任回京。道出保定。謙於某方伯衙齋。太史與方伯舊交也。酒間。方伯笑問。此行宦囊幾何矣。太史則據實以二萬金對。蓋應得之數。無庸諱者也。又問。將何所用之。對曰。冷官清苦。回京

後十年。樵米資。取辦於此十年之內。或與續放差。否則比其罄也。亦去開坊不遠矣。方伯覺拂然。搖其首者再。仍笑謂曰。幸勿責冒昧。吾兄殆無志於大有爲也。言之又重言之。太史瞿然請問。如尊指奚若。方伯曰。一言以蔽之。曰花。(常言費用之謂)且以速爲貴。太史曰。奚爲繼矣。方伯曰。公獨未知花之爲道。與其效耳。舉二萬而花之。則四萬至。又花之。則八萬至。循是有加無已。花無盡數。亦無盡。則推行盡利。左右逢源。得心應手之妙。有非可意計。言詮者。第恐花不勝花耳。而於爲繼乎。何有。語畢。仍搖其首而笑謂曰。吾兄殆無志於大有爲也。太史生於世家。才具發皇。襟抱開展。而方伯顧不滿之。若是。方伯由七品官。五年而濶陟秉折。凡其所言。皆得自躬行實踐。而非漫爲闇議也。唯是壺觴談謙。片言而心傳若揭。雖曰微舊交之誼。弗及此。要猶有直諒之風焉。量張相國文襄督鄂日。嘗考官僚月課。策題問理財之道。開源與節流孰優。試卷中。凡注重開源力。關節流

者悉高第。是亦以花爲宗指者也。

乾隆時海寧故相陳氏之安瀾園。（按園在海寧縣拱辰門內初名隅園。大學士陳元龍別業也。乾隆二十七年純庶親閔海塘駐蹕於此。賜名安瀾園。）圓明園中曾訪其景而構造之。迨後圓明園被外兵焚掠。安瀾園亦蕪廢。房廊樹石爲其後人廣賣幾盡。論者謂園囿之興廢。國家國之盛衰。觀於兩園之已事。有若銅山西傾。錐鐘東應。是亦奇矣。又鄞縣范氏天一閣書目阮元序云。其藏書在閣之上。閣通六間爲一。而以書厨間之。其下乃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乾隆閒詔建七閣。（按乾隆朝命儒臣編輯四庫全書。凡三萬六千冊。特建文淵文溯文源文津四閣藏庋。又於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行宮之文淵閣各繕一分安貯。）參用其式。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奉上諭。浙江甯波范懸柱家所進之書最多。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

傳至今。並無損耗。其法甚精。著論寅著（杭州織造）親往該處。看其房間制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甃石。不用木柵。并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具準樣。開明丈尺。呈覽云云。當時尙方營繕。取裁於閣園舊家。蓋建築胥閩學術。邱壑別具胸襟。乃至繢湘藏弄之精尤非悉心研究不辦。若夫名園如夢傑閣廬存。則右文稽古之流澤孔長也。

古今人命名絕奇。無過兩宋宗室。嘗閱宋史宗室世系表。其命名所用字。屬字書所無。不可識。無音義者尤觸目陸離。指不勝憊矣。即以其命意審之。亦多反常觸諱。微特無當於雅訓。抑且大拂乎世情。姑略舉如左。不具十之一二也。如希圣、希恕、希僕、希客、希禡、伯追、師仆、師裙、師渠、師鉞、師學、師恩、與駝、與擴、與拏、與疋、善祖、善叔、善告、善俘、善揚、善衫、善研、善終、崇俘、崇至、崇扒、崇汝、扒僅、夫鄙、夫否、夫罰、夫駐、夫怒、夫汨、夫祖、夫莠、夫若

洩若逃之類皆甚足異也。蓋當時玉牒宗親子生則入告宮府而銘之名。大氏幡字書隨檢一字與之而於字義矣。若未經斟酌謙擇耳。

宋葉夢鷗建安人應聘赴臨安少帝北行遂隱於西甌。以講學爲事有經史旨要及文集(見尚友錄續集)明董蠡字文雷奉化人博通經史永樂朝爲承天門待詔有集三卷(見千頃堂書目)此二名亦甚新。(按廣均雖魚怯切音業玉篇魚盛兒)

玉茗堂四夢明臨川湯若士(顯祖)譏曰牡丹亭曰繁鉉記曰郎鶯記曰南柯記。聲曲苑久矣明上虞車梟齋(任遠)亦有四夢曰高唐曰邯鄲曰南柯曰蕉鹿(見元鶯詞成錄鬼簿)特玉茗四夢係傳奇而梟齋所作則雜劇耳。

日本有所謂倭歌者彼都人士能爲之源氏叢談中不一見而曾經自譯者止二首鳴鳳卿一條云(按風卿字歸德號錦江又號芙蓉道人陸奥人)錦江又善倭

歌傳自冷泉公其集名曰密郁納捺密。昔三代波也蓋歷東家三代點定故以名云屋木歇獨木房篤訥轄暨昵葛及栗遇栗質葛刺屋速謁都遇蘿質訥葛密(自注譯曰有涯人做業呵護仰神祇)斯枯捺兒屋僧弭斯結列(自注譯曰聞神與正直一任此身安)遂錄如右備治聞者參攷焉。

在昔狹斜才女銅街麗人其香匱中物流傳至今令人據抄想望不置據余所見聞以馬湘蘭之物爲最多一阿翠像硯高六寸七分(宋三司布帛尺)寬四寸四分厚一寸五分背面刻阿翠像左方題咸淳辛未阿翠二字分書(按阿翠樂籍工分隸墨竹姓蘇氏咸淳辛未宋度宗七年)右側題云綠玉宋洮河池殘歷劫多佳人留硯背疑妾舊秋波己丑三月得此硯墨池魚損去之背像眉目似妾面右頰亦有一痣妾前身耶阿翠疑果爾當祝髮空門願來生不再入此孽海守貞記。

馬字朱文椭圓小印。余藏有拓本一。蓋鍾銘曰：蒸透鴛衾香添鳳餅。一點春犀管領迴環刻於蓋側。貴池劉蕙石藏。余有詞詠之。調綠意（見二雲詞）一。聽鶯深處印。

石方徑一寸弱（此依今尺）高一寸七分強。白文邊款

王百穀先生索篆贈湘蘭仙史何震。今年五月吳遜盦購得於杭州。余有詞詠之。調眉嫵（見餐櫻詞）一。星星硯硯背有雙眼。并王百谷小篆星星二字。湘蘭自銘云。百谷之品天生妙質。伊以惠我長居蘭室。錢唐項蓮生（廷紀）憶雲詞乙稿。有高陽臺詠之一。浮生半日閒印。

壽山石方徑寸四五分。厚三分餘。瓦紐白文。邊款王子毅。日。偕藍田叔崔羽。長竟元宰。梁千秋。社集西湖舟中。女史馬湘蘭索刊雪漁（按何震字）見南昌彭介石搏沙拙老筆記。一牙印。余侶梅（文植）以唐蘭陵公主碑

宋拓本。就趙晉齋（魏）易馬湘蘭牙印。錢唐陳雲伯（文述）有詩賦其事。見顧道堂集。至湘蘭所畫蘭花。近人書畫記。著錄非一。茲不具述。

南陵徐積餘得小銅印。文曰石家侍兒。白文方式。以拓本見賄。報之以詞。調四字令。石家侍兒。綠珠宋禪。當年畢竟阿誰。捺銀桶紫泥。香名未知。鄉親更疑。（綠珠廣西博白人。余舊有綠珠紅玉是鄉親小印。紅玉陳文簡侍兒墓在臨桂樓霞山麓。願爲宛轉紅絲繫羈腰。恁時。

宋陳无已宿齊宮驟寒。或送縣半臂。卻之不服。（見吳旦生景旭歷代詩話）按宋子京不敢著半臂事。人皆知之。此事罕有知者。

餐櫻廡隨筆

蕙風

清制。凡廩生及歲者。經考試然後授官。一品廩生內用員外郎。外用同知。二品廩生內用主事。外用通判。三品廩生內用七品小京官。外用知縣。此項考試。非倚人館替不可。其代價綦微。廩百金而已。曩廩生某。自恃文理優長。毅然赴試。俄朝旨下。竟以程式蹊盭。錫命弗及。得要津爲之斡旋。廩乃外用。在昔文法之世。公府積弊難返。若斯之類。殆指不勝僥。

餽生不第進士。而曾聞廩唱。廩凡五唱。第一甲第一名某。第二名某。第三名某。二甲第一名某等。三甲第一名某等。其聲凝勁以長。自科舉廢後。遂成廣陵散矣。廩唱之日。榜眼探花送狀元歸第。探花送榜眼歸第。探花自歸第無人送。某省人歸某省會館。非歸私第也。其會館先已召集梨園演劇。張盛筵待賀客。歷科鼎甲在京邸者畢至。循故事也。

每屆鄉科之年。京曹典試各道省。命下之日。鄉年寅好。薦僕從者。沓來紛至。應接不暇。而尤以師門函屬爲詭不可卻。兼錄用之後。駕馭匪易。蓋隱有挾持以爲重也。宛平陳冠生修撰。(冕)光緒己丑恩科。拜湖南主考之命。適同年某君來賀。談次出名條夾袋中。自言深知人浮於事。無可位置。緣某友轉託弗獲辭。幸損覆寸楮。俾報命前途可耳。修撰亦極言竿牘填委。重以情貌卽簡。言善辭。亦筆舌俱困。語未終。門者以誠進。啓牘之。則兩皮張相國文達薦僕之書也。文達於修撰屬座師。兼同鄉。不可卻之尤者也。修撰蹙頰久之。勉令來僕進見。則衣屨樸野。長揖而外。木立不知所云。修撰殊忻慰。亟獎藉之。留侍左右。加青垂焉。夫長揖之僕。之未易多遇。信矣。觀近世風不古。士夫號爲賢達。往往矜情飾貌。不惜疲敝其筋骨。囚垢其冠裾。窮愁矯揉以鳴高立異。震憾

庸俗耳目。非深求之幽獨隱微之地。固確見爲藉苦卓絕之操。非有發犀鑄鼎之特識。鮮不受其欺罔而神明奉之者。則夫彼僕安知其非揣摩風氣。而託爲樸鈍以觀售也。則當攷其後之事修撰者能如修撰所輯否也。

鉛山蔣苕生太史（士銓）譜桂林霜傳奇演康熙朝廣西巡撫馬文毅殉吳逆之難事。（按馬公諱雄鎮字錫蕃號坦公漢軍鑲紅旗人康熙九年巡撫廣西十三年吳三桂反將軍孫延齡私與通公被囚土室十六年三桂遣其孫世霖收兩粵斬延齡誘公降不屈遂被害清制非翰林出身不得置文公父鳴佩官至兩江總督公以大臣子選用起家得諱文毅亦異數也）編入九種曲全帙中流傳頗廣又有桂林雪院本爲高郵薛冬樹先生（名待攷）所譜演明臣瞿張二公殉國事。（按瞿公諱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張公諱同敞字別山江陵人明永曆建國桂林醫公由桂撫入內閣張公爲兵部尙書清兵破全州諸將焦連丁魁楚等戰死永曆奔梧

州以瞿公爲留守張公副之未幾北兵至二人力持月餘城破同被執主將定南王孔有德欲降之不屈幽於一室二公相對賦詩酌酒不異平時孔娶勸降不可回遂同日俱殉世罕知者亟記之

兩湖自彊學堂建設於武昌爲中國第一中西學堂。經始光緒中葉丁酉戊戌已還規模燦然大備。遵守當時各省改書院設學堂諭旨以中學爲主西學爲輔。注重中文每日上課時間中文訂一時自餘各門功課均訂半時。其外國語言文字有英法俄德東五文文各有半解者得濫竽充數。此外唯體操算學教科不煩而教法切真學生考取入堂無庸繳學費。齋房整齊餐膳豐絜凡所需用中外書籍筆墨紙張操衣鞋帽（每季一換）等悉公家辦給中文及外國五文體操算學各有領班幫領班學生由各教習憑分數薦補領班每名每月薪水紋銀十六兩幫領班每名每月薪水紋銀八兩。

各八名每月考課一次。《中文論說》第一名獎龍銀十圓。以次遞減。至第三十名。猶得二圓。第五十名。猶得一圓。學生中程度稍高。眷屬不多者。兼可無內顧憂矣。

張文襄督鄂十數年。此自彊學堂之設。不可謂非育才恤士之實政也。余於戊戌己亥間。充自彊學堂中文教習。辛丑自鄂之蜀。甲辰返自蜀。則已改文方言學堂。非復嚮日章程矣。

吳昌碩言。安吉有貢生張之統。《音充去聲》壽逾八

翻行擊在文襄相國之前。

嘗謂朴質之風。今人不及古人。中國人不及外國人。日本原善公道先哲叢談。山崎嘉一則云。《按山崎嘉號閻齋。平安人。閻齋天性峭厲。師弟之間。儼如君臣。其講書音吐如鐘。面容如怒。聽徒凜然。無敢仰見。諸生每竊相告曰。吾情未得伉儷。情欲之感。時動不能自制。則瞑目一想先生。欲念頓消。不寒而慄。吾中國人譏述斷不作此等語。矧對於師門。尤必謂近褻而非所敢出。彼盧龍可憐。北盡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儻。或云是雲閒

都人士。顧夷然不以爲諱。是其任眞近情處。未可談笑道之也。

日本岡本監輔。箸西學探源。亹亹清言。頗寓哲理。其言論第十三有云。恥于下問。不欲聞己過。是古今爲政者之通病也。西謬所謂傲慢之人。以它人之譽爲自己之恥者。不其然乎。偶有一二解禮讓者。亦止記同量之美。而忘異量之美。忽致拾小過。掩大德。與孔子所謂宥小過。舉賢才者異撰。《按東國經籍傳》本多有異文。當是岡本所據論語。赦小過句。赦作宥。賢才不能無小過。小過而不宥焉。得有賢才可舉者。譽論赦小過二句。如此詮釋。誼亦甚精。

錢牧齋易節事。清以纂修明史爲詞。亦不得志。以禮部侍郎內宏文院學士還鄉里。嘗游虎邱。見有題詩寺壁者。曰。入洛紛紛意太濃。尊臚此日又相逢。黑頭早已羞江總。青史何曾惜蔡邕。昔去尙寬沈白馬。今來應悔賣

因遇西不有終。愛有人無號。羞修等精陳。

末書天宋皇祐癸巳歲。嚮來金石紀年。弁一字於國號之上。有曰大曰鉅曰皇曰聖者。而天字則唯宋用之。獨惜徽欽南渡。天虧西北。無復女媧煉石補之耳。又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玉帝上聖皇等爲名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餘各等字例此。

(見宋洪适容齋二筆) 四川雲陽龍脊石。宣和乙巳人日周明叔曹嘉父等兩題名。或改寫龍脊。(見況周頤鹹底叢談) 亦甚可笑。

咸豐朝卽補副將雷風雲。諱威毅。(見證法攷) 光緒中葉。鄂人張翼。軫工行草書。嘗遊京師。有潤格在版肆。其姓名三字皆星名。與雷風雲屬對絕工。

吳江徐電發(鉉)詞苑叢談卷十辨證有云。王銓默記。

載歐陽公望江南雙調。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錢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初歐公有盜甥之疑。上表白云。喪厥夫而無託。擣

幼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錢穆父素恨公。笑曰。正是學簸錢時也。愚按歐公詞出錢氏私誌。蓋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殺吳越。故詆之。此詞不足信也。(叢談止此) 按周淙輦下紀事云。德壽宮劉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被後拜貴妃。又有小劉妃者。以紫霞被轉宜春郡夫人。進婕妤。復封婉容。皆有寵。宮中號妃爲大劉娘子。婉容爲小劉娘子。婉容入宮時年尚幼。德壽賜以詞云。江南柳。嬾綠未成陰。攀折尙憐枝葉小。黃鸝飛上一力難禁。留取待春深。(紀事止此) 德壽之詞與默記所傳歐公之作。盧小異耳。錢世昭私誌稱彭城王錢景臻爲先王。景臻追封。當建炎二年。世昭爲景臻之孫。恤

(景臻第三子) 之猶子。以時代攷之。蓋亦南宋中葉矣。(四庫全書提要) 於錢世昭王銓時代。竝未考定詳。稿。竊疑後人就德壽詞衍爲雙調。以謔歐公。世昭遂錄入私誌。王銓因載之。默記。唯錢穆父固與歐公同時。然公詞既可假託。卽自白之。表穆父之言。亦何不可造。

作之。有竊意歐陽文集中未必有此表也。

要離墓殘碣文曰漢梁伯烈士要石高二尺。（據匱齋藏石記依工部營造尺）寬一尺四寸五分厚三寸二分二行行三字字徑四寸彊至六寸不等正書乾隆時出土於吳門專諸巷後城下光緒十二年丙戌歲朝石門李嘉福笙魚得之。（有題字刻石右方分書）宣統紀元歸涇陽托活洛尙書忠敏每齋藏石記編入梁石殘碣書勢信勁偉唯定爲梁刻蒙意竊未安也按明信州鄭胄師（仲變）耳新云姑蘇要離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堞者丈尺許耳相傳初甚低其後或高一歲至萬麻閒好事者爲之豎碑墓上墓隆起竟高於城一時城外往往白晝殺人咸怪異之因仆碑乃止據此則乾隆時出土之殘碣疑即萬麻間所豎之碑碑仆後乃斷殘耳以其地攷之亦合。

秦印多玉（多朱文）漢印多銅（多白文其實非白文也漢鈐印用紫泥印入泥中篆文凹入者凸出則亦

朱文矣）間有金印王侯已上用之元王元章用花藥石刻印而石印乃盛行其先有用石者不甚著蓋亦蘆矣此外尚有銀印鐵印臺印水晶瑪瑙象牙犀角澄泥燒料黃楊竹根等印又有碧霞髓印（髓或作私）至堅不受刀雖晶玉非其比在昔印人某能刻之其姓名偶失記矣歙縣汪氏飛鴻堂（啓淑字訥菴號繡峯世業雄擁高譽）剖巨珠爲小印侈麗極矣。

餌生窮餓海濱蓋五年於茲矣乙卯六月大風爲災之前數日室人以無米告戲占減字浣溪沙云逃墨翻教突不黔瓶罄何暇恥齧鹽牛生辛苦一時甜傳語枯螢共寢耐每憐飢鼠誤覩頑夫自笑爲誰塵文筆貴簡逸馬斃犬於道作有犬臥於街中逸馬斃而斃之則贊矣明祝氏猥談云一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更草榜云前不露邊後不露闔守曰公文畫簡何作對偶語吏曰當如何守曰前後不露邊闔斯惟可以喻大新唐書新五代史其較勝舊史亦事繁文簡耳。

相傳彭剛直作秀才時與鄰媛名梅者有婚姻約事忽中變。迨後剛直通顯故劍不復可求。剛直恫焉。中年已還。酷書畫梅。所作詩亦十九詠。梅意有託也。臨川李梅庵方伯未第時有長沙余公器重其才品以長女字之。未婚卒。復字以次女。又卒。更字以三女名梅者。婚未久亦卒。梅庵賦潘岳之悼亡。感謝公之風義。因自號梅癡。終身不謀膠纏。國變後。黃冠野服。賣字灑濱。署其門曰玉梅花盦。李道士蓋情之入人至深。武達文通其接一也。曩余亦自號玉梅詞人。則辛卯客蘇州得句云。玉梅花下相思路。算而今不隔三橋。(高陽臺)又云。玉梅不是相思物。不合天然秀。(探芳信)此等句殊無當於風格。而當時謬自惠。遂以名詞。並以自號。無它指也。

南海潘繹序(衍桐)緝雅堂詩話。卽其所編兩浙輜軒續錄之詩人小傳。亦猶靜志居詩話。卽明詩綜小傳也。其體例於談詩而外。備載嘉言懿行。如歸安姚鏡塘先生。(學坡)居官端謹。不履要津。部曹每月有印結銀。先生(學坡)居官端謹。不履要津。部曹每月有印結銀。先

生獨不受。(清制中外大小官員引見驗看。須同鄉京官出印結。結費之多少。視品位之崇卑。京曹五六品有印官。得出結分。結費。輒紅蓮宣。恃此爲樵米資矣。某省印結事務。由本省出結官分年輪管。結費卽由管結官部分致送)仁和高月垞先生。(鳳臺)學深品潔。在中書以兄喪去官。有章義楊仁之風。夫京官之分結費。儼然分所應得。取不傷廉者矣。世固有貪多務得於印結之外者。乃至俗情貪戀祿位。雖三年之喪。或猶有奪情之舉。矧在齊衰已下。則夫兩先生之所爲。固皆輓近所未聞。可以風世勸俗者矣。

嚴遂成厲周玉章杭世駿沈炳謙齊召南張懋建周長發汪沆周炎正試題河清海晏頌萬寶告成賦杜氏通典鄭氏通志馬氏通考總論賦得沖融和氣洽補試題玉燭醴泉頌鴈奮天池賦九法五政論賦得禾比君子續試題景陵瑞芝賦春雪詩兩浙通志序評二十一史厲先生應正試名列第二程制軍批云頌體俊偉賦材覽則論該洽而當理詩雅正以和聲誠爲於越含香。欄河趙秀帥文宗批云辭挹翠言體苞衆製以質韓文以文被質殆昔人所云無一字空設者張方伯加批云高華之氣典雅之詞春容之節加以骨幹堅凝根柢理要扶質垂條兼擅其美據此知多師集所云三院卽制

軍文宗方伯矣又王恭櫟先生靜便齋集送杭大宗北行序云吾友厲鶴杭世駿博覽精覈所爲文詞高旨深願自壯盛盧充秋賦仁廟御極之十七年特調大科浙省郡邑薦者前後合六十人呈試大憲報什之三二君以瑰麗卓越炳乎十八人之列據此知考試不取者多於得取之數太鴻大宗次風諸先生當時已負盛名而猶演考如是可見先輩醇朴之風而全盛之世之科名至足重也。

黃子久自號大癡哥見樊樹詩自注人皆知大癡罕知大癡哥者太鴻方聞必有所本

(未完)

餐櫻廡隨筆

(續前號)

蕙風

樊榭山房集有幼魯(按姓符)第五女生成名曰邵
盜爲賦詩此女名絕奇

樊榭詩吳山詠古二首其一麻曷葛刺佛序云在寶成
寺石壁上覆之以屋元至治二年驃騎衛上將軍左衛
親軍都指揮使伯家奴所鑿志乘不載故詩以箸之句
云何年施斧鑿幻作梵相奇五采與塗飾黯慘猶淋漓
一軀儼箕踞努目睂兩眉赤脚踏魔女二婢相夾持玉
顱捧在手豈是飲月支有來左右侍騎白象青獅獅背
匪錦幪薦坐用人皮髑髏亂繫頸珠貫何纍纍其餘不
盡者復置戟與鉞又云來觀盡毛戴香火誰其尸陰苦
久凝立想見初成時接此佛像今不知尚存否以詩句
繹之何醜怪猶惡一至於是其二鐵四太尉序云在東
嶽廟廊下像凡四軀皆擎拳瞋目奇醜可怖相傳江中
浮來郡人有忿爭凶隙等事輒迎而詛之俗名鐵哥而

(曩甄吾而字典故惜未及此)元至正末重鑄其朔
弗可致大率皆淫祀也

北齊造名無量聲佛象佛座拓本高今尺二寸彊寬二
尺四寸彊十四行行二字字徑八分正書銘曰天保七
年敬造名無量聲佛若有文名者禮拜供養滅无量罪
德无量福(按德得二字古通用)此拓本絕艱致殊
可寶惜未拓佛像俗工往往如此又希臘女神名謬司
婢司文藝者則是彼都人士所當譽香以祝者也附記
於此謬司蓋譯音不如作妙師爲協

光緒初年都門以富貴貧賤威武六字分帖六部謂吏
貴戶富禮貧工賤刑威兵武也蓋他部司員見堂官皆
長揖唯工部鞠躬爲禮故或又以孟子天下之賤工也
句相嘲未幾而兵部效之戶部繼效之癸未七月詔各
部院司員見該管堂官不准屈膝請安以御史文海疏

言也。

清制百官進內東華門止燈景運門止繖扇光緒中葉已還往往甚雨之日有攜燈入景運門者有持繖上乾清門臺階者而乾清宮侍衛皆戴雨帽班直門下大臣或持繖至養心殿門蓋非復從前嚴肅矣。

清制大臣諡法除特旨予諡外例由內閣撰擬八字圈用二字。

光緒辛巳正月吳縣沈相國桂芳卒內閣擬諡文清文勤文端文恪因諡旨稱桂芳清慎忠勤老成端恪是以依此譟擬及旨下乃諡文定既非特旨亦非圈用攷謹法純行不爽曰定亦美諡也。

日本櫻花五大洲所無有深紅淺綠者尤娟倩一重至八重爛漫極矣三月花時公卿百官舊皆給假賞花今亦香車寶馬士女徵逐舉國若狂也花枝或插於帽或裹於袖或繫於帶遊客歸來滿城皆花矣名曰櫻花狩蓋雖遊樂之事亦寓講武之意云。

中國以牡丹爲花王日本以櫻花爲花王牡丹以稂豔

勝櫻花何其娟倩也余謂花王中之櫻花甚似人王中之李重光高出庸主萬萬。

大戴禮記五帝德第六十二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耶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耶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耶改之今人第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云云。

光緒庚子拳匪變起余適在鄂條呈兩湖防守情形於督部張文襄有云隨州所屬之武勝平靖等關爲由汴入鄂門戶平靖百屬武陽卽所謂義門三關明正德中流寇入境三關皆要地今湖北鐵路幹路武勝關適當其衝並宜急駐重兵扼守以固邊圉而保要工云云義門三關之說據讀史方輿紀要比閱烏程溫鐵華（曰鑑）魏晉地形志校錄云義陽三關謂平靖武陽黃峴也元和郡縣志武陽在應山縣東北一百三十里黃峴在應山縣界地理通釋左傳大隧卽黃峴今名九里關在信陽軍南百里溫氏所云三關有黃峴無百屬與顧

說不同。

新唐書藝文志。箸錄蘇涣詩。注云。涣少喜剽盜。善用白
鵠。巴蜀商人苦之。號曰白跖。以比莊蹠。後折節讀書。進
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瓘旋遇害。涣走交廣。與哥舒
晃反。伏誅。詩人而爲盜。盜而第進士。絕奇矧晚節。弗終。
不圖風雅中。乃有此敗類。顧其詩見錄於正史。詎以其
事奇而故傳之耶。抑其詩固猶在可傳之列也。

遼王述律好睡。國中目爲睡王。（見宋彭百川太平治
蹟統類）大興王楷堂比部（廷紹）高談雄辨。都人稱
爲嘵王。長於詩。倚馬可待。署中公暇口號云。司中呼小
馬。堂上坐長麟。時牧庵協揆（長麟）爲大司寇。或譖之。
一日。協揆語王。聞近作對聯佳甚。王應聲曰。司官曾有
句。名醫唯扁鵲。良相是中堂。協揆大笑。意深賞之。譖者
新雋。顧嘵王捷才若此。未可以嘵概之矣。（宋荆南節
度使高保融弟保勛。體瘠而口吃。保融甚愛之。雖盛怒、

見之必釋然而笑。荆南人謂之萬事休郎。君見太平治
蹟統類。是誠親愛而辟。然兄弟孔懷。固當如此。視交相
爲療者。有厚薄之殊矣。）

王禹偁嘗爲李繼遷草制。送馬五十匹。備濡潤。禹偁卻
之。（見太平治蹟統類）即後世文人潤筆。亦云厚矣。
宋陳藏一話腴云。退之欲人輒一飯之費。以活己。而文
起八代。上闕至聖。亦濡潤之說。斷非乞借。

宋太祖性嚴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人聞
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周顯德中。從世宗平淮甸。或譖
太祖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寶器
也。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數千卷。無它物。（見
太平治蹟統類）古開創之英。辟丁龍猶未飛。蠖不妨
屈。其襟抱所蘊蓄。要不啻一日萬幾。而顧留意載籍。若
是知郅治本原在是矣。若漢蕭何爲高帝收秦丞相府
圖籍。事又稍異。

蘭陵先生言。四書中有一怪一妖三女子。五龍九虎十

先生（又九館十先生）二怪素隱行怪。怪力亂神它
昉此急切記憶殊難全備。

都下某名宿好清談雅謔。一日讌客於陶然亭。某學究
與焉。俄添酒頃。語次漫引中庸其至矣乎句。讀若豈止
一壺。學究瞿然避席曰。侮聖人之言。言之色綦莊。四座
愕眙久之。主人未如何也。（學究乃所延西席。授公子
讀者。）

春夏之交。壁間懸名人書畫。恐燕泥飄墮。染損於幙首。
作兩綾帶下垂。令時時搖動。俾燕不敢近。名曰驚燕蕙
風囊。有詞詠之。調寄浣溪沙。（刻入新鶯詞。）四璧琳
瑤好護持。畫簾風影亂。烏衣飛近金題才小立。卻教回
絹素乍同飄繡帶。襟紅時見涴香泥。儻是雙飛來對
語。莫驚伊。（按此調名浣溪沙。前後段各七字三句者。
名減字浣溪沙。據宋賀方回東山寓聲樂府俗以七字
三句兩段爲浣溪沙。而以此調爲攤破浣溪沙誤也。）
金元已還。名人製曲。如西廂記牡丹亭之類。皆平側互
隆重之道。稍有虛擗者弗爲也。相傳康熙己未科取中

叶幾於句句有韻。付之歌喉。聲情極致流美。溯其初哉。
肇祖出於宋人填詞。詞韻平側互叶。丁北宋已有之。姑
舉一以起例。賀方回水調歌頭云。南國本瀟灑。六代浸
豪奢。臺城遊冶。嬖桷能賦屬宮娃。雲觀登臨清暇壁月
留連長夜。吟醉送年華。回首飛鴛瓦。卻羨井中蛙。訪
鳥衣尋白社。不容車。舊時王謝堂前雙燕過。誰家樓外
河橫斗挂淮上潮平霜下。檣影落寒沙。商女蓬窗罅。猶
唱後庭花。蕙風舊作閒有合者。蝶戀花。甲午展重陽日
達父招同半唐登西爽閣子美因病不至。（刻入錦錢
詞。）云。西北雲高連睥睨。一抹修眉望極遙山翠。誰向
西風傳恨字。詩人大抵傷顚頽。有酒盈尊須拌醉。感
逝傷離。（端木子疇前輩於數日前謝世。）何況登臨
地。鬯好秋光圖畫裏。黃花省識秋深未。西爽閣在京師
土地廟下斜街山西會館可望西山。

清初鴻詞諸徵士當其薦舉之初。本省漕考情形甚非
隆重之道。稍有虛擗者弗爲也。相傳康熙己未科取中

者五十人。授職後爲同僚所排訐。目爲野翰林。且譏以詩曰。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亦稀奇。葉公懷惻遭龍嚇。馮婦癱歟被虎欺。（李高陽相國、蔚杜寶城相國立德、馮益都相國、濤葉掌院學士方靄皆試官）宿構零耕衡玉賦。失黏落韻省咷詩。（是科題爲璇瓊玉衡賦。省咷詩二十韻）若教此輩來修史。（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勝國君臣也皺眉。而鴻博之詆甲科亦不遺餘力。尤展成檢討（侗）題鍾馗像曰。進士也。鬼也。鬼也。進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筆墨爲報復之具。若水火不相下。揆之古君子彥聖能容之度。則彼此胥失焉。降而至於乾隆丙辰。而風格視前輩益遠矣。兩次特科。吾廣右皆無人。攷仁和杭大宗（世駿）詞科掌錄。乾隆丙辰科。廣西巡撫金鉞薦舉錢塘廩生袁枚。（是時適游桂林）嶺嶃白屋之士。閉戶自精。姓名不出里閈。對於令聞廣譽之隨園先生。何能望其肩背於萬一耶。尤展成自秋波詞進御。才子名士之目受兩朝特達之

知。所著讀離騷鈞天樂等傳奇數種。教坊內人鏤之管絃。爲霓裳羽衣之曲。洪昉思（昇）雖以長生殿得罪。而此曲卽亦流傳禁中。蓋清廷當全盛時。九天歌管。猶有雅音。嘉道而後。遂岑寂無聞焉。乃至今日。風雅掃地。瓦釜雷鳴。雖日星河漢之文字。不惜弁髦棄之。矧選聲訂均之末技。夫孰過而問者。則章掖賤而琴書苦矣。

閩歙縣程春海侍郎（恩澤）所譏湖南提督楊君繼室龍夫人墓誌序。（按楊君名芳。一等果勇侯。諡勤勇）及武進張翰風先生（琦）記楊軍門龍夫人事事絕瑰瑋。兩家敘述。互有詳略。茲參綜綴錄如左。夫人姓龍氏。四川華陽縣人。幼讀書洞曉大義。溫淑而敏。斷年二十二歸軍門。時軍門已貴顯爲總兵。嘉慶十一年春。以甯陝鎮總兵攝固原提督。夫人留甯陝署。先是鎮所轄兵六千名。例月給米折銀三錢。遭匪賊蹂躪。物值益昂。所領不給食。軍門白經略某。具疏申請。部議權加二錢。俟三載後再定議。及是執事者停支待報。兵忍饑兩月。夫

人知將有變。使謂署總兵參將楊之震。速借給以安其心。慮有它者。吾家當代償之。之震曰。衆兵恐我耳。烏敢反。且輩非由我。何懼。更以威脅之。衆益怒。七月六日。頭人陳先能。陳大順等請見。曰。吾輩將反。願受大人恩至重。願送太太去。乃發夫人以義曉之。且曰。汝等造反而先免我。疑知情無以白。且我一婦人去。何爲甯死此耳。揮衆出外。委王清山公之親隨也。賊令入衛。又分數十人守大門。約餘人不得入。而公前所釋數匪二百人。爲之室家者。知有變。悉守中門。曰。願以死報。是夜。賊遂殺參將及中軍游擊。城守營都司。焚南北二城。鎗礮號哭之聲不絕。婦女多從睡夢起。知賊不犯鎮署。多就避廊室。爲之滿。時未叛者。譁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主帥恩。賊入。當以死拒。脫不敵。主帥歸。見我輩屍。見我輩心。已叛者。譁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主帥恩。今迫而叛。不與夫人。卽仇怨有避夫人側者。亦不報也。夫人端坐後堂。戒奴婢曰。死生有命。敢號泣者。懲之。嚮明。陳先

能等又請見。避難者皆繞夫人哭。乞勿納夫人。曰。愚哉。若輩欲入。卽入。孰能禦之。請見。則見。柯擢爲命啓門。叛首數十人。手血淋漓。環伏堂下。痛哭曰。我輩罪大惡極。將欲竄身山谷。緩須臾死。恐去後有驚及夫人者。求夫人行。夫人大聲謂曰。若輩雖狀官爲首。誠不可道。於多人何。尤主帥旦夕歸。且爲若輩白其事於朝。非盡殲也。可各罷歸伍。不然。斬我首去。衆曰。我輩血誓同死。生能聚不能散。乃昇輿以俟。夫人將升輿。避難者千數百人齊勸曰。我輩死矣。夫人復諭叛衆。此總總者。須隨我出。毋傷殘。衆皆唯唯。於是出婢子衣履。與在官婚屬。結束先行。乃肩輿殿其後。出署。賊傳呼立隊。賊在五郎城者悉來。夫人叱之曰。止。何等狂悖。而猶循此規制耶。始退。賊凡送二十里。至石泉縣。縣令陳某。聞警惶。民人驚竄者衆。知夫人來。賊不敢逼。請夫人留。而總兵王兆夢至。夫人謂兆夢曰。甯陝兵二千餘。非盡反首事者。百餘人耳。速馳諭令縛頭人來。事可定。兆夢怯不敢往。夫人

留六日。乃之興安。兄太守龍君署。越十有四日。公子承注生會軍門。自固原策單騎馳千二百里入叛軍收降。撫逸籠束歸伍。乃誅其尤凶橫者。而衆情汹汹。有悔降之意。於是叛首蒲大方等。請於軍門。往迎夫人。以測軍門心。軍門推誠待之。不介一奴。許其戚往。夫人方乳公子。未滿百日。卽冒雪抱公子。泰然登程。中途蒲大方與其徒王鳳爭刀。傷鳳手。是日宿漢陰。夫人命借官刑具。坐中庭。召大方罵曰。汝反叛。幸宥不死。更弄刀杖。又待反耶。杖之四十。加桎梏焉。從者惶懼終夕。未至甯陝二十里。十九人偕大方固請。乃釋之初。夫人之行也。署中物不暇顧。後四日。石泉民請往取之。門洞開闊無人。而一七筋無失者。有庖人朱子勇者。爲賊所怨。夫人匿之。復壁中。夫人已去。子勇入上房。攜銅盆出遇賊。將殺之。子勇曰。夫人命取盥具。汝殺我。汝自齎往耳。摔銅盆於地。賊信之。竟得免。吁亦奇矣。當軍門撫叛卒時。自謂功足以贖過。且已革翎項。宜無慮。夫人曰。朝廷事自有法。

度兵叛大案。不容無任其咎者。非君而誰。已而公果遣成伊犁。後公自川返貴州。或勸帶鹽可獲利三千金。已積之舟畔矣。夫人曰。以氣機觀之。未必能享多金。盍卜之。公卜不吉。遂辭焉。行六十里。過黃瓜槽。險灘。舟幾覆。載重者皆溺。其才識固不可及也。夫人教子極嚴。善鼓琴。工畫蘭。時時爲之不倦。居恆謂軍門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慮牽繫。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爲欲。斯言非尋常閨媛能道。

番禺有李星輝者。諱眼鏡云。白髮幾人非借力。紅顏對爾獨無情。(見倪鴻桐陰清話)。今日風氣一變。凡繡闌仙妹。絳帷高足。莫不以晶片金絲之麗。製爲春山秋水之美觀。李詩對句。改無情爲多情。庶幾切當。

(未完)

餐櫻廡隨筆

(續前號)

蕙風

賀縣于晦若侍郎（式枚）客歲自青島移寓灤上。月前於旅次病物。侍郎庚辰通籍後。以兵部主事居李文忠幕府有年。海內知名。嗣乃游蹟鄉貳。丁未充出使致查憲政大臣。曾白使署兩上封奏。力糾憲政編查館之失。一時傳誦。國變後叱咤悲憤。形容顚頓。日抱故國之思。有張蒼水之忠忱。而無其實素。與項城大總統交際甚深。芸臺公子嘗受業於侍郎者也。去夏項城專使賈書青島。聘其就參政一席。侍郎辭焉。茲得見其答書。元稿節錄如左。參政一席於鄙人性質甚不相宜。前承公推舉為致查憲政大臣。前後奏章均可覆案。然亦不欲顯有辭避。致負公知愛之深。曾託菊相代達私衷。事前已先與芸臺有約。後來京之約。積病之後。尤畏炎蒸。一切情形。知蒙鑒及。良艱有日。就容面陳。承致食品多珍。拜領飽德。並惠川資。優厚本不敢當。謹留以為證。行之。

券回憶十年門館。千尺深潭。受惠已多。大德不謝。本不應自外也。其書首稱懸庭四兄大人。末又別附數行。有云。封題是官樣文字。自應從同。函內是平日私交。不敢改二十餘年布衣之舊。抗節不移。於言外見之矣。

顧云美（芥）譏河東君傳。有云。宣德之銅果園廠之髹器。按果園漆器。明永樂時製。桐陰清話云。臨川李薌甫觀察（秉銓）在京師琉璃廠購得。髹漆木盤一進。面徑七寸有奇。底口坦平。周身作連環方勝紋。琺鏤工細。作深赤色。盤底有沉瀝同甌四字。正書陽文。濃金填抹。古色繽紛。係明代貢珍無疑。成果亭中。悉思以漢玉盤易之。不可得。同人賦詩歌以寵異之。

古美人香匱中。物流傳至今。以馬湘蘭為獨多。眉廬叢話所述。猶有未盡。歙縣程春海侍郎（恩澤）家藏馬湘蘭小硯一方。背鐫湘蘭小像。一時名流題詠甚夥。祥符

周樞圭中丞（之琦）三妹媚詞云。蟾蜍清泪灑。暈脂痕。猶新粉香初研。翠斬妝樓。想鏡中眉樣。半蛾偷借。鬪葉閒情。偕象管。驚箋消夜。悄灭紅絲沈。水濃薰。葉花簾下。彷彿大姿妍雅。恰手撫蘭枝。練君歌罷。舊匣空尋。甚石橋新月。尙矜聲價。過眼雲烟。隨夢影銅臺飄瓦。認取南朝遺墨。青溪恨惹。按詞云手撫蘭枝。則必非叢話所述阿翠像硯。與湘蘭面貌巧合者。彼像手不執蘭也。周樞圭著有金梁夢月詞。懷夢詞。合刻爲心日齋詞。自命得南宋人嫡傳。此詞非其至者。

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宋陳藏一話。腴引世說

語。今人第知槐花黃。舉子忙。云云。斯語罕有知者。

九宮仙蠻。畫神也。見蜀郡圖經。今人但知馬頭蠻。

南陵徐積餘（乃昌）小檀樂室。藏漢西王母鏡。徑漢尺七寸五分。背文六乳。分六格。一格畫女仙。題西王母三字。一格一女鼓琴。一格一女折旋而舞。腰肢纖長。手據地而足騰起。一格龍。一格獸獨角而馬跋。一格一女

羽衣若擊球。按漢武帝內傳。西王母命諸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許飛瓊鼓震靈之簧。石公子擊昆庭之金。（按上言命諸侍女。且與董變成許飛瓊同列。則石公子當是女人男名。）婉凌華拊五靈之石。此女所擊物圓形。（鉦鐸之屬。後世樂器中有雲鑕。卽小鑕也。）疑卽所謂昆庭之金矣。其舞女騰起之足。纖削若菱。（拓本絕朗。晰雙翹宛然。尖銳穎脫。非塵作弓式而已。）可爲漢時已有纖足之證。昔人或云始自唐。或云始自五代。殆不然矣。鏡銘尙方作竟真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渴飲玉泉。号十九字山仙省。

真蹟書勢秀勁絕倫。其它殆不多覩。

清之末季。雀嬉風行。遠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名之曰看竹。何可一日無此君。迹其窮泰極侈。有五萬金一底者矣。(一底猶言一局。某貝子過滬時事)會稽陶心筠(潛宣)作長篇詠之。託指鑑誠。逐錄如左。罡風吹鳥名鶴。鵠無晝無夜號啾啾。飛向人間啄大屋。賓客歡笑妻孥愁。一啄再啄金屋破。啾啾唧唧號未休。初翔江之右。倏忽騰九州。問制何自始。易竹乃廢紙。非篋亦非蒲。無蘆亦無雉。索長矩方規以圓。自一至九環。無端馬融六傳賦所遺。李翹五木經久。剽呼龍喝鳳。揣梅竹四座鳴對聲。關關鶴鷗來。歡顏開。蒲桃美酒夜光杯。犀筋饌飫鷺刀催。金瑤翠鉢名姝陪。簫斂哀音縹囀。賓極歡主遼。面色如土不敢怒。脫下鸕鷀裘。低首長生庫。到門踟蹰。慚煩惱。誓絕安陽舊博侶。明朝見獵眉色舞。舉化爲狼蠻爲蠍。破人黃金耽人血。枯魚過河泣。何及自言我。

本不祥物。方將取汝子。弗廬毀汝室。吾聞東晉陵夷銅駈。沒大地。五胡亂羌羯。士夫飲博供清譚。牧豬奴輩亡人國。桓桓我祖長沙公。取投磧鑿江流。中天地鼎沸人消搖。千年時局將毋同。沈沈大夢眞竹醉。白晝黃昏爲易位。咨余往射豈得已。(自注用韓句)梟驚墮梁魂破碎。血其爪肉貫翎翅。焚滅燭卵斷噍類。君不見萬國人。人習體操。彊身彊國。五禽戲。

吳縣潘申甫侍郎。(曾望)大學士文恭之仲子。學有根柢。尤長於史學。著有小鷗波館文鈔詩鈔詞鈔最二十卷。畫識三卷。畫品畫寄墨緣小錄各一卷。畫以青藤白陽爲宗。書則初學吳興。晚學襄陽。尤得其神髓。配陸夫人亦知書工書畫。(按夫人名韻梅。字秀卿。量見侍郎鷗鷺簾櫳詞鈔。有同夫人連句。雨後坐月清平樂一闋。閨閣詩鈔小傳。琇卿工畫花卉)同時女史汪小韞(端)鑄小印以贈。文曰潘江陸海。夫人性仁恕。每大雨初霽。聞門前有衙瓜果者。曰清涼如此。誰與售者。徒賴其肩。

耳。命盡買之。偶有兩瓶墮地。一瓶一否。顧諸子曰。汝曹識之薄者破。厚者完也。晚年頗信佛法。光緒戊寅二月既望。夫人已示疾。猶誦經禮佛如平時。時侍郎亦寢疾。與夫人異室而處。得南中所寄金橘。呼次公子使奉其母。夫人猶問汝父寢未。明日雞鳴時。夫人遽卒。侍郎未知也。俄而曰。天明耶。公子祖同對曰。尚蚤。命進飲。飲已復睡。日加已亦卒。侍郎生於嘉慶戊辰十一月。夫人生於是年七月。至是歲皆七十有一。生同年死同日。士大夫以爲美談。相傳侍郎之兄功甫舍人。曾近中歲已還就所居鳳池園構一椽曰船盦。鍵關謝人事。終日焚香讀書。究心內典。俗所用署名小紅櫻。擅不具者二十餘年。其後亦預知化去之期。若而人者。夙具慧根。而又生長閑。閑養尊處優。無所爲謀。生之計束縛馳驟之。得以涵養性靈。習虛靜而成通照。雖曰得天獨厚。抑亦所處之境。有以玉之於成焉。世有蘭清玉瘦之質。日消磨風塵奔走。米鹽凌雜中。對於身心性命之大原。欲稍

稍自料檢。而苦乏清暇。青春荏苒。白髮毅尋。樂蔓楚之無知。與草木而同朽。乾坤清氣得來難。寧不自愛惜。若是天之厄。我謂之何哉。

石襄臣少寇。贊清貴州人。先是知天津府數年。勤以敷政。嚴以持躬。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咸豐戊午。英吉利犯天津。直督某走太守。以巨囊二貯水寢堂階。曰。彼入脅。則吾與妻死此。未幾。相國桂良與議和去。庚申。英吉利法蘭西入天津。督部以次橫被侮辱。其將卒分駐官廨。贊清堅持不爲動。揮令去。曰。斷吾頭可。衙署不讓也。一日。英將以五百人持兵入署。扶贊清坐肩輿。導入舍館。曰。非敢相難。聞有兵欲燒吾船。姑假君爲鎮耳。贊清憤不食。僅數日。民情洶洶。重失贊清。輒與英將併命。英將慢命之去。贊清不可。曰。吾如何來。當如何歸耳。復命五百人前導。具肩輿送之。則豎其將指稱之曰。眞好官也。天津擾數月。贊清迄未離府署。事聞。不次遷擢。官至刑部左侍郎。

霍山吳彥甫少寇（廷棟）爲咸同閒理學名臣。母葉太夫人博通書史。公四歲卽能授以經籍。過目成誦。有過手撻之。公泣。太夫人曰：「汝頭有鰓骨。痛吾手矣。」公捧母手拊擦再四。曰：「母再撻兒。可用絃紬裹也。」太夫人爲之簪頭。公每欲著好衣。又欲以功名顯。太夫人訓之曰：「人以衣服愛汝。汝是汝徒以衣服重矣。功名者儻來之物。無學問濟之。何貴乎功名耶？」公恍然曰：「兒知之。」天爵爲貴。太夫人曰：「然。鄰有質庫。公嘗嬉戲其中。司事某欲試之。聞公來。以碎金散置於地。自匿帳中。公入門見。卽揚聲止步不入。某起詢之。公謂金在而不見人。脫遺失。豈能自白。某大驚歎其後數。歷中外四十餘年。清操絕俗。引疾後歸。無一樣日食不給處。之晏然。時曾文正督兩江。念公貧。值中秋節。欲以三百金贈。揩以往語對良久。徵詢公近狀。公答以貧苦。素也不可干人文。正唯唯。終不敢出金而去。公之亮節清風若此。育德培材。攸關母教。詎不然歟。自富貴利祿中於人心。雖世家勸族父。母教。詎不然歟。

詔其子兄勉其弟。唯高官厚祿是計。甚且以夤緣奔競。魯肩詔矣。爲家傳祕密之心法。功名者儻來之物云云。求之士夫猶難矧在閨闥。而葉太夫人倜慮遠矣。平湖朱茉堂潛帥（爲銅）道光四年由順天府丞擢府尹。有惶寧單騎馳視屬官供張備公曰：「吾爲惶來。若乃惶我耶。斯言頗近雅謔。卻有至理。」

王湘綺賦紙煤詞。調寄一萼紅。楚蜀人士多和之。紙煤之製。捲徑寸紙作長條。紙相屬成側理。如筋稍細。中通外直。吸淡巴菰者用以焚火。大約有淡巴菰卽有紙煤。託始於明末。盛行於清初。多出閩人。繼手歲在甲辰。吳門柴瓊。問字於余。素心晨夕香初茶半。清事如昨。嘗以紙煤三條。其一元式無變。其一曲其一端約寸許。其一曲其兩端各寸許。屬余集合成一字。審谛良久。忽然得之。則乃字也。元式無變之紙煤爲第一筆。曲其一端者爲第二筆。曲其兩端者爲第三筆。離神得似。極見惠心。墨嘗飄香而字故。〔見周廣義話〕乃字故不及。

而字之多。其尤雋穎可憇者。乾隆某年。翰林館課題拘。瘦丈人承蜩賦。以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爲韻。時獻縣大宗伯紀文達。方入詞垣。誤作押。乃字官韻云。沈幾觀變。聳肩第覺其成山。定息凝神。拄杖休嘲其似乃。按唐無名氏嘲僵僂人詩。拄杖欲似乃插笏還肖及。

又韓愈譏董公行狀。汴州日大麻來多兵事。劉元佐死。子士審代之。其將李萬榮逐之。萬榮爲節度使三年病風。其子乃復欲爲士審之故監軍使俱文珍執之歸京。師以乃爲名亦屢見。

明吉吳劉晉充譏天馬媒傳奇。演唐人黃損事。損字益叔。連州人。先是與妓女薛瓊瓊有齷臂盟。瓊因謝客悟權奸呂用之。損家傳玉馬墜一枚。絕寶愛氣氣使者幻形爲道人。詣損乞取。損慨贈之。未幾。損應襄陽張誼之招。別去。用之以瓊善爭上聞。卽日召入後宮。損途次薜荔買人裴成女玉娥。娥亦善爭。損聞爭頃。賦詞極道愛慕。乘閒擲與之。詞云。(見締緣劇)生平無所願。願作樂

中等。得近佳人纖手子。研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娥與損約中秋夜繼見於涪州。以父成是夕當往賽神。舟無人。得鑿胸臆。損屆期往。得娥船。娥屬移纜近岸。甫解維纜。忽斷船流遠。覆娥溺焉。會瓊母馮送女歸道涪。拯娥舟次。相待如母也。女者俄損狀元及第。上疏効用之誤國。用之因効。損交通瓊宮掖中。適張誼內轉官京。朝旨付用之誼會審。誼伸損得直。欽賜與瓊畢婚。用之罷歸田里。用之憤怒。其門客諸葛殷張守一獻計。謂入宮之瓊。雁鼎也。真瓊固猶在母所。盍往劫取。蓋誤以娥爲瓊也。氣氣使者知娥有急。託夢化贈娥玉馬。娥佩不去身。用之收娥。馬則見形。奔薦噬用之。國府大擾。羣以妖孽目娥。仍用葛張計。以娥贈損翼嫁禍。損拒不納。送女者委損門外而去。娥入見。損成眷屬焉。玉馬遂騰空而去。傳奇關目大略具此。按御選歷代詩餘載。損此詞調望江南。(據傳奇。損咸通朝人。詩餘損詞。列溫庭筠之後。皇甫松之前。)生平無所願。願作平生。纖手子。

作織手指詩餘廣選云。賣人女裴玉娥善等與黃損有
婚姻約。損贈詞云云。（首句作無所願織手子子不作
手與傳奇合）後爲呂用之劫歸第。賴胡僧神術復歸
損。此云胡僧傳奇則云氣氣使者幻形爲道人也。又專
東詞鈔。第一首即損此詞。則傳奇所演未可以子虛烏
有目之矣。

日本人作韻語。始於大友皇子。其侍宴詩曰。皇明光日
月。帝德載天地。三才並泰昌。萬國拜丹墀。地字讀若平
聲耶。抑平側通叶耶。曩閱海王帖。見高麗國試錄。詩題
如南山之壽。得壽字五言六韻。有詩惜未錄存。

曩寓金陵。某日於東牌樓函董攤購書二冊。一九峯書
院本中州樂府。比溫尹据以覆刻。一寫本長隨論。前序
略云。偏途福。又名仕途軌範。俗曰長隨論。曩余寄跡滙
水官廩。見有長隨福一書。友人置之案頭。據載國朝莊
友恭先生所作。相傳已久。開卷瀏覽。撥冗逐錄。其篇之
語易解。所載之法易明。所述之言頗有淺俗之句。難登

作掌故書觀。自比歲變法已還。製冠毀冕。舊制蕩然無存。二三十年後。或欲從事研究。而苦無憑藉。長隨者。官之臂指也。蒞事出治實左右之。其品其識。其才如莊先生之封翁。凡所敘述。皆得之半生閱歷。耳聞目見。信而有徵。芟夷其蕪薙。稍修飾潤色之。卽刻入叢書。可也。繆此覓食。玉琢錦纏。役使其母如奴婢。諭曰。生女勿吁嗟。盼汝爲楊花。吾廣右人。呼婢曰蕉葉。其指不可知。某大生之封翁。凡所敘述。皆得之半生閱歷。耳聞目見。信而有徵。芟夷其蕪薙。稍修飾潤色之。卽刻入叢書。可也。繆彼珊瑚徐積餘兩君。今之藏書家也。各借鈔一通。知其爲有用之書矣。(按是書莊封翁所作。託名殿撰。以爲重耳。)

日本女子設肆賣曲者。呼爲楊花。所奏曲多男女怨慕之辭。有薩摩土佐各派。竹本氏一派最盛行。貧家多業之。醉有玉琢錦纏。役使其母如奴婢。諭曰。生女勿吁嗟。盼汝爲楊花。吾廣右人。呼婢曰蕉葉。其指不可知。某大家一婢絕慧。一日主人與客談次。偶及植物之葉。何者最大。客未對。婢適擎茶至。僥言曰。蕉葉最大。竟無以難也。楊花蕉葉屬對絕工。

(未完)

餐櫻廡隨筆

餐櫻廡隨筆

蕙風

(續前號)

武進余幼久比部(光倬)道光丁未進士授主事升郎中總辦秋審處處囚詳慎不輕麗人於法同治壬戌江督何桂清始就逮至京光倬實司審讞據大清律地方大吏逃奔蹶事比照守邊將帥失守城寨斬監候律擬斬監候情罪重則擬斬立決仍請上裁時朝中大僚多爲桂清故舊謂不當加重冀緩其死而給事中郭祥瑞等復交章論劾請速正典刑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議覆刑部主稿光倬草奏曰已革兩江總督何桂清身膺疆寄受國厚恩豈不知軍旅之事有進無退守土之責城存與存况其時常州有兵有餉並非不可固守乃首先棄城逃避致命全局潰散望亭爲無錫至蘇州要衝業經奏明截留長龍船繁營於此乃並未身經一戰命殺一賊忽於蘇州失陷之前一日率師船退駐福山海口是其撤兵遠遁縱寇殃民尤罪迹之昭著者至

刑部歷年審辦軍營失事成案均視此爲輕唯余步雲係由斬候加至斬決情罪相等雖帶兵提督與統兵總督稍有不同然論疆寄則文臣視武臣爲重論軍法則逃官與逃將同誅論情節則聞警屢逃非被攻被圍變出不測者可比論地方則全省糜爛非一城一寨偶致疏防者可比請仍照原擬從重擬以斬立決六月十三日奏上得旨改爲斬監候秋後處決十月竟奉特旨立決論者謂光倬執法之力有以致之光倬困簿領久殊慕謹不屑修邊幅都人士戲以糟余呼之(余魚音同)願生平仇爽重然諾承鞠斯案始終持正尤連蹤可傳先是獄方急時桂清之私昵或輦鉅金資光倬榻謀少通融或誅光倬以危辭皆不爲動蓋當時鉅公大僚經彊有力者爲之道地業已什九轉圜第光倬一瞻徇其究軍臺效力而已其卒能罪人斯得上伸國法而下快

人心俾繼此守土握兵之臣。知所戒儆。則光倬一夫當關也。明年給事中博桂以部有劇盜越獄。復牽涉桂清讞案。劾光倬苛刻鍛鍊。下部案治。皆不得實。旋因屢被參劾。撤銷京察一等。及御史記名未幾。以內籍歸。遂不復出。

隨園詩話載西林相國文端（鄂爾泰）四十生日句云。

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道光時英吉利構禍。左文襄深憤國兵之不競。當事之淟涊恠怯。顧不肯苟出。年且四十。顧謂所親曰。非夢得覓求。吾殆無幸。言爲心聲。文襄第急於用世。文端尤頗然自放矣。其後日嘗書翠軸玉鉉金額。儼然出乎意計之外。窮通失得。政復何常。所謂世事茫茫難自料也。相傳文襄授東閣大學士。是日盤旋室中。足不停趾。口中作念東閣大學士。至於再四。蓋當拜命之始。不免受寵若驚。久乃習爲固然耳。

蕭山何允彪中丞（道）道光中棄。任雲南巡撫。爲諸生

時。嘗假館武林山村小庵中。四顧荒寂。衆數相驚以走。公居之坦然。忽夜聞敲門聲。則一青衣麗婦再然入公咄之。對曰。夫久出。今忽得書。不識字。請先生爲我誦之。公擲不閱。曰。村中豈無識字人。何必乘夜求我。爾可來。則可去。毋稍延。婦慚而出。茲事近怪。麗婦何人。山村安得有是。設蒲留仙聞之。殆必狐鬼之矣。顧中丞而外絕無知者。誠能祕而不宣。不尤渾然無迹耶。

咸豐朝曾文正創立湘軍。軍制四哨爲營。營凡五百人。諸軍遂用之。獨王壯武（鑑）不用。別爲營制。左文襄初出。以四品京堂從文正治軍。所募五千人。參用壯武法。有營有旂。旂凡三百二十人。不稱湘軍。別自號爲楚軍。楚軍名由此起。近人輒以湘軍淮軍對舉。罕知湘與楚之各別者。

左文襄總制陝甘。並授欽差大臣。督辦軍務。上疏曰。臣維西北戰事。利在戎馬。東南戰事。利在舟楫。觀東南事機之順。在礮船練成後。可知西北事機之轉。亦必待軍

營馬隊練成後也。春秋時晉侯乘鄭之小駟以禦秦爲秦所敗。是南馬不能當西馬之證。漢李陵提荆湖步卒五千轉戰北庭爲匈奴所敗。是步隊不能當馬隊之證。援據經史讀書得聞。

昌黎魏麗泉（元烺）道光壬辰官閩浙總督英吉利船至閩之五虎要求貿易元烺檄將弁逐走之。是年復平臺灣匪民張丙陳辯等之亂。戊戌疏請試習敵陣略言閩省爲濱海巖疆武備最要而火器爲先。火器中有速戰陣者於軍尤利能合衆志爲一心。統全軍爲一伍。其布陣式如額兵一千酌選其半以五人爲伍五伍爲排爲小隊。兵百人爲大隊。遞用外委把總千總管領積伍隊計兵五百爲一族。以將弁統之數十族。統以提鎮由伍而排而隊使將皆識弁弁皆識兵如臂之於身指揮如意。其操演之法兵分兩翼立每大隊百兵。敵二每旅前列敵十繼以鳥鎗接以矛刀弓箭如牆而進對壘交鋒。又以馬隊立於陣之兩翼爲游兵四隅顧顧聯絡相

維其進退疾徐則分旗色以爲號令。法既簡明用以敏捷無論營之大小兵之多寡皆可遵循練習以寒敵膽而壯軍威奏入報可。按元烺所陳操演之法亘破護前鎗隊繼之短兵又繼之視今日新式兵操其規制不甚相遠唯鳥鎗皆羸易以後膛快鎗則利鈍迥殊耳。

壠築之壠集均均會並許元切音。喧俗讀若熏誤也。嘉慶朝上元秦尚書文慤（承業）直上書房最久。宣廟在潛邸承業盡心啓沃。每陳說大義根據經訓卽音讀務求詳嚴。宣廟嘗語侍臣。壠字讀喧音不讀薰音。靈秦師傳所授承業嘗進見帶扣墮斷爲二。侍臣皆失色。承業從容拾起叩頭退上命將斷鉤呈視。承業奏此係燒料非玉質。上命侍監取御用金鑲貓兒眼黃色絲織扣帶賜繫並命無庸繳還。清制唯宗室用黃帶子。漢大臣得拜賜者二百數十年間文慤一人而已。其承寵遇如此。日本人賞櫻花名曰櫻花狩（見前）比聞之東友彼都人凡郊行皆謂之狩。

譏譏白辛漫筆。有辨茶餘客話記雲郎事一則。比又得一確證。可補漫筆所未盡。因並漫筆元文續述如左。客話云。雲郎者。冒巢民家僮。紫雲徐氏子。(字九青)。僂巧善歌。與陳迦陵狎。迦陵爲畫雲郎小照。徧索題句。王貽上。陳椒峯尤悔菴詩皆工絕。相傳迦陵館冒氏。欲得雲郎見於詞色。冒與要約。一夕作梅花詩百首。詩成。遂以爲贈。余曾於寶華盦得見。九青小像。亟屬同人。人工畫者。臨撫一本。今猶在行儕。跣足坐落石。愁韻殊絕。一日。雲郎合巻。迦陵爲賦賀新郎詞。有努力做葉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之句。又惆悵詞云。城南定惠前朝寺。寺對寒潮起暮鐘。記得與君新月底水紋衫子。捕秋蟲。相憐相惜。作爾許情態。可見髫少年風致。冒子甚原。嘗語予云。雲郎後隨檢討。始終寵不衰。晚歸商邱家。充執鞭之役。昂藏高軀。黃鬚如鷟。儼幽并健兒。或燭地酒闌。客話水繪園往事。輒掩耳洗澗。如瀉瓶水也。(漫筆引客話止此)。比余收得陽羨任青際

(繩魄)直木齋全集。有摸魚兒詞爲陳子其年弔所狎徐雲郎云。想當然。徐娘老去。再生還是情種。深閨變調爲男子。偏向外庭恩寵。花心動。曾記得踢歌玉樹。娛張孔紅絲。又控愛叔寶風流。元龍湖海夙世定同夢。誰知道才把餘桃親捧。玉容一旦愁重。從今省識蓮花面。生怕不堪供奉。真慚悚。趁寒食清明金盞蘿青。翁公休慟。從古少年場。回頭及早。傲然侍中董。吳天石評李夫人蒙面不見武皇。此有深意。非彌子瑕所曉。人皆爲贊。信君獨爲雲幸。是禪機轉語。按據此詞。則是徐郎玉質。尙在苔齡。何得有執御商邱之事。任吳並與迦陵同時。其詞與評可爲確證。冒子甚原之言。殊唐突無據。決不可信也。且任詞後段。及吳評獨爲雲幸云云。若對鍼甚原之言而發。是亦奇矣。(漫筆止此)偶閱迦陵湖海樓詞(卷二十)。有瑞龍吟一闋。春夜見壁間三絃子。是雲郎舊物。感而填詞云。春燈灑。拌取歌板舞。彩塵灑屏間。乍見檀槽與秋風扇。一般斜掛簾兒。轉幾度。

漫將音理。大絃都啞。可憐萬斛春愁。十年舊事。慷慨倦寫。記得蛇皮絃子。當時妝就。許多聲價。曲項微垂流蘇。同心結打。也曾萬里。伴我關山夜。有客向潼關店後。昆陽城下。一曲琵琶者。月黑楓青。輕撓細研。此景堪圖畫。今日愴人琴。泪如鉛漿。一聲聲是雨窗閒話。此詞迦陵自作。覩任詞吳評。尤爲確證。誠如冒襄原所云。詎猶作爾許情語耶。大氏刻錄之士。好爲翻成案殺風景之言。往往茲可以檻。西施可以厲。此猶無關輕重者耳。雲郎一稱阿雲。迦陵有留別阿雲水調歌頭詞。惆悵詞凡二十首。爲別雲郎作。(城南定惠前朝寺云云。其弟十二首)句云。一枝瓊樹天然秀。映爾清揚照讀書。又云。柳條今日歸何處。祇讀寒雲似昔年。又云。寄語高樓休挾彈。鶯鶯終是一心人。(寄此二句之意。則迦陵別雲郎殆有所啟。而然非得已也)蔣大鴻謙惆悵詞序。徐生繁雲者。蕭郢州尚幼之年。李侍郎未官之歲。技擅平陽。家鄰淮海。託身事主。得侍如皋大夫。極意憐才。遂遇

頴川公子分桃割袖。于今四年。雖相感微辭。不及於亂。若乃棄前魚而不泣。弊軒車而彌愛。真可謂龍深緣轉。歡逾絳樹者矣。維時秋水欲波。元蟬將咽。公子乃罷袒。緩而言。旋下匡牀而引別。江風千里。詎相見期。厥有怊悵之篇。曲盡離憂之致。僕豈無情。何以堪此傷心觸目。曾無解恨之方。拊節和歌。翻作助愁之句。云云。以詩及序。致之當日清揚照讚。實祇四易葛裘。甚原云。相隨始終。迄於晚健。灼然非事實矣。迦陵又有題小青飛燕圖。詩序云。婁東崔不凋孝廉爲余執扇上畫小青飛燕圖。花曰小青。開鑿者有九。一春燕斜飛其上。題曰。爲其年題九青小照。寶華盦所藏九青小像。卽崔不凋曾題之本。後一日作意。欲擬九青於飛燕也。因題一絕。(詩不錄)。又有書小徐郎廟詩。自注雲。鳳娃也。詩云。旅舍蕭條五月餘。菖蒲花下獨躊躇。庭前忽聽鶯喉滑。此是徐家弟幾離。又馬羽長最愛雲郎。見惆悵詞自注。

女之室。（按二語曾於明人某說部見之，不能舉其名矣。客話表裏明出處）夫以不登夔童之牀爲卓行可表見。不幾以分桃割袖爲人之恒情耶。詩審斯言殊有語病。

小紅。姜白石侍兒。范文穆所贊也。白石過垂虹詩有小紅低唱我吹簫之句。湯玉茗侍兒亦名小紅。烏程張秋水（鑑）冬青館甲集過臨川懷玉茗詩句云。唯有牡丹亭院本。尊前重聽小紅歌。自注小紅玉茗侍兒。

陽曆有月盡二十八日者。明謝肇淛五雜俎引景龍文館記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以二十八日爲晦。

詎亦月盡二十八日耶。

正月十九日爲燕九。昔人詩詞多用之。五雜俎云。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窈九。謂是日天氣常窈晦然也。家家以糖棗之屬作糜餚之。窈九字入詩詞絕韻。顧前人未有用者。殆限於閩之一隅耳。在杭（肇淛字）閩人故能言之。

黃彭年譜刑部員外郎何君願船（秋濤）墓表。咸豐初年罷安徽撫幕還京師。益究心經世之務。嘗謂俄羅斯地居北徼。與我朝邊卡相近。而諸家論述未有據。書乃采官私載籍。爲北徼集編六卷。復增衍圖說。爲八十五卷。陳尚書孚恩言於上。命以草藁進。上覽而稱善。更命繕進。賜名朔方備乘。召見由主事晉員外。懲勤殿行走。庚申之變。書亡。上詢副本。黃侍郎宗漢。盡取君所藏稿。將繕寫重進。而侍郎鴻齋不戒於火。是書遂不復存云。云。按朔方備乘一書。見今稿有傳本。灑上有石印縮本。（凡八冊。密行細字）。當是庚申亡失之書。爲收藏家所得。付之剞氏耳。

泰興吳和甫少宰。存義道光壬寅任雲南學政。邊徼士淳樸而信。公翼翼以慎。校藝至丙夜不休。諸生悅教于于日。親人固方音。多不能辨四聲。公於音均貫穿今古。乃以李氏音鑑教之。歲月改觀。是時回民煽亂。公巡試永昌。峻事啓行。出郭數里。城中火燭天曉。詢左右。則

曰回人構兵既期矣。使者清德不敢犯。俟出城而後舉火也。咸豐乙卯。簡雲南鄉試正考官。留任學政。其視學也。益誠。士民益親學使如家人。顧回亂益烈。至逼省城圍之。城中兵又閩掠各牙門及富家。獨不入學政廨一步。民攜婦孺藜藿就匿者數千人。號舍皆滿。夫先後二十年間。一人之身。督某省學政者再求之。科舉之世。殆復未必有一二學使者。非親民之官。顧乃得民心。若彼則夫士者。民之秀也。士論歸之。卽輿論莫不翕然。詩甫田章云。烝我髦士。斯指也。李氏音鑑爲卷凡六首。卷釋字聲音。均五聲五音之類。二卷釋字母反切。陰陽粗細之類。三卷釋初學入門。四卷釋南北方音。五卷釋空谷傳。

聲。六卷字母五聲圖。分字母三十有三。以同母二十二字爲訣。其無字空聲。悉詳注翻切。統以同母叶。以本均隨字呼之。其音無不啓齒而得於音均之學。不啻瞭如指掌。若閩粵人不諳官音。得是書以研求。蓋事半功倍。云李氏名汝珍。字松石。大興人。

又和甫少宰以內籍在籍。是歲道光戊申。江北大水。泰興饑。知縣張興澍。公同年生。相善也。一以荒政聽公。公倡士大夫議。振募富人貸至。踰日。吾爲數十萬人。屈也。章云。烝我髦士。斯指也。李氏音鑑爲卷凡六首。卷釋字聲音。均五聲五音之類。二卷釋字母反切。陰陽粗細之類。三卷釋初學入門。四卷釋南北方音。五卷釋空谷傳。

宰一屈鄰。爲尤可傳矣。

(未完)

餐櫻廬隨筆

(續前號
禁止轉載)

蕙風

金烈女。休甯人。父雲門。髮逆之亂。以黃州知府殉節。賊之攻黃州也。太守先奉檄防守通城。而賊由蒲圻入。烈女隨母及姊困危城中。城陷。將自裁。叔父瑾奮止之。女大言曰。叔父何說也。吾第與賊一面。卽辱矣。乃爲母與姊整冠服。皆絰。然後從容自縊於旁。咸豐壬子十二月四日也。年二十二。夫烈女面賊卽辱一言。所謂充類至義之盡。昔某貞娘。腕爲人握。輒以利刃自斷其腕。而烈女尤嚴繫有加焉。可以愧世之驕節易操。而曲爲之辭。以自恕者。烈女幼慧能詩。激烈有英氣。太守嘗以吟風弄月。戲命其孫屬對。女適旁侍。應聲曰。立地頂天。太守亟歎賞之。謂夫人曰。惜哉女子也。所著詩曰。紹蘭集。五雜俎一書。典麗駁博。多述異聞。其一則云。相傳永樂中。上方燕坐樓上。見雲際一羽士。駕鶴而下。問之。對曰。上帝建白玉殿。遣臣於陛下。索紫金梁一枝。長二丈。某

月日來取。言畢騰空而去。上驚異。欲從之。獨夏原吉曰。此幻術也。天積氣耳。安有玉殿金梁之理。卽有之。亦不當索之人間也。狐疑不決。數日。道士復至。曰。陛下以臣爲誑乎。上帝震怒。將遣雷神示警。上謝之。又去。翌日。雷震謹身殿上。大懼。括內外金如式製之。至期。道士復至。稽首稱謝。梁逾千斤。而二鵲銜之以去。上語廷臣。原吉終不以爲然。迺密遣人訪天下金賤去處。則蹤跡之。至西華山下。果有人鬻金者。甚賤。乃隨之至山頂。見六七道士。方共斬梁。見人。卽飛身而去。使者持半梁。復命。上始悔悟。按明外史夏原吉。字維詰。湘陰人。永樂朝官戶部尙書。加太子少傅。進少保。卒謚忠靖。夫索金梁弗獲。卽遣雷神示警。有若是顛頽之上帝乎。茲事不經至極。亦成祖之慙德。有以致之。稍通達事理者。類能察其誕妄。卽如原吉所見。亦未爲卓絕高深。顧何以師濟盈廷。

而能辨僞破惑者。原吉而外無聞焉。詎親近者不敢直言。疏逖者不獲進言歟。雖然。誇張爲幻。自昔恒有漢武帝之文成五利。唐元宗之羅公遠。棄法善。何一非道士者流。此道士尤鶻突耳。

淮南子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五行生尅之說。由來舊矣。謝在杭以己意推演之。欲窮生尅之變。以破生尅之說。俾世知子平家言不足深信。其言曰。五行有生中之尅。有尅中之用。有反恩而成仇。有化難以爲恩。如火生於木。而焚木者火。水生於金。而沈金者水。火本克金。而金得火迺成器。金本尅木。而木得金迺成材。又曰。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謂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謂土生火亦可。(按石土之類也。以金擊石。則火迸出。石不能離。金以生火。猶水不能離土以生木也)。此兩相生者也。水尅火矣。而火燄則水乾。謂火尅水亦可。土尅水矣。而水浸則土潰。謂水尅土亦可。此兩相尅者也。水不能離土而尅土。土不能離水

而尅水。此相親而相尅者也。火燎木而生於本土。遏火而生於火。此相憎而相生者也。又曰。汨海水面火高十餘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鋤鏗所及。應時烈燄。是土亦能生火也。至於陽燧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獨生於木也。又曰。五行唯金生水。頗不可解。說者曰。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雲自石生。雨從星降。故星動搖而占風雨。石礲潤而占雨水。故謂金生水也。予謂金體至堅。而有時融液。是亦生水之義也。至周易嗣千文。謂金生麗水。則水反生金矣。(按沙金自水中淘出。是水生金之確證)。夫生尅之變。若彼。則生尅之說。庸可泥乎。世論以生尅斷吉凶。孰能神明變化。而觀其會通也。而顧可深信乎。謝氏碩學方聞。淹貫羣籍。五雜俎一書。分天地人事四部。多有獨到之處。心得之言。明人中若胡應麟。曹能始。堪伯。仲以祝暢。用修陳眉公輩。相去不可道里計矣。(薏

腐土何當不剗木地經綏勸板坎實金何當不剗土刃

遇堅節恒齒缺木何當不剗金

徐仲可舍人（珂）以其女公子（新華）山水畫稿二幅
見貽。大雪聰明。流露楮墨之表。於石谷蘿臺勝處。庶幾
具體。仲可屬作題詞。調寄玉京謠云。玉映傷心稿。鳳羽
清聲。夢裏仙雲幻。（用徐陵母夢五色雲化爲鳳事）故
紙依然。韶年容易淒惋。乍洗淨金粉春華。澹絕處山容
都換。瑤源遠。湘蘋染墨。昭華摛管。（徐湘蘋徐昭華皆
工畫） 茛窗舊掃煙嵐韻致雲林。更楷模北苑陳迹。
經年贊鑑分貯絲繭贈瓊風雨蕭齋。帶孺子泣珠塵。
滑簾不捲。秋在畫圖香篆。按此調爲吳夢窗自度曲。夷
則商犯無射宮腔。今四聲悉依夢窗一字不易。余之爲
詞。二十八歲以後。格調一變。得力於半唐。比歲守律綦
嚴。得力於漚尹。人不可無良師友也。

疊自集句爲楹聯云。余唯利是視。（見左傳晉侯使呂
相絕秦）民以食爲天。（見通鑑賈閭甫謂李密語下）

句而有司曾無愛惜屑越。所謂喫飯主義也。

偶於友人處見集句楹聯上句舊詩改處空留韻下句

未佳。余易以好書到手。莫論錢。斯願未易償耳。

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見宋陳藏一話臘。

大戴禮記公符第七十九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
之寵德。注免猶弱也。蕙風曰。當作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之免字解。

牮字彙作甸切。音薦。屋斜用牮。𡇱音簷。廣均徒念切。支
也集均擣也。字彙支物不平。一作磾。此類通俗需用之
字。或有記憶弗及。故箸之。

康熙七年七月禮部題爲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
覆左都御史王熙疏內開。一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
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諭。議政王貝勒大臣九
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
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於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
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女父有官者。交吏

兵二部議處。兵民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其家長不行稽察。枷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覺察者。驟更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爲元年以後。認妄出首。牽連無辜。受害亦未可知。相應免予禁止可也。一康熙元年以前考取鄉會試。做八股文章。二年八月內因上諭八股文章實於政事無涉。自今以後。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停止。唯於爲國爲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欽此。自甲辰改制科。歷丁未至康熙八年己酉。禮部題定嗣後照元年以前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試。俱奉旨依議。夫禁纏足廢八股。皆清之末季。所謂新政也。蓋二百數十年前。而其幾已動矣。天下事由斂抑入寬舒。由寬舒復斂抑。難纏足八股。皆束縛人之具。禁之廢之所謂由斂抑入寬舒也。則其事易行也。

宋宣和六年十二月都城有賣青果男子。有孕而誕子。坐蓐不能收。換易七人。始分娩而逃去。茲事絕怪。殆未

之前聞。其分娩奚自耶。又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鬚鬚。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之狀。京尹以其事聞於朝。詔度朱氏妻爲女道士。(已上兩事見宣和遺事)明時有婦人生髮。事出大家間聞。尤奇。仁和孫夫人楊氏。名文儼。工部員外郎應撫女。禮部尚書餘姚孫文恪公陞之繼室。諸子登進士榜者四人。太保吏部尚書清簡公鑑。禮部尚書鋗。太僕卿鑑。兵部尚書鑑。皆夫人文教之四庫提要。稱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科舉之文者。文儼一人而已。夫人髦而有鬚。年過百齡。有詩集刻入武林箸述叢編。丁丙跋云云。心經偈云。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明唐寅一號六如。用此宋靖康元年。遣李鄆使金軍求和。鄆歸。盛誇虜彊。我弱。謂虜人如虎。使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時號鄆爲六如給事。見宣和遺事。神異經(漢東方朔譜)云。西方深山有獸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體大如驥。善緣高木。皆雌無雄。名綿順。人三

合而有子。要路彊牽男人今滬上流妓（俗名雉妓）丙夜邀客於路。三五爲羣。奚啻數百十輩。當以綱順名之。神異經又云。西方日宮之外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其色殊美。不雜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銀。又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按此誠佳礦。殆五大洲所無。設令礦學家得而有之。其人必化爲金犀。

仁和陳小魯（行）一窗秋影盦詞題山外看山圖減字浣溪沙云。踞虎登龍心膽寒。上山容易下山難。幸君已過一重山。前面好山多似髮。一山未了一山環。問君何日看山還。按唐李肇國史補載韓退之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此事可作小魯詞第二句注脚。

平湖葛詞蔚。以其尊人統珊部郎遺像屬題。因檢尙友錄。甄葛姓事列名塵七人。而其五以神仙稱。周葛由。

羌人也。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忽一日騎羊入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山在峨嵋西北。最高無極。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諺曰。若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豪。

吳葛元（字孝先。初從左慈授九丹液仙經。後得仙號爲仙翁）。晉葛洪（事見晉書）。葛瓊（亦稱仙翁。彭州有葛仙山。因瓊得名）。宋葛長庚（瓊州人。母以白玉蟾呼之。應夢也。後隱於武夷山。號海瓊子。事陳翠虛九年。得道。嘉定中詔封紫清明道真人）。靈蹟蟬娟。它姓殆未曾有。溫尹題臨江仙詞。余亦寄此調云。家世列仙官。

列宿才名小集丹陽（宋葛勝仲著丹陽集二十四卷）。當湖雅故在青箱（部郎輯當湖文繁）。太沖原卓犖叔度自汪洋。三十六年回首憶共攀蟾窟天香（己卯同年）。幾人寥廓遂翱翔（摩鵠銘。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滄洲餘病骨。辛苦看紅桑。歇拍云云。所謂鮮民

之生。不覺詞之淒抑也。

近人作壽序墓誌等文。對於科第失意者。輒用目迷五

色坡失方叔語。按宋葉夢得石林詩話。李鳴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薦適就試。意在必得薦以冠多士。及得章援程文。以爲薦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殊悵惘。以詩送薦歸。其曰。平時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一按弔古戰場文。日五色賦。皆唐李華作。子瞻蓋以華比。薦目迷五色。作看朱成碧解。亦非。薦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費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據此。則李方叔事。以不用爲宜。

今人但知槐花黃舉子忙。不知杜杞醫者忙。(見前)

按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余嘗從趙德麟。假予贈所閱淵明集。末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是奸邪。我覺魏徵殊媚嫵。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蠅嬌鷺。或將以爲用也。據此。則槐花黃云云。斯語亦已舊矣。顧亦未詳所出。

蜀姪薛濤之名。見於記載錄矣。未見作薛陶者。宋李清

翁資暇錄。有一則辨以松花箋爲薛濤箋之誤。凡言薛濤。並改濤作陶。意者其家諱耶。

資暇錄云。代呼驢爲衛。於文字未見。謂衛地出驢。義在斯乎。一說以其有軸。有槽。譬如諸衛士胄曹也。因目爲衛。(按資暇錄。凡應用世字處。並作代。疑亦避家諱也)按北魏關勝誦德碑。凡鴻臚字。並作鴻驥。攷鴻臚卽秦典客之官。掌諸侯及蠻夷降者。鴻驥云者。謂凡屬附之國。舉有保衛之責歟。正字通云。驥鳴以正午。及五更初。不舛漏刻。鴻臚之職。主傳聲贊導。曰鴻驥者。取其宣達。以時歟。亦作鴻臚。見唐書和逢堯傳。

三才天地人。四始風雅誦。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皆相傳以爲絕對。明陸粲說聽載一聯云。五事貌言視聽思。七音宮商角徵羽。(按琴七絃。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少宮。七少商。卽此七音之名)。亦謂不能有二。蕙風幼時。曾以五子周程朱張。對四傑王楊。盧骆。

說聽云。洞庭葉某商於大梁。眷妓馮蝶翠罄其貨。迨凍餒爲磨縫。一日在街頭驅麥。馮適騎驥過。下驥走小巷中。使驥夫招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彊而後至。馮對之流涕曰。君爲妾至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屬更衣來訪。如期而往。馮以五十兩贈之。曰行矣。勉爲生計。葉懸戀不舍。隨罄其資。仍傭於磨家久之。薛若如初。馮謂葉汝豈人耶。要之抵家。重與十錢。且曰。速作行計。儻更留必以一死絕君念。葉遂將金去。貿易三載。貨贏數千。以其千取馮歸老焉。夫蝶翠者。能與人十錢。其聲價可知。顧猶騎驥。蓋大梁近北省。丁明之世。猶有朴質之風焉。十年前。灤上征曲戶。轎捐諸妓出應徵。召則坐。傭奴之肩以行。處或墜也。則一手據其顙。雖年逾花信者亦然。奴若意甚得者。腰脚挺勁而趨風。又漸省江山船妓。凡登岸上船。皆傭奴作鍾建之負。亦甚不雅觀。不如騎驥之爲愈矣。

王右軍郗夫人戒其二弟愔疊曰。王家見二謝來傾筐

倒皮。見汝輩來。平平爾。可無煩復往。(見世說新語)按二謝謂安萬也。萬字萬石。安弟晉書謂其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衛。囉。則其爲人蓋淺甚。其後受任北征。矜豪慟物。嘗以歎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慟飄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未幾。率衆入渦頰援洛陽。會北中郎將郗疊。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斯人材器。亦復爾爾。安在高出愔疊輩上。矧疊之退師。猶因疾病。雖未能力疾致果。以視萬疑賊。遽退潰衆敗名。猶爲彼善於此。觀人難於未然。郗夫人之精鑒。容猶有未至歟。

竹坡詩話。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一人曰。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責子詩。雍名份。端名佚。雍端皆小名)此豈非有侍兒耶。賴真子亦謂雍端年十三。則固非一母。其爲庶出可知。蕙風曰。安知其非攀

生也。

白香山詩同諸客嘲雪中馬上妓句云。雪裏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寫真圖。後人據此。遂謂昭君有妹。蓋風曰。昭君有妹事無足異。唯是昭君曾經出塞。故有雪中馬上之說。詎其妹亦曾出塞耶。是詩殆比況之詞。謂夫畫中情景與昭君出塞相同。則馬上之人竟似昭君之妹耳。

白樂天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憾。獲與馬波帛。泊銀葉五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贊。予念平生分贊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云云。按一墓誌文。而以七十萬爲贊。唐人重潤筆。至是可以爲侈矣。杜少陵詩。聞解斯六官未歸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荆扉深蔓草。土壁冷疏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白杜二公時代相距。不數十年。胡豐舊迥殊若。

是意者。斛斯灑翰。遠遜香山。唯是少陵故人。固宜健者。抑或屬其作碑之家。世不遠元氏。然既有泐碑刻銘之舉。卽亦非甚簡陋之家。昔人嘗謂唐宋文人。爲鉅公掩湮沒不彰者。不知凡幾。以此觀之。卽其及身遭際。已有窮達之不同。可知聲氣之晉入人甚深。而寒士謀生之大不易矣。

太倉陳言夏（瑚）所著確庵集。版式昉錢牧翁列朝詩集。傳本絕少。櫟筱珊傳沅叔及余所藏皆不全。余所得之本。卷心尚未刻字。當是剞劂甫竟。送校之樣。本確庵與毛子晉交契甚深。文稿中有爲毛潛在廳居乞言小傳一首。攷牧翁有學集。有子晉墓誌。羌無故實。不足資尙論。此小傳敍述綦詳。凡藏書家所快覩也。亟錄如左。

毛氏居昆湖之濱。以孝弟力田世莫家。祖心湖父虛吾。皆有虛德。而虛吾。雅力善事。尤精於九九之學。佐縣令楊忠烈。陞水平振功。在鄉里者也。子晉生而管謹。好舊籍。

父母以一子。又危得之。愛之甚。而子晉手不釋卷。篝燈中夜。嘗不令二人知。蚤歲爲諸生。有聲邑庠。已而入太學。嘗試南歸。不得志。乃棄其進士業。一意爲古人之學。讀書治生之外。無它事。事矣。江南藏書之富。自玉峯葉竹堂。東萬卷樓後。近屈指海虞。然庚寅十月。烽雲不戒於火。而燄然獨存者。唯毛又古閣。登其閣者。如入龍宮。鉛槧既怖。又屢躍焉。其制上下三楹。自子訖玄分十二架。中藏四庫書。及釋道兩藏。皆南北宋內府所遺。紙理纖滑。溪瀨流瀨。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見。子晉日坐閣下。手繙諸部。識其韻譜。次第行世。至滇南官長。不遠萬里。遺厚幣以購毛氏書。一時載籍之盛。近古未有也。蓋自其垂髫。即好鍊書。有屈陶二集之刻。客有言於虛吾者。曰。公拮据半生。以成厥家。今有子不事生產。日召梓工。弄刀筆。不急是務。家殖將落。母戈孺人錢牧齋初學集有毛母戈孺人序。亦空文不具事實。解之曰。卽不幸以鍊書廢家。猶賢於樗蒲六博也。

迺出橐中金助成之。書成而雕鏤精工。字絕魯亥。四方之士。購者雲集。於是向之非且笑者。轉而歎美之矣。其所鍊諸書。一據宋本。或戲謂子晉曰。人但多讀善耳。何必宋本。爲子晉輒舉唐詩種松皆老作龍鱗句爲證。曰。何讀宋本然後知。今本老龍鱗之爲誤也。子晉固有鉅才。家畜奴婢二千指。同釜而炊。均平如一。躬耕宅旁。田二頃。有奇區別。樹藝農師。以爲不逮。竹頭木屑。規畫處置。自具分別。卽米鹽瑣碎。時或有貽。一詩投一劄者。輒舉筆屬和。裁答如流。其治家也有法。日望則率諸子拜家廟。以次謁見師長。月以爲常。以故一家之中。能文章。端禮義。彬彬如也。生平無疾言。遽色凝然不動。人不能測。其喜愠。及其應接賓朋。等殺井井。顧中庵嘗笑曰。君胸中殆有一夾袋冊耶。崇禎壬午癸未間。徧搜宋遺民忠義二錄。西臺協哭記。與月泉吟社。河汾谷音。諸詩刻。而廣之。未幾。遂有甲申乙酉。南北之事。每自歎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物憑依其間。卽予亦不知其何謂也。

變革已後。杜門卻埽。筆書自娛。無矯矯之迹。而有淵明樂天之風。與耆儒故老黃冠緇衲十數輩。爲佳日。社又爲尙齒社。烹葵煎匏。朝夕唱和以爲樂。間或臨眺山水。當其得意處。則留連竟日。遇古碑文碣志急晦童子摩搨數紙。然後去。嘗爾後與予探鳥目諸泉。窮日之力。予飢且寢矣。回顧子晉方行步如飛。登頓險絕。樂而忘返。其興會如此。居鄉黨好行其德。晉於親戚故舊。其師友。如施萬賴王德操輩。或棄禮終其身。或葬而撫其子。建黃涇諸橋。瓦一十八里。無望洋裹涉之苦。歲大饑。則振餉代粥。周鄰里之不火者。司李雷雨津。嘗賦詩贈之。曰行野漁樵皆拜賜。入門僮僕盡紗書。人謂之實錄云。所著有和古人詩和今人詩。和友詩。楚外詩若干卷。題跋若干卷。虞鄉雜記若干卷。應湖小識若干卷。所輯有

方輿勝覽若干卷。明詩紀事若干卷。國秀隱秀弘秀閩秀等集。海虞古文苑。今文苑各若干卷。予與子晉交闊數年矣。久而敬之。如一日也。明年丁酉。改歲之五日。爲其六十初度之辰。其子襄表屢猶子大回象識雲章。聲其倩陳。鑽張溯顏馮長武輩。請予一言介譽。予因作一小傳。以乞言於縹文之家。亦書予之所及知者而已。子晉初名鳳苞。字子九。後更名晉。字子晉。潛在其別號也。按據小傳。子晉六十生辰。歲在丁酉。爲順治十四年。則是生於萬曆二十四年丙申甲申入清。年四十七。確庵妻江集。有和陶挽歌辭哭毛子晉。并序云。子晉棄我先逝。在己亥之秋七月。蓋年六十二也。又按繆傳二君所藏確庵集。皆無子晉小傳。

(未完)

餐櫻廡隨筆

(續前號)

蕙風

確庵詩稿淮南集。簡陵美人歌示辟疆云。辟疆豪氣今人獨客來便有開襟處。生平杯勺未能勝。勸客千觴飲不足。苟與迎我向園亭。夜夜紛紛秦絲竹。妒殺楊枝鸚鵡歌。惄亂秦簫鳳凰曲。徐郎窈窕十五六。髮覆青絲顏白玉。香之紫雲恐不如。滿座猖狂學杜牧。自注楊枝秦簫紫雲皆歌者。按歌者三人。紫雲最知名。陳其年湖海樓詩集。有楊枝曲七言長篇。及贈楊枝七言絕句。阮文達廣陵詩事云。昌黎民歌童紫雲色藝冠流輩。陳迦陵畫其小影。同人題詠甚多。又有楊枝。亦極妍媚。後二十年。楊枝已老。其子尤豐贊。因呼小楊枝。邵青門題其卷云。唱出陳家絕妙詞。鑑前認取小楊枝。天公不斷消魂種。又值春風二月時。而唯秦簫未聞品。題賴確庵詩以傳矣。確庵有秦簫歌云。堂上醉葡萄。堂下奏雲璈。左盼舞徐舞。右盼秦簫。秦簫秦簫調最高。當筵一曲摩雲。

霍。邯鄲盧生橫大刀。磨厓勒銘意氣豪。漁陽鼙鼓工屬曹。曹瞞局蹐如猿猱。長安市上懸一瓢。義聲能激□（元缺一字）家獒。（自注歌邯鄲漁陽義盧獒諸曲）一歌雨淙淙。再歌風蕭蕭。三歌四座皆起立。欲招鳴鶴驚潛蛟。喜如蘇門歎。思如江潭豎。怒如秦廷筑。哀如廣武號。引我萬種之愁腸。生我一夕之毛羽。泪亦欲爲之傾。心亦欲爲之搖。吁嗟乎秦簫。爾居楚地但解作楚歌。胡爲乎悲壯慷慨。乃能爲燕趙之長謠。我愛秦簫聲。不錯秦簫勞。願將義士忠臣曲。偏付秦簫緩拍調。君不見黃幡綽新磨。嘲笑詼諺何足慕。唯有千秋雷海青。凝碧斬痕感行路。又和有仲觀劇斷句十首贈別巢民。其二云。十五徐郎舞袖垂。秦簫北曲響摩天。刻羽流商動客憐。擬譜唐宮凝碧恨。海青心事情伊傳。就詩意審之。富者。但有新詞付雪兒。秦簫北曲響摩天。刻羽流商動客憐。擬譜唐宮凝碧恨。海青心事情伊傳。就詩意審之。富

日秦簫接歌。殆必擅場生淨。以彼銅琶鐵板。非不凜凜。陋規也是科門包入。因成色不足。退換至於再三。無名移人。未如低唱曼聲。尤爲靡靡。入聽此題詠。所以弗及。

氏譏聯云。題紙發來九五扣門。包退換兩三回。而名字爲之譬如也。確庵有心人。其所感觸。出於徵歌顧曲之外。不惜長言詠歎之耳。

光緒間。某京鄉督學福建領秋試。巡撫別有要公。學使代辦監臨。聞中戲古小詞。調減字本蘭花云。冷官風調。半外半京君莫笑。文運天開體制居然學撫臺。儘人撮弄。綿索渾身牽不動。何物相伴。請看京師大肘猴。
(都門影戲。有所謂大肘猴者。肘字不可解。疑種之聲轉)。出閑後示諸幕友。並先與約。如有一人不笑。則學使特設爲此。若壽。或二人三人不笑。亦如之。如皆笑。則幕友醵資。講學使稿。出竟無一人不笑者。迺公同置酒極懶而罷。

同治丁卯科。四川鄉試。將軍某代辦監臨。頭場發題紙。每百張率九十五張。治不敷分布。考生譯索。僅迺補發。又供給所循例奉監臨院門包銀壹千兩。歷屆皆然。蓋

陋規也是科門包入。因成色不足。退換至於再三。無名移人。未如低唱曼聲。尤爲靡靡。入聽此題詠。所以弗及。氏譏聯云。題紙發來九五扣門。包退換兩三回。

墨歲在甲辰。譏雲菱夢樓筆記。時客常州。記王半

唐侍御諫園居事甚悉。其摺稿當時恩憲一讀。以未經錄存。爲惜。比由廬尹輾轉乞借得之。亟錄如左。並筆記亦節述焉。掌江西道監察御史王鵬運奏爲時事多艱。

園居侍養。請暫緩數年。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自今年入春以來。皇上恭奉皇太后駐蹕頤和園。誠以聽政之暇。皇上得以朝夕承歡。而事機之來。皇太后便於隨時訓迪。聖慈聖孝。信兩得也。況御園駐蹕。祖宗本有成憲。如臣樞昧。尙復何言。然變遷之忱。以爲皇太后園廷駐蹕。順時顧養。以迓祥和。誠天下臣民所至願。若皇上六飛臨駐。揣時度勢。有不得不稍從緩圖者。臣職在進言。苟有所知。何敢安於容默。謹爲我皇上敬陳之。自和議既成之後。財匱民離。敵讐國辱。固久在聖明洞鑒之中。無俟微臣贅述。恭讀去年四月硃諭。我君臣當堅苦一心。

力圖自強之策。至哉王善。今日非力持堅苦之操。難策富強之效。聖言及此。眞天下之福也。昔齊頃公之敗於秦也。歸而弟死問疾。七年不飲酒食肉。而漁陽之田以歸。夫飲酒食肉。誠何礙於政。史臣特舉人所至近易忽之處。以狀其日不暇給之忙。是以風聲所樹。不必戰勝攻取。鄰國畏迫之心。自生實效。先聲理固相因而至。夫人情不遠。揆古可以知今。而環伺綦嚴。返觀能無滋懼。臣非不知我皇土膏衣旰。食在宮在園。同此勤精圖治。然哀衷之艱苦。左右知之。海內臣民。不能盡見也。在廷知之。異域族人。不能盡見也。恐或以溫清之晨昏。誤以為宸游之逸豫。其何以作四方觀聽之新。杜外人覬覦之漸也。哉。臣又聞前次皇上還宮。乙夜始入禁門。不獨披星戴月。聖躬無乃過勞而出。簪入蹕之謂何。亦非慎重乘輿之道。又今之頤和園。與圓明園情形迥異。其時承平百年。各署入直之廳。與百官待漏之所。規模大備。相習忘勞。今則蕪廢已逾三十年。一切辦公處所。悉皆

草創。俱未繕完。大臣雖僅有憩息之區。小臣之踟躕宮門。露立待旦者。不知凡幾。而縗衣趨馬後。先奔走於風露泥淖之中。更無論矣。體羣臣爲九經之一。亦願皇上垂鑒之也。又近讀邸鈔。立山奉命管理圓明園。皇上兩次還宮。皆至園少坐。外聞訛傳。遂疑有修復之舉。臣愚以爲值此時。艱斷不致以有限之金錢。興無益之土木。且借貸業已不貲。更何從得此鉅款。此不足爲聖勇感。然臣因之竊有進者。當同治改元之始。其時御諭甫經兵奏。興葺匪難。乃竟聽其蕪廢者。豈憚勞惜費哉。蓋欲使深宮不自暇逸之心。昭示於薄海内外。是以數年之內。海宇敉平。武功克成。前事具在。聖諭孔彰。伏願皇上念時局之艱難。體垂鑒之德意。頤和園。駐蹕諸暫緩數年。俟富強有基。經營就緒。然後長承色笑。侍養湖山。蓋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自能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所謂以天下養者。不且比隆虞帝哉。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云云。(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筆記云。牛唐諫駐蹕

頤和國事。時余遠在蜀東。未聞其詳。及晤半唐揚州。乃備悉始末。先是內廷即逆料言官必有陳奏者。越日而張侍御（仲忻）上封事。樞臣咸相趨動色。曰來矣。及啓牘非是。則額手稱慶。蓋侍御亦以直諫名也。不三日而半唐之疏上。時恭邸高陽相國同直。相國謂恭邸。此事大臣不言。而外廷小臣言之。吾曹滋愧矣。此人不可予處分。少遲入對。唯王善言保全之。（蕙風曰。半唐乃得力於高陽。絕奇亦天良發見。不能自己耳。）恭邸亦謂然。而顧難其詞。及入對。上欲加嚴譴。恭邸以相國言婉切陳論。上曰。寇某何爲而殺也。（內監寇某以妄奏正法所奏即此事。）恭邸覆奏。寇某內臣不應干外事。所奏無當否。皆有據。御史諫官詎可一例而論。上意稍解。徐曰。狀亦何責。督過言官重聖慈。或不憚耳。汝曹好爲之地。但此後不准渠等再說此事耳。於是樞臣於元摺內夾片附奏。略謂該御史冒昧濫奏。亦屬忠愛微忱。臣等公同閱看。尙無悖謬字樣。可否籲恩免究云云。意在

聲敍寬典之邀。出自臣下乞請也。疏留中。旋車駕恭詣請安。面奉懿旨。御史職司言事。余何責焉。王大臣面奉諭旨。此後如再有人妄言及此。僥倖嘗試。即將王璵連一併治罪。王大臣欽遵傳諭。知悉。蓋自是不聞。駐蹕頤和園。聖駕還宮。亦較早矣。半唐允錄此摺稿。寄余常州。別後半唐恩恩之鎮江。之杭州。蘇州。遭兩廣會館之變。竟不果寄。（筆記止此。）余甚欲得此摺稿。十一年於茲矣。秋陰積雨。溫尹攜來共讀。俛仰陳迹。銷魂黯然。

道光丁酉科順天鄉試二場春秋題。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僖公四年。）某中式。卷文。中牽涉魯事。與題跋。黜磨勘官。以文理荒謬。徵出部議。總裁降級留任。同考官革職。舉人褫革。同考某官部曹。謁其座師某公。極言簿領清寒。積資匪易。一旦罷廣。殆將無以爲生。某公殊憫念之。謂之曰。子姑少安。試代求穆相。（穆彰阿。）磨勘官某。穆之門生也。越日。穆相入直。爲言於郎（齊藻。）湯（金釗。）兩文端。二公亦云。茲事可從寬典。第部議已

定恐難挽回。穆退直商之於某太史。太史稍躊躇。對曰。某卷云。云固有所本。蓋唐人啖助之說也。穆曰。得之矣。

明日入對。玉音及磨勘事。卽以是說陳奏。得加恩改爲總裁同考。皆罰俸。舉人某罰停三科。其實啖氏所著書。今日絕無存者。顧安得有是說。穆氏相業無得而稱。茲

事獨能保全士類。相傳曾文正簡在伊始。頗得穆相汲引之力。(見眉廬叢話)。蓋猶有愛才恤士之雅。未可以其碌碌無奇節。遂並其可傳者而亦沒之也。

女子纖足。不自南唐窅娘始。比余攷辨之數矣。(見眉

廬叢話、及前筆)。茲又得一確證。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載葉限女金履事云。陁汗國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諾皋固屬寓言。可見當時婦女以足小爲貴。其不始於五代可知。

妓之筦領者名瑟長。讀箋記傳奇。(元無名氏譏演李玉郎翠眉娘事)弟十三齡(訪求佳麗)科白云。不免

在教坊司喚瑟長來問它。殆卽綠巾跨木(見前筆)者之流亞歟。

金史忠義傳。烏古論黑漢爲唐鄧元帥府把軍官。權刺史行帥府事。城中糧盡。殺其愛妾啖士。此又一張睢陽千古忍人。不圖無獨有偶。

元史英宗紀。至治二年閏五月癸卯。禁白蓮佛事。卽今所謂白蓮教也。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永康軍淳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真吳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多闕。唐諱。今人但知彩鸞書唐韻矣。女真卽女冠。謂爲女仙。亦屬傳會。

宣和遺事。崇寧二年夏四月。詔毀唐鑑蘇黃等集。又削景靈宮元祐臣僚贊像是。秋九月蔡京與其子攸。並其客強俊明葉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人分邪上邪中邪下。爲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文彥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蘇軾、蘇轍、呂公著、呂誨等。凡一百一

十九人。籍爲奸黨。御書刻石。立於端門。又詔書頒行天下。立石刊刻元祐墓籍。按豫章漫鈔云。宋有兩葉夢得。

云夕陽一綫上簾衣。正是去年游子憶家時。則漸近淳成矣。

俱號石林。吳縣石林字少蘿。官至宰執。貴溪石林南渡朝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今性理大全。所引石林葉氏次西山真氏後者。非少蘿也。(漫鈔止此)據宋史。少蘿本傳。(貴溪石林不見史傳)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云云。則遺事所稱。蔡氏之客。決爲少蘿無疑。少蘿爲有宋名臣。列傳文苑而乃託足權門。抑且參預黨籍。名德之累。孰大於斯。詎遺事近於稗官家言。未足盡信耶。然而自是宋人之筆。去少蘿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其書尤流傳有緒。未可以齊東之語目之也。

明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歷官欽天監。監正。洞曉厯算。占候之術。嘗與唐荆川先生反覆辨難。其言曰。候占星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數而已。星之光色。各各不同。要須隔紙窗穿隙觀之。一見其光。便知爲某星。百不失一。方可言占候耳。(見明顧起元客座贅語)此論爲西國天學家所未及。

明陸粲說聽載大梁妓馮蝶翠騎驢事。(見前)比閩客座贅語。引四友齋叢說。前輩服官乘驢者。在正嘉前。乃常事。不爲異。又云。頃孫家宰不揚。嘗對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日。與同部進士騎驢拜客。步行入部。據此。則明之中葉。雖達官新貴。往往騎驢。何論妓女。贅語又云。景前溪中尤爲南司業時。家畜一牝驢。每詣監轄乘之。旁觀者笑之亦不顧。凡此質朴之風。蓋至明末而已。清矣。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易名爲太子。斯人命裏。僉如蘭蕙紅蘋。意與柯詞近似。又柯詞虞美人過拍。

名絕奇。

近人來雪珊（鴻培）綠香館稿有制體文一首題曰墨匣。殊雋穎可誦。述錄如左。置墨以匣。適於用矣。夫墨有用之時。即有不用之時。不可無以置之也。有此匣焉。不已適於用哉。且昔人有磨穿鐵硯者矣。夫墨而至磨以硯。且以臨時而磨墨於硯。蓋不勝予手之拮据焉。乃有獨運匠心。特設一器以預爲備。而爲開爲閉。有不必耗以鐵。而直須製以銅者。則有如墨匣是謀安置之方者。有墨牀以爲之所。然墨牀者。閒寄之時。非應用之時也。苟無濃汁以特涵濡。詒穎不免研求之苦。其浸淫之瀰者。有墨池以設其旁。然墨池者。傾儲之用。非舒寫之用也。苟無善貯以資帖妥。揮毫誰收明試之功。必待用墨而始調治乎。則倚馬千言之會。臨書猝辦。或乞靈鸚鵡無光。縱筆走龍蛇而減色。遂乃有墨匣之制。匣所以善護藏。麝丸螺點之清芬。其勢不容以暴露。使漫置之。其

塵將聚而封也。墨匣則護藏有法。而文機勃發。應手而物便取。擒佳句推敲。撲疑而時堪耐久。匣之宜常宜暫者。覽墨花揮灑。起訖無斷續之痕矣。至於嚼墨一噴。可以橫掃千人軍者。尤見文人慧業也。已匣所以供多蓄。蘇海韓潮之抒寫。其汁正藉平加增。使淺置之。其涸可立而待也。墨匣則多蓄能容。而預備不虞。落紙而雲煙如染。達源自得。題箋而風月常新。匣之爲圓爲方者。覺墨采飛騰。羅列皆濃酣之氣矣。至於磨墨數斗。墨將號爲一筆書者。無非才人樂事也。已且不第此也。凡物之以乾而舍者。則終事易棄其餘。而墨匣則有蓋相連。既成急就之章。而移時仍可開而染翰。硯匣筆牀之處。不啻未雨而爲之綢繆矣。溼則曬以微陽。定見飛花濃蘸。燥則滋以消滴。遂令枯管春生。况大飄雪盤之旁。光明拂拭。有藉此爲觀美之資矣。不且重厥位置也哉。凡物之與石相攻者。則毫芒易致其損。而墨匣則以縣最軟。不恃輕膠之杵。而濡素較更快於臨池。筆酣墨飽之餘。

居然垂露而彌形沆瀣矣。時而供之几案。不令滴水之它沾。時而取便舟車。無患傾筐而遽倒。况寸晷風簷之地。伸紙直書。且利此爲場屋之用矣。不尤貴於調和也哉。其在寒士生涯。終歲以石田爲活。而墨匣則價非甚貴。而力透紙背。具見大筆之淋漓。抑在豪家習氣。大都以金玉飾觀。而墨匣亦種種增華。而磨異盾頭。益見文房之寶。墨匣爲用如此。又平湖錢起隆制藝一卷。名采芳集。皆摘四書中豔麗字句。游戲成文。灼之言文有云。宿瘤也以爲仙姬。姣童也以爲驕客。在媒或以衆見共聞。尙存廉恥。而灼乃備極其形容。優隸也以爲俊秀。貧窶也以爲豪華。在媒早以甘言溫語。任意相欺。而灼乃更從而點綴。又云。本以婦人輕信之耳。灼復鼓彼如簧。遂使母氏婢權。父雖欲禁之而不得。本以深閨獨處之嬌。灼竟誘諸覲面。遂使高堂未許。女先遙慕之而如迷。灼之巧者。意僅切於肥瘠。灼之拙者。幻亦生於閨厓。儻以彼列諸冠蓋。即是蘇張游說之儔。灼之老者。口舌

既堪惑女。灼之少者。容貌并可悅男。故以彼略試逢迎。遂贊秦晉婚姻之好。精警圓澈。亦當收入制藝叢話。魁星承塵。分詠詩鐘。膾炙人口之聯云。曾將綵筆干牛斗。不許空梁落燕泥。又一聯云。文章自古須錢買。(魁星右手執筆。左手持元寶)臺閣而今半紙黏。尤爲超以象外。得其環中。顧此聯罕聞傳述者。

乙未丙申。聞京師宣武門外繩匠胡同某學士宅門署春聯云。但將酩酊酬佳節。孤負香衾事早朝。歲朝後數日易而去之矣。

托活絡忠敏藏唐時鋐銀。(鋐字通俗爲文)厚約今尺一寸弱。長五寸許。兩端圓闊而腰斂。闊處約二寸五分。狹處一寸七八分。(當時未記尺寸。茲彷彿其大略。重量亦未詳也)上有開元八年字。忠敏戲問余君愛此銀否。余笑應曰。余是銀皆愛。特愛唐朝銀。卽清朝銀尤愛之甚。恨不多得耳。忠敏爲之听然。當日清談雅謔。如在目前。詎意桑海瞬遷。山河遞變。雨窗記此。感慨交

并矣。

大興李松石。汝珍精聲音均之學。著李氏音鑑六卷。有三十三字母行香子詞云。春滿堯天。溪水清漣。嫩紅飄。粉蝶驚眠。松巒空翠。鷗鳥盤翻。對酒陶然。便博箇醉中仙。按三十三字母。卽本華嚴字母。參以時音。別爲攷訂者昌范。陰平陽。陰平○。梯秧切。羌商槍良。陰平囊。陰平航。陰平○。批秧切。方○。低秧。切江○。曉秧切。桑耶康倉○。安岡切。娘。陰平。滂。陰平。鄉當將湯飄。陰平○。兵秧切。鬻岡減張。廟。二十三字。分八句讀。前七句句四字。末句五字。松石行香子詞。以雙聲求之。與字母恰合。次序亦順。作爲

字母讀可也。詞句亦復工麗。

府君之稱。託始隋唐碑誌。取家人嚴君之諱。爲子對於父之通稱。明楊循吉蓬軒別記載袁某景泰中游京師。爲石駙馬行降筆法。決某月某日復官豐城侯李公母目盲。袁召天醫行治。輒得復明。又爲總兵石亨作游仙夢法。致玉黃子王瓜。末云三事。皆予伯兄武略府君所目擊。則兄亦稱府君矣。

古今注。莫難珠。色黃出東方。風曰莫難卽木難。木莫一聲之轉。南越志。木難金綈烏沫所成碧色珠也。當作沫難。莫難木難皆同聲傳譌。

(未完)

餐櫻廬隨筆

(續前號)

蕙風

清朝入旗人。名上不具姓。元人亦間有之。康里巎巎。一
按巎巎字从山从夔或作獮。說文夔奴刀切。與夔
龍之夔不同。見金石屑第四冊。元文宗永懷二字。北平
翁氏跋。世傳从夔作巎誤。筆札流傳者。只書巎巎。不
署康里。明解大紳(縉)春雨雜述。學書法一則云。巎子
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進膳。亦如近人稱旗
人。竟以名之上一字爲姓矣。

古碑誌中年號。間有不可攷者。唐大泉寺新三門記。稱
劉宋開明二年。呂令顏繼祖捨宅移寺。攷宋無開明之
號。又宋開寶六年。重書龍池石塊記。首稱大漢通容元
年。歲在甲辰。其年大旱。陽湖陸氏曰。甲辰後晉出帝改
元開運之歲。後漢高祖以開運四年二月即位。仍稱天
福十二年。六月改國號曰漢。明年正月。改元乾祐。終漢
二世。無以通容紀年者。又托活絡忠敏所藏黃丙午葬
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其所畫竹。或用老泉

甄文曰。政通三年三月葬丙午。葬政通年號無攷。且有
三年。非僭號爲日無多者。比殊不可解。又唐趙夫人墓
誌亦忠敏藏石誌云。以元和十五年少帝卽位二月五
日改號爲永新元年。所謂少帝者。自指穆宗而言。但穆
宗初改號永新。攷新舊唐書。並無其事。已上各年號爲
嚮來記載所未有。詎皆出自杜撰耶。又元泰定五年贈
寧海州知州王慶墓表文云。父生於擴慶庚申。妣生於
擴慶丙辰。按丙辰慶元二年也。庚申慶元六年也。古碑
刻追述毫社之年多矣。直庶帝諱。(擴字宋寧宗諱)
而配以年號上一字。屢見此一碑。亦新奇可紀也。

近人但知老蘇稱老泉。而不知子瞻亦稱老泉。葉少蘿
云。蘇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又號老
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也。子瞻嘗有東坡居士
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其所畫竹。或用老泉

居士朱文印。歐陽文忠作明允墓志。但言人號老蘇。

而不言其自號老泉。葉蘇同時。當不謬也。見茶餘客話。

（按此則老蘇並無號老泉之說矣。）又子瞻一字子平。世人亦罕知者。同時與子瞻往來詩常有稱子平者。文與可月岳齋詩有云子平一見初動心。肇致東齋自磨洗。又云子平謂我同所善。萬里書之特相寄。詩題下注云。詩中子平卽子瞻也。見黃燭餘話。

茶餘客話云。清文對音七字。乃歌麻支微齊魚虞七韻之音。字頭中又以阿厄衣窩烏五字喉聲爲主。凡聲皆出於喉。傳於鼻脣齒之間。而又收聲於喉。按日本字母首五字。ア イ ウ エ オ。（母音喉音）。讀若阿。イ。讀若衣。ウ。讀若烏。エ。讀若阿耶切。（此切音之耶字須讀若葉字之平聲。不讀若鴉）。音近厄。オ。讀若窩上聲。與清文字頭略同。蓋清日皆東土其元音不甚相遠也。

世俗以秦晉稱姻家。據春秋傳。秦晉世爲婚姻。而世尋十戈。今人甫聯姻。則仇讐漸開。嫌隙無已。用秦晉之好。

語最是的切耳。詎可用爲稱美之詞。亦若對於科名偃蹇者。不當以李方叔事爲比例也。（說見前筆）

偶閱書肆。有常熟瞿夢香（紹聖）吹月填詞館稿。瞿

子雍（鏞）鐵琴銅劍樓詞草。合裝一冊。以其爲藏書家之作。亟購之。牘稿有詩題云。曹梧岡三妹蘭秀字澧香。幼學詩於令姊墨琴夫人。工詞。並善畫。才名藉甚。松江沈生聞而慕之。請鐵夫塞修獲成。納素珠名帖爲聘。女

以玉額十枚珍書一部答焉。吳之人贊其事。賦詩以傳。之時戊辰歲正月下浣。予與良甫有西湖之櫂。出示新詠。並述此事屬和。口占四絕。卽示梧岡。詩云。幼婦詞稱絕妙才。問名親繫色絲來。牟尼百八如紅豆。顆顆圓匀。貯鏡臺。筆自簪花抵佩琚。寧惟爭說女尚書。鶯鶯兩字郎邊去。寫到鷗波恐不如。東風一線判大華。昨夜春燈待雲輶。端整催妝賦錦箋。一付吟籜蘭一朵。載花端合米家船。曹良甫（林堅。著有疊雲閣詩集）。元作云。新

來妝閣試羊裙坦腹應知是右軍。不獨鴟波傳異妙。劉家三妹總能文。玉管銀裳裹十枝。誠題珍重射屏時。阿兄替與安排好。半待簪花半畫眉。異書幾卷付新裝。絕勝它家百兩將。料得金蓮花燭下。雙聲先擬賦催妝。驚簾春靜費吟哦。巧奪天孫鳳字棱。點檢柳金梨雪句。它時留付小紅歌。按墨琴女史爲王鐵夫（芑孫）夫人。

（名貞秀、長洲人）箸有寫韻軒集。以書法聞於時。尤工小楷。所臨十三行石刻。士林推重。茲據瞿詩知其妹亦工詩詞。精繪事。雙璧雙珠。尤爲玉臺佳話。至於嘉禮互答。率用文房珍品。尤爲雅故可傳云。

英人斯賓塞爾所著羣學肆言。侯官嚴幾道（復）譯本。有云。摩闍伯斷碑出土於亞西之大坂。（按據此則非洲亦有大坂。譯音與日本地名同。）係腓尼加古文語。與希伯來大致相似。所紀者鄂摩黎征服摩闍伯。自阿治之死。及攻以色列種火。皆中國周初時事。今其石在法國魯維省。按吾中國石刻。以周宣靈碑爲最古。後於

此斷碑。殆猶數百年。然埃及諸石刻。則尤復乎遠矣。托活絡忠敏藏埃及碑數十石。多象形字。若禽魚亭臺雲物之屬。又有古王及后像。王像長軀巨目隆準。軒昂而沈鬱。后亦隆準。短小而權奇。（王像高今尺一尺二寸五分。后像高八寸三分。皆半身像。陽文。）忠敏題云。五年后像高八寸三分。皆半身像。陽文。忠敏題云。五年外物也。

贛友某言。新建勒少仲方伯（方琦）未達時。癖阿芙蓉甚。深率竟日臥不起。於枕邊稍進飲食。亦不少漱。並不轉側。如是者或三五日。以爲常。一日有友過訪。值委臥三晝夜矣。呼之不起。彊拉之。直其躬懷中有物。墮地蹶聲噬然亟眠。一巨鼠驚而跣跼。數乳鼠蠢蠢動。蓋鼠免身於其懷。而彼懵不知也。此事似平言之已甚。而贛友則云。當時固確有目擊者。其公子名深之。字省庵。亦能詩。跡落無檢。嘗客吳門。眷妓張少卿。製聯贈之云。少之時戒之在色。卿不死孤不得安。可謂有是父有是子矣。

湖友某言。其鄉人施旭初孝廉（浴昇）工制舉藝，淹雅

可談。顧素者阿芙蓉，芻狗鑿事，不屑自潔治，垂春闌下。

第留京同寓會館。某日施約閱市歸，塗購爆羊肉爲下酒，計裹以荷葉，索而提之，肉浮於葉，俄迸出墜於地方，相助掇拾，仍納葉中。施曰：勿庸。時屆秋末，施已絮其袍，綬製也。且新製則擗其前幅，若爲袱，左手攝衣兩角，右躬肉而兜之，夷然灑然，意若甚得者。旣入其室，則抖而委之於榻，狼籍而咀嚼之，且以屬客。客謝弗遑也。客嘆

館人以盤至，則余顧者泰半矣。客不曉館人者，殆將寢其皮，不止食其肉矣。卽如其人政復非俗，其義直者形骸耳。烏知其非有託而狂也。

明山陰張宗子（岱）陶菴夢憶云。吾鄉搘紳有治沅堂

者，人不解其義。問之，笑不答。力究之，指紳曰：無它意，亦止取三台三元之義云爾。聞者噴飯，憲風避地海上，皆樓居，客歲得元版書三種。（大德本爾雅，天祐本楚辭、五卷本圖繪寶鑒）名所寓曰三元樓，表萬南更三元

已易米，卽樓亦易主矣。（易所主也。）

花村談往二卷，不箸譏人名氏。有古玩致禍一則，萬麻末年，婁東有一白定鑑，下足微損，鄉村老嫗，佛前供養，偶有覓古者一金易之，則爲拂拭，碾去損處，錦囊以藏。售雲閒大收藏家顧亭林，得四十金。亭林又售董宗伯，價已鵝至一百二十金云云。此顧亭林時代在崑山先生之前。

長洲汪苕文（琬）號鈍翁，順治乙未進士，官刑部郎中。緣事謫北城兵馬司指揮。鈍翁夷然赴官，不謂塵囉不其皮，不止食其肉矣。卽如其人政復非俗，其義直者形骸耳。烏知其非有託而狂也。

受知於巡撫蔣果敏（益澧），擢杭嘉湖道，未幾，悟果敏被劾，降同知原官。鹿翁卽以同知需次浙垣，隨班聽鼓。絕無憤懣不平之態，有鈍翁之遺風焉。其後年隕古稀開藩四川，護任總督，俄卸督篆，仍回藩司本任，遂引疾歸。論者謂才猷如鹿翁，設不經盤錯，則指晉薦折，殆可與曾左諸公分譙平壤。（鹿翁宦浙丁洪楊亂事方劇。

以防堵悉讒機。宜見重於蔣果敏。卒以意氣觸上耳。

官致名位坎坷。卽事功亦未竟展布。未嘗不佩仰其節介。而惜其涵養稍未臻至也。又汪鈍翁小字液仙。程可則小字佛壯。王阮亭有詩云。佛壯談詩登祕閣。液仙

趨府算錢刀。(鈍翁先除戶部)一佛一仙。天然對偶。

梁任昉述異記云。武陵源在吳中山。無它木。盡生桃李。

俗呼爲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食桃李實者皆得仙。按此卽淵明所記桃花源也。而曰桃李源者。任昉時代距淵明未遠。當別有所據。後人或云。隔此記屬寓言。並無所謂桃花源者。今以任記證之。而知其非然矣。又據陶記。入桃源者。武陵捕魚人是謂源在武陵。而任記則云源在吳中。第名武陵爾。亦與陶說異。

棗梨皆堅木也。世人以爲利害所用。述異記云。北方有七尺之棗。南方有三尺之梨。凡人不得見。或見而食之。卽爲地仙。此棗梨之又一故事。特彼言其材。此言其實。

陶菴夢憶云。沈梅岡先生鋒相識。在獄十八年。讀書之暇。旁攻匠藝。嘗以粥練土。凡數年。範爲銅鼓者二。聲聞里許。勝造羅銅。按鍊土爲銅。殆僅亞於點石成金一等。銅可範鼓。即可鑄錢。此法若傳。則鄧氏銅山不能媲美於前矣。設令秦西人得之。不將詔爲新發明耶。

光緒乙未南皮張文襄相國總督兩湖。值六十壽辰。門下士姚汝說集漢書句爲製錦之文。比事屬辭。如天衣一無縫。求之嚮來。壽言中殆未必有一移錄。如左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恩澤侯傳》必有非常之人。《司馬相如傳》待以不次之位。《東方朔傳》所與共成天功者。《功臣表》成周郅隆。《司馬相如傳》周召是輔。《鄖頤傳》孝宣承統。《公孫宏傳》丙魏有聲。《魏內傳》莫不賴明哲之佐。《崔寔傳》爰作股肱。《傅毅傳》受任方面。《馮異傳》外撫四夷。《武五子傳》內親附百姓。《王陵傳》洪亮鴻業。《班固傳》國以富強。《食貨志》是故四

方仰望柱石之臣。（郎顗傳）延頸跂踵。（揚雄傳）相與嗟嘆元德。（班固傳）翼宣盛美。（徐稚傳）雍容揄揚。（班固傳）著於竹帛。（東方朔傳）所從來遠矣。（司馬遷傳）今皇帝仁聖。（王吉傳）卽位二十二年。（禮樂志）盛日月之光。（終軍傳）化於陶鈞之上。（鄒陽傳）尊養三老。（趙錯傳）表章六經。（武紀）丙申。（律歷志）秋八月。（安紀）三日。（文紀）南皮。（地理志）張公。（古今人表）德爲國黃耇。（師丹傳）春秋六十。（郊祀志）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司馬相如傳）大衆聚會。（五行志）皆奉觴上壽。（司馬遷傳）於是縱學之士。（楚元王傳）僉爾而進曰。（班固傳）尚書。（百官公卿表）歷金門上玉堂。（揚雄傳）職在太史。（律歷志）身爲儒宗。（蕭何之傳）甚得名譽於朝廷。（尹翁歸傳）方見柄用。（谷永傳）不知。（敍傳）鄉者。（張耳傳）專心墳典。（馬援傳）博貫六藝。（章紀）通古今之誼。（儒林傳）以揆當世之變。（劉向傳）努力爲諸生學問。（翟方進

傳）未有高焉者也。（韋賢傳）起家。（劉歆傳）甲科。（匡衡傳）當天下多事。（西域傳）德器自過。（杜周傳）不希旨苟合。（孔光傳）時有奏記。（朱博傳）手自牒書。（薛宣傳）居無何。（李廣傳）天子有詔。（匈奴傳）使持節。（荀彧傳）東游會稽。渡浙江。（項羽傳）選豪俊舉孝廉。（武紀）崇化厲賢。（儒林傳）稱述品藻。（揚雄傳）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儒林傳）是歲。（溝洫志）乘輶傳。（申公傳）入楚。（項羽傳）察風俗。（魏相傳）修經學儒術。（宣紀）增博士弟子員。（儒林傳）文章爾雅。（儒林傳）角材而進。（賈誼傳）其有茂才異等。（武紀）卓行殊遠者。（霍去病傳）莫不拔擢。（揚雄傳）以屬其餘。（朱雲傳）聞不一歲。（伍被傳）至於蜀都。（司馬相如傳）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儒林傳）興廉舉孝。（武紀）遣詣京師。（成紀）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文翁傳）能通一藝以上。（儒林傳）得受業如弟子。（儒林傳）士有被容接者名爲登龍門。（李膺傳）於是諸

儒始得修其經學。（儒林傳）是後外事四夷。（食貨志）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趙充國傳）以與戎界邊。（匈奴傳）北夷頗未輶睦。（武紀）使外國者。（西域傳）頗增其約。（匈奴傳）公曰。（五行志）朔方。（食貨志）最爲彊國。（西域傳）非可以仁義說也。（匈奴傳）然不可使隙。（匈奴傳）定地大牙相入者。（趙佗傳）其勿許而辭之。（匈奴傳）條對。（梅福傳）天子遣使。（食貨志）除前事復故約。（匈奴傳）晉陽。（地理志）股肱郡。（季布傳）被山帶河。（婁敬傳）據勢勝之地。（諸侯王表）歲比不登。（成紀）赤地數千里。（夏侯勝傳）元元困乏。（翼奉傳）公至。（循吏傳）轉旁郡錢穀以相救。（元紀）數下恩澤。（黃霸傳）蠲削煩苛。（王尊傳）舉錯曲直。（元紀）信賞必罰。（宣紀）壹切治理。威名流聞。（趙廣漢傳）當是之時。（徐樂傳）通商賈之利。（匈奴傳）（叙傳）便於用舟。（朱買臣傳）通商賈之利。（匈奴傳）船交海中。（郊祀志）百粵。（高紀）爲九州膏腴。（地理

志）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地理志）異方珍怪。（梁冀傳）四面而至。（西域傳）南海番禺。（地理志）咸樂開市。（匈奴傳）朝議。（盧植傳）以公可屬大事當一面。（張傳）天子詔。（匈奴傳）浮海從東方往。（西南夷傳）宣國威澤。（皇帝規傳）問民所疾苦。（循吏傳）爲民興利務在富之。（召信臣傳）其於技巧工匠。（宣紀）便器械積機關。（藝文志）運籌算。（貨殖傳）窮智究慮。（藝文志）伐材治船。（嚴安傳）雲合電發。（揚雄傳）以通溝洫。（溝洫志）殊鄰絕黨之域。（揚雄傳）有越裳。（南蠻傳）唐突諸爲樓蘭所苦。（西域傳）殺屬國吏民。（段熲傳）唐突諸郡。（段熲傳）三邊震擾。（楊震傳）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朱邑傳）公運獨見之明。（王莽傳）遠撫長鷺。（司馬相如傳）爲諸軍節度。（西羌傳）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南蠻傳）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馮異傳）識邊事。（王霸傳）若馮。（馮岑賈傳論）建節銜命。（寇恂傳）即率所屬馳赴之。（段熲傳）身當矢石。（段

穎傳）戰一日數十合。（李陵傳）殺傷大當。（霍去病傳）於是樓蘭（西域傳）怖駭。交臂受事。（司馬相如傳）卽西北遠去。（匈奴傳）厥功茂焉。（宣紀）粵與楚接比。（地理志）久之。（翼遂傳）調補。（匡衡傳）於湖（郊祀志）南北。（地理志）亦善其政教。（衛颯傳）表賢顯善。（王尊傳）觀納風謠。（循吏傳）諸儒往歸之。（儒林傳）傳業者浸盛。（儒林傳）乃更修饗宇。（儒林傳）立精舍。（包咸傳）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儒林傳）修道橋。（南蠻傳）受南北湖。（地理志）水闢宮垣。（郊祀志）醴泉流其唐。（揚雄傳）臺閣周通。（梁冀傳）高明廣大。（董仲舒傳）費以億萬計。（司馬相如傳）既成。（京房傳）立五經博士。（儒林傳）選高才生。（翼奉傳）明經飭行者。（文翁傳）褒衣博帶。（程不識傳）委它乎其中。（儒林傳）所以網羅遺佚。（儒林傳）宣明教化。（黃霸傳）皇皇哉斯事。（司馬相如傳）惟念夷狄之爲患。（匈奴傳）誠通難得之貨。（貨殖傳）利於市井。（貨固傳）廣設方略。（皇甫規傳）重其購賞。（西南夷傳）

激揚吏士。〔吳漢傳〕以羽檄徵天下兵。〔高紀〕義憤甚矣。〔逸民傳〕於時言事者。〔元紀〕以爲海內虛耗。〔明紀〕而外累遠方之備。〔嚴安傳〕又恐他吏相因並起。〔趙充國傳〕非所以安邊也。〔嚴安傳〕議羈縻之。〔匈奴傳〕使曲在彼。〔匈奴傳〕豈古所謂懷遠以德者哉。〔西南夷傳〕楚地方五千里。〔西南夷傳〕公之所居。〔韓彭傳〕仍歸總掌。〔刑法傳〕以鹽鐵繕錢之故。〔食貨志〕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鼂錯傳〕迺更請郡國。〔食貨志〕卽鐵山鼓鑄。〔貨殖傳〕冶鎔炊炭。〔食貨志〕有機有樞。〔敍傳〕自造白金。〔食貨志〕鑄錢。〔鄧通傳〕其文龍。〔食貨志〕直千。〔食貨志〕二百。〔地理志〕直百。〔地理志〕直五十。〔王莽傳〕是爲銀貨。〔食貨志〕費數十百鉅萬。〔食貨志〕常以此爲國家大務。〔揚雄傳〕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食貨志〕朝有所聞。則夕行之。〔張衡傳〕督算事。〔晉紀〕興功利。〔食貨志〕月異而歲不同。〔賈誼傳〕

〔傅〕運情機物。〔張衡傳論〕民得利益焉。〔衛颯傳〕公。〔五行志〕才兼文武。〔盧植傳〕忠清直亮。〔陳蕃傳〕國家重臣也。〔張湯傳〕朝廷每有四夷大議。〔趙充國傳〕常佐天子興利除害。〔鼂錯傳〕宣布恩澤。〔董卓傳〕懷柔異類。〔宋宏傳〕改制度。與天下爲更始。〔司馬相如傳〕設誠於內而致行之。〔董仲舒傳〕然東脩厲節。〔袁紹傳〕不可干以私。〔尹翁歸傳〕歲時但共紙墨。〔后紀〕扶微學。〔章紀〕延天下士。〔儒林傳〕能通一經者。〔儒林傳〕稱之皆不容口。〔袁盎傳〕訓辭深厚。〔儒林傳〕及撰事圖策。〔王褒傳〕夙夜思惟當世之務。〔蓋寬饒傳〕小心翼翼。〔安紀〕展無窮之勳。〔敍傳〕立功名於天下。〔司馬遷傳〕聲聞鄰國。〔司馬遷傳〕天子甚尊任之。〔王商傳〕故能惠此黎民。〔韋賢傳〕躋之仁壽之域。〔王吉傳〕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刑法傳〕泰誓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郊祀志〕盛矣哉。〔蕭曹傳贊〕慶流子孫。〔樊鄉傳贊〕聲施後世。〔蕭曹傳贊〕

雖皋夔衡日密勿之輔（班固傳）殆無以過也。（孔融傳）生等（宣紀）張屬繩樞之子（賈誼傳）不能褒揚萬分。（谷永傳）比年（宣紀）肄業筭竝之間。（禮樂志）

摵衣登堂（王式傳）說師法（魯丕傳）廣異義（章紀）

被風濡化（揚雄傳）幸得遭遇其時（王吉傳）誠思舉力竭情（班固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揚雄傳）書不能文也（張敞傳）謹就所聞見言之（司馬相如傳）撮其旨意（藝文志）以述漢書（敍傳）而爲之敍。（藝文志）

劉蕙石屬校宋本景德傳燈錄睦州陳尊宿章次云（一
按陳尊宿唐咸通時人）師喚焦山近前來又呼童子

取斧來童子取斧至云未有鋤墨且研蠶師喝之又喚童子云作麼生是你斧頭童子遂作研勢師云研你老爺頭不得老爺之稱謂自唐時已有之

棄寓京師嘗識集宣武門外半截胡同江蘇會館院落絕修廣徧地織草如罽名鋪地錦時屆暮春著花五色每色又分濃澹數種或一花具二色三色或併二色三色爲一色如茶綠雪湖之類殆不下數十色風偃縠紋蹙繡彌望當時絕愛賞之景德傳燈錄涿州紙衣和尚章次云（按和尚亦唐人）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

境臨濟曰春煦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此草絕佳自唐時已有之不見於題詠與記載何也（未完）

餐櫻廡隨筆

(續前號)

蕙風

又傳燈錄壽州紹宗禪師章次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又千年田八百主。見靈樹如敏禪師章次。(按兩禪師皆唐人)世俗常言由來舊矣。

又傳燈錄裴休傳心法要云。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

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謂大

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謂中捨。若

廣修衆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謂小捨。按

南朝陳後主時。有女學士袁大捨。取名用此義也。又毛

西河姬名曼殊。厲太鴻姬名月上。亦皆用佛語。西域記

云。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傳燈錄云。舍利弗尊者。因入

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維。此姊見佛。不知

得忍不得忍否。(按元好問臺山雜錄。對談石室維摩

在珍重曼殊更一來。曼字作平聲讀)

清朝自康熙已還。東三省每年奏報。並無福建人私行入境。云云。冬夏各一次。當時因鄭成功負固臺灣。設此禁例。防偵諜混跡也。相沿直至光緒季年。適張元奇巡撫吉林。見此奏報。怫然曰。我即福建人。何云並無福建人入境也。迺罷之。

劉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事。嚮來豔稱。顧天台豔蹟。

猶不止此。鹽官談孺木(遷)棗林雜俎。云天台二仙女。

宋景祐中。口(元缺一字)明炤采藥。見金橋跨水。光華

炫目。有二女戲於水上。殆水仙洞府也。又天台縣桃源。

萬壑千巖。人煙斷絕。其中古桃樹。年深化爲精魅。常迷

人。宋王介甫夜坐讀易。月照軒窗。忽有一姝容態娟麗。

見介甫自言知易。遂相與談論。畫前妙理。實能發人所

未發。介甫喜甚。俄報司馬君寶來訪。介甫出迎至軒中。

未發。介甫喜甚。俄報司馬君寶來訪。介甫出迎至軒中。

彼妹卽隱身不見。及司馬出。彼妹復來。介甫怪而問之。對云。妾乃此山花月之妖。司馬公正人。妾不敢相見。介甫爽然。

再世玉簫。重連城武。舉見雲谿友議。嚮來亦號稱之。明時亦有玉簫。棗林雜俎云。閩人周玉簫。武弁方與妻與上議撫紅夷。督大帥。繫獄七年。遣玉簫。玉簫誓不去。及事解詣闈。遇國變。又不得歸。玉簫感慕痛沒。有詩一百三十首行世。此玉簫亦以情殉。獨惜其無隔世緣耳。

閩荔枝有名翰墨香者。產銅山黃氏園中。陸丹辰小知

錄云。林檎一名文林果。可屬對。

廣均都了切。集均丁了切。烏懸也。鄉樵通志六書略。

訓童子陰。

蘇州江良庭。〔聲〕精鄉學。工篆籀。兼習越人術。每爲人治疾。輒以篆字書藥方。藥肆人以不識。故往往致舛誤。先生則恚甚。曰。彼旣開藥肆。烏可不識篆隸耶。其迂僻如此。又德州田山薦。〔妻〕癖好新奇。凡病醫以方進。必

書藥別名。如人參曰琥珀。孫黃耆曰英華庫。甘草曰倫蜜珊瑚之類。（按唐進士侯芻極譏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凡一百九十九品。宋陶穀清異錄亦有之。蓋遂述侯譜。）書俗名者不飲也。設令良庭先生爲山薑先生。診脈。則以篆字書藥別名。尤爲別開生面矣。

（醫家性癖。猶有可記者。相傳太原傅青主。〔山〕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有花木

寺觀中。令善先生者誘致之。一聞病人呻吟。僧卽言霧。旅貧人無力延醫。先生卽爲治劑。無不應手而愈也。又雍乾間。吳縣葉天士。名桂。以醫名於時。有木瀆富家兒。病痘閉。念非天士莫能救。然距城遠。恐不肯來。聞其好鬪蟋蟀。乃購蟋蟀十盆。賄天士所厚者。誘以來。出見求治。天士初不視。所厚者曰。君能治兒。則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潔大卓十餘。裸兒臥於上。以手展轉之。熱即易。如是殆徧至夜。痘怒發。得不死。兩名醫之軼事。如此。好樂而辟賢者。不免。毋亦先覩好而後疾病矣乎。

傳先生尤通人。未可僅以名醫目之。有知府馬姓知縣盧姓。會銜出示幅小而字多。兩姓相並。府先縣後。距離絕近。一鄉人閱示者。卒然曰。驥字何反寫也。旁觀者莞爾而笑曰。它日者。吾邑侯不次超遷官階在太守上。則驥字當改正矣。

清制各直省府州縣缺。概歸酌補。某大吏桑梓情深。對於鄉人多所遷就。僚屬爲之語曰。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

徐容者。山陽陳某之嬖童也。餘桃之愛甚深。爲之納婦成昏。未久。值徐婦歸寧。陳卽踏隙乘閒。往爲墜歡之拾。詎婦因忘攜隨具。折回有所見。則恚憤填膺。竟取廚刀自刎死。論者謂婦人因男子失身。而羞忿自盡。殆未之前聞。此婦節烈。可以風矣。陳徐故事。前有迦陵雲郎。(雲郎徐姓)藝林播爲美談。迦陵亦爲雲郎娶婦。爲賦賀新郎詞。有句云。只我羅參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當時雲郎之婦。萬一解此。當復何如。

合羣結社之風。莫盛於武林。由來舊矣。月令廣義云。武林社。有曰錦繡社。花繡也。緋緣社。雜劇也。齊雲社。蹴踘也。角觴社。相撲也。清音社。音樂也。錦標社。射弩也。英略社。拳棒也。雄辯社。小說也。翠錦社。衍衍也。明山陰張宗子(岱)嘗結絲社。月必三會之。有小檄曰。中郎音癖。清溪弄三載乃成。賀令神交。廣陵散千年不絕。器繇神以合道。人易學而難精。幸生山水清都。共志絲桐雅奏。清泉磐石。援琴歌水仙之操。便足怡情。洞響松風。三者皆自然之聲。政須類聚。偕我同志。爰立琴盟云云。又設鬪雞社於龍山下。倣王子安鬪雞檄。檄同社。其從父字葆生。善詠諧。在京師。與漏仲容沈虎臣韓求仲輩。結喙社。唼喋數言。必絕縵噴飯。嘔亦有社。蓋無乎不社矣。厲樊榭詩自注云。明嘉靖間西湖有詩社。入曰紫陽社。曰湖心社。曰玉岑社。曰玉嵒社。曰南屏社。曰紫雲社。曰洞霄社。曰飛來社。社友祝九山時泰。高頌湖應冕。王十岳賓。劉望湖子伯方。十洲九敍。童南衡漢臣。沈青門仕。分主

之詩社固常有。然而同時並起。如斯其盛。殆亦僅見。王獻之妾名桃葉。見古今樂錄。白香山妾亦名桃葉。香山詩有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結之桃葉字。

王漁洋香祖筆記云。康熙乙丑夏。余游廬山宿開元寺。觀陽明先生石壁大書紀功碑末云。嘉靖我邦國。若前知世宗入繼大統者。按碧里難存載王文成習靜陽明洞預知門人朱白浦蔡我齋入山事。詎陽明能前知。故於紀功碑中用嘉靖二字。爲將來之識耶。吾邑陳蓮史先生。(繼昌)爲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科會狀。其廷試策首頌揚處。有道光字宙字。逾年爲道光元年。是則無心巧合。亦可謂幾之先見者矣。

相傳經生讚財。名士好色。爲有清一代風氣。王西莊未第時。嘗授讀某富家。每自館歸。必兩手作摟物狀。人問之。曰。欲將其財旺氣摟入己懷也。及仕宦後。以貪墨聞。或諷之曰。昔賢清畏人知。先生不清不畏人知。獨不爲

名節計乎。王曰。貪婪第騰誇。一時文章足增重千古。吾自信文名必可傳世。迨百年後。譏評久息。而著作常存。吾之令聞廣譽。固無恙也。既取快於一時。仍無損於千古。計烏有得於此者。梁山舟家世品學冠絕時流。即書法亦並世宗仰顧。有紫標黃榜之癖。嘗以阿堵故。受生平未受之辱。先是謝少宰墉捐館於京師。諸子均在籍。唯第三子視含歛遺貲萬五千金。平均分授五子。均寄存山舟處。隨時付給。以其名高望碩。爲可恃也。詎後於其第四子應分之數。竟屢索不給。勢將乾沒。謝之長子恭銘。乃至批山舟之頰。登門坐索詬暑萬端。當時致有鍾王石刻。中多一老拳帖之嘲。(山舟工書。故云)王固經生。梁則名士也。經生與名士。容亦互爲風氣歟。今之名士讚財者多。好色者少。蓋好色之風。亦已古矣。

仁和龔定庵。嘗署其叔不通。父僅半通。子孝祺。初名公襄。屢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晚號半倫。自言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尙愛一妻。故曰

半倫也。以父爲半通者。宜其有半倫之子矣。

古人命名猥怪可笑者。見於載籍。指不勝數。略記如左。

左傳衛有史狗。鄭有堵狗。史記韓有公子蟻。益漢書古

今人表中。中有司馬狗。（師古曰。衛宣公臣也。見魯連

子。）又下上有榮駕鶴。（師古曰。駕音加。）又酈食其子

名疥。梁冀子名胡狗。魏元叉本名夜。又弟羅本名羅刹。

北齊有顏惡頭。南唐有馮見鬼。宋史劉繼元子名三豬。

遼皇族西郡王名驥。金史海陵紀。有刑部郎中海狗。

宣宗紀有李癩驢。唐括狗兒。袁宗紀有完顏豬兒。又兀

朮之孫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豬糞。封濮王忠義傳有

郭蝦蟆。又紇石烈豬狗。見西夏傳耶律赤狗兒。見盧彥

倫傳。元史有郭狗。狗石抹狗。狗齧猪狗。又伯答沙次子

名濺皮。皇慶中有駙馬醜漢。江浙行省黑驢。

俗諺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以爲巨室富家歌舞酣嬉景

象。自海澨鬯通。滬濱繁華。街衢霧合。垂鞭側帽。揮金易

而點石難。於是乎有所謂朝朝除夕。夜夜元宵者。謂夫

生也。髡髮有美秀之訓。由來舊矣。

豪竹哀絲。玉鍾綵袖。無夕不然。而寶劍儻主厲行。謬臺高築。亦無日不然。只此二語。形容盡致。彼執蕡少年。流連忘返。悍然不顧者。未見其苦樂均也。

歐洲風俗與吾中國迥殊。女子及歲。率以己意相攸。對

於男子美鬢者。輒欣屬焉。吾中國古時亦有以鬢爲美者。晉書桓溫傳。眼如紫石稜。鬢作鷄毛磔。尚南康公主。是尙主時已有鬢也。（按古人鬢不經鬢。未弱冠卽已有鬢。金罍子。晉王彪之年二十。鬢鬢皓白。時人謂之玉

白鬚。漢書昌邑哀王傳云。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齊以少鬢爲病。）宋山陰公主夜就褚淵。淵不敢從。公主曰。褚公鬢鬢如戟。何無丈夫氣。是公主要其有鬢也。唐武后時。朱敬則上疏曰。近

聞尙食柳模。自言子良家。潔白美鬢眉堪充宸御。是鬢眉之好者。可進御於武后也。按釋名。口上曰。髭。鬢。姿也。爲姿容之美也。顧下曰。鬢。鬢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鬢

鑄銅像以旌功績。或誌哀墓亦歐俗也。吾中國古亦有之。山堂碑考。翁仲姓玩。身長一丈二尺。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人以爲瑞。翁仲死。遂

鑄銅像。置咸陽司馬門外北史魏崔挺除光州刺史威

恩並著。風化大行。後爲司馬。景明四年卒。光州故吏聞挺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入關齋追奠。福翁像近於旌功績。而崔像則誌哀墓也。棗林雜俎云。蒲州田千秋。好學善擊劍。嘗鑄銅像。鑄己名氏葬之。語人曰。使千百年已後人得之。卽神仙也。此則自鑄己像。且藏之幽壤。非寓之通衢也。

前話記婦人生髮事。茲又得一事。趙崇絢雞肋。唐李光弼母。有髮數十莖。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偃曝談餘。鄭陽一婦人美色。生髮三結。約數十莖。長可數寸。許人目爲鬚娘云。

前話記男子生子事。茲又得一事。庚己編曰。齊門臨殿寺。一僧年少美姿容。痛死。其師建齋會衆荼毗之。忽爆

響。膜閒中有一胞。胞內一小兒長數寸。面目眉髮俱備。又嘉靖四年乙酉正月。吳縣民孔方腹痛。穀道出血。產下一胞。妻沈氏割開。有一男長一尺。髮長二寸許。五官俱全。

相傳年大將軍(戴堯)盛時。威重不可一世。事無大小。令出惟行。一日大雪。肩輿出府。材官輦以手攀轍而行。手背雪積寸許。將軍憫焉。下令曰。去手。材官誤會意指竟各引佩刀。自斷其腕。將軍亟諭止之。則已筋骨搘殘。雪爲之赤矣。其積威之勢。一至於此。欲不蹈張主之危。得乎。

棗林雜俎云。良鄉妓冬兒。善南曲。入外戚左都督田宏遇家。宏遇卒。都督劉澤清購得之。以教諸少四十餘人。其最姝麗者。登兒也。甲申。澤清欲偵二王存否。冬兒請自往。田氏探之。遂男飾而北。知二王已絕。遂南。澤清鎮淮安。書佐某無罪殺之。收其妻。澤清降北朝。攝政王贈宮女三人。皆嘗御者。澤清不辭而變之亡。何內一人告

變攝政王錄其家及所奪書佐之婦澤清供書佐有罪故殺之婦明其非罪且云澤清私居冠角巾謂事若迫不如反耳澤清誅冬兒下刑部尚書湯□□（元缺二字）嘗飲澤清所出侑酒故識冬兒因曰爾非劉家人遂免籍更嫁吳駿公作臨淮老妓行臨淮將軍擅開府不關身張闌歌舞云云（按詩見吳梅村集字句與談氏所錄小異吳翌鳳注引尤侗宮閨小名錄云冬兒劉東平歌妓吳梅村作臨淮老妓行又引陳維崧婦人集云臨淮老妓某戚曉府中淨持也後爲東平侯家女教師其事實弗能詳也亦不言嫁梅村）茶餘客話云王癸閒淮妓姜楚蘭色藝傾一時有吳生者善鼓琴無志仕進屏棄人事嘗飲酒家日益困闐一見稱賞音每至

輒沽酒盡歡金盡典衣釵以繼會劉澤清開藩於淮有以蘭名聞者吳生莫知所爲蘭曰小別耳母恨遂入後堂歌曲奏藝擅嬌房之寵劉雖武人亦知愛文墨聚書籍園亭花木水石窮極幽勝而牙籤錦軸插架連牆以蘭容辭閑雅有林下風令典清祕之藏吳生待之杳無消息俟門深海自分蕭郎一日澤清率師渡河幕府空虛蘭捲席珠玉翫好及奇書名畫挾數婢妾汎舟射陽以簡密招吳生往還海曲游宦湖西數年事定返淮伉儷終身家以素封冬兒楚蘭皆東平故姬皆得事雅流幸矣所事皆吳姓亦奇楚蘭瀟灑於東平何其甚似近日名妓之所爲也而能預知東平必敗其識鑒非媒媒者比矣

餐櫻廡隨筆

(續前號)

蕙風

漢毛亨作詩訓詁。以授毛萇。作小序。故曰毛詩。世稱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清時亦有二毛。蕭山毛大可。(奇齡)與兄萬並知名。人呼萬爲大毛子。大可爲小毛子。施愚山集有毛子傳。

中國人愛花。秦西人愛葉。往往層樓深閣。萬綠環之。謂綠色於目爲宜。資裨益也。近人某說部云。錢塘葵木盒布衣。居於武林門內之斜橋。性愛草。沿牆上階。一碧無隙。湘簾棐几間。盆盎羅列。皆草也。凡草經其栽植灌漑。輒芊絲娟。迥殊凡品。有翠雲草。尤所珍惜。亦嘗好之。特別者。朱柏廬四時讀書樂句云。綠滿窗前草不除。第不除云爾。非所好在是也。

康熙間山西布政使王顯祚。風雅好客。尤愛重朱竹垞。一日謙竹垞出玉盃爲飲器。蓋曾藏晉恭王邸者。盃高五寸。深四寸七分。徑七寸許。瑩潔逾羊脂。昔人所稱一

捧雪。弗遠也。綠黃點數十如金粟。相映益璀璨。竹垞醉。持盃幾墜地。每罄一醞。盃輒觸案有聲。它座客相顧。色動。或移置王前。王笑曰。何見之小也。盃信珍祕。與其完於它人手。何如輒於竹垞手乎。先是某鉅公願以千金易之。王弗許。至是。遂以贈竹垞。並諭庖丁月致佳餚。二襲焉。此事若在竹垞未試鴻博已前。則尤可傳。弗可攷。

明鎮國中尉朱睦樞。字灌甫。鎮平王諸孫。(隆萬間人。世稱西亭先生。有萬卷堂書目。(見貝簡香千墨盒精鈔七家書目。)蒐羅闊富。桉明外史諸王傳。睦樞家故饒。逐十一利。資益大起。因訪購圖籍。當時藏書之富。推江都葛氏。章邱李氏。睦樞不惜高輦致之。據此則萬卷堂博極羣書。得力於貨殖者深矣。

(曾)牧齋從孫之子也。編也是園述古堂書目。多藏宋元版書。鑒別不在牧翁下。牧翁逝世。族中亡賴。烏合百人。託言牧翁舊有所負。叩頭於堂。故柳夫人畢命。遺王實爲之魁。李荆駝逸史載此事。兼詳葉林宗(奕)石君。(樹廉)從兄也。愛日精廬藏書志。孫覲大全集。葉石君跋。此書爲從兄林宗借去。幾十年矣。乙巳之春。林宗卒。爲之整書。始得檢歸。而宋樓藏書志。沈下賢集。葉石君跋。崇禎戊寅。得沈亞之集。爲林宗乾沒。近來林宗物故。書籍星散。宋元刻本。盡廢於狂童敗婦之手。予生平不欺其心。自信書籍必不若林宗死後之慘。云云。張子識。(承淡)月霄(金吾)之從子也。月霄言舊錄。道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從子承淡。取愛日精廬藏書十萬四千卷。去償債也。償債爲作詔經堂銘曰。達士曠懷。豈計長久。空諸一切。詒於何有。不竟成此舉之識耶。先是承淡要以賣假月霄。蓋預爲要挾。效攘計。至是遂罄其所藏。捆載以去。月霄浩歎而已。之三人者。何嘗不好古操聲山。昇有澹遠堂集。仁和湯西厓右曾有懷清

雅願其所爲。詎士君子所忍出耶。汲古閣刻板存亡。致相傳毛子晉有一孫。性耆茗飲。購得洞庭山碧蘿春茶。虞山玉蟹泉水。患無美薪。因顧四唐人集板而歎曰。以此作薪。其味當倍佳也。遂按日劈燒之。此舉誠奇特。然而視彼三人爲猶愈矣。鄞縣范氏天一閣藏書。自明迄今。垂三百年。未經散佚。今春被人盜出數千本。售於滬上坊肆。六藝書局來青閣兩家。價僅數百金耳。其中宋元本無多。(余僅得見宋小字本歐陽文忠集。元本朱淑真詩集)。明初精鈔。居十之八九。如明太祖成祖實錄之類。皆有關係。不經見之。書頃之爲舶販。金額清者一人所得。價則騰至舒毫萬翼。以不分售。故乃至一鱗片甲。靡有子遺。俄范氏後裔某來讐訟。籤符甫下。雷厲風行。未幾。不知若何媾解。其事遽寢。書則穩度重瀛。永無歸國之期矣。惜哉。

康熙間太倉吳元朗(暉)梅村子。有西齋集。海寧查聲山。昇有澹遠堂集。仁和湯西厓右曾有懷清

堂集)爲戊辰進士同年。並負詩名。同官京師。恒唱酬竟日夕。某夕社集。聲山寓齋。時值初春。天寒雪甚。因下榻焉。漏已三更。聲山西座。同榻先寢。元朗猶在。敲未已。聲山戲於枕上。屬對云。孤吟午夜。文章有性命之憂。元朗應聲云。雙宿春宵。朋友得夫妻之樂。聲山聞之。戲拍西厓肩云。湯婆子吾儕速睡休。勿令若人擾清夢也。三人皆爲之軒渠。

東南爲鶯花叢澤。丁明清之間。復社之流風未沫。士夫知重氣節。卽衡衍亦留意風雅。其出類拔萃者。恆欲附託名流以自增重。以視今之名妓。所爲容悅。不出薰香傅粉。輕身便體之浮薄少年。乃至辱身非類。而亦悍然勿恤。其智識相違。奚啻萬萬。惄如是嘗之松江。以刺投陳臥子。陳性嚴厲。且視其名帖。自稱女弟子。意滋不悅。遂不之答。柳志甚泊。遇錢牧翁。乃昌言曰。天下唯虞山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牧翁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乎。我亦非如柳姬者不娶。

又夏麗貞。珠湖伎。有殊色。工翰札。與諸貴人唱酬。意無所屬。崇禎癸酉。閩古古相遇於水閣。拈花分韻。遂定盟焉。別既久。夏以手書及詩寄古古。促其來。時間以身世。飄零中原多故。答書中止。麗貞怨不自勝。夫陳闡當日必非慘綠翩翩矣。卽錢亦髮如柳之膚膚。如柳之髮。柳夏皆明慧。萬不至誤用其情。其微尙所寄。詎尋常兒女子可與知耶。若夫李香君之委身侯公子。董小宛之傾心冒辟疆。則迥乎非其它少年之比矣。

托活絡忠敏。生平不蓄姬侍。督兩江日。夫人至自京師。攜垂髻婢二。聞將出京時。物色得之。意在屬之。抱衾之列。忠敏略不措意。未幾。其一以贈觀察任某。其一贈某京卿。辭焉。則以僱某材官。蓋忠敏於金石書畫而外。絕無它嗜好也。唯觀察者殊龍鍾。尤非能惜玉憐香者。(按錢牧翁有惜玉憐香小印。爲河東君作。)小紅之贈。未經倅色揣。稱讀玉茗堂姹紫嫣紅一曲。不能無感。

英山陰人。有芸書閣牘稿。（附燕塘外集後，鍛板絕精）秦半閨房唱酬之作。趙秋谷爲之序，稱其清麗孤秀。無綠窗綺席之習。當其結稿伊始，蓮坡賦催妝詩云：十年香靄攬情塵。留得霜華百鍊身。此夕星光盈錦幄。向來春色阻花晨。誰言蔗境甘無比。久識蓮心苦有因。差喜高堂稱具慶。鹿門偕隱莫辭貧。紅燭雙行照玳筵。鳳簫吹徹下瑤天。壁存敢期連城貴。珠在還欣合浦圓。賦就桃天期覺後。迎來鵠駕路爭先。夢中欲乞生花筆。待寫春山滿鏡妍。夫人和元韻云：句好如仙絕點塵。青蓮原是謫來身。詩傳綵筆歌偕老。籍記丹臺署侍晨。（元注引松陵集注：執蓋侍晨，仙官貴侶。）四照花開融瑞色。九微燈點綺良因。童蘿補屋休嫌陋。得貯珠璣敢道貧。百和香濃結綺筵。雲璈如奏大羅天。龍泉那肯豐城掩。試看歐碧輕紅種。留取春光分外妍。錦字聯吟功力悉。敵誠玉臺佳話也。

棗林雜俎云：山陰朱燮元，總督雲貴川廣石砫宣撫司女土官秦良玉，雅度侃議，儼從俱美少年。朱公子壽宜訪之，酒間微諷良玉笑引南宋山陰公主陛下後宮百數妾，唯駙馬一人云云以答。蕙風按此說誣也。竹垞詩話野紀亦謂良玉有男妾數十人。夔州李長祥力辯其誣，謂川撫嘗遣陸錦州遙之，按行諸營，良玉冠帶飾佩刀，出見設饗，禮酒數行，論兵事，遙之誤曳其袖。良玉引佩刀亟斷之。其嚴肅若是。烏程董祝有詠良玉詩曰：追奔一點繡紅旗，夜響刀環匹馬馳。製得錢歌新樂府，姓名肯入玉臺詩。良玉手握兵符，儼然嫖闌，誠如雜俎野紀所云。則令不肅而氣且靡，何能擣賊立功乎？無論尊俎謙談之間，對於向少晉接之人，而爲嚴毅不經之語，良玉亦奇女子。斷乎不至如是。矧遐方閨秀，雖有出類拔萃之才，亦決不能諳悉史事。至於倉卒之間，輒能舉似山陰公主之言也。竹垞時代距良玉已遠，野紀云云殆沿明人記載之譌耳。

相傳康熙時一老侍衛直乾清門二十年俄外簡荊州

將軍舉室慶林某獨愀然繼之以泣或怪而問之則曰
荊州形勝之地爲敵國所必爭智勇如關瑪法（按瑪

法者清語貴神之稱）尙不能守我何人斯而得免於

東吳之手乎親友爲之解釋勸慰某固執成見弗之悟

也乾隆末福文襄征廓爾喀時有刑部滿郎中某以阿

文成薦擢召見上問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外閒聲名如

何某應聲曰外閒咸服二人將略以比羅成尉遲恭也

上笑遣之出文成悔之告於人曰老夫以某相貌豐偉

故登薦牘執意爲熟諳小說人也人傳爲笑柄云此二

事絕相類咸豐季年石達開竄四川滿御史某上言川

南瀘州一帶必須嚴重設防恐賊衆渡瀘旬結諸蠻洞

聯絡一氣稱兵內嚮則爲患不堪設想今日安得七擒

七縱之才如諸葛亮者而征服之云云此奏亦流傳爲

笑柄墨闈某說部云滿人初入關得三國志演義奉爲

韜鈴祕笈故有滿漢合璧絕精刻本當時凡識字之滿

人殆無不熟讀是書乃至銅鏡如某侍衛猶無足異。不圖二百數十年後聲明文物同化已久猶有中演義之毒如某御史其人者則誠匪夷所思矣。

咸豐己未朝考論題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見論

語不念舊惡章程子注當時以不知題解失翰林者纂

矣有清二百數十年士子以四書藝進身然不讀朱注

者有之讀外注者百無一二焉即如二國之俗唯夫子

爲能變之見論語齊一變章程子注儻以命題大約知

者亦塵雖句中有變字較易觸悟而殿廷考試決無攞

帶四書者卽亦何從幡筭而證其必是耶它如天下無

不是底父母見孟子天下大悅章李氏注膝下見小弁

章趙氏注膠柱調瑟見任人章外注（按膠柱調瑟常

語調作鼓亦猶莊子注對牛鼓簧常語鼓簧作彈琴語

之有本而小變者也）不相干見論語如有博施於民

章程子注皆習見常語儒問出處安在亦未必能舉注

以對也。

孟子仁也者人也章外注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按所云外國疑即日本日本自唐時通中國繼此齎書之使絡繹於道途彼國經籍刊本容亦有流傳中土者而其初祖或屬秦燔已前古本亦未可知而宋人遂據以入注耳它日當訪求和文孟子印證之。

婦人生髮前筆兩見茲又得三事宏治六年某月應山人張本華婦崔氏生髮長三寸許（見明孝宗寶錄）又嘉靖癸丑青浦鰐鱣鎮（按鰐鱣二字各字書所無不可識此鎮名絕奇）有婦人忽生髮聚時縣差以事攝其夫從壁間窺之以爲男也夫亦無獲攜婦以歸邑市聚觀甚衆明年遂有倭變（見青浦縣志）又萬曆二十二年嘉興包彥平館華亭余塘宋氏其鄰有婦人髮長五六寸二十餘莖時年六十自三十三歲始生髮拔去仍出至五十歲而止（見包彥平集）

七律限溪西雞齊曉五韻中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百千萬丈尺諸字眉廬叢話所載錄矣惜諸作或未盡妥帖穩成茲又得一首爲春明詩社冠軍之作題爲閨怨詩云六曲圍屏九曲溪尺書五夜寄遼西銀河七八秋填鵠玉枕三更冷聽雞道路十千腸欲斷年華二八髮初齊情波萬丈心如一四月山深百舌曉清詞麗句妙造自然尤推合作。

近人某氏筆記有云阮文達譏金石索屬汪容甫輩助之搜羅一日汪以片石進古色斑連隱約似有款識篆勢奇古文達問所自來汪曰是卽公所訪求之某石器也吾竭數月之力僅乃得此雖殘破價兼金矣文達審其良是竟償容甫鉅資而據以入石索它日容甫又問曩爲公訪獲之某石器佳否文達曰良佳容甫曰公曷更往求之因相約同詣濱河某茶肆指臨流亂石間文達視曩石器奚若文達注視有頃愕然曰奈何哉我容甫笑曰庸何傷留爲金石家一噱耳文達喻其指復厚餽容甫屬祕勿宣焉惹風枝今通行之金石索

南通州馮雲鵠譖阮文達亦有金石索未之前聞某筆記云云殆未必可信耶容甫本寒素（廣陵詩事江都

汪明經中幼年孤貧家無書籍於書肆中借閱過日能記既而販賣書籍且販且誦遂博覽古今文史父舸字可舟亦工詩生平坎坷特甚（廣陵詩事可舟性不諧物僂蹇貧病杭董浦與沈沃田書盛稱其和丁隱君

貝葉經歌長春觀老子像絕句有懸崛山人集八卷）

容甫中年已還處境頗豐力能收藏金石羅致賓客

馬氏小玲瓏山館或曰後歸汪雪礮本或曰歸容甫且

增飾崇麗焉漢射陽畫像石刻亦以貨致之蓋遭遇承平風雅未墜寒士謀生未若今日之困難而其接物

涉世殆亦圓通於名父多矣

板橋雜記願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跌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腳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遇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閒物也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云云當時織足之風

盛行不圖枇杷門巷猶有參玉版禪者則亦不纏足之雅故矣

托活絡忠敏御齋藏石記中有非石刻二種一北齊高僧爲妻王江妃造木版墨蹟字猶朗晰唯背面稍模黏一唐麗山府果毅都尉梁君妻李氏墓誌額朱漆書未經鐫刻凡五百九十七字模黏者僅九字木版於高僧妻殉迺曰爲戒師等所使與佛取花蓋佞佛已甚者下云書者觀世音讀者維摩大士語尤荒誕不經殆其它石刻所未有

楚辭夕餐秋鞠之落英後人或駁其非誼謂菊花雖殘不落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落始也（按爾雅釋詁假落權輿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始英也據此則屈自不誤後人誤會爲墜落之落耳又芙蓉雖落不散漫蓋秋花真貞肅之氣非春花可同日語矣（按宋閨秀朱淑真菊花詩甯可抱香枝上死不隨黃葉舞秋風亦謂其雖殘不落）又宋姚寬西溪叢語引宋書符瑞志云

英葉也。離騷餐落英言其食秋菊之葉也。按神農本草。菊三月上寅采葉。名曰玉英。是英亦謂葉也。唐韻葉亦謂之英。于良切。讀若央毛詩本音舜英重英俱叶央離騷夕餐句下云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顙額以何傷。政與央叶。(按九歌雲中君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旣留爛昭昭兮未央華花也。英葉也。下與央叶是亦一證)符瑞志云云似較羅說爲優總而言之必非花之墜落者。今人以麥屑裹菊梗葉和以鹽末入沸油煎極肥而食之。每年重陽前後。謙席間多具此品。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六年。王遊大陵。它日王夢見處

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煥煥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與楚襄王遊雲夢之浦。夢與神女遇。以白宋玉事絕類。

太平廣記隋末有督君謾者。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謾。以爲曲盡其

妙。欲射殺謾。獨擅其美。謾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最後一矢。謾張口承之。遂齧其鏑。笑謂王曰。汝學射三年。吾未教汝齧鏑之法。此事與達蒙殺羿絕類。

盼盼有二詞。苑叢談山谷過漁帥有官妓盼盼。帥嘗寵之。山谷戲以浣溪沙贈之。云脚上鞦兒四寸羅脣邊朱鬢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料得有心憐宋玉。低徊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向伊麼。此燕子樓外別一盼盼。鶯鶯有二。隨隱漫錄錢唐范十二郎。有二女爲富室陸氏侍姬。長曰鶯鶯。次曰燕燕。此雙文外別一鶯鶯。羅虬比紅兒詩。何似前時李丞相枉拋才力爲鶯鶯。此又一鶯鶯也。

唐歙州李廷珪。父超。子承浩。以製墨世其家。見晁氏墨經。又李義山子。亦名廷珪。進士及第。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累遷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誥使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及見。竟不肯加禮。見懷慶府志。

顧亭林有二見前筆。按居易錄云。顧野王讀書處名顧亭林在華亭。由來邈矣。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亭林不肯赴試。常熟吳龍錫詩云。到底不會書鵠板。江南唯有顧圭年。亭林元名絳。見明詩綜詩話。漁洋感舊集小傳。其一字圭年。則未見箸錄。近人罕有知者。

曩譏蕙風簃隨筆有云。列子湯問篇。韓娥鬻歌雍門。既去而餘音繞梁櫺。三日不絕。（櫺或作麗。莊子梁櫺可以衝城。殷敬順曰。阜梁也。）今人但云餘音繞梁。不知下有櫺字。某說部引之。謂繞梁爲樂器之名。尤誤。今按文選張景陽七命。音朗號鐘。韻清繞梁。李善注引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則但云繞梁。亦自有本。前筆未審。應訂正之。（按許史二氏皆漢貴戚。此許史則善鼓琴者。猶秦之蕭史。）

余龠（玉篇古文本字）字生生（號鈍菴。四川青神人。）

有增益軒草）閻爾梅號古古（字調鼎。江南沛縣人。有白耷山人汧宜草堂等集）以疊字爲字號。此外殆不多見。

常熟孫扶桑（璿）爲諸生時。好昉駢偶爲制藝所選丁亥房書名曰了閑。大率妃黃嬪白薰香掬鑿之作。家弦戶誦。風氣爲之一變。會滿大臣某彈駁文體。乃與進士胥廷清等同被逮。扶桑緣是褫衿。後更名承恩。順治戊戌。以弟一人及第了閑首篇。學而時習之全章題文。雖署名它氏。實扶桑自作。講首云。且自芸吹擷古之香。杜隕求聲之草。桂殘招隱之花。以此三句括全題三節。（見柳南隨筆）惜其全篇不可得見矣。曩讀王農山（廣心）莫春者至詠而歸題文。鄭人芍藥。樂此姬姜。嫋女柔桑。言思公子等句。掞藻摛華。其了閑之嘆引歟。

（未完）

餐櫻廡隨筆

(續前號)

蕙風

常昭合志稿。物產志蟲豸之屬曰睫。注云大而具五色者俗呼梁山伯。曰蜻蜓。注云黑而小者俗名爲祝英臺。

卽北方之黑琉璃。按山堂肆攷俗傳大睫必成雙乃梁山伯祝英臺之魂。又曰韓憑夫婦之魂。四明志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今土人呼黑而有縹彩者曰梁山伯。純黃色者曰祝英臺。是謂梁祝皆化蝶也。常昭志以蝶與蜻蜓分隸梁祝與舊說異不知所本。

又祥異志引虞山雜記云順治三年正月吳中有人面鳥鳴如鼓鐘或如牛聲在蘆葦中各縣皆然。注云按光緒壬辰都城亦有此異故記之。天津人呼爲土牯牛。蕙風按都門南下窪煙水空闊蘆葦彌望王辰春夏間有異聲略如牛鳴每江亭聽集輒聞之。(陶然亭一名江亭)人皆云在水中或欲竭澤窮迹之不云在蘆葦中。

亦無知人面鳥土牯牛之名者。(市井人妄繪其形名之曰大老妖)

北京午門門洞凡五外向者中三門正開兩邊兩門側開內向者五門皆正北開其內向東第二門口石階上有舊刻昉祕戲圖。大徑二寸彊著筆不多殊栩栩饒畫意此必守門將士偶諸繪事者以錐刀割成往來蹴蹋漸就夷漫當是明季人所爲亦三百年外陳迹矣。

宋人責耳錄載孝宗朝有川知州某當陛辭預結宦者

求爲地宦者密奏明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上問何故曰其人素被口號有裏上帳頭西字臉之稱蓋面方橫闊故也。明日上殿方陳奏聞上便大笑不已其人退謂人天顏今日大悅深自慶幸宦者遂因以爲功雍正時有江位初者面長方而黧黑稜眉板摺人呼爲舊字面孔。凡識江面者每開卷遇舊字無不失笑。此皆

以字形容人之面貌也。又有以字形肖人全體者。清制大挑舉人相傳以同田貢日身甲氣由八字爲衡。同方長田方短。貢頭大身直長。日肥瘦長短適中而端直。皆中選。身體斜不正。甲頭大身小。氣單肩高聳。由頭小身大。皆不中選。(按每屆大挑欽派王大臣在內閣舉行。每二十人爲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蓋用知縣者三

入者出繼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謂之八仙。亦皆出其餘九人不唱名。皆以教職用自出。更一班進)

康熙辛未奉旨開局專修尚書華亭王司空項齡爲總裁纂協修皆特簡。一時薈萃名流。支給官物。按卷進呈。夏秋則封連熱河行在東華珥筆。中禁鑾聲。稽古之策不可一世。唯尙書卷帙無多。竣事易而撤局速。又司空頗善姬侍。皆有所出。平日堅持雅操。雖溶膚清要。而宦

橐顧不甚豐。其長君國炳官春坊庶子。恆以分產不給爲憂。或戲爲謔聯云。尙書祇恨尙書少。庶子惟嫌庶子多。巧對天然事實暗合。

康雍閒蘇州有張氏者。其先富甲一郡。繼而子孫多占仕籍。其富遂衰。一人獨矜有秘術。富轉增益。舉族求其術不已。則大言曰。若曹諱九賓陳百劇。吾當授方略。衆如言畢。鑿某就座說法。衆環立屏息拱聽。則曰。吾術只六字訣耳。沒甚不好意思。衆罔然散。既而思之。實無以易也。

太倉唐寶君考功。別號東江。最愛其次子頤。康熙戊子省試。東江屬望綦殷。而頤以違式不終場。遂逗撓白門。不敢歸。有吳孝廉樞者。調之曰。前有項王。後有唐郎。一箇百戰無功。羞見江東父老。一箇三場不利。惱煞老父東江。語末四字。回文巧合。可謂善戲謔兮。

清時國史館總纂。閱定纂協修功課。以多刪爲貴。其流弊有當詳而略者。

雍正乙巳十月初三日申時。京師忽有虎突入齊化門。登城。人噪逐之。行至宣武門下西米巷。入年還齡家就擒。遇齡太保大將軍羹堯之父也。其後羹堯以驕蹇敗。

賜死之地。卽虎就擒之地。此其先兆也。又年大將軍賜第在宣武門內右隅。其額書邦家之光。及年驕汰日甚。有識之士過其第。哂曰可改書敗家之尤。蓋以字形相似也。未幾年果償事。

趙秋谷以丁卯國喪赴洪昉思寓觀劇被黃給事疏劾落職。相傳黃給事家豪富欲附名流。初入京以土物並詩稿。徧贈諸名下。至秋谷時方與同館爲馬弔之戲。適

家人持黃刺至。秋谷戲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家人不悟。遂書東以覆。秋谷被劾後。始知家人之誤也。見阮吾山茶餘客話。謂大稿璧謝云云屬秋谷戲言。家人誤會。非秋谷本意也。按洪北江詩話。康熙中葉。大僚中稱詩者。王宋齊名。宋開府江南。遂有漁洋縣津合刻。相傳趙秋谷贊罷官南遊。過吳門。宋倒屣迎之。以合刻見貽。秋谷歸寓後。書一柬復宋。云謹登漁洋詩鈔。縣津詩謹。璧。宋銜之刺骨。秋谷恃才輕薄。雖經蹉跌。未嘗稍稍改悔。其對於黃給事也。猶之對於宋縣津也。而謂非其本

意耶。吾山云云屬在氣類之雅。不惜曲說爲之回護耳。

(按詩話又云。時王已爲大司寇。宋以千金賄之。乞賦一詩。作王宋齊名之證。王貽以一絕云。尙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蕙風曰。縣津之風亦已古矣。乃至今日。風雅何物。每斤直錢幾何。其孰以性命相切之千金。購一王宋齊名耶。)

雍正朝平湖陸侍郎清獻。(乾隆元年追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由靈壽知縣徵授四川道監察御史。累疏陳捐納事。皆觸津要放歸。疏中有云。夫保舉者。保其清廉也。保舉而可捐。然則清廉亦可捐乎。尤爲破的之語。(按軍興已還。捐例愈推愈廣。凡捐納京外各官。當引見驗看前。必須繳捐免保舉銀兩。唯由正途加捐者。得免撰之事理。誠至不可通也。)

康雍已還。承平日久。輦下簪裾。謙集無虛日。瓊筵羽觴。興會飈舉。凡豪於飲者。各有名號。雖譖談亦雅故也。長

洲顧俠君（嗣立）曰酒王武進莊書田（楷）曰酒相泰
州繆湘芷（沅）曰酒將揚州方觀文（觀）曰酒后（未
留鬚）太倉曹亮疇（疇）曰酒孩兒（年最少）五君之
外如吳縣吳荆山（士玉）侯官鄭魚門（任鑑）惠安林
象湖（之濬）金壇王鎬林（澍）常熟蔣檀人（連）蔣愷
思（泗）漢陽孫遠亭（蘭芝）皆不亞於將相荆山尤方
駕酒王每羣屐之會座有三數酒人輒破瓮如干磬爵
無算然醉後則羣叩競作弁側履舞形骸放浪杯盤狼
藉唯荆山飲愈鬯神愈惺醡酢語默不失常度夷然灑
然並無矜持抑制之迹其閑量非同時儕輩所及而欲
然不以善飲之名自居荆山一寒士弱不勝衣貌癯瘠
無澤而享盛名躋右隲昔人云魏元忠相貴在怒時李
橋相貴在寐時荆山之相必貴在醉時也

裙本作羃說文下裳也類篇作裙釋名連接裙幅也均
會中裙親身衣也急就篇注一作祓一作襍不婢指婦
女之裙半唐老人好雅謔嘗曰裙屐之裙當作裙作羃
見鄰疏園偶筆張芑堂少時曾受業於丁敬身初及

屬男子言斂羃之羃當作羃屬女子言羃上从尹篆文
象羃腰帶形下从巾象羃幅曳垂中从口亦象形

康熙庚子順天鄉試特命十二貢子監外場露索（搜
檢也見大金國志）綦巖朱竹垞之孫紹孫預試披襟
而前鼓其腹曰此中大有夾帶盍搜諸體貌瑰偉意氣
礪落衆皆目屬邸亦爲之粲然平定張殷齋（穆）少有
奇士之目道光己亥由優貢應順天府試入閣當搜檢
如例（是年曾望顏爲順天府尹搜檢加嚴）則盡脫上
下衣裸而立王大臣無如何檢其篋得白酒一瓶以爲
言則立飲盡執其瓶益逢怒竟奏劾褫革殷齋所爲視
稻孫滋侮慢未免令人難堪仲尼不爲已甚其得厭也
亦宜（按光緒朝鄉會試概不搜檢雖其例未廢而並
不實行當自咸同間始）

門。臺貢南瓜二枚爲贊。各重十餘斤。丁先生欣然受之。爲烹瓜具飯焉。（見鷗陂漁話）瓜壹雅故無獨有偶。溫尹以所著張帆詩餘六卷屬爲撰定。卷中豔詞絕少。唯南鄉子六首（粵東作）其一云。雲磴滑霧花晞。西樵山上揀茶歸。山下行人偏借問。臉龐應半晌。臉潮紅不定。語豔而味厚。得花間之遺。雖兩宋名家鮮能辦此。

王真像蕙風得見友人所藏有詞賦之調。醉翁操。婢媛苔顏。蓬仙渺何天。何年如明鏡中驚鴻。翩月娥妝映蟾圓。凝佩環。與到故衫寒。得楚腰。掌擊幾番。泛槎怕到博望愁邊玉（去聲）。容借問。風引神山夢。斷冠整花而端妍。鬢舞雲而連蟠。東來蘭翠綠。西方榛苓篇。此豸秀娟娟。倩誰扶上輕影錢。此調本琴曲。用蘇文忠譜。（辛忠敏亦有一闋字句與蘇詞小異）文忠填詞信不爲宮律所縛。有時亦矜嚴特甚。卽如此詞。固無一字不接腔合拍也。今四聲悉依之。

清時京朝各官以侏直內廷爲榮。然亦有不勝其苦者。天顏咫尺。垂手伺立。久則氣血下注。十指欲腫。若派寫進呈書籍。終日伏案而坐。兩脚不得屈伸。康熙閒王宮詹圖炳。直南書房有年。嘗奉命書華嚴經全部。出語人曰。伺候時立得手痛。鈔錄時寫得腳痛。此苦豈外廷所知。聞者絕倒。（光緒時漢人繆素筠女史以繪事供奉慈寧宮。亦伺立時多憩坐時少繡。因織足其苦尤甚。同時金匱諸彥方豔羨其榮遇矣。）

康熙辛卯。副憲左必蕃編修趙晉典江南鄉試。左空洞而不識文字。趙知文而大通關節。吳人爲之語曰。左邱明兩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

雍正丁未。曹亮疇權知浙江安吉州事。某年冬。藩司發下時憲書數百本。令散賣。徵價禮房吏慮其難消。議弗受。擬稿詳覆。呈上判行。中有卑州僻在山陬。從來不奉正朔云云。亮疇大駁。呼入責之。猶爭云。此語有出處。此州書吏皆布衣赤脚。不敵它州之阜隸也。

明牛存喜字汝吉。聰穎多藝能。天寧寺碑刻成。在階墀間。或命移置閣簷下。碑高與簷齊。衆皆難之。乃召存喜至。見役者數百人。給曰。衆餒乎。若第歸食。食後與我會。寺門下。比衆至。存喜業與僧人數輩。以機法推挽閣下矣。(見河內縣志藝術傳)此卽西洋起重機之嚆矢。又袁簡齋新齊諧云。江慎修(永)置一竹筒。中用頗黎爲

蓋。有鑰開之。開則向筒說數千言。言畢即閉。傳千里內。人開筒側耳。其音宛在如面談也。過千里則音漸散不全。其法在留聲機電話之間。惜未能精益求精而底於成耳。

偶得對聯云。四時春夏秋冬。五聲平上去。入平聲有陰陽平也。周九煙(星後改姓黃。冠於本姓之上)云。三仄應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上去入亦分陰陽。凡填詞須分陰陽平。若製曲尤非。四聲悉分陰陽。不能入律(陰清聲、陽濁聲)。

北齊書方伎傳。張子信隱居白鹿山。少以醫術知名。又

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鶴鳴於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鶴言不善。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敕亦以病辭。子信去。是夜鄒魯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欲起。其妻以子信言苦遙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難作。永洛乃免。此公冶長後能通鳥語者。

相傳明誠意伯臨歿時。以一袋密呈太祖。局鑄甚固。屬貽繼體。丁至急乃可開。其後燕師敗近畿。建文將遜國。徊徨無策。聞開其袋。得僧衣戒刀度牒。因易裝遯荒焉。王文簡池北偶談云。鄭端清世子讓國。自稱道人。精邵康節之學。宮中有一橫手自鍼鏡。歲輒易一封識。遺令遇急乃開。及其孫壽平。值河北流寇之亂。發橫得破衫五一闊大。四稍窄小。王軀幹偉碩。其弟四人則短小也。遂衣而逃。得免於難。與誠意伯事絕類。

南海曾勉士先生(釗)。湛深經術。博稽古籍。粵人治漢學者。未能或之先也。箸面城樓集十卷。集中之文。核證

典禮辨訂經傳深徹奧衍。其諸書後跋尾亦攷據精確。無空騁議論之詞。生平抱用世志。治經外。農田水利。戰守兵法。無不研究。道光辛丑壬寅。聞海氛孔棘。制府高平祁公檄令修碉築壘。募勇團守。旋已議款。敵兵不至。而所支帑不能報銷者。至三十二萬餘金。傾家不償。坐此免官。藏書數萬卷。並質於人。徐鐵孫觀察由浙中寄詩懷之。有誤人豈看陰符書之句。蓋傷之也。其答翟茂堂都司書詳言。奸蛇山礮臺當日建築防堵情形。瞭如指掌。書長難於具錄。茲節錄其所言。築臺用礮之法。如左云。向來臺形或圓或橢或方。其礮路皆散而不聚。足以破賊舟。而不足以洞敵艦。剗乃創爲之字形。使臺曲如蛇。繁敵艦出山足。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之礮。集擊船頭爲正。其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之礮。集擊船尾爲奇。備敵艦冒死闖入臺前。則第十一至三十一之礮。迎擊爲正。第六至第十三之礮。橫擊爲奇。又云。至於用礮之法。以

礮口照星。瞭左右。人所共知也。以句股算彈子所出高低。人所不知也。譬如礮身長八尺。礮口高一分。則彈子至一百丈。高一尺二寸五分矣。若礮口高一寸。則彈子至一百丈。竟高一丈五寸。其能中船乎。剗乃以礮線識礮身之右。從礮口通至礮尾。以求地平之線。使礮勇瞭頭平視。度礮口之礮線。不過高礮尾一二分而止。則礮彈高下尺寸。可自操矣。礮槧既曲。礮彈必聚。人所共見也。一發之後。裝瞭不及人所無如何也。剗乃分礮位爲三班。譬如十礮同擊一處。以一四七十等礮爲一班。二五八等礮爲一班。三六九等礮爲一班。第一班礮已發。即趕裝藥。推歸原位。迨第三班礮發。而第一班礮可復發矣。此卽連環鎗法。唯連環鎗直行進退。礮則橫列迭發耳。(元書節錄止此)它如相度地勢。絜量礮線。測水之深淺。分風之上下。蒲叢夜扛以出。不意則溝掘坎以阻衝突。設土槧。置噴礮。以護前臺。屯壯勇。扼田塍。以防後路。立不敗之地。出萬全之策。其經營布置。書所能詳。

其因應變通。嘗容猶有未盡矣。集中又有虎門礮臺形勢條議記沙鑽等篇。（按沙鑽一器。投之勁流中。能倚立水底。旋轉不停。遇有厚沙。隨鑽隨起。水行沙去。弗復淤積。濬河善後之良器也。記後附圖）皆經世有用之文。有志之士。當條貫而尋繹者也。

康熙朝宛平黃崑圃（叔琳）年十九官至浙江巡撫。量臣持節。殆無輩於此者。慈谿姜西溟（宸英）年七十。以丁丑一甲第三授編修。詞臣珥筆。殆無遲於此者。叔琳亦辛未第三人及第。